

# 靜水流深

Still Water Runs Deep



她從頭戴黃花的純真少女  
到被捕下獄 歷經魔煉 流亡海外  
一名法輪功學員的生命見證  
揭開命運轉折 人性考驗的幃幕  
以及一樁涉及全球億萬人口的史實真相



曾錚 著

# 静水流深

---

一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见证

曾铮

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 爲了走出黑暗，必須控訴黑暗

何清涟

每年我都要阅读世界人权观察、国际大赦、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的各种报告，因为这些组织正在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我当然清楚我们那块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刻意美化的脓疮，被深深掩藏的丑恶。但每次读后我还是禁不住心里沉甸甸的，我真的为我们这个有 5,000 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的现实人权状况感到羞耻。因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巧辩，将中国的首要人权解释成生存权，但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却只有一种，而这种标准正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尽管深深了解中国现实，但曾铮女士的这部《水静流深》还是宛如一把利刃，一刀刀地剝著我那颗其实早就插满无数钢针的心。作者笔下展示了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的黑暗：在中国的那些所谓「劳教所」里，正在上演著斯大林时代在苏联集中营里上演的那些将人变成鬼的血腥故事。记述苏联集中营故事的巨著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他当年身陷集中营，亲身经历了这段地狱般的生活，出狱后采访了 270 位人士，将这些地狱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示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血淋淋场面。人类也因此要永远感谢索尔仁尼琴，因为在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苏联作家中，只有他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的愤怒控诉化成了不朽的文字，任何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说教从此变得苍白无力且虚伪无耻。这部书至今还在刺痛著俄国人的神经，他们至今无法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国内政治虽然已经走出了极权政治的阴影，但却在国际社会失去了冷战时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霸主时代，苏联人民又如同古拉格群岛上的囚徒。因此之故，他们将自己的历史撕成了碎片，只收藏那些不致引起羞耻感的历史片段。据说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博物馆里，有十月革命但没有列宁；有卫国战争等苏联历史但却没有斯大林。我因此也不大佩服现在的俄国人，他们依靠阉割历史来忘记自己的耻辱，远不如他们那些俄罗斯祖先有出息。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暴政其实并不逊于斯大林时代，但至今为止，除了断碎的叙述，中国没有出现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岛》。而且即使是那些断碎的叙述，在国内的出版也是千难万难，经过出版者们的努力改造，将血腥味淡化了许多。曾铮女士记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如何将一些良善人民一步一步地制造成「敌人」，并不断地扩大这一「敌人」队伍。更重要的是，这部书让读者感到中国的劳改制度远非中共政府宣称的那样「将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除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可以解释成没有人格尊严的无耻者。任何人进了中国的监狱，就会在这种劳改制度下，一点一点地将人所具有的尊严、羞耻心褫夺得乾乾淨净。共产党当年教育下一代常用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时代）将人变成鬼，新社会（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汇形容自己的统治时期）将鬼变成人」。但曾铮女士这本书的记述，却正好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将人变成魔鬼的过程。记得孔夫子说过，人要「有耻且格」，意思是有廉耻心与自尊的人格，但中共政府的劳改，正好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廉耻与人格褫剥乾淨。

尽管我早就知道为了让政治犯人不能够再攻击「党与国家领导人」及「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的监狱里习惯性地用酷刑虐待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一些黑幕；知道「文革」期间张志新狱中的悲惨经历，包括当局在枪毙她以前担心她呼喊口号，不惜割断她的喉管的血腥故事；也知道在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江西姑娘李九莲在狱中被竹签穿著下颚与舌头那种生不如死的惨痛，知道钟海源被活杀取肾的地狱故事。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前犯人们了解过牢狱里的黑暗，但曾铮记述的那些细节还是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羞辱。这种非人类行为的残酷行径怎可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还要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那就更是加倍的耻辱。记得当年我曾阅读过一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于中国的外国人的摄影集，这本摄影集有好几张照片拍摄的就是中国的凌迟、腰斩等酷刑。我记得那位作者曾评论：这个文明古国的酷刑高度体现了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与文明程度。当时我曾想过，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称我们为「东亚病夫」一直愤愤不平，但这种酷刑不正好说明中国人的灵魂有病吗？如果不是有病，为什么会如此变态，将死刑发展成如此残酷折磨人的「艺术」并大加欣赏？整个20世纪，中国人都在为「自立于国际社会民族之林」而奋斗（或者可以谓之为「挣扎」），但中国到底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前进了多少？中国政府忙于用几个现代化橱窗城市及「神舟五号」等形象工程炫耀国力与社

会进步，但我认为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诸项指标中，除了这类形像工程之外，首要的指标应该是人权，并且不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而是按国际标准公认的人权。

法轮功多年来争的其实就是一项「信仰自由」的权利，这只不过是基本人权之一而已。为了争取这一权利，不少法轮功信众付出了自由、生命、家庭幸福等高昂的代价。在尊重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里，法轮功信众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非暴力的和平抗争方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但在严格控制言论的中国，在已经被中共政府长期以来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驯化的中国公众当中，法轮功的真相还远未被人所了解，因此还未能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记得我来美国后，有两个中国女子向我表示过她们对法轮功的憎恨。一位说她在中国城买菜时，法轮功送报纸与宣传材料给她，她拒绝接受。当我问及她们缘何憎恨法轮功时，她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一致：法轮功丢了中国人的脸。就算是中国政府镇压他们，也不该将这些事情在国际社会曝光，让我们中国人跟著丢脸。我当时非常吃惊，问她们对法轮功到底了解多少？她们答称主要是从中国的报纸与电视台电台等方面了解到的资讯，别的消息她们看得很少，也不想看。我只能劝告她们：你们听了当局那么多宣传，为什么就不能听听法轮功讲讲他们了解的情况呢？中国古语中一句著名的话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更何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政府一直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统治中国。你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制造黑暗的中国政府丢了中国人的脸，还是勇敢站出来揭露罪恶的法轮功学员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两位女子承认她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2002年11月25日，我因《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的发行，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记者问我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持什么看法？我很明确地在这次会上表示：我本人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我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人道主义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况且，即使从中国政府自身的法律来看，中国政府这种镇压之举也是严重违宪。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法轮功学员有权选择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做的抗争既符合中国的宪法，更应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如果从字面来理解，中国的宪法已经赋予了人民以足够的人权。但这些外国学者还必

须看到这一现实：中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正好与宪法精神相悖，比如有关惩治法轮功的许多内部法规、610 办公室的成立，以及有关新闻的《出版管理条例》、《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保密规定》与《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几乎全部违背了宪法精神。而 现在统治中国的正好是人治加上这些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法律」。

中国民众长期生活于政治专制的暴虐之下，在当局用以愚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 影响下，不少人已经只会以政府是非为是非，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与其说是他们出自本心，勿宁说是出于当局的宣传效果。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必须学会宽容，学会尊 重与政府以及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会在多元化状态中生存。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放弃了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言论，中国人学会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学 会反对一切用强权与暴力迫使人民服从的政权，学会拥护一切允许人民批评并反对的政府，中国才可以算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国人民才能算是「真正站起来 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经过若干世纪的奋斗才争取到的一项权利。基督教传世之初，曾遭受罗马帝国血腥镇压。但后来天主教取得统治地位后，也曾以极度专制之态度对待一切「异端思想」，直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才作为一项人权慢慢被人类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曾 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我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也不是我曾经做过美国的总统，而是我在维吉尼亚州树起了人类社会第一块宗教自由 的纪念碑。」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许认识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信仰自由同样重要。因此记住杰斐逊的骄傲于他们很有必要，我个人还没有成为某一宗教的信众，但我知道宗教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解宗教文化，恰好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话：

「当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对我讲话了……」

曾铮女士用自己的血泪对专制暴政所做的控诉，将书破茫茫历史长空的黑暗，唤醒人们的良知。当更多真相揭露，中国人认识到，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镇压法轮功这一系列国家罪错，都不是某个国家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所犯下的错误，而是这一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本身必然的逻辑结果，中国才有可能走出黑金政治、强权统治的黑暗阴影。

2003年10月31日写于美国东部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专家)

# 導讀 一念清明的祝福

張錦華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故事——一位十分令人豔羨的幸福女孩，長得甜美動人，又聰明伶俐，是北大理學研究所的高材生，卻僅只因為寫了一封信，成為北京市第一批大面積被判勞教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批被送到專為對付法輪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受盡人間煉獄的折磨；她曾得過無數個第一名，包括這本書——法輪功遭受中共鎮壓以來，第一本見證一個修煉人如何被瘋狂迫害的血淚史篇。

那封信只是作者寫給公婆的一封家信，她想告訴公婆，在政府不當取締法輪功之後，雖然她仍深愛她的家人，但是她認為法輪功信仰的是「真、善、忍」，一個社會如果毀滅了人們對「真、善、忍」的信仰，如何還能蘊育人格健全的子女和家庭？當她所深深信仰的宇宙大道遭受了不白之冤時，她不認為自己應該只是明哲保身、識時務為俊傑；她詞誠意切的剖析她覺得她應該有「大河有水小河滿」的胸襟，以「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大愛，盡一己的力量，讓社會變好，國家變好，然後才会有幸福快樂的家庭。

這雖然只是一封家信，但是其中對宇宙真理的信仰與堅持，令人動容，讓我想起了林覺民化小愛為大愛的與妻訣別書，以及文天祥充滿浩然正氣的詩篇。這個溫婉的女子竟然可以為了堅持對「真、善、忍」的信念，為了千萬人的美好未來，大無畏的捨掉人世的眷戀。

這封信也許反映了許多法輪功學員當時的心聲，所以被轉貼到網站上，而她就因此被定罪：「利用國際互聯網為法輪功鳴冤叫屈」，被判勞教一年！

自由社會的讀者看到這個罪名，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鳴冤叫屈」算是什麼罪呢？即使在專制威權的古代，還可以向包青天伸冤呢。連冤屈都不能表達的社會，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我們讀過很多獨裁者迫害異己的故事：基督徒被丟入獅子籠中咬死、納粹將猶太人關在瓦氣室毒死，各朝代的暴君將人五馬分屍



或凌遲至死！以當代中國來說，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將兩千萬人迫害至死、十多年前六四天安門將百名以上無辜的學生以坦克車無情的碾死…我們或許以為這些都逐漸塵封在歷史記憶之中了，現在文明社會應該不會再發生了吧！中國不是已經進入 WTO，成為世界強國之一了嗎？上海的高樓櫛比鱗次，燈火輝煌，不是將在 2008 年承辦象徵人類和平競技的世界奧運了嗎？

然而，事實不然，一個更恐怖、更殘暴、更大規模的迫害，正在中國大陸各地的拘留所、勞教所、監獄、精神病院…，舖天蓋地的展開。但是，這場迫害卻被暴政者一手遮天，權力高層脅迫所有媒體造謠污衊法輪功，逼使廣大的警察公安成為虐殺無辜修煉人的殘暴機器，扭曲了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化等各層面的專業和尊嚴。人們表面上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欺瞞世人的謊言，就像作者不到八歲的小女兒絕望的對她說：我知道媽媽是好人，可是電視裡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壞人，我不知道應該相信誰！

這個小女孩能不相這電視裡說的嗎？這是當時身兼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共產黨主席三大權力於一身的江澤民的指示啊。

而江澤民要鎮壓法輪功，絕不是因為法輪功做了什麼壞事，恰恰相反，由於法輪功純正無私，法理平和偉大，身心健康的效果神奇驚人，從 1992 年傳出後，短短數年之間，煉功人迅速增加到數千萬人，中共主管氣功團體的體委會還頒發多項大獎褒揚它。

而集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卻因此嫉恨「法輪功與黨爭群眾」，狂妄的私自決定要把這個絕無政治意圖、手無寸鐵、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修煉團體完全消滅！他一意孤行非法的發動了全面鎮壓，成立了一個聽命於他的蓋世太保型的 610 辦公室，要把法輪功學員「名譽上鬥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從此，一場波及億萬中國人的暴虐式鎮壓，不可思議的展開！

法輪功學員從此不准讀法、不許聯絡、不許煉功、甚至不許思想、不許說出「法輪功」三個字；法輪功學員在一起會被抓、走在路上會被抓、在家裡會被抓、在工作會被抓、表示希望繼續煉功要抓、依法到中南海信訪辦向國家表示意見的學員，更是立刻抓起來。而作者寫了一封家信告白，被貼在網站上，就在家中睡覺時被抓，遭到比殺人越貨的惡徒更嚴重的凌虐。

在勞教所中，作者親身見證了這場國家恐怖主義式的迫害：如何動員整部國家機器摧毀個人血肉之軀和人格靈魂，過程令人驚心動魄、不寒而慄、心痛嘆息。

讀者一定覺得奇怪，中共抓補了幾十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底想做什麼？他們有老弱婦孺，也有作者一樣的優秀知識份子，根本沒有犯罪行為，而且都是信仰和實踐「真、善、忍」的善良老百姓，把這群人放在拘留所或勞教所中，做什麼呢？

答案很荒謬，原來是要逼迫他們「轉化」，就是要他們放棄信仰法輪功、揭批法輪功、並參與鬥爭轉化其他的法輪功學員！

「轉化」聽起來，似乎並不如「酷刑」那樣令人毛骨悚然，然而，讀完這本書，你就會了解，「轉化」其實就是「酷刑」，唯一不同的是，「轉化」是為「酷刑」加裝了一層碧海藍天賞心悅目的螢幕保護程式！

本書最精采的故事，就是曝光了「轉化」的真正過程，國家權力機器動用了無數警察公安，經過精密的設計，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善良百姓的身體和心靈，肆意的摧殘凌虐！例如，強迫學員「低頭抱首」，一整天不許抬頭；逼迫在陽光下曝曬、雪地裡赤腳、數根電棍齊下，把人體裡外燒爛（包括臉頰、嘴裡、陰部），造成大小便失禁、不能行走；暴踢毒打至皮開肉綻、不醒人事；不准睡覺數日、甚至連續數十日；再加上各種施虐，直至肉體和精神全面崩潰！

當一個人的肉體與精神崩潰後，「轉化」並未完成，而是才要開始。中共這一套史無前例的鎮壓酷刑，打擊的目標並不只是人類的身體，而是人類的「良知」！

它要求被轉化者要「悔過」、要「揭批」、還要「幫教」。於是，被轉化者必須違背自己對良知的信仰，要把以前的自己貶抑成一個小丑或神經病，要轉變成凶殘、虛偽指責自己、痛罵別人的惡棍。簡單說，就是要從一個天使變成一個惡魔。

這種心靈崩潰比死亡還恐怖痛苦，有些人從此變成自卑羞慚否定自己，有些人人格分裂變成施虐於他人的暴徒，有些人變成了眼神呆滯的活死人！這種

改變所面臨的，是失去良知後，生命陷於絕望的虛無，比身體的痛苦更令人不堪！

而作者呢？讀者一定很關心，作者曾經為堅持真、善、忍的生命信仰，幾乎捨盡一切，在歷經勞教所無數酷刑折磨後，是否也選擇「轉化」了呢？這裡就先賣個關子，請讀者親自探尋這個謎題的答案吧。

不過，無論作者如何選擇，揭開這場恐怖迫害的真相，作者已讓虛偽謊言大白於世。相信讀者再看到中共媒體的「螢幕保護裝置」時，會想到幕後的邪惡迫害真相；當世人都能分辨真假之時，都能同理良善之時，這一念清明，就是作者犧牲個人一切，承擔萬千苦難，以生命所換取的最佳回報了。因為沒有這一念清明，人類絕不會再有美好的未來。這是作者對你、我的祝福，我深深珍惜，希望你也一樣。

張錦華

（本文作者为台大新聞所教授兼所長 一名修煉四年的法輪功學員）



《静水流深》  
台湾高雄发布会（大纪元资料图片），右  
二为作者曾铮，  
右三为張錦華  
教授。

# 用真相來克服我們內心的軟弱

張清溪

社會科學發明很多理論、模型，使用各種統計推論、估計方法，甚至牽扯到複雜的數學演繹，來研究人的行為。它們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發現真相。可是，很奇怪，有些真相擺在眼前，有人就是不相信，或假裝沒看見。問題是，真相不會因此而消失，而且，終有一天它會影響到你我。

簡單地說，這本書就是一本揭露真相的書。揭露什麼真相呢？揭露當今世界上那個被無理誇大、令人迷惑、充滿陷阱、色厲內荏的中國的真相——它迫害法輪功的真相！真相又是什麼呢？有位朋友無限感慨地說：「直到看到曾錚女士的書稿，才知道人間煉獄的面貌，知道人持守信念的試煉，以及環繞與法輪功相關傳聞的真相。」就是這些了。

作者是一位法輪功學員。她在這本書從得法前的迷茫，寫到得法的喜悅，以及更重要的，中共鎮壓法輪功以後，她只為了說出一句真心話，就飽受殘酷折磨的過程，同時也見證了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苦難。感嘆的是，在中共全面控制媒體、佈下彌天大謊栽贓造謠之下，這個沉冤目前還未能昭雪。

人必須知道真相。漠視真相，就會縱容邪惡、姑息養奸。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把中國內部的真相揭露出來了，就讓我們面對真相，來克服我們內心的軟弱。當真相大白之際，光明就在眼前。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台灣法輪功協會會長）

# 在泪水中净化心灵

徐沛

女人是水做的，这是贾宝玉的观点，从初识“红楼梦”起，我对此的体会便与日俱增。

林黛玉不是我之所爱，但我却和她一样爱流泪。黛玉从见到宝玉起就总因他落泪是为了 偿还前生当绛珠草时从宝玉，这位昔日的神瑛侍者那儿所得的灌溉之情。而我流泪的因缘至今不明。小时候，一有机会我就嚎啕大哭。上初中后，哭声震天的时候少了，默默 落泪的时候则越来越多，一场电影，一本书，一句话，一只鸟，都可能让我潸然泪下。泪如泉涌则是在目睹六四的血腥画面之时。自此我的创作源泉除了泪水外还加上了鲜血。十四年下来，我流了不少泪，也写了不少字。

读曾铮的《静水流深——一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见证》时，我的泪水更是止不住的流。如果六四时的眼泪平息了我心中的怒火，那么曾铮则让我在泪水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曾铮和我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年呱呱坠地的四川妹子，我猜测我们的前生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打死的“右派”，总之，我们都曾是求知欲强，好奇心大的“三好学生”，我们都曾听“党”的话，鹦鹉学舌，把孔圣人当大草包深揭猛批。好在我们都是中共六四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目击者，曾铮当时就读北大，我则正因为留学德国，才得以了解六四真相。否则，或许我至今还象生活在大陆的老百姓一样被蒙在鼓里，以为“党又为民除了害”。

如果说六四前我们都是中共愚民的话，那这以后我们都开始觉醒，我开始反共尊孔信佛求道，并踏上了德国诗坛。曾铮虽是共产党员，但也不再相信中共的鬼话。曾铮攻下的是北大的理科硕士，我则是文科博士，但我们并不知足，

仍在求索人生的真谛，并最终成了法轮功修炼者。也因此流亡澳洲的她和流亡德国的我在互联网上走到了一起。我们同性，同龄，同乡，同修。现在又成了同行。

曾铮用自己的血泪写出的不仅仅是她亲身经历的迫害。她提供的是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见证。中共对“真善忍”的修炼人的残酷迫害让我一再联想到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其惨无人道可谓超过了我这个诗人的想象力。我的泪眼看着曾铮，这位柔和温顺的白领丽人没有在暴力和淫威中倒下去，因为她象我一样自信，信神，坚信“真善忍”是佛法大道。

我 2002 年才在德国开始修炼法轮佛法，而曾铮则经历了佛法以气功形式在大陆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被中共打成邪教后受到的迫害。但我和曾铮的心愿相同，就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心得体会了解法轮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曾铮通过修炼法轮功治愈了不治之症，我则满足了追随李白等古诗人的求道心。法轮功是千载难逢的佛法大道，我们真心希望读者愿用心去体悟它的神奇，象我们一样身康体健，神清气爽。

（本文作者为德国文学博士 流亡诗人作家）

# 自序

曾铮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盼母归：曾铮的女儿摄于 2001 年

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怕写作文，进大学后学的是理科，曾欢呼雀跃再也不用写作文。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萌发写一本书的念头。

但生活的变迁常出人意料。大学毕业 12 年之后，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被判处一年劳教，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为了生存，我们发明和发现许多生活小窍门，大家笑说要写一本关于「调遣处生活小窍门」的书，拿到北京各拘留所去卖，一定畅销。从「调遣处」移监劳教所后，有时也说要写书，但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第一次认真想写书是 2000 年 10 月，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了一半。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残酷和黑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承受力。我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将这一切揭露出去。从那以后，我时时在心里写这本书。

有人曾建议，这本书从我第一次被抓开始写，因为被抓是一个非正常事件，从这里开始写容易吸引人。我仔细地考虑过，发现不可行。因为这是一个与修炼法轮功有关的故事。修炼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没有前面的思想和修炼基础，

我绝对做不到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能够不畏生死，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去捍卫我所认定的真理。

我很「幸运」，是北京市第一批因法轮功问题而被大面积判劳教的人，又是第一批送到专为对付法轮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目睹了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二百人扩展到近一千人的过程，目睹了因法轮功学员的大量到来，而给劳教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目睹了法轮功问题给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影响。

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有句老话「静水流深」。我知道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写这本书仿佛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2001 年春节期间，电视突然播放了几个「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场面。当时我还在劳教所，除了官方的电视，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面对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镜头，我欲哭无泪。不管这件事有怎样复杂的背景，它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无异是雪上加霜，它一定会使人们对法轮功产生更大的误会。

由于官方媒体的造谣和陷害，有的修炼人背离了他们的信仰，有的人在无知地助纣为虐，还有更多无辜的人被欺世的谎言蒙蔽。我为这些生命的未来深切担忧。我一方面想告诉世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心态，他们会不会在压力面前选择自焚这样的方式来「护法」等；一方面想与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不懈，使这场残酷的镇压早日结束，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时我又觉得，写这本书同时也是现实赋予我的使命。

2001 年 4 月解除劳教后，为躲避警察的追杀，我离开北京，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四川。我才知道妹妹也因法轮功问题流落在外好几个月。她尚不满一岁半的女儿，刚开始牙牙学语。我和母亲一起去看她，她绕过熟识的外婆，以踉跄的脚步扑入我怀中，不管别人怎么让她喊我「大姨」，她却执拗地反复喊我「妈妈」。她的表情是那么欢快，声音是那么稚嫩。

我怀抱着这个小小的生命，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心里的滋味难以



言表。

我的丈夫是个坚强和优秀的人，从来没为我被劳教的事而埋怨过；我八岁的女儿两次到劳教所来看我，也没掉过一滴泪。我对破碎的家庭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我没见过我不在家时我的家是什么样子。而此时此刻，当妹妹的孩子在我怀中顽固地一声声叫我「妈妈」，妹夫在一旁低头不语但心里一定在滴血时，一个破碎家庭的痛楚和哀伤，是那么真切地展现在我眼前。我的心也跟着一起泣血。

我也去探望许多因我和妹妹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的亲戚。这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多少世代以来都没跟警察打过交道，现在却动不动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搜查「逃犯」。他们一直在担惊受怕和为我们焦虑的双重煎熬中度日。

还有我们的许多朋友….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因法轮功问题而被迫害至死的已有数百人，被劳教的有数万人；至于被判刑、被拘留、被强行拉去参加「转化班」、被派出所看管而事实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流离失所的、被无端开除而失去生计来源的，这样的人更不可胜数。因种种原因被牵连的人何止千万！……

我这一本书，也是为这些成亿上万的人写的。我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来关注今天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都向这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伸出援助的双手，救他们，也救自己。为此，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走笔至此，我已泪流满面辞不达意。我想起「泣血顿首」这个词。我想向所有读这本书的人「泣血顿首」，用我全部的力量，用我全部的生命，捧出我的书，捧出我的心，捧出我用生命证悟的一切。

因为不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人类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终止；所以书中提到的人名大部分是化名；但所有的事情都绝对、绝对地真实。

曾铮 2001年5月24日于中国大陆

# 目录

爲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何清涟.....	2
導讀 一念清明的祝福.....	7
用真相來克服我們內心的軟弱.....	11
在泪水中净化心灵 徐沛.....	12
自序.....	14
目录.....	17
第一部 隔世为人.....	22
楔子.....	22
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23
典型「五分加绵羊」.....	23
长大又变小.....	24
中国气功热.....	24
术数死胡同.....	26
第二章 《转法轮》悟天机.....	27
瞎子开眼.....	28
修真善忍去执著.....	30
脱胎换骨.....	32
一院奇花.....	33
第二部 镇压.....	36
第一章 嫉妒之火.....	36
树大招风.....	36
北京电视台事件.....	40
4. 25 和平请愿.....	40
神创的奇迹.....	42
《转法轮》进了中南海.....	43
内紧外松混淆视听.....	46
第二章 大规模逮捕.....	48
酝酿已久的阴谋.....	48
洪吟响彻体育馆.....	51
天安门六四重演.....	56
亲情攻势.....	58
片警紧迫盯人.....	59
家监狱偷炼功.....	65

「排山倒海翻恶浪」 .....	67
第三章 小我到大法.....	69
「天体清透乾坤正」 .....	69
定性升级.....	72
投书捍卫真理.....	73
险陷囹圄.....	81
第三部 三进拘留所.....	83
第一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	83
抱着平常心.....	83
看到宇宙真理.....	85
「合法」的「非法」聚集.....	87
初识失去自由.....	88
白菜游泳配窝头.....	90
无师自通「睡立板」 .....	93
在中国搞新闻的秘诀.....	94
四块五毛钱上北京.....	95
法律自由心证.....	97
第二章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100
将天捅了个窟窿.....	100
任重道远.....	102
在逃与不逃间.....	103
善的力量.....	105
逼供.....	107
「地球爆炸」救了我.....	109
邪不胜正.....	110
精神院偷渡迫害记.....	112
第三章 众生皆有佛性.....	114
相濡以沫.....	114
天涯沦落人.....	115
赞叹欢喜.....	117
老板偏不信邪.....	119
舍尽.....	121
白花钱请律师.....	124
一封信换一年劳教.....	126
「空的状态」 .....	129
第四章 箭射出再画靶心.....	130
入狱绝食.....	130
制裁你的思想.....	133

跃升二板饭勺在握.....	136
处子被判卖淫.....	137
夺权之战.....	139
官逼民反.....	140
最后通牒.....	142
遣送劳役.....	143
三号被灌死.....	144
610 办公室.....	145
现行反革命.....	147
第四部 劳教血泪.....	149
第一章 人间地狱.....	149
低头抱首.....	149
度秒如年.....	150
狼狈为奸.....	154
重回万恶旧社会.....	156
打方块被子.....	157
二十三号令疲劳轰炸.....	158
电棍如雨下.....	160
喊出生命最强音.....	165
劝善.....	169
社会主义好? .....	170
活死人.....	175
黑色幽默.....	176
男女劳教大换防.....	178
第二章 移监天堂河.....	180
攻心洗脑.....	180
硬的不行来软的.....	182
赌气写保证.....	183
种草.....	185
认罪认错 薄弱环节.....	188
故旧变标兵.....	190
织毛衣的白痴.....	195
不准睡觉.....	198
相思泪.....	200
顽固分子.....	203
天罗地网 如坐针毡.....	205
驯服野马.....	206
第三章 危险时刻.....	209

邪气入侵.....	210
上帝请别抛弃我.....	212
荒漠甘泉.....	213
毒药.....	215
走出困境.....	217
一个人的抉择.....	218
攻坚.....	222
跳梁小丑.....	224
死里逃生.....	227
第四章 转化.....	230
走向深渊.....	230
「圆融」修炼.....	236
自欺欺人.....	237
小鬼难缠.....	240
英雄事迹.....	242
一条人命.....	244
帮教效益.....	245
翻车.....	247
不翻车.....	248
揭批.....	249
「转化」是什么.....	251
第五章 惊涛骇浪.....	254
天赐良机.....	254
泰山崩于前.....	255
曝光.....	257
顺水推舟.....	259
再走钢丝.....	261
天安门自焚.....	265
破绽百出.....	266
第六章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272
觉者的光芒.....	272
短暂复活.....	275
美丽的奇迹.....	276
目睹悲剧.....	280
人格分裂.....	284
释放.....	286
第五部 流亡.....	288
第一章 揭发真相.....	288

又见狼窝.....	288
妹妹被捕.....	289
网吧惊魂.....	291
回首.....	292
第二章 神圣使命.....	293
流浪异国.....	293
见证「SOS」.....	295
新「八国联军」.....	298
保密防谍.....	299
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302
历史记住这一天.....	305
痛悔醒悟.....	306
超越.....	308
控告江泽民.....	309
史无前例.....	311
吾道不孤.....	318
后记 ——我还想说什么.....	322
跋.....	325
附一 法轮功大事记.....	328
附二：我为什么以“静水流深”为书名.....	346

## 第一部 隔世为人

楔子



曾铮 1986 年摄于北京大学学生宿舍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也就是 1966 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就读「文革」前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绵阳市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发配到偏远的绵竹县汉旺镇。我跟着父亲到了这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父亲重新调回绵阳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随父亲到了绵阳市南山中学读高中。

1984 年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三年级时成为全班第一个中共党员，1988 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免试录取为本校研究生。

1991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 年转调投资顾问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术队认识的。在茫茫人海中，我们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的生活可说幸福美满，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两次大出血，险些跨进鬼门关。两次输血又使我感染医学上尚无法治愈的C型肝炎。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住院生涯。我吃过各种药，打过昂贵的干扰素，练过气功，都没怎么管用。95年做超音波检查时，医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迹象。

产后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体虚弱得风一吹就会倒，直到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健康，心灵，世界观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 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 典型「五分加绵羊」

我是一个典型「文革」时所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也就是学习成绩五分满分，又像绵羊一样乖巧听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绵羊」等于落伍与不「革命」的代名词。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工厂里，我们一家几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与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避免是非，母亲不鼓励我与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课外书。为了看书，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风的蚊帐里看、上体育课装病留在教室里看、用竹竿将父亲放得很高的书捅下来看、上课时从课桌的裂缝里偷看、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租书看……。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并不多，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书是我那时期最大的快乐。

虽然看了很多书，但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思想都非常单纯，除了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当个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进入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无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点。



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前卫，是北大最大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我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觉醒了，一如许多北大人，我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 长大又变小

千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让我如鱼得水，记得我几乎涉猎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学门派：卢梭、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主义……每一个门派都剧烈地冲击着我，这些哲学大师将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冲击淡去，我又觉得自己还是一样迷茫，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还是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小，永远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同学留言本里的赠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感觉。

## 中国气功热

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是我少年时期的理想。进入大学，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后，我开始思考：从爱因斯坦以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飞跃；现今许多进步，都只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在新的世纪，科学如果能有什么进展，应该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表面上人类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这种了解太少，才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北大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从1979年中国出现耳朵认字的第一例，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陈守良教授1979年8月提出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2卷11期、12期。

他们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十几年，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钻研相关古籍，并合开了一门全校共同选修课「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这门课。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谈到气功界出现弄虚作假的败类，败坏气功的名声，在讲台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与同学一起参与过许多设计得非常严密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个年龄还很容易被诱发。两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级做过诱发手心识字功能的实验，结果 60% 以上的小学生都能被诱发出这种功能。他们还做过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遥视、催眠等许多其他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两位教授却无重大突破，上课讲授的主要是古籍中的记载。我记得他们老实对我们说，现在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提出人体特异功能为何存在的理论，所以一直致力搜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期望为后人继续研究铺路。在科学上，这个阶段称做「唯象阶段」，即只搜集资料，不做解释。

后来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学练了好几种气功。每一种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笔记，记录练功体验。我想学习两位教授，积累一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人体的奇妙，更加确信科学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从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我也体认现有的科学理论，离真正透彻、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还太遥远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开始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服务人类，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诚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人类正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么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古人在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中流露出的闲适、安宁、和谐、优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拥有；今天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以及对于未来和世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地紧张，飞速发展的社会让每个

人都拚命往前赶，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受到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还来不及建立，就有新的问题出现……

科学的发展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相对应的幸福呢？幸福应是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人拥有了多少物质或技术。如果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科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 术数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触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笔正楷手书的《金刚经》。当时借这本书是为了练字。当我一遍遍地临摹这本经书时，「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些话像一团云雾在我的脑里飘来荡去，我试图去抓住这团云雾背后的东西，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后来我又试图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细阅读《道德经》等著作，老子、庄子那绝无仅有的东方智慧和圆熟，让我叹为观止。再后来，从上研究生起，我又对《周易》起了兴趣，买了许多参考书，煞有介事地钻研。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分娩之前。

怀孕期间我一共起过三次卦，来预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顺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险，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更没想过要怎样去回避，因为那时我怀着半研究半游戏的心情，还不明白应不应该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大，牵涉到整个宇宙观的问题，我暂时还做不了决定。

后来我分娩时真的出了事，差点命丧黄泉。这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命运之神的惊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确有定数。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存在某种必然性，我们还能不能改变它呢？

困惑之际，我遇到了台湾道教协会理事长。他建议我研究奇门遁甲。我买了很多书照着演练，但很快就颓然而废了。在术数的迷宫钻了好几年后，我对这种繁琐和冗杂，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

我很早就想过：整个宇宙有规律地运行着，大至星系，小至微观粒子，都有自身的运动轨迹，连烂泥巴我们都能写出它的分子式来，为什么独独就人的这个层次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和谐与稳定，一定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在遵循着某种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真理应该是简单的。

正如释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后，突然发现苦修不是道而决定放弃一样，我也认为想透过术数来认识宇宙的真理是徒劳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弃了。我对于宇宙真理的探寻和人生的思考停滞不前，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再想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的世界观渐向佛家靠拢。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这里。但那团「迷雾」的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

## 第二章 《转法轮》悟天机



多少年寻寻觅觅的东西，原来全都在这里！（曾铮摄于北京颐和园）

## 瞎子开眼

1997年7月2日，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那年7月1日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全国破例放一天假，2号才上班。一上班，一位同事就把一套书往我桌上放，说「《转法轮》！」原来是妹妹从四川老家寄来给我的。几天前我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她开始炼法轮功了。我听「法轮功」有点耳熟，好象曾在书摊看过这种书，又似乎有人向我推荐过，但我都没往心里去。妹妹说要寄一套法轮功的书给我看，我没有反对，因为我对气功有过一段喜好，事实上为了健身也一直还在练着一种气功。

邮件的包装有些破损，我打开一看，共有四本书：《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和《法轮大法义解》。我按照妹妹的建议先打开《转法轮》。

这时我的心情就像《转法轮》中讲的那种学了很多种气功，结业证拿了一摞子，自以为对气功没什么不知道的那种人一样，心想我倒要看看这本书又说点什么。看到第一页「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时，还淡淡地想：这个人口气还不小呢。我有心无肠地看着，看到第四页讲到人的生命的来源时，突然一下子就被书中的内容抓住了。

接下来两个星期里，我一口气将这四本书读了两遍，那种迫不及待甚至让我顾不得停下来惊叹一声：「天哪！原来是这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四本书带给我的冲击超过了在此之前所有其他的书带给我的冲击的总和。我像一个多年的瞎子突然开了眼，又似乎是有一层窗户纸一下子被捅破了，窗外无穷无尽的天机蜂拥而至，几乎撑破了我的脑袋。那么多年苦苦思索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全部都找到了答案；原来所有不懂的事情，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以前困扰过两位北大教授的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的机理问题，包括天目、遥视、意念致动、思维传感、气功治病的机理等，以及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在探讨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来神秘不解，《转法轮》都阐述得清清楚楚。还有以前我弄不懂为什么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上七七四十九天就能「大彻大

悟」，如果我也去坐上四十九天能不能也大彻大悟呢？「大彻大悟」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是释迦独有的呢，还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通过某种方法也能达到？道家所说的「识神死、元神生」是指什么？人到底有没有前生和来世？人类能不能战胜疾病、衰老、愚昧和死亡？宇宙有没有终极真理？终极真理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全都找到了。

不仅如此，我突然发现自己能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俯瞰整个人类和人类的历史，包括人类文明的历史、宗教的历史、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等。以宗教为例，在此之前，我跟许多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教育的人一样，认为神是人造的，是人在科学不够发达的时想象出来的精神偶像和寄托，而宗教不过是这种群体意识活动的强化，进一步发展为统治阶级愚弄和麻醉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我才明白：「其实宗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真正使那些不错的能修炼上去的人得道；再一个就是能够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都是宗教要做的两件事。」（《转法轮（卷二）》）

再比如，当我试图从术数的迷宫找到一条改变人生道路的出口时，那么多的变量令我无所适从；而现在，一切变得如此简单和清晰：多行善、少作恶，多积德、少造业，就什么都有了。

最重大的发现在于，我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转法轮》说：「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所以人拥有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当人，而是在人的这个迷的空间中，通过修炼返回人的先天本性和先天来源的地方。《转法轮》整本书，讲的都是如何修炼的道理。

短短几天内，整个世界在我眼里全部变了样。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我不但相信宇宙存在着佛、道、神这样的高级生命，更体认我们每个人只要想修炼，就都能达到佛、道、神那样的境界，以更加美好、更加永恒的方式存在。

这个过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不过是不断去掉自己不够好的思想和执著，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不断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做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转法轮》）。

我终于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多少年寻寻觅觅的东西，原来全都在这里！

当我第一次合上这四本书，两眼木然盯着眼前计算机屏幕上起起伏伏的股市行情时，我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我本能地感到，虽然我已知道「天上」的事，但我在「地上」这个泥潭待得太久了，如果我不立刻将这四本书再看一遍，说不定又被拉下水了。

我一秒钟也没敢停留，再次将《转法轮》打开一口气读完合上最后一页时，我的心终于安定，不再有危机感。我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确知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是来修炼的，而且我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拉下水。

## 修真善忍去执著

合上书，我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妹妹，问她北京哪里可以找人学炼法轮功。她说各大公园都有炼功点义务教功，让我自己去找。

我找到天坛公园的炼功点，教功果然是免费的，五套动作也不是太难，四套动功，除了第二套站桩是根据自己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其余三套各用十分钟就可做完。另外一套静功就是打坐，也是看自己能坐多长就坐多长。炼功没有什么方位和时间的要求，何时何地都可以炼，不一定要去炼功点。有时间多炼，没时间少炼，自己掌握。我在炼功点上跟着其他人比划了一个星期，就全会了。



1998年，北京市民晨炼法轮功场景（明慧网资料图片）

动作对我而言，只是修炼法轮功的一小部分。《转法轮》说只练动作不修心性的人不算真正修炼人，也就是在思想境界上对自己的要求更重要。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彻底改变，拥有全新的生活目标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己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说起来似乎很玄，做起来却很具体。

比如炼功后没几天，有一天先生煮好面条，我帮他捞面不小心洒了一地，他揶揄：「怎么那么笨！」话音刚落，他立刻紧张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又闯祸了。

前面我曾谈到，产后因医疗事故，我的身体糟得一塌糊涂。疾病毁了我的身体，也毁了我的事业，更毁了我的生活和心情。

我住院很久，天天扎点滴扎得手背满是针眼，像筛子一样，血管全变形，都找不到地方下针了；医学上对付 C 型肝炎的最后一招——打干扰素——也用完了，病毒还是阳性，医生也不再坚持让我住院。

出院后先生陪我回单位报销药费。从同事那里，我得知跟我一起分到单位的那几名研究生要么已被提拔为局级干部、当了代理市长，要么出国、分上房子、评上职称了；只有我，这一病什么都耽误了，除了每月领一点基本生活费，什么都没我的份。

回家的路上，我闷声不响呆坐车上。先生看我情绪不好，一边开车一边安慰我，你看街上的花多漂亮，为什么不开心点？

我将头扭向窗外，眼泪却夺眶而出。想起人们都将女人比作鲜花，而我这朵「鲜花」呢？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雕谢了。从小到大，我什么事落在别人后面过？现在回来报销一点药费都得看人脸色，成了人见人嫌的累赘！

有一天，我告诉先生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单位领工资，先生顺口说：「那你别吃饭了。」

我岂不知他是开玩笑？但我立即掩面悲泣。与其说他的话刺激了我自伤自怜和争强好胜的两颗心，不如说我是为未来的无望而哭。



为了治病，我看了很多医书和医学杂志，「自学」没让我「成材」，反倒让我觉得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只不过是缓刑十年八年：文献上说，C型肝炎这种病毒刚被发现，目前连从血液中分离、提取都做不到，遑论研制直接抑制它的新药；且C型肝炎还有个特点，比别的类型更容易转为肝硬化、肝癌。

我哭了好几天，先生好不容易才将我「哄」转过来。从那以后，他变得非常小心，唯恐一句话说不好再惹我生气。但我的心情总是很坏，所以他是常常戒惧恐惧，因而这时说了一句「怎么那么笨！」，才会紧张地担心会不会又招来好几天都散不了的阴云。

我的第一反应确实是想将手里的碗扔下就走。但不到一秒我便想起自己已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炼功人要做到「真、善、忍」，当然就不能发脾气；不但不能发脾气，还要无条件对别人好，要心胸豁达——再说他本来就没有恶意。

虽然有些困难，但我还是对他笑说：「谁让你找了个笨老婆」，然后我不动声色将洒出来的面条收拾好。先生在一旁像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暗暗称奇。

《转法轮》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许多以前看似简单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以前岂不想对先生好些？可是每当我向他发脾气、使性子时，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只能发完脾气再去恨自己，陷入恶性循环。

## 脱胎换骨

我还记得炼功后不久，赶上公司申请第一批中国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投资顾问公司资格，要报五个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名单上去。批下来的话对公司对这五个人都是很大的荣誉——「中国首批」啊。顶着这头衔在这行准够吃一辈子。公司领导通知准备报我上去。

我按时准备申报资料。多日后突然听同事说，五人早已报上去了，不但根本没有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为什么把我取消都没有通知一声。

若是以前，我不知该多么不平衡，就算不去找公司领导理论，也一定要憋

很久的气。可是这时《转法轮》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是你的东西丢不掉，不是你的东西争不来；炼功人求的是心性的提高，是怎样把不好的执著心去掉，而不是世间的「名」与「利」。

想到这里，我很快平静下来，照样兢兢业业工作，不再挂怀。先生很快就发现我真的变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我的性格和心境的确判若两人。我的情绪不再大起大落，看世界的眼光也不再悲观，更关键的是我获得从未有过的开朗和大度，不但没有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烦恼」，还能在先生烦恼时开导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先生告诉别人，世界上的书多得看不过来，但真能改变人的却很少。《转法轮》这本书改变了我妻子。了不起，就算只改变她一个人，也是了不起！

修炼另一个副产品，是我的身体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炼功后一个多月，单位为职工做年度体检，检查结果，我的各项血液指标完全正常，四年多都治不好的肝炎就那么不翼而飞了！

这项本来足以让我欣喜若狂的结果当时却没有令我激动，因为这早在我意料之中，我知道修炼第一个效果就是祛病健身。与我思想和心境上的收获比起来，身体上的变化反倒不足为奇。

有一次女儿发烧我带她去医院打针，看到医院形形色色的病人，一个个痛苦不堪，自己却能挥别那种痛苦时，突然懂得什么是基督教所说的「感恩」。要知道，我以前可是这里的常客啊，今后我却永远告别医院！病得死去活来的日子，像上辈子一样遥不可及，让我真切而恍惚地感觉，我已是隔世为人。

## 一院奇花

修炼如此具体而抽象，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然而我的内心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也体会什么是佛家所说的「大无畏」、「大自在」。我想「大无畏」就是明白真理后的智慧所带来的勇气和理性，而「大自在」则是抛弃不正确的追求、执著和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之心后所获得的轻松和美妙。

我慢慢汇入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一起修炼的人。我们互相之间有称「功友」的，有称「同修」的，也有就「张大妈」、「王大姐」互称名字的。我去的那个天坛公园的炼功点大约有六七十人，天天早上公园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也没多余的话，走到炼功的地方打开录音机就开始炼。时间多的一直炼完五套功法才回家，时间少的也有炼一半就走的，一切自便。

我到炼功点炼功不久，辅导员，也就是自愿出来张罗炼功点的人，介绍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所谓「学法小组」就是住得靠近的人凑在一起，每星期聚到某人家里一次，一起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并讨论修炼心得。

我只去了「学法小组」一次，便没再去过了，主要是晚上要陪孩子写作业，时间安排不开。但炼功我尽量争取到公园去，虽然其实也没时间跟其他人讲话，但心里明白彼此都是修炼人，都是信仰「真、善、忍」，都在力图以无私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觉得毋须赘言，大家都是一家人。在社会其他地方需要担心或防范的事情，这里都不会有。大家都在「修心性」、「去执著」，也就是在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去掉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在一起交流也都是如何提高自己对于修炼的新认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的社会和时代，这里仿佛一片真正的净土。

除了炼功，我唯一参与的是周末的「弘法活动」，也就是到还没有炼功点的地方集体炼功，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那时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有时是偏远郊区，骑车要一两个小时，有时就在附近。不管刮风下雪还是酷暑高温，只要说好了，我们就一定会去。

有一个周末，我们去了邻近天坛公园的方庄小区购物中心。据辅导员说那天只通知天坛公园那一片的炼功点，可是来的人将购物中心前的一个足球场都占满了，至少好几千人齐刷刷地炼功，足球场四周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旌旗随风飘扬，围观的、询问的、现场学功的，场面蜂拥颇为壮观。



1998年12月，北京小法轮功弟子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炼功（明慧网资料图片）

到了1998年夏天，由于工作业务的关系，我需要不停变换上班地点，除了周末不能每天去天坛公园炼功。我打点了一个大包，装上打坐用的坐垫、录音机、炼功穿的便装，每天早上六点以前就坐上头班公共汽车来到工作地点附近，找个稍微僻静的地方炼功，炼完功再随便吃点东西上班。

很快我便发现，不管上班地点换到哪里，我总能在附近找到法轮功的炼功点，有时候有好几个，我还可以在几个时间不同的炼功点中挑选适合自己的。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大「坛」公园，分别位于北京城的南、北、东、西四个方位，我在其中的三个「坛」都炼过。再后来我发现当我乘坐头班公共汽车驶过安静的大街，不论是路边的街心公园，还是大商场门口的空地，抑或稍微宽敞的人行大道，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群人在炼法轮功，有时几乎隔不了一百米就有一群人在炼。1999年春节我回四川老家过年，发现家乡的情况也是如此。

柔和的音乐、舒缓的动作、鲜艳的法轮大法旗帜、风雨无阻的炼功人安详的表情……，这一切构成中国大地清晨的一道亮丽风景。身佩法轮功徽章的法轮功学员像是「一院奇花」，开遍了中华大地。

## 第二部 镇压

### 第一章 嫉妒之火

#### 树大招风



長春法輪功學員在長春地質宮前煉功（明慧網資料）

我并不知道，在我所看到的法轮功世界之外，还有许多我没有看到和不知道的事悄然发生。比如，我不知道《转法轮》曾获选十大畅销书<sup>1</sup>，也不知中国新闻出版署在同年便发通知禁止《转法轮》发行。我只知道市面上的法轮功书籍从来没断过，可能是因法轮功的书籍畅销，削尖了脑袋的盗版书商不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吧。那个禁令好象既没人知道，也没人执行。

每当有新的法轮功书籍出版，卖书的摊贩马上就会进货，跟得特别快。小书摊对法轮功一共已经出了多少本书了如指掌。我那时常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小书摊买书，只要对书摊老板说「来一套法轮功的书」，他保证会给我打点好一整套，一本都不少。别人书摊逛半天，可能一本都没买，只有买法轮功书的人，一套一套地拎走，所以那时书摊都特别愿意销法轮功的书。

树大招风。中国大陆从 80 年代起出现气功热以来，各种名目的气功有如雨后春笋，最多时有好几千种。到了 90 年代以后，许多气功又同样迅速地销声匿迹了。法轮功作为气功的一种，在 1992 年传出，除了在 92、93 两年的

---

<sup>1</sup> 《北京青年报》评为 96 年度北京十大畅销书

「东方健康博览会」引起广大回响外，表面看来与其他气功差不多，参加北京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仅 200 多人，到 94 年底李洪志先生在广州开办 54 期学习班的最后一期，总共只有几万人次参加过这种面授课程。那时法轮功也没在任何媒体做过广告或宣传，不过是学了功的、亲身体会炼功效果的人热心向家人朋友、同事乡亲推荐，就这么人传人、心传心，在短短几年，学炼法轮功的便扩展至七千万到一亿人。



1997 年，5000 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明慧网资料）

在中国这样一党专制、党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社会，这样庞大一个群体岂能不引起当权者注意？作为一个非民主选举而上台的政党，当权者什么都不怕，就怕宝座不稳。这么多人在炼同一种功，他们要干什么？

还有，学法轮功的人因受益很大，每当提到法轮功或「师父」李洪志先生，言谈总是无限敬仰和感激。

后来当局镇压法轮功，皆谓法轮功要和党「争夺群众」。是独裁者的妒嫉之心才引发这场空前的灾难吗？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却很可能是真的。

国外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呢？事过境迁，连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荒唐；可是它们当时就是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轮功作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在一片人民从来没有真正思想自由的土地上迅



速崛起，不可避免要引发专制者的恐惧。虽然法轮功只是一种个人信仰和自我修炼，无任何政治诉求，但处于恐惧中的专制者却会给自己树立假想的敌人，而将「敌人」打倒的唯一办法就是「斗争」。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崇尚暴力，上个世纪人类三项死亡人数最高的事件，共产主义首当其冲，超过纳粹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在共产主义国家遭屠杀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 8450 万，两倍于二战死亡总数；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又高居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之首。据国际社和中国问题专家调查，最保守估计是 2000 万人，最高达 8000 万之巨。

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各式各样的运动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表面看来好象经济上开放自由，事实上专制本质并无改变，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强，江泽民一人同时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就是第一次出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能随时随意调用一切国家资源的独裁者，不会认为有什么压制不下去的。「六四」事件时，北京游行抗议最多时一天一百万人，但坦克一进城、机关枪一扫射，几天内大街便恢复了「秩序」。包括所有曾强烈谴责镇压的西方国家，过了没多久也照样跟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从 1996 年官方媒体《光明日报》攻击法轮功开始，一股暗流就已涌动。1997 年起，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许多公安人员乔装学员打入法轮功内部，一边跟着练功，一边明查暗访。

然而全国调查所搜集到的情报都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除了炼功很投入、向别人介绍法轮功很热心、遇到事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内找」、「修心性」、「重德」以外，没有任何劣迹和问题。

不仅如此，许多打入法轮功内部的公安人员，一来二去还变成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典型的故事发生在一次法轮功学员的心得交流会。那天有一个曾吸毒，浑身都是恶习，堪称地方一霸的学员上台发言。炼功后他戒掉毒品，洗心革面。当他到那些以前被他骗过、抢过的人家去还欠债时，刚开始人家都吓一跳，以

为他又来找麻烦。他的发言刚结束，台下一人就一个箭步窜上台，将手里的录音机举得老高，激动地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安局派来「卧底」的！我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我抓吸毒的抓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吸上了毒能戒掉的！法轮功太神了！我再也不干这缺德事儿了！我也要学法轮功！说完，他取出录音带当众砸掉了。



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为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义务演讲。（明慧网资料）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这样更加大某些人的恐慌。就像一首诗描述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阴暗的灵魂不能理解高尚的心灵和行为，也不相信世上真有人活得坦坦荡荡。1998年公安部发布通知调查法轮功，许多省市都有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财产等事件，已经为日后的镇压做了预演。

不过，那时我专注自我修炼，不断折服于修炼的体悟，对外在环境几乎不曾关心，也不知表面看不到的一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北京电视台事件发生。



## 北京电视台事件

1998 年夏一个星期六，我到公园炼功，听说前些天北京电视台播出一个不实报导，诬蔑诽谤法轮功，炼功点上有些功友准备第二天去电视台反映法轮功的实情。我也约了第二天一起去。

回家后，我心里却有些不安。我想，「六四」就要到了，正是政治敏感期，李洪志老师反复强调修炼者不参与政治，而且当谈到为什么不跟大家见面，也流露不愿意有大规模群众聚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我越想越觉得不该去，就作罢了。

但我们炼功点上有好几个人去，再加上别的炼功点、一些河北省来的，前前后后共有好几百人。电视台的领导接待其中一些学员，听他们讲述修炼的真实故事，感受这些人并无恶意，不过是想帮助电视台改正错误的报导，以免伤害法轮功和电视台自身声誉。电视台的领导了解后公开为不实报导致歉，并惩处报导的记者，这件事在当时算是不错的结果。

接着，我不觉得外部的形势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照常炼功，直到 1999 年的「4. 25」。

### 4. 25 和平请愿

1999 年 4 月 24 日，刚好又是星期六，一位功友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天津的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攻击法轮功。何在文中引用已被证实是不实的案例，他说练法轮功会得精神病，他本人已得到 9 起跳楼自杀造成 8 死 1 伤的报告。他还暗示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使中国毁灭，「其毒害青少年的程度」比起「以理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完这篇文章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练法轮功很危险，会导致「走火入魔」、得精神病，甚至跳楼自杀。

事实上，从 1979 年中国第一次发表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导后，学术界对特异功能是否存在及应否研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赞成派以曾主持制造及

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代表，反对派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为代表，两派互有消长。

这种现象照理是正常的，甚至有助科学的研究发展。然而由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涉及马列主义称为「迷信」、「封建」和「唯心」的东西，所以学术的争论很快便成为政治问题，惊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批示。在中央高层和科学界大老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并存之下，中共中央宣传部于 1982 年 6 月，也就是法轮功问世前十年，发布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报导的「三不政策」，即「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

所以，何祚庥那篇文章在天津市教育学院的杂志《青少年博览》发表后，天津法轮功学员觉得它诋毁法轮功名誉，造成很坏的影响，同时也违反中央的「三不政策」，因此有责任去匡正视听。他们找到天津市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希望表达这种意思，并反应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但前往陈情的法轮功学员却遭到防暴警察的伏击、驱逐和殴打，有学员当场被打得流血、受伤，还有 45 名学员被捕。有更多的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市政府说，这件事公安部已经插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去北京找中央。

打电话给我的功友说，他与另一功友决定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sup>2</sup>上访，问我去不去。我说想先看何祚庥那篇文章再做决定。

读了何祚庥的文章我非常吃惊，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是出于一个中科院院士之手。何祚庥说，气功为何能让人得神经病，科学尚不得而知，但气功能导致人得神经病确定无疑。这种说法不但犯了科学的错误，连逻辑都说不通。

从逻辑上说，如果所有人一练气功就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充分条件；如果所有得神经病的人必得要练气功才能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必要条件。而实际的情况呢？有那么多练气功的人没得神经病；精神病院也没几个人是练气功的。所以练气功既不是得神经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然就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了。练气功和得神经病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这点道理还用讲吗？

---

<sup>2</sup>各级政府接待公民来信来访的办公室。职能是「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一章第三条。＝

我立刻决定明天也去信访办。

## 神创的奇迹

25 日早上六点多，我和两位功友来到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中南海外的府右街。街上的执勤警察告诉我们，信访办八点才上班，让我们等一等。为了不影响交通，我们退到周围的小胡同，各自找地方坐下静静等待，很多人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进小胡同。

我预料会有别的功友也来，但没想到会来这么多。没有一人大声说话，个个神色庄严肃穆。

我坐在小胡同一户人家门口台阶上，看着这些人从我面前一个一个走过，突然莫名泪下。我说不清原因，只模糊地感到我是被他们感动，我为他们骄傲。

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是写了遗书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残暴，十年前「六四」大屠杀的枪声仿佛还响在耳边，这样大规模的集体请愿，会有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那天我身边一位四十多岁非常文静的中年妇女微笑着说，如果今天警察说谁敢站出来维护法轮功就枪毙谁，那我第一个就站出来。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那天的事件开始了解法轮功，走入法轮功的修炼。美国 Baylor 医学院免疫学终身教授封莉莉在「4. 25」一周年时发表了一篇〈善哉，永远的「4. 25」〉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 4. 25 法轮功的人到中南海请愿的一篇报导。他们安详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动不已。我惊讶，面对如此严厉政府，什么人置身家性命不顾，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然这么天真地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呈上这样的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显得如此地坦荡？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修整得精疲力竭，谁又不是呢？」

「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了修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七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

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一定是神创的奇迹!」



“4.25”和平请愿（明慧网资料）

## 《转法轮》进了中南海

八点左右，我们从小胡同来到府右街。中南海在马路东侧，警察让我们站在马路的西侧等待领导接待。这时人已经很多，为了不妨碍交通，我们努力退到人行道的盲道之后，虽然挤得很难受，大家还是坚持不往前去。刚开始有人想坐下等，马上有人说，别坐，坐下就像静坐示威，站着更像来解决问题。但恐怕许多年龄大的人久站太累，就自动形成前两、三排站着，年龄大的坐在队伍后面。大家都静静地，不因人多而混乱。

我所在的位置几乎正对着中南海的西门，左右望去，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后来听说整个府右街从北至南，长安街从西单到天安门，以及中南海北边的那条街上都是人。据官方报导：有一万多人「围攻」中南海。

九点左右，我听见有人：「看！朱镕基！」我朝对面一看，只见朱镕基正从中南海的大门走出来，周围有五六个神色紧张的保镖簇拥着他。这时队伍有点

骚动，有人不自觉朝前涌，立刻有人说：「别动！」动的人意识到不该动，就退回原处。这个过程非常短，朱镕基才刚走到马路中间。

几秒钟后，人群突然爆发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理亲自出来接待我们，整个气氛非常友好祥和。朱镕基走进我们的队伍，与正对着大门的学员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身回返，身后跟着几个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一本《转法轮》。

我看到这里非常高兴，与身边的功友议论说：看！《转法轮》进了中南海！



“4.25” 和平请愿（网络图片）

跟着朱镕基进去的第一批代表没多久就出来了，后来又进去两批，第三批进去后就再也没看到他们出来。

但我们没有焦躁，安静地等待，虽然很累，大家一直坚持着。

上午街上的警车和警察较少，不时有公共汽车和行人通过。有人匆匆走过，也有人停下来问怎么回事。到了下午，警察和警车越来越多，警察不停地用对讲机联系，气氛有些紧张，行人和公共汽车也不见了。我们估计警察封锁了街两旁出入口。下午三点左右，有些警察走过来，沿着我们的队伍发通知，通知上盖着红图章，要大家不要相信谣言，迅速离开，共同维持社会秩序等，对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的事只字未提。

看完通知，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后来他们就不再发通知，只留一些人在对街看着我们。我们一直静静或站或坐，有人低声说话，有人看自己带来的书。队伍不时有人将大家用过的矿泉水瓶或饭盒收走，顺便也将路上的垃圾和警察扔的烟头捡走。

从早上一直站到下午，我一面觉得很疲倦，一面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

不知不觉太阳都落山了。

天完全黑了后，我们确认街上不再有行人过来，才原地坐下稍事休息。

晚上九、十点钟左右，里面代表传话出来，请大家先回去，北京学员帮助外地学员解决一下住宿问题。

等了一天，什么结果都没有，就这么回去了？有人提出异议，并问传话的小伙子：「你是学员吗？」问话的人显然在怀疑小伙子的身份。我左边有位孕妇证实：「他是学员，我认识他。」

我虽不知中南海里面发生什么事，但直觉我们应该回去了，于是：「大家不要互相猜疑，我相信他，我们回去吧。」说完我就与同来的两位功友一起离开，有人也跟着走了。后来听说二十分钟内，所有的人秩序井然走得干干净净。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我们离开后，地上连张碎纸片都没有。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了解中国国民素质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太难了！镇压法轮功后，中央台的电视播出一个节目，邀请两位专家「漫谈」法轮功，其中一人分析：「4. 25」那天那么多人，却保持那么高的纪律，是中国几千年史无前例的，因此法轮功后面一定有重大的「阴谋」。

据说镇压法轮功的决策者看到学员「4. 25」维持那么良好的秩序，走后场地那么干净，更进一步痛下镇压决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经过严密训练的团体，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劲敌。

后来报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发言人的讲话，说明「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群众有练某种功的自由，也有不练某种功的自由，练不练气功是群众个人的事，政府不表态。」又重申希望广大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保持安定团结等。

表面看来，事情似乎有了结局，天津被抓的学员也于「4. 25」当天释放。海外媒体将这件事炒得火热，盛赞「4. 25」开创「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

## 内紧外松混淆视听

然而，在国内表面的平静下，更大的暗流在涌动。当局采取一贯「内紧外松」政策，一面彻底封锁所有外电报导和评论，让老百姓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另一面如临大敌，紧急召开会议制定对策。江泽民更于「4.25」当晚亲自写信致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文件层层向下传达。公安部门严阵以待，各种关于法轮功又有新行动的谣言和猜测漫天乱飞。

不久军队各单位又下达一个「三不一严禁」密令，规定不许信法轮功、不许炼法轮功、不许参加法轮功活动，以及严禁在军队营院和企事业单位内部设立法轮功炼功点。

此后，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的炼功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辅导员被监视、跟踪，电话被监听。而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何祚庥，原来还是当时的政法部主任，以及后来专为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610 办公室」头目罗干的连襟。

台湾《中央日报》1999年5月4日发表报导，援引一知情人士的话，指罗干为捞取政治资本「刻意扭曲」法轮功，并称「4.25」事件是「罗干表功祸延中央」。如此看来，在中央已宣布对气功的「三不政策」后，何祚庥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攻击法轮功，也不是一件单纯的事。

五月初的一天，单位一位同事突然问我：你们炼法轮功的是不是准备在你们师父生日那天，到香山去集体自杀？他的问题让我瞠目结舌。这谣言哪里来的？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一、我根本不知道师父的生日是哪天，从来没关心过；二、法轮功虽讲「大道无形」，没有任何外在的形式或清规戒律，然而对于不能杀生和不能自杀这两条，却有明确的说明。我修炼后连蚊子都尽量不打，怎么突然间冒出个集体自杀？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太离谱，只耸耸肩给他一个否定的答复，没再多想。我哪里知道，这么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后面所隐藏的可怕阴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说法是公安部门蓄意散布的。他们期待真的有人信了这个说法而跑到香山去「自杀」，那他们就抓到镇压的把柄了。

据说后来到了「自杀」那一天，真正到香山去的，除了警察没别人。虽然

没有等到「自杀」的人，这个谣也没有白造——听过这种谣言的人，从此对法轮功有了负面的印象和感觉。



## 第二章 大规模逮捕

### 酝酿已久的阴谋

1999年7月20日，在这个看起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日子里，当人们睡梦正酣，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终于可怕地开始。

凌晨四点多钟，床头的电话铃刺耳噪响，将我从梦中惊醒。是上次与我一起去中南海的那位功友打来的。他说，又有重大事情发生了，他要再去府右街信访办，问我去不去。

在这种时间打电话，事情一定非同小可。但那天是星期二，还得上班，怎么办？我犹豫了几秒钟想出一个两全之计，先去信访办看看，反正时间还早，九点才上班，到时候再从府右街直接去单位。

先生也被电话铃声惊醒，我告诉他我的决定，随口问他：你去不去？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私家车，上下班一般都是先生开车接送我，他出差时我就自己开车。

「4.25」他曾强烈反对我去中南海。「六四」以后，很多中国人在震惊、悲痛之余，心真正地凉了。慢慢地，有些人开始麻木，开始接受，开始默认强权；另一些则变得越来越「现实」，只要有钱赚，甚至只要还能有口气喘，还能活得下去就行，其他的都是奢侈品；更有些人还认同，不管你的钱是坑蒙拐骗怎么来的，只要你分给我一勺羹就行。茶馆里虽没张贴「莫谈国事」的条子，但这四个字早已成为许多人思考问题的基础背景。以先生对政府的了解，他担忧的是去中南海的后果。

直到「4.25」我回家后，我们俩还争论了整整三天，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作罢。

但是这次不知为什么，先生居然很快就答道：「去」。我想他一面确实关心

与法轮功有关的事，一面也想跟着我，免得我「胡闹」。

我们很快来到府右街，因为才六点来钟，时间还太早，我们照例先到小胡同。小胡同里来来往往有些人，一看就知也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互相打听情况，但谁也说不清楚，只说公安部已在十八个省市同时行动，抓了很多辅导员，抄了他们的家，很可能要全面镇压。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吃惊，也让我庆幸自己来对了。我想，今天如果来的人多，可能还有挽回余地，因为反应的人越多，政府越应该重视，可能就不会轻举妄动。

碰到的那些人一会儿就不知去向，我和先生在小胡同来回踱达，想跟「4. 25」那天一样，等信访局上班再到大街去。

踱达没多久，看到小胡同停着一辆小面包车，车里有好几个警察，看样子像是一直睡在里面。一个年龄较大、看来级别很高的警察从胡同外走到我们跟前问：「是大法弟子吗？」

我听到「大法弟子」四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难道他也是修炼人？因为一般人都会称我们「炼法轮功的」，不会称我们为「大法弟子」。

脑子正转着，还没来得及说话，先生就干脆利落替我答道：「是。」

他的话音刚落，小面包车跳下一个年轻警察说：「我去送他们吧。」说完就让我们上车。我问他带我们去哪里，他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并说他们在车里蹲了一宿，就为今天早上「执行任务」。我想他可能是要将我们带离府右街。

面包车在府右街开得飞快，我看见街两边密密麻麻全是警察和警车，一副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的样子。几分钟后我们被带到一辆大公共汽车旁，刚下面包车，就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走过来说：「把包打开！」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下意识把包打开了。女警察二话不说，一把抓过我的包一阵乱翻，将包里的《转法轮》和《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两本书掏出来递给她身边的男警，然后命令我们「上车！」

一切来得太突然，我像呆掉似的机械地上了车。

公共汽车上已有好多人，有人平静，有人情绪有些波动，但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的大脑好象停止运作。



99年7月22日,中共警察在街头抓人(明慧网资料)

街上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人过来，过来几个抓几个，没多久，公共汽车就塞满了。我看见我们点上的辅导员刚走到车旁就被抓了，但却没塞进我们这辆车。府右街上不知停了多少辆公共汽车。

我们的车塞满后就发动，沿着长安街往西开。车上警察一言不发，被抓的人也都默默的。

七点钟左右，公共汽车开到北京西郊的石景山体育馆。除了我们这辆公共汽车，还有好些别的车，有的车跟我们的车一样，装满了被抓的人，有的是警车。执勤的警察忙着指挥这些车开进开出。。



石景山体育馆外景。  
99年7月20日，作者及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于此处。(网络图片)

## 洪吟响彻体育馆

我们的车停下后，警察就让我们下来排成一行。体育馆外临时放了好些桌子，桌子后面坐着有的是警察，有的穿著便衣，看样子不是警察，不知是从哪里调来帮忙的。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警察，监视我们一个一个登记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

登记完，警察将我们带进体育馆。好家伙！体育馆里面那么大！阶梯式的看台起码能容纳上万人。

我们进去时，看台的一半都快坐满了，有三、四千人吧。这几千人正在齐声背诵着李洪志先生的诗集《洪吟》。各样的音色还夹杂着两个稚嫩的童音。这可爱的童音在体育馆的大厅里回荡着，特别响亮和悦耳：

「心怀真善忍，

修己利与民。

大法不离身，

他年定超人。」

我的眼泪突然顺着脸颊滑下来，仿佛生命中有个最深的地方被触动了。那天北京闷热异常，体育馆里密不透风，他们也不敢开窗。我流着泪找了一个最高的位子坐下，还是忍不住低泣。

先生一个劲儿劝我：「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他以为我是为这么多人被抓而激动、委屈。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不是为这个，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是我更深层的生命预先感知，接下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将要经受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和他们将要表现的非凡勇气和壮举。

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将半个体育馆都坐满了。警察热得汗流浹背，把守着看台出口。那天北京各大体育馆都装满了被抓的人。我们点上的辅导员和其他万余名学员被关在丰台体育馆。辅导员的右肩关节被警察扯得脱臼，她就那样

抱着脱白的胳膊在体育馆待了一整天，多少次疼得要晕死过去。也多亏北京有那么多万人规模的大型体育馆，才解决了将那么多人关在在哪里的问题。



石景山体育馆内景。99年7月20日，作者及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于此处。（网络图片）

我哭了很久才平静，想起是不是已经过了上班时间。

好在先生有手机，我用他的手机给单位领导打了电话，简单说明被关在体育馆出不去的情况。周围一些功友也来借手机，有的向单位请假，有的跟家人联系交代后事，有的试图联络别的功友，传递或打听消息。警察只有几个，忙着在下面把守看台出口，顾不得干涉我们。

电话打了一会儿，先生急忙趁没人借时关机，说是省电，以备紧急情况再用——谁知道情况会怎样演变？

慢慢地，大家的心态不能像「4.25」那天那么平静了，难道就这么被关着吗？他们到底要将我们怎样？外面还发生什么事？一共抓了多少人？全国其他城市又怎样？有个女孩提议大家一起站起来质问看守的警察，凭什么把我们抓到这里？有很多人站起来刚想质问，警察急得声音都变调，厉声吼道：「坐下！这么多人，踩死两个怎么办？」

是呀，我们有好几千人，他们只有几个人，真要「暴动」起来，踩死人的可能性绝不是没有，他们能不急吗？

坐着的学员有人喊道：「守住心性！守住心性！」

这四个字比警察的吼叫有效得多，站起来的人就都坐下了，警察才松了口气，靠着栏杆一把一把地抹汗。

从进到体育馆开始，我的汗流个没完，衣服全都沾在身上，非常不舒服。

空气湿得像要流水，好几千人密密麻麻坐在门窗紧闭的体育馆里，极度的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闷热难耐的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在尽力克制着，使自己不产生焦躁情绪。不知是谁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放出法轮功的音乐《普度》和《济世》。

平和中正、神圣庄严、略带一丝悲怆的音乐，回荡在体育馆的大厅，带给人佛国世界般的殊胜和庄严。我们跟着这旋律轻吟，好象升华、融进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天地……

不知是谁又带头背起《洪吟》中的诗句：

「乾坤茫茫，

一轮金光。

觉者下世，

天地同向。

宇宙朗朗，

同化法光。

圆满飞升，

同回天堂。」

几千个声音很快加了进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庄严，在体育馆大厅轰响着。看守的警察像被定了格似地从看台下仰望我们。他们被震撼着，却不明白为什么。

下午五点左右，过道突然响起密集的脚步声——几十个警察一路小跑冲进体育馆，一两分钟内占据所有信道，一齐立定、转身，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体育馆突然充满了杀气。

片刻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信道口，手里拿着喇叭对着我们喊话，现在外面各个区政府都派了车来接人，如果我们立即跟各自所在区的车回去，政府还拿我们当人民看，以后不要再上街了，否则后果自负！

喊完话他转身就走，挺站着的警察动了起来，开始清场。我们当中有人说，不能走，平白无故关我们一天，抢走我们的书，难道就这么算了么？至少应该让他们还书。有的人就把手挽在一起，拒绝离开。



99年7月22日,中共警察在街头抓人(明慧网资料)

警察也没有多余的话，遇到拒绝离开就四个抬一个，抬起来就往下扔。有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被扔到地上时面孔朝下，站起来鼻血长淌。人群中有人喊：「不许打人！」但更多的人没有出声。

因为我和先生所在的位置最高，所以几乎最后才清到我们这里。这时警察累得快要坚持不住，衣服早已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我本来挽着身旁功友的胳膊不想离开，但看见警察累成那样，又起了恻隐之心，不忍再让他在我身上费劲，于是就松开胳膊自行走下去，先生跟在我身后。

天闷了一天，这时开始雷鸣闪电，雨终于下了起来。体育馆外人山人海一片混乱，警察、各区来接人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被抓的人混杂一起，大雨中分不清谁是谁。我和先生在人群中奋力前行，终于找到挂着「崇文区」标牌的大客车，自行挤了上去。

大客车装满人就启动，拉着我们开到区政府门口，天已黑透。我们下了车，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正准备走开，突然听见：「站着别动！有车来接！」

接着有人过来挨个问我们是属于哪个派出所的，一一登记。

等了一会，一辆小面包车急急开了过来，车上跳下一个警察，说是崇文区永定门外派出所的，让户口属于这个派出所的人上车，跟他走。

我和先生同其他五六个人一起上了车，被拉到派出所，我们被分开，单独作笔录，登记姓名、住址、电话号码、什么时候开始炼功、谁介绍你炼功等。我觉得这些没什么不能说的，修炼嘛，堂堂正正，都告诉他们又怕什么？没遮没掩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登记完，他们将我和先生关到同一间屋，好几个警察看着我们。其中一个说，你们就这么闹吧，过两天中央的文件一公布，你们就老实了！哼！「4. 25」那天那么多人去中南海！非法聚集！懂不懂？等着瞧吧！

先生开口道：「请问作为一个公民，到信访局上访犯法吗？」

「一个人去当然不犯法。」

「一个人去不犯法，凭什么一万个人一起去就犯法了呢？」

警察答不上来。我在心里暗暗喝彩。没想到先生在我面前反对我们去中南海，在警察面前却这么说。是呀，一件事如果是错的，一个人做是错的，一万个人做也是错的；相反，一件事如果是对的，一个人做是对的，一万个人做自然还是对的。为什么我的脑筋就没这么转过呢？

不知过了多久，等所有人都登记完，我们终于被放了出来。街上凉风吹在身上，才想起一天没吃没喝，突然觉得又渴又饿又累。

我们不敢回家做饭吃，因为先生的父母跟我们同住，我们不想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吃饭，只好随便找个小饭馆，胡乱吃碗面条，尽量带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回家去。



## 天安门六四重演

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21 日早晨，我照常到月坛公园炼功。那时我刚找到这个炼功点，跟点上的人还不熟悉。我发现炼功的人比平时少了些，隐隐听到有人在商量炼完功要去信访办。我虽然也想再跟他们一起去，但想到还要上班，只好作罢。那天北京的各大体育馆仍然人满为患，抓人、关人的模式跟头一天差不多。

7 月 22 日星期四，一早我仍去炼功点。炼到一半，过来两个公园管理处的人，让我们把天天都挂着的「法轮大法」旗帜摘了。我们问为什么，他们冷冷地说是上面的命令。辅导员犹豫一下就服从了，我们第一次在没有旗帜的炼功点默默炼功。

下午我开车到离单位很远的的一个证券营业部办事。办完大约三点左右。我上了车起步，习惯性打开车上录音机，听老师的演讲磁带，无意间按错键，把收音机给打开了。

天哪！我听到什么！平时只播放音乐节目的电台传出一个刺耳的男声，高声念着什么批判稿，那语气、那腔调、那架势让我以为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

恍惚间，我好象回到十年前。1989 年 6 月 4 日的早上，我还在北大上研究生，一起床我到北大三角地的学生广播站，想听听关于那场民主运动的最新消息，听说头天下午局面有些乱，离天安门很近的西单附近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

刚走到三角地，就听到广播里一名男子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在医院里、看到一百、多具、尸体……」说到这里，他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的脑子「嗡」地一下，费力地想：「尸体」？什么叫「尸体」？这个词怎么这么熟？我怎么想不起来？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尸体」是什么意思，因我完全没有想到政府真的会下令开枪！

这时的感觉也一样。我跟傻了似的呆呆听着，那个刺耳的男声将《人民日

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民政部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公告一个一个念过去，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谣言，一个比一个更恶毒的构陷，一个比一个更气势汹汹的「不准」，像十年前的「尸体」一词，让我失去思维能力。尤其是《李洪志其人其事》这篇社论，通篇从头到尾成千上万个字，除了「李洪志」和「法轮功」这几个字不是捏造出来的，其余统统是谣言。他们花了多少工夫来炮制这么多的卑鄙谎言？铺天盖地压将下来，真是让人浑身長嘴都不知从何辩起！……

那天路上堵车，我开了很久都开不回去。收音机里反反复覆播着这些，我想换个台，但换到哪台播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下班后先生开车来接我。我上车问他：「你听说了吗？」

他答：「听说了一点。」

我打开车上收音机，想让他知道详细些。一开收音机就听到「鼓-吹-地-球-爆-炸」，刚听了这几个字，先生一伸手「啪！」就把收音机关了，同时无比不耐烦地说：「什么呀！人家说地球不爆炸！」

先生握着方向盘望着前方，我们俩谁也没再说话。过了好几分钟，先生突然从牙缝里沉痛地迸出：「江泽民疯了。」



官方销毁法轮功书籍（网络图片）



## 亲情攻势

回到家里，平时从不在这时看电视的婆母和六岁多的女儿，正襟危坐看着电视，脸上都挂着发生天大的事情的表情。在路上，我和先生本来商量好回家做饭做慢点，再吃慢点，最好捱到《新闻联播》结束再开电视，这样老人家就看不到我们不想让他们看到的节目了。这样的架势，还不将他们吓死？

女儿看我进门，忙不迭地跑过来，劈头便问：「妈妈，你还炼法轮功吗？」

我看着女儿，尽量若无其事笑着对她说：「炼，不管他们说什么，妈妈总是会炼的。」女儿会心一笑，满意地点点头跑开了。

晚餐在沉闷中过去，谁也不知该说什么。我早早上了床，预备第二天早上照常去公园炼功。刚要躺下，婆母推门进来，哭着对我说：「曾铮，你别再炼功了吧。」

公公婆婆八年前退休就从老家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先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按照他们那一代中国人的观念，老人只能跟儿子一起过活，不能跟出嫁的女儿过。于是多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俗话说「家中有个老，当得一个宝」，退休的父母帮助上班的子女看孩子是中国人的传统。我分娩后身体不好，也多亏他们帮着照料孩子，才没有更加狼狈。

但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理念、习惯及对如何教育孩子的理解不同，难免磕磕绊绊。尤其我身体不好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时常欠佳，我把婆母气哭和她把我气哭都有过——婆媳不和中国也是另一个普遍的现象。事实上，现在愿意跟儿女同住的老人或愿意跟老人同住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

炼功后，我身体好了，心情开朗了，以前计较的诸多小事也不再计较了。婆母看着我的变化，欢天喜地支持我炼功，怕我冬天在外打坐冷，还特意用棉花给我缝制保暖的腿套。我们的家庭关系越来越融洽，互相了解很深，所以这时婆母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我根本没打算服从政府的「取缔」禁令。

我坐在床上没答话。我已经从最初的惊异中清醒过来，十分清楚要坚持修炼将很不容易。

婆母继续说道，政府要做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小老百姓不能和政府对抗，与政府对抗只会害了这个家……。我始终没有吭声，因为我不知该说什么，心中只有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不屈意志。婆母看劝不动我，哭着喊：「妈给你跪下了！……」说完她真的就要下跪。

先生急忙过来将她推出房间。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先生在一边自嘲：「这就叫警察晓之以‘厉’（‘厉害’的‘厉’）；亲人动之以情——她跟警察没区别，只是你还不能跟她生气。」

第二天早上，先生劝住我，没让我出去。我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默默炼功，同时像有特异功能似的，不用看就知道婆母一直在门外盯着我们紧闭的房门，半分钟也没放松「革命警惕」。

我无心打坐，只炼了动功便开门出去，公公已做好早餐。婆母看着我们吃完饭出门，什么也没说。

经过炼功点时，我到底还是不甘心，让先生停下车。这时炼功时间还没过去，如果有人在炼应看得见。

我们走进公园，老远就看见炼功点上杳无声响，空无一人。

我的心说不出地空，站在原地望了两分钟后转身离开。

## 片警紧迫盯人

「取缔」后第三天早上，7月24日，我再次闷在房里炼功。那天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42.5℃。两天前宣布「取缔」时，气温是33℃。两天内温度骤升10℃，达到北京历史的最高点。一早起来，天已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天星期六，本是节假日，可是先生跟人约好要谈一件工作的事，我们便商量带着孩子一起去，他跟人谈事时，我带孩子到旁边有空调的商场避暑，等

他谈完再一起去游泳。那么热的天，除了游泳没法干别的。

吃过早饭正要出门，突然响起「咚、咚、咚」打门声。婆母打开门，一名人高马大的警察一步跨进，堵着房门，指着我和先生说：「你们两个，跟我走！」

婆母的头「嗡」地一下，差点晕了过去。她使劲定神，才看清来人是片警吴兵，她认识。在中国大陆，除了身份证，每个城市居民还有「户口」，按居住所在地分别归派出所管，每个派出所将管辖范围按地理位置划成若干「片」，所谓「片警」就是负责管辖这一「片」的警察。片警平时老在这一片转悠，所以婆母认识他，我们这些上班族不大在家，跟他们没打过什么交道。这个吴兵我就好象从没见过。

婆母陪笑脸问：「小吴，这么大热天，您还跑来。这是叫他们去哪儿呀？」

「去哪儿？派出所！炼法轮功的都得去！」

婆母倒吸一口气，心想：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啊……我儿媳妇炼法轮功也没跟谁汇报，这片警怎知道？难道他们早就盯上了？这回可完了！捂也捂不住了。她不知道「7.20」那天我们至少登记过三回，早就上了「黑名单」。

先生说：「对不起，我今天有事，已经跟人约好，马上就得走。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什么？！你再说一遍！？」

吴兵显然没料到先生在这个当口居然敢拒绝。他吸口气，似乎要伸手去揪先生的衣领，女儿突然跑过来问：「我们还去不去游泳了？」

只听「啪！」的一声，婆母反手一个耳光扇在女儿脸上，嚷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事！没看见叔叔在跟爸爸说话？」

女儿瞪着大眼望着奶奶，吓得好半天都哭不出声。平日她就是要吃星星，奶奶也一定上天给她摘一个；不管任何时候奶奶永远是她最可靠的同盟军，别说打她了，就算她做了再大错事，奶奶也一定变着法子护她，让我和先生没法教育，常常弄得我们很头痛。今天什么错都没犯却居然挨了打，这实在超出她

小脑袋瓜的理解能力。

女儿好容易从惊吓中反应过来，撇撇嘴刚要哭，婆母一把捂住她的嘴将她拉开，同时转头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这一巴掌打在她孙女的脸上，却差点把她自己痛死。



镇压一开始，女儿就成了“人质”  
(曾铮和女儿)

我走到吴兵和先生中间说：  
「这样吧，我今天没事，我先跟你去，行吗？」

吴兵摘下帽子抹一把汗，看了婆母和女儿一眼，稍微犹豫一下，然后像有了人质有恃无恐地对先生说：「好，就让你先去办事。你晚上到派出所来，今天我值班。」

我请他等我一下，换套衣服再走。天那么热，我炼完功衣服早湿透了。

「我回派出所等你。你换完衣服自己去。」

说完他也不等我，转身走了，一脸「谅你也不敢不去」的表情。

我洗把脸，换套衣服走出门。婆母追到门口，对着我的后背半嘱咐半哀告：「到了派出所好好说话，可千万别跟人犟！」

天又热又闷，像蒸笼一样。我到了派出所，吴兵已准备好「问讯笔录」的公文纸。母亲在法院工作，我帮母亲整理法律文书时见过这种纸，只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问讯」做「笔录」。

「问讯」照例还是从姓什名谁开始，只不过这次更详细地盘问炼功点的情

况，你是不是辅导员、谁是辅导员、你平时跟谁联系、经常到谁家、参加过「4. 25」、「7. 20」没有等。

问完这些，他板着脸皱着眉，训斥犯人似地问：「李洪志改过生日你知不知道？！」

《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渲染一件本来是很平常的将弄错的生日纠正过来的事情，并说李洪志先生改生日是为了说他是释迦牟尼转世，好让信众盲从。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向我压了下来。一夕之间，天地就被翻转，一种比大地还沉重却无形的东西弥漫在空中，跟闷热难耐的天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吴兵因听信谣言对法轮功产生的天大误会和敌意夹在这种东西中，已不是急切之间能消除的。

我顶着压着我的那个东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实话实说，同时还得争取打消他的误会和敌意。我慢慢说道：「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师父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炼法轮功，是觉得这个功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才炼的。我们不搞个人崇拜。我们老师所有的书我都看过、所有的演讲录音我也听过，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明示或暗示他是释迦牟尼转世。」

我的回答似乎很出吴兵意料。他停了几秒，还是按设定的程序嚷道：「炼法轮功炼死了 1400 人你知不知道？！」他的腔调所含的仇恨好象那「1400 人」统统都是我杀死的一般。

我顶着他的仇恨，还是缓缓地说：「那些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炼法轮功真能炼死人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些炼功的，同时也早就没有人敢炼了。我只能说，我炼法轮功效果很好，我周围的人炼的效果也很好。我父亲炼功后，二十多年的高血压、咽炎、气管炎全好了，多少年戒不掉的烟戒掉了，连十几年的老花眼都炼好了，现在他快七十的人了，不戴老花镜看书比以前戴着老花镜看得还清楚。」

我说得很慢，他机械性地将我的话一字不漏全记下来。看着他的记录，我感到压在头上的东西似乎轻了些。

他又问我：「你家里有法轮功的旗帜、横幅和标语什么的吗？」

「没有，辅导员才有。」

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我这么说，难道是想向他表白我不是辅导员吗？而且我还把辅导员给出卖了。

他果然追问：「哪个辅导员有？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这次我不会满足他了，再说我的确不知道辅导员姓什么、住哪里。

他看我确不知情，又换了副推心置腹的口吻：「你家里有法轮功的书吗？」

「有。」

「都有哪些？」

「有《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

我正要将自己所有的书都一一报出来，突然意识到：不好！他问这个干什么？莫不是要去抄家？

我赶紧打住说：「我的《转法轮》7.20那天搜走了。」

「嗯，搜走了。有炼功磁带吗？」

「有。」炼了法轮功，学会的第一条就是任何情况都不能说假话，我只能说有。

他将问话和回答一一记下来，然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

签完字，他像是完成任务似地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他跟着我走到门口，突然叫住我，还是以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说：「你回去写个保证，晚上让你爱人带来。让他也写一个。另外把你的《转法轮》二卷和炼功磁带也交上来。自己交了，我就不去给你抄个底儿撘了。家里有老有小的，咱们也算是乡里乡亲，何苦呢？」



我不置可否支吾一声，他认为我是答应了，便放我回去。

回到家，脑子又有点不转了。两天前婆母要求我放弃修炼时，我曾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可没想到考验这么快就来了。交不交书？写不写保证？交了书、写了保证还算不算修炼？可不交不写的后果是什么？抄家？坐牢？

我拿出从报纸上复印的公安部「六不准」通告，仔细又读一遍：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条幅、图像、徽记和其他标识；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散发宣扬法轮功的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聚众进行「会功」、「弘法」等法轮功活动；

4、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

6、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

我终于发现这个「六禁止」中没说不许一个人独自在家修炼。我脑里又浮现吴兵让我写保证和交书的表情。他在强烈暗示我，只要我随便写个保证、交两本书「唬弄」一下，能让他对上面有个交代，他就会放我一马，不会认真跟我计较有没有在家继续炼，而且他已相信炼法轮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我没有多想便接受他的暗示，写了一份只有三行字的保证，保证遵守公安部通告、遵纪守法等，但没有提法轮功。然后我找出一本《转法轮》（卷二）、一盘旧磁带，将炼功音乐转录到上面，准备好让先生带到派出所去。

先生回来看了我的保证，便照着写了一份。晚上他带着我们两人的保证和书、磁带去了派出所，没多久就回来了。

就这样，我和先生好歹过了这关，保证写了，书和炼功磁带也交了，吴兵大可向上汇报：我所管辖的这两人已乖乖听话，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这时，无论是镇压政策的制定者，吴兵这样的警察，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都认为党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发动这么大的宣传攻势，所有的「骨干分子」抓的抓、关的关，所有法轮功的售书点吓得把书交的交、藏的藏，这法轮功一定在三个月内就「树倒猢猻散」，从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 家监狱偷炼功

7月20日被关在石景山体育馆时，我曾向旁边的一位功友提起，我的《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被抄走了，这本书当时刚出版不久，是我唯一一本，因此我心里很难过，后悔不该带这本书出来。那位功友当即向我表示他还有富余的，可以送我一本，于是我们约好星期日，也就是7月25日早晨，在天坛公园门口见面，他将书给我。

我们定下这约时，谁会想到两天后的变故？「取缔」令一下，我家立刻变成监狱，看守就是婆母，义务上岗，不拿国家一分钱，可干得比拿工资的警察还要「尽职」。星期天早上我可怎么去赴这个约？

更糟的是，我当时既没问那个功友叫什么名字，也没留他的电话，想通知他我不能赴约都不可能。

从星期六的晚上我就在动脑筋，第二天怎么才能出去，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招儿，只盼在我已经两天没有出去炼功的情况下，婆母会稍放松一点警戒。

星期天早上五点多，我轻轻下了床，拉开一条门缝往外看，还好，屋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看来婆母还没起床。我暗呼侥幸，蹑手蹑脚洗了脸，回到房间换上衣服，拿好自行车钥匙，准备一溜烟跑掉。

我再次轻轻拉开门，却吓了一跳，婆母直挺挺平躺在门前，两眼直勾勾瞪着天花板，一脸的「誓死捍卫」，听到我开门的声音立即厉声：「曾铮！你今天就是把我杀了，我也绝不让你出这个门！……」

我被惊得退了半步。婆母一骨碌坐起来，开始哭天抢地，一边重复一些电视上骂法轮功的话，一边说她活不下去了，要抹脖子上吊等。

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除了傻呆呆地看着、听着，不知该怎么办。

孩子也被吓醒，坐在床上跟我一样傻着。

婆母号得差不多了，开始逼我承认电视说的都是真的，李洪志如何如何是个政治野心家、大骗子等。

从小到大我的性格就非常软弱，没法跟任何人吵架，每次都是还没开口，就只剩下浑身哆嗦的份。

这时也一样，听着她重复着电视的谣言，我只觉一口气堵在胸口，憋得我半天才直着脖子说出一句话来：「我长这么大还没学会说瞎话！」

女儿终于哭出来，边哭边说：「你们还做不做饭了，我饿了……」

女儿长到六岁多，从没见过家里人争吵。她知道平日奶奶最关心的便是她的肚子饿不饿，家里最重要的事便是要做好饭，她以为这么一说，一定能将奶奶的注意力分散，停止与我争吵——难为她小小年纪，便有这个心机。

谁知她不问还好，一问倒招来奶奶新一轮的哭天抢地。婆母两手拍着大腿道：「哎呀呀！不活了！一家人饿死算了！死光了省心！……」

先生不知何时起来，走过来将我推到房间去坐着，他走出去带上门，在外面跟婆母低声说了些什么，半晌只听婆母又叫：「你甭蒙我！什么拿书！她就是书看多了才中毒那么深的！噢，就她现在这个思想基础，就算她不是打算去炼功，她要到了公园，只要看见有人炼，那她还不两腿一盘也坐在那儿？现在风声这么紧，连不得给人家连锅端了？你不想要老婆，我孙女还要妈呢！……」

先生回到房间，对我说：「我看你今天就算了吧。」

从那以后，我每天闷在小房间炼功，连音乐都不敢开，唯恐被婆母听见再刺激她。那个夏天印象最深的就是热，十来平米的小卧室关起门来，活脱脱就

是一个蒸笼，加上打坐时的剧烈疼痛，每天炼一次功都跟洗无数次桑拿浴一样，不知要流多少汗。

婆母每天都盯着我的脸看。她拿不准我还在炼功没有，又不肯直接问我，她认为就算她问我也不会承认，只好天天趴在我们门上听，自己跟自己较劲，神经绷得比弦还紧。

一天早上，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压力，一阵冲动拿了房间备用钥匙，猛一下捅开我们的门锁，连门带人摔将进来。门撞到后面的墙上，发出「咣！」的一声巨响。

正在熟睡的先生惊醒，弄不懂发生什么事，迷迷糊糊又不耐烦地问：「干嘛呀？」

婆母冲进来，本是想验证自己的怀疑，谁知她进来得就那么不巧，我刚炼完功不到两分钟，正在穿衣服。她提了那么大的劲冲进来，什么也没抓到，又意识到自己这样冲进儿子儿媳的房间有多么不合适，不禁又羞又急，一扭脸跑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就哭，早饭也没吃。

## 「排山倒海翻恶浪」

那个夏天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那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造谣宣传攻势。中央台《新闻联播》从平时的半小时增加到一小时、一个半小时，而且不管换到哪个台，永远都是攻击法轮功的节目。

以前晚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是一天最轻松愉快的时刻，有好节目呢就看两眼，没有好节目呢就跟孩子玩儿，互相说说一天的见闻。可现在，每天这个时候是我一天中最痛苦的。节目恶毒不说，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眼睁睁看着公公婆婆一点一点相信电视的谣言，开始仇恨法轮功和「利用法轮功学员与党和人民作对的幕后操纵者」。我的心像有万条毒蛇噬咬一般痛楚，却又不向他们解释、澄清什么；他们的神经已处于崩溃边缘，我不敢再去碰触。

有一次，婆母看到电视中伤法轮功「组织」赚了多少钱时，略带讽刺

地问我：「你学功花了多少钱啊？」

我试图解释我学功一分钱也没花，婆母胸有成竹地说：「你买那么多书难道没有花钱？」

是的，因为我经常买书送人，确实花了不少钱。但他们不知道，盗版那么盛行，法轮功的书也没能幸免。我买的书都是盗版的；盗版的书卖得再多，作者也拿不到一分钱。

他们更不知道，当别人在为自己的著作权受侵犯而打官司时，李洪志先生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被问及盗版的书能不能买时，李先生多次说，盗版的书只要是内容无误就可以看，没有问题；后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建立网站后，更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都放上了网，全世界的人都可一分钱不花就下载所有的书，还包括教功录像、炼功音乐、演讲录音带、光盘等。要想以功法赚钱，这么做不是将自己的财路都断光了吗？

然而，当我向他们解释这些时，他们却再也不相信，脸上表情满是不屑：「不赚钱？可能吗？党的话你不信，你去信一个江湖骗子？」

我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回到房间默默流泪。眼泪似乎能缓解一点痛苦，但我还不能恣意地哭。孩子看我不见了，一会儿就该来找我了。公公婆婆若知我为法轮功能痛到这种程度，更该夜夜睡不着觉了。

那个夏天，我每天都在反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他们可以崩溃，我绝不能崩溃。

## 第三章 小我到大法

### 「天体清透乾坤正」



“从小我到大法”

整个夏天到秋天，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偷偷地炼功，默默地忍受压力与痛苦。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只偶尔跟为数极少的两三人打过电话。

1999年10月25日，也就是「4.25」半周年这天，快下班时，功友安秀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

我来到她家，发现已经有十来个人了，除了两个炼功点上的功友，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正在交谈，话题都是面对镇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坐下来，开始讲先生说了一个老农民的故事。他说有个老农民，家里有一把破旧的小提琴。有位提琴收藏家发现这把琴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就说要花

多少多少钱买这把琴，几天后来拿。农民一听这把琴能卖这么多钱，心里虽然很高兴，但却越想越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未免太占便宜了。想来想去，这位老农民终于下定决心，买一桶油漆将小提琴仔仔细细刷了一遍。他想：这下总算对得起买主一些了。

几天后收藏家带钱来拿琴，看到这把油漆一新的提琴，哭都哭不出来；而老农民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花了钱把琴刷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你反而不要了？

先生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面对政府的打压，我们最好什么也别做，免得像老农民一样把事情做坏了。我一直很认同这个观点。

我讲完后，一个穿著红毛衣，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重庆女孩笑笑说，我看到现在的你，就像看到一个月前的自己一样。然后她便开始讲她是怎样在一个月前改变想法，进而来到北京准备去为法轮功上访的。

她说完后，其他人也开始谈自己的看法。一位长春来的当过警察的学员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带着小孩一家三口进京来上访。

我坐在他们当中听着，似乎既听不清也记不住他们具体在说什么，只努力试图跟上他们的思路。后来我唯一能记住的是，一个个镇压后发生在他们或其他修炼人身上的故事。

我听着听着，突然全身一震，脑子像炸了一下似的，一眼就看到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

不管在此之前我的自我感觉如何不错，我对法轮功的信仰没有动摇过、我还在修炼、我没有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还在坚持炼功，一天也没断过……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而已；而他们却早已没有了「我」，他们已经与自己所信仰的大法融在一起。这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

看到这点，我立刻认识到我那个保证写错了。作为一个政府，怎么可以那样颠倒黑白、为所欲为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手中有权，就可以做任何事吗？法轮功的传出，是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修炼的人都从中受益，有的甚至获

得第二次生命。当法轮功遭受这样的恶毒攻击和不白之冤，我们这些受益之人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等着谁去说？公安部的所谓六不准通告，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有信仰、结社、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出版等自由的条款，它的制定基础就是以思想定罪，只要沾上「法轮功」的就全部禁止，不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挂法轮图形这样的禁令，无异将中国又拉回「焚书坑儒」的时代。《宪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公安部的通告违反《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怎能去保证遵守一个违法的东西呢？修来修去，怎么连这点道理都忘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私」。大难当前，人本能地就是想保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老师所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老师要求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自以为自己很「坚定」，离这个要求却还差得太远。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准严重下滑，现在「真善忍」的原则被这样恶毒地诽谤和攻击，我们都不出来说句话，又能指望社会怎样呢？修炼人不是讲「善」、讲「普度众生」吗？大难当头，我们一个个都只顾保全自己，「善」在何方？「普度众生」又从何谈起？

我突然明白老师曾讲过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是一种什么境界。如果我们都能把自我完完全全地放弃掉，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于法中」，还会有什么磨难和压力呢？前段时间，我之所以感到有压力、有磨难、有痛楚，就是因为我不肯「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才会感到压力和磨难；如果我们能真正「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情况会怎样呢？宇宙的大法「是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sup>3</sup>，他给宇宙不同层次的众生开创了不同的生命和生存环境，是不败不灭、永恒存在的，我们能把自己融于这样的法中，那还有什么力量能动得了我们？

当我悟及此理，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自镇压以来一直都能感到的那种压力瞬间不复存在，环境也变了，变得不再让我窒息。我从心底到身体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什么是「天清体透乾坤正，兆劫已过宙宇明」<sup>4</sup>，是一种那么

---

<sup>3</sup> <证实>，李洪志

<sup>4</sup> <劫后>，李洪志



美好、那么纯净、那么清新的状态，我的身体似乎也化作老师所说的那种「无形的生命」，扩展、弥散到无穷无穷的大，与整个苍宇合在一起。

我知道，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小我」的突破；从此刻起，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大法融在一起。真能把自我完全放下后，感到的就是一种自在轻松。无私以后，才能无畏。我明白我该如何去做了，我也要站出来维护真理和原则。



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请愿  
(明慧网资料图)

那天我们谈到很晚，直到没有公共交通。我开车将三个住在偏远郊区的功友送回住处。他们在北京郊外昌平区的一个农家小院租了一处房子，好几十人都住在这里。从他们那里，我才了解原来北京附近住着很多外地来的准备去上访的功友。1999年8月，有关部门曾根据北京市每天卖出的馒头数量，推算当时滞留北京的外地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0万之多。平时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大约是400万。走到信访局上访的平均一天好几十人。只是上访的人都悄无声息地被抓了，然后押回原籍关起来。消息封锁得很严，连我这个北京人都没听说过。后来国务院信访办干脆将门口的牌子摘了，各地警察就在那里守候，来一个抓一个，抓了问明原籍就由那里来的警察负责押回去。

## 定性升级

从安秀兰家出来后的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园门口，两眼一闭就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炼功。

头天晚上刚悟到应该站出来捍卫真理，但并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怎样去捍卫，于是就选择到公园门口炼功——这是我的第一步，至少表示我不怕禁令，

不向强权妥协吧。

说是不怕，我的两腿却控制不住地哆嗦，脑里不断地想象自己被抓的场面。我想起老师说过，怕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那么在那种物质去掉之前，还是免不了要怕吧。

令我惊异的是，我的心很快就定下来。等到十几分钟做第二套功法时，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跟镇压之前一样平静做完四套动功，脑海也不再出现被抓的场面。从此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经历再大的事情，再也没有怕到要两腿哆嗦的地步。那种物质就那样去掉了。

炼完功，我前往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也就是佑安医院——我以前患肝炎就在此住院，病历厚厚的好几本。头一天晚上在安秀兰家，我听说原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成员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终于给家人带话让请律师，可能要开庭审理。律师想收集一些修炼法轮功确实有益身体健康的证据，于是我自告奋勇到医院验血，想提供一份修炼后我的肝炎已经痊愈的医学证据给律师。

我来得太早，医院刚上班，护士还没准备好抽血的工具。我坐在走廊的椅子等着，无意间瞥见旁边一位中年人手里的《北京晨报》，头版头条赫然是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时报》记者采访的讲话，大标题是《法轮功就是邪教》。

头天晚上我隐隐地听功友说，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可能还要升级，他们要将我们定为邪教，一旦真的公布这条消息，他们立刻就去天安门请愿。

没想到传言这么快就不幸成为事实。我向中年人借报纸来读，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内容，心里钻心地痛。

我将报纸还了，眼泪却停不下来。过往的病人和医生同情地看着我，以为我刚得知患了绝症。其实疾病早已与我无缘，但这一份痛却无人可告。

## 投书捍卫真理

当晚，吴兵再次敲开我们的房门。我知道他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一

定跟对法轮功定性的「升级」有关。

一见吴兵又上门，婆母忙将孩子拉到另一间屋，自己也避开。

吴兵又恢复训斥犯人的口气，皱着眉凶神恶煞地问：「还炼着功吗？」

可是我没有被他吓倒，心中也没有敌意。那刻我的心境像个顽童，很自然就用小孩说一个天大秘密时的口吻，笑着对他说：「我在家偷偷炼。」

他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他本来预期，我要么说不炼了，要么说我就炼，你把我怎样？我这种态度倒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响应。

他愣了愣又问：「刚才的电视看了吗？」

「没看。」那天先生出差刚回来，吴兵进来前几分钟我们刚进门。

不用说，电视播的一定是定「邪教」的事。我说没看，他倒不能按他计划的那样，借电视的话来发挥一番。

他有些泄气，也凶不起来了，绕着圈子说出此来目的，一是因为我在四川的家人也炼功，说不定会有四川来的功友找我，不许我接待他们，二是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不许我们跟他们一起出去「闹事」。

吴兵走后，他说的那句「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一直冲撞着我的大脑。人家外地的都不远千里来北京，我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只有五站地，我为什么没去？明天我要不要去？

我问了自己一万次，还是做不了决定，下不了决心，心里像塞了好多烂棉花堵得出不了气。

那天晚上北京刮着六七级大风，吹得鬼哭狼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做着激烈的斗争，快天亮才好不容易入睡。可是我睡得一点也不安稳，梦见自己在一间着火的屋子，惶急地拿着灭火器四处乱喷。

醒来后我终于咬牙下了决心：去天安门！就是今天！

我从床上爬起来，比平时多穿了些衣服，又找了一件白色 T 恤衫穿在最外面，放了一支毛笔在包里，准备先到办公室料理「后事」，然后在衣服前胸写上「真善忍」，后背写上「法轮功不是邪教」，再穿上这件 T 恤衫从办公室步行去天安门。我的思想像野马狂奔，边奔边想：「就是今天了！豁出去了！」

先生看见我的神情，什么也没说。我们开着车一路无话，快到公司时，先生才开口道：「今天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这样去不是去送死是什么？」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说到这里，我急得眼泪一下就流下来。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心态被警察抓住时，我不是会跟他打起来，就是会哭鼻子，那我还能去吗？可是他们都把我们打为邪教了，我焉能不去？我恨不得一把将他揪过来，让他给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哭！哭有什么用！还记得《白鹿原》里鹿兆鹏对白灵讲过的话吗？『你什么时候修炼到能把刀子吞下肚再去做！』」

听到他把我与干「革命」的女共产党员白灵类比，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老师在《为谁而存在》这篇经文说过，「人在冲动的时候，支配人思想感情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老师还说过，「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著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

「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再认识》）

我此时的思想，充满了对于被定为邪教的委屈和不满，情绪也异常冲动。我这时去天安门，不是因为理性上认识到应该维护真理和正义而去的，而是因为感情的冲动。修炼人不应受情绪左右，不管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应保持一个祥和慈悲的心态，因为修炼不是做事，它不同于常人的工作，说我做了就行

了。以什么心态在做，这才是要紧的，修的就是人心。怀着不纯正的心去做，只是破坏大法。

意识到这点，我打消去天安门的念头，我知道自己需要调整心态。先生终于松了口气。

几天后，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决定以写信的方式表达我的意见，因为写信时思路不受打扰，我能从容说出我想说的。于是我给中央及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分别写了信，向他们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建议我不要在信上署名，可我没有听他的。我想，给政府写信，连真实姓名和地址都不落的话，焉能让人觉得你有诚意？再说电视广播在攻击法轮功的时候经常说「他们又写来大量匿名信件」如何如何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说我。

写完这些信，我又想起公公婆婆对我修炼法轮功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本来是亲眼看见我炼功的好效果，可是现在造谣的宣传和污蔑居然能让他们不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这谣言的作用有多可怕？而编造假新闻的新闻从业者在其中又扮演了多可耻的角色？想到这些，我胸中的痛切喷薄而出，一口气写下了这封致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公开信：

总编及全体员工：你们好！

近一个时期以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刊登、转载或播放了大量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或报导，在此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猜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对于这些文章或报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不曾做过调查或思考的，刊登它们，无非是完成任务而已。也就是说，你们做这种事情时，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但我这封信不是写给你们作为工具的那一面的，而是写给你们作为人的那一面的。

现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千篇同声，说「法轮功就是邪教」。这不禁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一首著名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

好呀，就是好，就是好！……」现在想来，这首歌是多么滑稽，但当时有多少人在虔诚地唱它！现在媒体上的局面，难道不是已经很象那灾难深重的十年了吗？中国人民有能力抵挡又一次「文革」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

人类社会在进入本世纪前的几千年中，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原始正教在人类社会的流传。正是由于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使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维持在一定的高度之上，才使人间没有变得象地狱一样。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原始的教义已逐渐不能被人理解，宗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异，人们即使保留着宗教的形式，但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信佛、信神，真正地按照宗教原始的教义在做。

正是由于失去了信仰，今天的社会才会变得如此可怕。在这种人类道德濒于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法轮大法的弘传使人们又重新找到了信仰，恢复了对于世界的信心。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们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也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而修炼的人要想达到修炼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真、善、忍」的要求，要放弃过去所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时时处处先考虑别人，再考虑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磨难或与他人发生矛盾时，都要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他们相信「心性多高，功多高」，因而把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水平看作是修炼的首位，而炼动作只是辅助手段而已。

请问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害吗？可悲的是，在人类道德衰败的今天，当我们听到什么儿子杀害母亲、父亲谋害女儿的恶行时，不再耸然动容；而当人类社会出现许多不谋私利、一心向善、在自己获得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幸福后还想去帮助别人的人时，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谁利用了。这真是人类莫大的悲哀啊！

其实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邪教呢？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就是因为人们心中没有了正信正念，才会去相信那些邪的东西。而法轮大法在世间的传播，却

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的是国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人类的幸事啊！为什么要正邪不分、诽谤天法呢？

我是 1966 年出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我那时连林彪、「孔老二」是谁也没有十分搞清楚，却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从报纸上抄了许多批判文章作发言稿，还写过几首象模象样的打油诗。为此，我得了一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积极分子的奖状，挂在家里许多年。当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读到《三字经》时，我才在心里感叹：天哪！原来《三字经》写得这么好！我小时候却在天天批判它！多么荒谬！所以，我在此想请问各位女士、先生的是：你们自己读过《转法轮》吗？知道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奉他吗？你们可曾对哪怕是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做过哪怕是深入一点的采访？世间有许多成语，如「众口铄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颠倒黑白」、「肆意歪曲」、「以讹传讹」、「断章取义」、「百口莫辩」等等，似乎都是为今日的情形而造的。作为法轮大法学员，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怕世人不了解法轮大法啊！因此我想在此请求各位：自己找一本《转法轮》来读一读，或者自己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千万不要用别人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啊！

说到此，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家里的墙破旧了，用了很多报纸来糊，这些报纸上登的恰好是对 76 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报导。我时常躺在床上，阅读这些「反革命」的暴行，什么冲击人民大会堂啦，什么烧毁军车啦等等，这些文章让我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这些「反革命暴徒」的仇恨。可是过了没多久，报纸上又突然说，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是一次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总理周恩来的行为了。这件事情让我对于这世间的险恶有了最初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与许多人一样，学会了怎样看我们国家的报纸：要反着看、侧着看、从字里行间看……等等、等等，反正是不能正着看。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新闻工作者的莫大的悲哀吗？！而如今，当我不满七岁的女儿不解地问我：妈妈，他们为什么说李洪志是坏人，而我却因为怕刺激家里的老人而不敢对自己的女儿讲真话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怎样的痛啊！因为我只要告诉女儿，她就一定会告诉老人，而老人就一定会为了我还在坚持与党不同的思想（请注意：是思想，而不是行为）而夜夜不得安寝！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要承受如此的痛？

我本人是学自然科学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理学硕士，下面想从科学的角度再来谈一谈法轮大法。诚然，今天的科学并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但同时，我们大家所忽略的是：它也不能证实神不存在。茫茫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难道人类真的就会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吗？为什么我们连探讨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呢？所谓的神，也不过就是智慧、能力、生存方式都要高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呢？其实，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没有说神存在抑或不存在的问题。比如，数学说， $1+1=2$ ，神存在或神不存在，它都成立；物理说，距离=时间×速度，神存在不存在，它也都成立；化学说，氢+氧=水，神存在不存在，它也还是成立，……等等。唯一对神的存在提出否定的，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我们在中学课堂上就当作定论而接受了一种学说，思想上一旦接受了以后，也就不再对其置疑了，也就把它当作真理了。其实达尔文的学说只是一种假说，他唯一的证据就是找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化石，然后把这些化石按照时间序列摆在一起，再提出进化的假说而已。无论是他的证据还是他的假说，都存在着若干重大缺陷。从证据上来说，人们迄今为止，尚未找到400万年前至800万年前的人类进化序列中的化石，也没有找到猴与猿、猿与人之间过渡的物种存在，等等；从理论上讲，也同样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如：为什么猴子、猿的眼泪是淡的，而人类的眼泪是咸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猴子和猴子之间相差甚微，却进化出如此众多的民族，而这些民族还拥有如此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根据进化论的原理，所有物种的各个器官都存在着「用进废退」现象，而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了人的大脑有70—90%是没有被用起来的。那么这些闲置的大脑为什么没有退化？或者说，当初猴子进化成人的时候，为什么多进化出那么多没用的大脑？而且今天搞基因工作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事实上猴子的基因是永远也不可能进化为人的基因的……等等等等。其实世界上有许多科学家早就开始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置疑了，只不过是现在的人赚钱要紧，已经没有多少人肯去真正动脑筋想一些问题罢了。

从科学的道理上讲，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并且能得到实践的检验，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法轮大法中所讲的法理，固然思路、名词术语、方法上与现代科学有很大不同，但正象中医与西医在思想和方法上都绝不相同，



却同样是一门科学一样，法轮大法不但在理论上绝对地能够自圆其说，还能够比现存的很多理论都更加圆满地解释自然、生命、社会、宇宙中的种种现象；在实践上，也已经被千千万万修炼者的修炼实践所证实。从这两点上讲，他绝对绝对地是一门科学，而且比我们现在的实证科学还要高。因为实证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他解释了；实证科学所不能做到的，他做到了。只可惜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而已。

令人痛心的是，今日的许多科学家过于陶醉于科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丧失了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有的固守已有的理论而拒绝接受客观现实，有的甚至参与政治，变成了政治家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这真是科学莫大的悲哀与耻辱！

这封信写到这里，我已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只是想与各位交换一下看法而已。不妥之处，敬请原谅。

读者 观众 听众：曾铮 1999年11月8日

我将这封信通过传真机和邮局发给全国各大省报、电视台，一共发了好几十份。

发完这些信头几天，每当家里响起敲门声，我的心就难免跳几下，心想：来抓我了吧。过了几天没动静，我慢慢将这事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吴兵打来电话，命令我去一趟。我到了派出所，他又一次拿出「问讯笔录」问我：「你给朱镕基写了封信？」

「是呀。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他脸上的表情半是气恼半是好笑。「你当你写了信真能到朱镕基手里啊？第十八级秘书那儿就给你卡下来了！你的信现在在哪儿知道不？」

我摇摇头，他拿出一份东西晃了晃：「在这儿呢！这回可好，你倒是没去天安门呢，捅的篓子不比那小，连局里都知道了。一会儿局领导、派出所的领

导都要来。」

然后他告诉我，我写信的行为被视为与去天安门的性质一样严重，所以要录「笔录」。

「笔录」没录完，「局领导」和「所领导」就来了。我刚写了那么多长信，胸中的话多得很，便从头到尾告诉他们。我的话句句是实，句句发自肺腑，句句堂堂正正。他们似乎被震住了，从头听到尾，什么话也没说，中途还替我倒杯水。我说完后，他们还是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让我回家了。

## 险陷囹圄

1999年12月3日早晨，安秀兰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可能开庭审理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李昌、姚洁、王治文和纪烈武，问我想不想去旁听。这几个人的名字我都是镇压以后才从喋喋不休的宣传中知道的，以前根本没听过。

他们被关押已好几个月。因为法轮功的问题没有先例，也没有法律可以对照，法院根本不知该怎么判，就一直将他们关着，等着党的「政策」。照理说拘留期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

我决定请假去旁听。听说审判是九点开始，我提前二十多分钟到达，在法院附近踱达等待。

刚走几分钟，就碰上刚到达的安秀兰，我们便结伴往法院门口走去。

走了没多远，迎面有些人从法院方向走过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法轮功学员虽然互不相识，可是在这种时候一见面，就知道对方也是炼法轮功的。遇见的功友告诉我们，他们已问过工作人员，今天根本没有什么审判。

我们站在马路边，相互打听消息的来源和可靠性。一位六十来岁的功友说，告诉她今天会审理的人就是直接管这个案子的，应该没有错。后来我们分析这可能是当局使的一个伎俩，先放出风来说审案子，看看法轮功学员有什么反应、来的人多不多等。

看到确实不像要审案的样子，很多人就走了。安秀兰提议说，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干脆找个地方互相交流。

我想反正请了假，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就在那天，我认识了肖雅和尤敏。

肖雅是沈阳人，二十多岁，在北京一家歌厅唱歌，看起来很朴实，半点也不像我印象中的「歌厅小姐」。

尤敏是最后一个到我们交流的地方的，她说她离开法院时已经开始抓人了，她亲眼看见两个「便衣」夹着一个老太太上了警车。她自己赶快叫了出租车跑掉。她也是二十多岁，跟我一样是四川人，本来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镇压法轮功后已失去工作。那天她胸口别着法轮章，包里背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说是准备在法庭上念给法官听，让他们知道《转法轮》是怎样教人做好人的，可惜她没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我听说那天共有一千多人被抓，因为离开得早，我们算是侥幸了。

## 第三部 三进拘留所

### 第一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



“我看到了宇宙的真理。”（作者照片）

#### 抱着平常心

1999年12月25日晚，吴兵第三次上门，一屁股坐下来，不紧不慢拉开家常。先是说，

他九年前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这份申请书揣在兜里九年多，也没往上交，为什么呢？「我看着好多党员还不如我呢，好多坏事都是党员干的」。

但最近他还是将入党申请书交了。「没办法呀！在这一行干，想得到提拔，不是党员行吗？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小民警吧？当小民警也不打紧，可现在什么都跟经济利益挂上钩，没有官衔钱就少得很，儿子一天天大了，花钱的地方多了，没钱怎么行？」

然后他说：「现在这社会也乱了，就说我们局长的儿子吧。刚十几岁，就学会吸毒，没多久就把家里的钱吸光了。别看局长在局里挺威风，拿自己的儿子就没辙，最后两口子狠心，送戒毒所吧。」

儿子听了，绝望地冲进厨房拿出菜刀，「当！」地一刀就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齐跟踝下来。

局长尽速叫车将儿子送到北京最好的外科医院，好歹算是接上了。儿子伤

好些还是将他送到戒毒所。过了几天当妈的不放心，到戒毒所探望。儿子见到爹妈，一上来就说：「给五百块钱！给不给？」好象只要有五百块，在戒毒所照样能弄毒品抽。

局长犹豫着，儿子「唰」地一下，就将刚刚接上的大拇指又拽下来……。

听到这，我的心也像被谁冷不防地拽走一块似地痛，做父母做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啊……。

吴兵停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抽着。我问他：「你儿子几岁了？」

「三岁，刚上幼儿园。我常想，如果我儿子长大后也学坏，我可怎么办？」

看他发愁的样子，不由也暗叹口气。我女儿的小学离家只有五分多钟路程，可是这五分钟里，她就要经过两家打着「美发店」、「按摩院」旗号的变相妓院。当她无邪地看着那些浓妆艳抹站在门口招揽顾客的「小姐」时，我又何尝不曾担忧？

闲聊到此，吴兵终于切入正题，他说这两天外面有点乱，让我们最好别出去，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可乱，他支吾地说：「今天不是圣诞节嘛，外面乱。」

我反问：「圣诞节有什么好乱的？」

他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坚持反正这两天别出去。我说，放心吧！我们绝不会不动脑子胡来的。

他走后，我和先生议论，这个政府这样下去不把自己折腾垮才怪，过个圣诞节也要这么紧张，至于吗？

第二天一早，12月26日，安秀兰又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可能真的要开庭审法轮大法原研究会成员了。我刚想问她消息确切否，突然想起昨晚吴兵到家「打招呼」的事，这可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今天必定开庭无疑。

上次假开庭已抓了一千多人，这次真要开庭，再去会怎样？不用想也知。然而我要去为法轮功说句话的决心已下，心里十分平静。

《西游记》说，假扮唐僧的孙悟空将胸膛剖开时，骨碌碌滚出一大堆心：嗔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都是修炼人应去掉的执著心。我悟到应站出来卫护真理后，怕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和冲动的情绪也一一暴露，直到这时，我才感到那些心都消失了，胸中只剩一颗平常的心，一切都变得很平常、很容易。

## 看到宇宙真理

以前从未坐牢，不知该带些什么，只胡乱找了两包卫生棉带上。

我再次问先生：「你去不去？」心想他若不去我就自己坐地铁去法院。

他似乎没怎么多想就说去，那天是星期天，我们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本来说好要一起去买装修材料。

开着车，我们来到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附近。老远就看见法院所在的那条街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汽车根本进不去。

我们开着车兜个大圈子，将车停在附近居民住宅区，然后步行前往法院。

法院所在的这边禁止行人通过，因为开庭已经戒严，堵在街头的警察让我们从马路另一侧走。

我们从法院对面的人行道走到法院对面。我看见法院门口有一辆大公共汽车，闪过一念：怎么法院门口还有公共汽车站啊？

马路中间站着一个人，先生对我说：「你先去问他今天审不审案，让不让听，我去给吴兵打电话，从他那儿打听打听。」

我走到警察面前问他：「请问今天审案吗？」

「你想干嘛？」

「我想旁听。」

「是炼法轮功的吗？」

「是。」

他突然提高嗓门，看着马路来往的人问：「还有谁是炼法轮功的？」

一男一女两年轻人手拉手走上前说：「还有我们。」

先生也不知何时走过来，与我们站在一起。

警察一边审视马路对面行人，一边高声问：「就你们四个吗？」

不再有人答应。警察说：「你们四个跟我来。」

我跟在他后面，连声问：「让听吗？让听吗？」他却不答。

没走几步，来到刚才看到的公共汽车门口，警察说：「上车吧。」

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算被抓了。不知是谁抗议：不让听不听就是了，为什么抓我们？

警察堵住我们的退路说：「上车。」

一上车我就看见安秀兰，她也被抓了，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大公共汽车跟「7.20」那天一样，很快就装满被抓的人。我们再度被拉到石景山体育馆门口排队，一个一个登记。

登记到我时，警察听我的文化程度是硕士研究生，似乎吃了一惊，放下笔问我：「你炼功看书吗？」

「看。」

「你看到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一字一句告诉他：「我看到宇宙的真理。」

## 「合法」的「非法」聚集

登记完，警察没像「7.20」那样把我们关进体育馆。他们临时在体育馆外墙贴上一些纸条，写上各区名字，每隔几十米贴一张，让我们自己找到自己所在的区，站在纸条处等候发落。

警察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一会：「怎么还有通州的！」一会又听见：「怎么还有佳木斯的！」佳木斯几乎快到中国边境了，他们没想到那里也会来人，所以没有预备纸条，只好现写，边写边骂人。

半个多小时后，吴兵开着警车赶来。他的脸黄黄的，见到我们劈头就说：「你们这下可把我坑惨了！昨晚咱们聊得好好的，我跟所长拍胸脯保证我这两个人不会出问题，早上我懒了一下没去堵你们，你们倒好，全给我跑这儿来了！让我怎么跟所长交差？」

那天与我们同一「片」被抓的，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于杰，她在一家已停产的蜂窝煤厂上班，她丈夫也炼法轮功，只因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给总理热线<sup>5</sup>打了电话，说不该镇压法轮功，就被开除工职和党籍，两口子带着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十分困难。

警车拉着我们三人在路上飞驰，回到我们所属的永定门外派出所。这次与前几次不同，一进派出所就先让我们签「传唤证」。吴兵脸色越来越难看。

录完笔录，我们被关入一房间，里头已有四个人，她们也都是法轮功学员，昨晚就被管片民警带到派出所「看管」。

看守我们的警察似乎忙不过来，一会儿就走了。门口看守的换成一个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治安员」之类的人物。

我们被关屋里一整天。从交谈中了解，她们四人之前都已「光顾」过拘留所，所以一有风吹草动，片警就将她们关起来，免得她们再「犯错误」。

那天是我自镇压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和其他修炼人一起交流、谈心。

---

<sup>5</sup> 总理热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设的热线电话，公民可通过拨打此电话向总理反映意见。



有意思的是，我们七人若是在外面这样一起谈论法轮功，立刻就会被视为「非法聚集」而逮捕，现在却是他们将我们抓到一起「聚集」。不知这种聚集究竟算「合法」还是「非法」？

晚上八点多，吴兵将我和先生叫到另一间屋。他看着我们叹了口气，对先生说：「给老太太打个电话吧。」

先生问：「你估计得多久？」

「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先生掏出手机，拨通家里电话，含糊其词对婆婆说：「妈，我和曾铮可能要出去几天不回家，您一切小心，别等我们了。」说完，没容她问就挂上电话。

## 初识失去自由

打完电话，我们被带上囚车，与我们一起的还有于杰。我们三个因是从法院门口抓的，所以性质严重，这就算被拘留了；昨晚进派出所的四人，因没有机会「犯错误」，不久就被放了。

囚车行驶在昏黑的路上，我才感受什么叫失去自由。街上行人和囚车外的景物模糊，像另一世界，恍然如梦。

先生倒还在现实之中。他又掏出手机让我们的同事帮忙请假，最后居然还没忘打给装修房屋的工头，告诉他装修材料没买来，让他先干别的。一个老警察喃喃地说：「打吧，打吧，一会儿到了拘留所就不让打了。」

我本以为拘留所离城区很远，谁知没多久就到了。

天太黑，看不清周遭景物，只觉车停在一个大院里。紧闭的铁门前，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门前一米多远的地上，划着黄色警戒线，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进入大铁门，里头便是铁网高墙所包围的「崇文区看守所」。



2004 年的崇文区看守所已不复是作者被囚于此的样子。镇压以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修建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之中。（法网恢恢网图片）

我们被带到「羁押区」的「收押室」，登记后就算被「收押」。收押室有一面墙的上半部是玻璃窗，透过玻璃能看到收押室隔壁的「监控室」，里面有好多闭路电视，一面墙上密密麻麻挂满小木牌，牌上写着在押人员的姓名和所在牢房。

收押室的警察不紧不慢翻着我们的档案，隔壁监控室一个警察突然叫：「真他妈的不要脸！大冬天的，露着大屁股睡！」

顺着话音望去，只见说话的警察正盯着一台闭路电视，屏幕上有一群女子在睡觉，其中一个大概翻身时把被子蹬掉，只穿著三角内裤和胸罩的胴体赫然裸露在监控室的男警面前。警察嘴里骂着「不要脸」，却是一脸兴奋和意犹未尽。原来每间牢房都有摄像机探头，牢房的一举一动都能通过闭路电视传到监控室的警察眼里。

收押室的警察翻完档案，拿出一些表格让我们填写，马上有人抓过去看啧啧称奇：「呵！两口子一起进来，还都是研究生！」

听得出，说这话的警察心情非常复杂，不明白研究生也炼法轮功？这法轮功只怕还真有点门道。两口子一起进来，家不要了？跟政府作对有什么用？白读这么多年书，读呆了！……

## 白菜游泳配窝头

填完表格，开始检查我们随身物，除了手纸，任何东西都不许带进去，连头上的发夹、衣服的金属钮扣饰件都要拿下来，皮鞋也要脱下光着脚进去，据说是为了防止踢人；过滤金属对象，是防止你想不开吞到肚里自残。

我们三人一无所有光着脚站在原处。我的发夹被拿走，长发披散。这时女警带来一个穿著粉红色内衣年约三十岁的女子。她在一群绿制服的警察中间，身上的内衣特别扎眼。

我猜不出她是什么来头，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安秀兰给我看过一些资料，打印自海外法轮功学员在镇压前一个多月刚建的《明慧网》，其中有许多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的经历，曾提到「牢头」，也称「号长」的人物。是的，这个身穿内衣的特殊人物一定是个「号长」。

我没猜错，她果然是这里一个「红人」。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实行的都是犯人管犯人的制度，看守所每间牢房有个「头」，正规称「学习号」，意思是代表其他人学习牢里诸多规矩，犯人称他们「号长」，「牢头」，或「头板」等，每个看守所称呼不一。警察靠他们管理各号，他们在犯人中很有势力。

除了「学习号」，还有「劳动号」，也叫「筒道长」，地位更高，只有他们可以在牢房外参加「劳动」，如打扫卫生、替警察洗衣服、发饭、发水等，他们能与警察直接接触，警察不便干的事都交给他们去办。由于他们的「贡献」大，往往还能减刑。很多都是家里有「托」<sup>6</sup>的，一般犯人谁也不敢惹他们。

看守所就像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有人家里有「托」，在这里过得很「滋润」；有人靠着在社会混出来的狠劲欺压别人，从别人那儿「切」<sup>7</sup>钱、「切」东西，

---

<sup>6</sup> 指有关系、能走后门、或在警察处使了钱打点

<sup>7</sup> 指强行索要

好歹也能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家里无权无势、没钱、老实的很受欺负。

在法轮功学员进来之前，一般是经济犯「社会地位」较高，其次是打架、杀人、抢劫的、贩卖黄色光盘等；然后是吸毒的和小偷，地位最低的是卖淫和嫖娼。在北京的看守所，外地人也比较受欺负。总的说来，罪行越重反倒越威风，因为罪行越重，意味他在看守所的时间越长，资格越老，「多年媳妇熬成婆」，不欺负新来的欺负谁？

我刚琢磨出这个身穿内衣的人是「号长」，女警便勒令我跟她进去，我明白我就要与先生和于杰分开了。

我回头看先生一眼，他忙将兜里揣着的一条小手绢塞到我手里，眼中是我形容不出的神情。

小手绢成了我唯一的「财产」，我将它捏在手里，跟着女警和「号长」顺着监控室外的走廊往监狱深处走去。

没走多远来到一道大铁门前。女警按响门铃，值班的警察开门放我们三人进去。进了大铁门，有几条过道呈放射状，每个过道都一面是墙，一面是一字排开的牢房，这些牢房属于同一「筒」。

我被带到最右边「东一筒」的警察值班室，「号长」二话不说，伸手就进我衣服里面一阵乱摸——这就算是搜身了。

搜完身，我被带到一个牢房前。牢房外有两道铁门，一道实心门，一道栅栏门。我在拘留所「学」到的第一个「规矩」是：永远不许用手碰门，否则视为逃跑！



哈尔滨监狱看守塔楼（明慧网图片）

警察替我打开铁门，我就进了牢房。

这是一间只有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除了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其余就是一张大炕，犯人称它「板儿」，晚上睡觉、白天「坐板」，吃饭、休息全在上面。过道尽头有一洗脸池，对面是便坑。便坑与「板儿」之间是透明玻璃，上厕所的任何细小动作，外面全看得见，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趁上厕所自杀。我发现我不仅失去了自由，也没有隐私可言。

所谓「坐板」，就是一字排开坐在「板儿」的边沿，腰板挺直，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上，不许动，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一般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坐板，坐到十点多吃饭，吃完饭接着坐，到十二点结束「撤板」，然后下午两点又开始坐，直到五点，中间再吃一次饭。

看守所一天开两次饭，定量是一人一天三个馒头，不够的只能加窝头，菜永远都是白菜汤，为数不多的几片烂白菜叶在汤里漂着，犯人称它「白菜游泳」。

馒头一天只发一次，发的时候就是冷的。吃完第一顿，余下两个只能自己找塑料袋装着，冬天难免变得又干又硬，夏天弄不好就馊了。饭由「劳动号」拎到铁门外，再由号长接过来，由地位仅次于「头板」的「二板」发给每人。「二板」饭勺在手，权力很大。

牢房的等级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严酷。「头板」睡在最靠门这边，依次是「二板」、「三板」、「四板」等，坐板、被褥、洗漱用具、饭盆摆放顺序、发饭、洗漱、上厕所的顺序…，都必须严格依序进行，谁一不小心弄错，或刚来还不适应，就要大祸临头挨打挨骂。

睡觉时，一般是前四板占据一半的地方，后面不管有多少人，只能挤在一起，再不行就睡地上。

牢房里的活就两种：打扫卫生和值夜班。打扫卫生包括擦板、擦地、刷洗脸池、刷便池、倒垃圾等，值夜班是为防止有人半夜自杀。两人值一班，两小时换班，谁干谁不干或干多少，都由头板说了算。

这是北京的看守所，外地的拘留所也有要干活的。我妹妹说她们在拘留所里就被强迫用手一颗一颗挑选麦冬（一种中药），每人每天的定量很重。

负责管理在押人员的警察称「管教」，一般白天上班，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值班的警察称「班长」，任务是二十分钟巡视一次，保证没有自杀、逃跑、打架等事件发生。负责审案的警察叫「提审」，他们只管案件审理，不管犯人生活，与管教不属同一部门。

山东省济宁市二号煤井私设的监狱（明慧网图片）



## 无师自通「睡立板」

入监第一印象是：怎么这么多烂被子？仔细一看，板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她们身上都盖着破被子，有的已经睡着。

我一进来，立刻就有好多个脑袋从板上昂起来，好奇打量我，两三个声音同时喝问：「什么事儿进来的？」

「法轮功。」

「怪不得，你看她脸上一点也不起急的样子，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号长从板上坐起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心都挺善的，你别给我们找麻烦，别在这儿炼功，别的我也不为难你。」

号长吩咐我先别睡：「一会儿要提你。」「提我」就是一会儿要提审我。

板上挤得根本没地方了，过道地上还睡了一个人，我只好坐在她旁边等着。房里有一股怪味。

等到半夜，管教终于过来将我带到监区对面的「提审楼」。

「提」我的是一个年轻女警，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的，可能正因如此，她倒还守规矩，问话前先向我出示一张纸，上面写着在押人员可以享有哪些权利，一共有七八条左右，我只记住两条：可以有沉默权、可以请律师。

像我这样的「案件」提问什么呢：你为什么去法院？谁让你去的？政府取缔法轮功你知不知道等。我一一作答，她公事公办记录下来，就叫我回去了。

回到牢房，大部分人已经睡着，除了前四板，后面的人一个挨一个，根本就没有空隙了；号长指着一个地方说：「你睡这儿吧，跟她盖一床被子。」

我奋力从两个人中间挤进去，发现只能侧身躺着，还得将两腿和全身绷得笔直，后来才知道，这种姿势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睡立板」。我无师自通找到这种最节省地方的睡姿。

那夜我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

很快我就发现，同牢房的十四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法轮功学员，一个叫李心明，五十二岁，与她儿子一起去信访局上访时被抓，已关了二十多天。她儿子现在男监，被称作「小法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个头非常矮，只有一米四几，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无法面对自己跟侏儒差不多的生理缺陷。修炼改变他的一切，使他成为一个快乐自信的人。他很有才华，被中央美术学院破格录取，正在上学，但现在坐了牢，不知能不能保留学籍。母子同时被捕，就跟我们夫妻同时进来一样，一时成了拘留所的新闻。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是从山东来上访的老太太，刚下火车碰到警察查问「炼法轮功的吗？」她说是，就直接被抓进拘留所，同行其他几人也被抓。听她说到这里，牢房里有人惊叹：「哎呀！怎么那么傻！你不会说你不是炼法轮功的？」

老太太憨憨地笑着，我替她答：「她修的就是『真、善、忍』，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说假话！再说她来北京就是来上访，现在上访就被抓，早抓晚抓有什么区别？」好几人唏嘘不已，对老太太能「傻」到那种程度还是不能理解。

## 在中国搞新闻的秘诀

牢房里其他人多是年轻女孩，除了一个经济犯、一个贩毒、一个吸毒，外加号长是窃盗犯，其余全是卖淫进来的。



八点钟，我们准时「坐板」，坐到九点左右，管教突然通知各牢房将闭路电视打开，收看重要节目。我们不知发生何事，都扬着头盯着挂在铁门上方的电视。

原来是昨天开庭的专题报导！那么昨天真的开了庭！头天晚上被关在派出所时，房里有台电视机，我们非常留意收看「新闻联播」，里面只字未提开庭之事，还以为这件事没发生呢。

报导说，昨日上午九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什么什么案件进行审理，多多少少群众到场参加旁听等，然后宣布判处李昌十八年有期徒刑、王治文十六年、纪烈武十二年、姚洁七年。

99年12月26日，法轮大法原研究会成员李昌等四人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法新社图片）



判得这么重！同监的人感慨纷纷。我不由想：早上九点就审了案，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还不播，中央台的效率哪有这么低？足见其中有诈，节目肯定不是一个客观报导，需要做很多「技术处理」。要求旁听的去一个抓一个，一家伙抓了一千多人，那些现场的「群众」是从哪来的？他们从哪弄到「旁听证」？

我有一个亲戚是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在一家电视台工作，他曾一针见血对我说，中国没新闻，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所有的报导，哪怕是娱乐节目，都有一个政策导向。弄不明白这事的人，就不要吃「新闻」这碗饭。

## 四块五毛钱上北京

「专题报导」反复播了七八遍，犯人们开始不耐烦窃窃私语。铁门「咣」



地一下开了，原来是张管教要找我谈话。

张管教将我带到办公室，拿出记录纸，没问我姓什名谁，一上来就说：「你别以为你才是最执著的，我这里关过比你执著的人多得是。有一对山东农村来的母女，兜里只装了四块五毛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就上北京了。好几百里地，母女俩轮换着骑，一人驮着另一人，累了在公路边玉米秸堆里睡一觉，饿了啃点自己带的干馒头，四块五毛钱揣到北京还一分没花呢。母女俩都不识字，问她们什么都不说，就说法轮功好，你算什么！」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将手伸进裤兜里去摸我的小手绢，张管教立即神色紧张：「你干什么？」

早上洗漱时，我才发现没有牙具，只能用先生给我的小手绢胡乱抹一把脸。洗完脸头板不许我将小手绢晾在墙上，我只好将湿漉漉的手绢装在裤兜里。

我掏出小手绢擦擦泪说：「不干什么，我太感动了。」

张管教松口气，问我知道我们的「头头」李昌被判十八年有什么想法。我告诉她李昌不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没有什么「头头」，我相信李昌坐不满十八年一定就能出来，但我发现她根本不相信，也不能理解我的话。

我感到无奈，很难向她解释清楚，她也无心多听，匆匆填完将我登记在册的表格，就让我回监。

白天很快就过去，我的心很静，思想很空，只觉眼前的人物晃来晃去像梦一样不真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晚上轮我值班时，我坐在板的边缘，好不容易才在人、枕头和被子中勉强弄出一块地方来将腿盘上，两眼一闭开始打坐。

刚坐几分钟，就听头板厉声喝道：「曾铮！你干嘛呢？」

睡着的人都醒过来。头板说，你要炼功，管教看见我就吃不了兜着走，我也不想为难你，这样吧，你睡吧，我替你值班，行吗？

她这么说话，我倒觉不好坚持，又不愿影响其他人休息，只好不再炼功。

值完班我挤在板上睡不着。我想，头板不过是执行警察命令，我要堂堂正正向警察要求炼功，她们不同意我就绝食绝水！一定要坚持到底！我能做到吗？我希望我能做到，我相信我能做到。

想到这里，我似乎被自己的决心感动，闭着眼潸然泪下。旁边值班的一个女孩以为我在为自己的境遇伤心，同情地轻声说：「她炼炼功就进来了，也够冤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暗下决心要争取炼功的权利。

## 法律自由心证

第三天下午，我们正在坐板，牢房铁门突然打开，一个无比不耐烦的声音从走廊里嚷道：「曾铮！出来！」

我顺着声音刚出去，一个胖女警上来就翻我的衣兜；当她翻出我身上看守所用的代金券时，更不耐烦嚷道：「你怎么还有这个！」

看守所里不许用现金，所有现金都存在收押室，要用钱时由「劳动号」登记，兑换成代金券，再用代金券买东西。上午我刚换了三百元，交了一百五十元被褥费，三十元「公用钱」<sup>8</sup>，还剩一百多元。

我不明白我兜里装着代金券有什么不妥，她大声怒吼：「放你走了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到哪里找人给你把这换成钱？！」

放我走了？这我倒没想到，李心明都来二十多天了还没放呢。

看她那么不耐烦的样子，我指着李心明问：「我能给她吗？」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不能互赠钱物，订这条据说是为防止牢头狱霸「切」其他人的东西；但实际上该切的一个也没少切。

---

<sup>8</sup>「公用钱」 用来买日用品的，由头板掌握，用于公用或给那些家里无人送钱身无分文的人用。

她还是不耐烦地：「随你吧。」

李心明丈夫早死，她和儿子都被抓，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真要放她出去可能连公共汽车票都没法买，我领到代金券时就要给她一些，她死活不收，我只好作罢。

这时我仗着警察的「势力」，料她不能不要，趁她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将代金券扔到她怀里。生怕她又将钱还我，扔完钱我转身就跑，突然瞥见同牢房那些女孩的脸上挂满了艳羡，既羡慕我被放走，又羡慕李心明发了一笔横财，有人脸上还挂着我没有将钱扔给她们的遗憾……

跟着那个胖女警走出监区，一进收押室，就看见先生那张胡子邋遢的脸。我从没见过他这么长时间不刮胡子的狼狈样，心里隐隐有些痛。后来他告诉我，他不仅两天没刮胡子，还两天没洗脸、没刷牙，因为没有毛巾和牙具。他被分配跟一个吸毒犯合盖一条到处是窟窿的被子，睡在冷冰冰的地上，一整夜都暖和不过来。吸毒犯正犯瘾，睡觉时口水流得满地都是，让他恶心得想吐。两天中他还赶上一次放风，那时接近元旦，北京气温早已降到零下，放风时他光着脚丫，冻得直跳。他问我跟谁合盖一条被子，我告诉他是个因淫乱罪（几男几女一起在桑拿室胡搞）被抓进来的女孩时，我觉得他又想吐了。

办完领取随身物品的程序，我们被带出拘留所大门，先生才放松。他说他被带到收押室时，看见桌上有张行政拘留票，上面写着对我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决定，他以为只放他，不放我呢，谁知怎么将我一起放了。

但我没见到这张拘留票，也没有任何人口头或书面向我宣示过。第二次进拘留所时，提审告诉我，因为那次我在拘留所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所以将我的记录改成「盘察置留」，也就不算拘留了。这种先抓人、关人、再回头根据实际关押时间来填写法律文书的做法，又让我长了一回见识。

派出所分管法轮功问题的副所长牛军，在拘留所门口等我们。三十岁左右的牛军，白白净净的脸上满是往上爬的欲望。

上了派出所的车，牛军做出一副拿我们当朋友的样子，明是规劝，实是威胁：「政治斗争只讲手段，不讲对错，你们知不知道？当年蒋介石是怎么整共

产党的？『宁可错抓三千，不可放过一人！』你们学了那么多年历史，白学了？」

我本想反驳两句，可不想跟他讲话，又觉得拿我们跟共产党相比，毫不妥当，因此就没有开口。

临放我们前，他似乎「关切」地：「回家后好好洗个澡，明天上班去吧。」但我听出来，他其实是想说：「这下子你们这两个『体面人』知道厉害了吧？拘留所是好待的地方？脏都脏死你！料你们下回也不敢了！」

我们想起车还停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法院附近，先生让我先走回家，他叫辆出租车到法院那里去把车开回来。

三天前面对警察时我多么坦然，这时却突然害怕起来。我一把拽住先生的胳膊说：「不行！我跟你一起去，一会儿回家你走前头。」我不怕警察，却不敢一个人回家去面对公公婆婆。

## 第二章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 将天捅了个窟窿

回到家（当然是先生走在前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雷霆大怒。两老像是什么也不知情，什么也没问。其实他们早猜到了，中国的老百姓经历那么多事情，已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吃惊了。他们以前拚命阻止我们，是为了我们不出危险。事情真出了，看到我们从拘留所回来那个狼狈相，心如刀绞，哪还忍心再跟咱们闹？

过了两天，公公私下告诉我，我们被抓那天一日不归，他们已觉不妙，晚上接到电话，婆婆差点晕倒，浑身瘫软，赶快躺在床上，反复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还有孩子，还有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爱逾性命的孙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sup>9</sup>。

最后，公公像是自言自语：「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现在还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听他的呀。」

公公从「解放前」就开始当农会主席，后来「抗美援朝」参军到朝鲜，入了党，立了功，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忠心耿耿，虽然在「文革」挨过整，退休后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现在党干的这些事，还叫不叫他们为它奋斗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毕竟他从没对党的指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突然说出这种话，怎不让我大吃一惊。

但他虽那样说了，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过他的愤怒，或许他早已不会愤怒。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开始跟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圆圆笑脸王俭老太太联系。2000年1月中旬一个下午，王俭带我到她女儿张小梅租的套房。

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些褥子，有几人正坐在褥上吃饭。他们

---

<sup>9</sup> 「交了面本」：上一代大陆人对「死」的另一种说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都实行口粮供给制，一人一个面本，按定量购买米面，死了就得上交。

吃得非常简单，就是干馒头夹咸菜，我猜他们一定是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功友。

1999年北京某上访  
法轮功学员住所（明慧  
网）



那天见到几个功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个是从武汉来的四十多岁的「平姐」。1999

年10月28日，镇压刚进一步升级，法轮功一夕从「非法组织」变成「邪教」时，她与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风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北京郊区成功地秘密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镇压的残酷。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当时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下，真的起到「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首次正式接触采访法轮功学员。当时外国记者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险来。」「我们被发现顶多驱逐出境，你们可能要被杀头。」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划召开99'广州法会，也就是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很多炼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会上十五位学员的发言稿后来贴在《明慧网》，在炼功人中广为流传，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1999年10月28日，北京郊区的秘密外国记者招待会“将天捅了个窟窿”（明慧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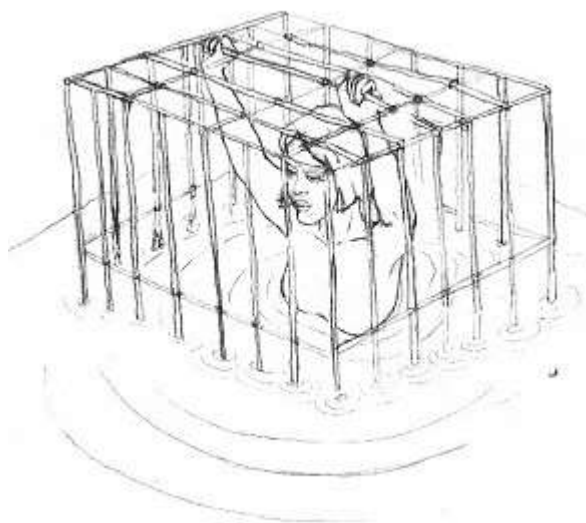
我是流着泪看完那些发言的，不知停下来拭泪多少次。每个弟

子舍身取义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特别是〈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32

岁的石家庄学员丁延（真名）写到，当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她突然觉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连在一起才变得有意义。读到这里，我只觉自己似乎被一种来自天国的无限博大、无限宽广的神力托起，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个体的生命完全融于最纯正、最庄严、最神圣的天宇，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宇宙般恒远和辉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门请愿被抓后，警察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用脚踩着她的背，双手拚命往上提手铐，将她拎来拎去，反复折磨了三个多小时，逼问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终咬着牙关没有说。

丁延后来参加广州法会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后被关押于石家庄、保定的监狱，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



丁延在新闻发布会上（明慧网）

2001年9月，丁延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圆明网）

## 任重道远

广州法会第九天，警察突然闯入平姐她们的住处。当时房里只有她一人，警察将她铐在警车内，然后在屋内等着其他人回来。她想办法褪掉手铐，从警

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来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后，广泛联络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间租屋内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几次法会的录音上了《明慧网》，影响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炼功，令某些当权者大为恼怒。

公安部门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监听她们藏身的航天部<sup>10</sup>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办公楼，她们打公用电话时被发现，于2000年农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在不知何方的监狱；小梅被判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关于沈阳第二监狱。

后来我又到那间租屋去过几次，见到很多各地来的功友，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法会。许多人准备除夕夜去天安门请愿，我则安排带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过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带着女儿上路。时值春节，外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车室里，密密麻麻好几千人，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检票口刚开，这些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没有地方放。我望着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为什么忙碌终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我想起老师谈到我们这一亿先得法的人，曾说过：我珍惜你们，比你们珍惜自己还要多，你们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当得起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第一次体会菩萨看众生落泪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些生命尽我最大的努力。

## 在逃与不逃间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与父母说话，电话就刺耳地响起来。是北京长途，牛军要找我说话！

---

<sup>10</sup>航天部 隶属于国务院，负责航空航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运用的部委。其下属北京市航空航天部 703 所、第一计量测试研究所等，均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办公楼及职工住宅占地很大。



「你认识尤敏吗？」

他怎么知道尤敏？「认识。」

「认识肖雅吗？」

「认识。」

「1月19日你带她们去哪里？」

我想起我带她们去张小梅的那间租屋参加法会。

「对不起，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是吧，你等着，我马上就让当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父母惊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却愁着还没见到妹妹，带来的广州法会资料怎么给她。

母亲找出三件毛衣，两条毛裤，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说拘留所很冷，警察说不定还会打人……。

我全副武装，将母亲找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发等着。窗外大雨夹雪，天气很冷，空气透着一股凄清。

女儿坐火车太兴奋，没好好睡，这时还没醒。看着她的小脸，我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

作者与女儿



等到中午，警察没来。我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乱想：「我干嘛那么傻，等他们来抓我？我跑掉呢？他们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过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迹天涯吗？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也下不了决心。

就在逃还不逃的思想斗争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军又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告诉他十天后，他要父亲听电话。他对父亲说，考虑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来抓我了，让我在家好好过个年，要父亲好好开导我，有什么事回北京再说。

不抓我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母亲推论，公安局到别的地方办案，需要当地公安配合，临近年关，很多案子需要结案，杀人案还破不了呢，又没什么大事，肯定这里的公安局不听北京的；不说别的，这差旅费归谁？

我大松一口气，至少可以不用决定逃走还是不逃走了。

那个年过得稀里糊涂，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么心思过年？

##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诉我，我头天刚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说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门拉开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被抓后，我就被暴露出来。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几次大型法会召开地点，于是我成了一个重要线索。

先生告诉我明天须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开会地点，可能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否则就难说了。

从这时，我与先生发生重大分歧。他主张我说出来，他说那间租屋的功夫应早已转移，他们能拿一间空房子怎样？我说会罚房东钱，他说罚多少钱我们给他补上，不让他受损失就是。不说的话，我就会去坐牢，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但我内心却有个感觉：这场镇压毫无由来地荒唐，我凭什么要配合？这是一个原则和态度问题。再说那房东如果也是炼功人，一定会受牵连；而平姐、小梅她们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也必须保护她们，我当然不能说。

我与先生争执很久，第二天一早终于做出一个介于「逃走」和「不逃走」之间的决定。也是机缘巧合，那时我们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好，公司又决定调我到新部门。于是我匆匆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离家，一个人住到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新居，请同事不要告诉警察我的去处。

一星期后，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来王彬是谁，心想莫非是哪次聚会见过的功友，便给他回了电。

谁知王彬是个警察！三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开往拘留所的警车上。

快到拘留所时，王彬突然问我：「知道政府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个功太真了，你们太有凝聚力了。」

「是吗？你看过《转法轮》吗？」

他苦恼地说：「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说不定就看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总想从书中找怎么对付你们的办法，就看不进去了。」

车到拘留所，王彬有点抱歉似地说，现在抓的法轮功人员太多，最近刚成立法轮功专案组，他不是专案组的，只得将我交给别人。

我说：「没关系，如果方便，请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点日用品来。」

接下来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审我的地方转悠。第一天他问我：「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

这时提审正逼我说法会地点，我很想讽刺他一句：「王彬，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我立刻感觉自己这一念含有怨气，而怨气就有恶的因素，不够纯

善的标准。我忍住了，只淡淡点头：「送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来，还是同一句话：「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时我看出他为了抓我来而难受，想道歉又无从说，只好把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我还是点点头说：「送了，谢谢。」

第三天他带着一条警犬来，逗一会儿狗后，他又问：「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次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低下头没有答话，想起老师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约束了怨气，没有恶语相向，反而让他为自己的恶行后悔难受。

## 逼供

一进拘留所，「法轮功专案组」的张强、马英，外加他们的科长，就轮流不停地审我。第一天，他们「好言」劝我；第二天，他们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将我的传呼机开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个他们抓一个，抓完了还说都是我「点」<sup>11</sup>的。第三天，他们整天不让我上厕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时，我一咬牙决定「就地解决」。

第四天，张强一见我，就如获至宝说：「你不说是吧，人家说了！那天开会你爱人也去了，你不说我把他也拘了！反正你们孩子明天就开学了，我看你这回急不急！」

说完，他就当着我面挂通先生的电话，一改跟我说话的凶狠口气，和颜悦色地说：「你爱人在我们这儿你知道吧？你能不能来一趟，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先生哪里知道他的阴谋，忙不迭就答应了。

我望着窗外的铁网高墙，一下子热泪盈眶，但我使劲将它们忍了回去，没让张强看见。

张强拿起一张报纸，好整以暇说：「怎么样？你爱人半小时就到，现在说

---

<sup>11</sup> 「点」 中国监狱的专用词汇，意指向警察告密。

还来得及。」说完，他埋头读起报纸，像忘了我的存在。

四天以来，提审室第一次这么安静，静得我似乎能听到张强的心跳。

十分钟后，他终于沉不住气，抬起头问我：「想好了吗？还有二十分钟。」

我淡淡一笑没答。

他又埋头假装看报纸，过十分钟又问我一次，我还是没说话。

三十分钟后，先生在拘留所门外打来电话。张强对我说：「你回去等着，他态度不好我把他也拘了！」

一个多小时后，张强又来「提」我到提审室，先生也在里头！

「你爱人比你识相，刚才已经带我们到那个地点去过了，我们已经知道是哪个楼，现在只要你说出是哪栋、哪间，就放你走。你不说，我一间一间搜！你当我搜不出来？现在让你爱人劝劝你，本来是不让家属见的，这算是特殊照顾。时间不多，抓紧说吧。」最后这句话张强是对先生说的。

先生问：「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不能！」

我看到先生有一肚子话要跟我说，得不到单独谈话许可，只好兜着圈子说。其实那天开会天已黑了，估计我跟他一样记不清是哪间屋了，就带他们到那里转一圈又怎样？出去后有多少事要做呀，某某已到北京了，我们不是说好去见他么？

他说的这个某某是全国人大代表，先生认识他，我们本来说好，他来北京开人大代表会时一起去找他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觉得这个理由一定能打动我，所以跟张强打包票说能劝动我。

我始终没开口，先生情急当着张强和科长说：「老师不也说了吗，大法是圆融的。」

我正色道：「大法也是严肃的！」

张强本来一直低头假装看报纸，听到这话，忘了伪装，不由自主抬起头吃惊望我一眼。

半个多小时后，张强看先生没有说服我的可能性，就让他走了。离开时，先生的眼里充满绝望与悲哀——在残酷的现实和自我无能为力之间，他感到一种被五马分尸的痛苦：「神在拉我，人在拉我，魔也在拉我……」

他曾与朋友谈起我被捕和法轮功的问题，朋友除了显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混得不错，活得很好。他差点冲着朋友大喊：你活在一个连国家主席都能随时被红卫兵揪斗的国家，你觉得很有尊严吗？强盗闯进你住宅，当着你面将你的母亲、妹妹、妻子轮番强奸，你却不得不在一边鼓掌说「干得好！」你很有尊严吗？！……

## 「地球爆炸」救了我

先生「劝降」未能奏效，张强还是不甘心，第二天又把我弄到提审室。耗到下午，一个警察抱来一大摞书，说是刚从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抄来的。张强故意气我似的：「怎么样，你们老师的书，你想不想看啊？」然后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你帮我看看，这些书全不全。」

我走到他的桌边，一看抄来的那摞书中，刚好有两本《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我将这两本抽出来，翻到第 42 页，分别递给张强和他旁边的科长说：「请你们看看这里。」

他俩都满脸狐疑看了起来。这本书是根据 1998 年 3 月李洪志先生在纽约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的，第 42 页谈的是关于 1999 年地球爆炸的传言，根本就不存在。镇压法轮功后，中央电视台曾转播一个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召开的外国记者会，会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讲录像。他们把演讲中「不存在世界末日」的「不」字剪掉，再将其他一些讲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演讲就变成在「宣扬地球爆炸」，最后再解说许多人就是被「地球爆炸说」吓坏才炼法轮功的。这样一来，炼法轮功的人就变成可笑的「痴男信女」。我看了电视后，曾

给宗教事务管理局写过一封信，特地查过书上说地球不会爆炸是在第 42 页，所以这时才能一下子就翻到那儿。

果然不出所料，张强看着看着脸上表情就有点变了。他看完后抬起头来望着我，一脸茫然。

我问他：「怎么样？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吗？政府为什么说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

五天以来，他第一次像泄了气的皮球：「政府什么时候说你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你是法轮功专案组的，看来你还得加强学习。《人民日报》1999 年 7 月 22 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里面有个小标题就是『鼓吹地球爆炸』。」

——他替一个撒谎的机器工作，也够难为他的了，何必再戳穿他呢？

科长早就把「地球爆炸」那段看完，这时突然抬起头：「就这么结案吧，她不说算了，在笔录上一律写上『不说』，让她签字就是。」

张强飞快在笔录上写了一连串问题和「不说」，让我签字画押。我一边签字，他一边还有点不甘：「好，大研究生，敢情你的那点学问全用在法轮功上了，你们老师讲的话在多少页你都知道！」

就这样，我的「案子」总算了结，他们将我往牢房一放，没再去啰嗦我。

## 邪不胜正

半个多月后，张强突然又来「提」我。提审室坐着两个警察，见我就说：「可找到你了。」他们两个都是沈阳来的，在北京整整找了我一个星期，才查出我已经进了拘留所。

听到「沈阳」二字，我即猜想莫非与赵志坚有关？

赵志坚二十八岁，是沈阳一所大学老师，两个月前我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见过。他是镇压「取缔」禁令刚出来四天后，沈阳市第一个只身南下，到北京「顶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他被抓回原籍后，省长、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他的「案子」。警察对家属说要将他当成「现行反革命」枪决，他母亲吓得当场昏过去，吃了十八粒「速效救心丹」才救过来；他父亲天天去找他妻子「拚命」，怪她没有阻拦他去北京，要她赔他儿子一命；他妻子十三天内体重少了二十多斤。



沈阳市看守所（明慧网）

他是沈阳拘留所里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孤独曾让他异常痛苦。

不过，同牢房的犯人很快就开始叫他「赵老师」，对他说：「赵老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只有你是做好人进来的，你要炼功就炼吧，我们替你看着警察。」

后来他们将他审来审去，审不出个名堂，找不出他有什么「背后操纵者」。他们想他是大学毕业的，还专门派个有大学文凭的警察来劝导他。这个警察劝导他一天后，突然问他：「哎，你看我这人要修炼的话，根基如何？」

半个月后他被释放。法轮功被打成「邪教」，他再次进京上访，我就是这次见到他的。



## 精神院偷渡迫害记

我正猜想时，年长的那个警察问道：「你认识沈阳的王艳吗？」

刚想说不认识，我突然想起王艳是肖雅的嫂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她辗转得到两份被关在沈阳一家精神病院的学员所写的资料，详细揭露在精神病院饱受迫害的情况。王艳将那两份资料寄给我，企盼能将法轮功学员被关于精神病院的消息传递出去。

### 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中的法轮功学员（明慧网）



两份资料传到我手里，已被揉得不象样了，不知是经历多少关口多少惊险才到达。一

份资料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写的，她和女儿同时被关，挨过无数次电击；另一份是名四十多岁的女学员写的，她到北京上访被抓，被送进精神病院前，曾先后被关于北京和沈阳八个不同的看守所，其中一个看守所的饭菜不是有老鼠屎，就是有蟑螂腿或苍蝇头。

我将这两份资料输入计算机，然后把磁盘拿给一个会上网的功友，请他发给明慧网，那已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原来这两个沈阳警察是为此而来。他们告诉我，那两份经我传出的消息上了网，令某些人异常恼怒，当时正在北京开人大会的沈阳市党委书记和市长被责成亲自查办，一定要将消息走漏的渠道摸清楚，两警察到北京后还被召去「面授机宜」。

新一轮的「逼供」又来了？果然，他们先问我是不是收过王艳寄的资料。我承认了，他们再问，「将那两份资料怎样了？」我说输入计算机交给别的学员了。

「交给哪个学员了？」

「对不起，无可奉告。」我将心一横，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怎么逼，我都不再说。

没想到两个警察听完却没动怒，年轻的那个边写边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这样，说自己什么都行，一轮到别人的事就说什么也不行，是不是？」

他的语气除了诚恳，居然还有赞赏。意外之余，我又想起赵志坚。我想，沈阳一定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大法弟子，才会使这两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有这样的印象和好感。

年轻的警察写完让我签字画押。原来这就是他的「问讯笔录」，上面只简单写着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以及我们刚才简单的对话内容。他们大老远跑来，又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找到我，就这么算了？

看来还真是如此。我签好字按上手印，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站起来，似乎比我还盼着这件事早点结束，好回去交差了事——他们两人明显地都在应付差事。

我举着沾了印泥的食指，想找张纸什么的擦，年长的警察忙说：「在面盆里洗洗吧，打点香皂。」

审讯室里有个脸盆，是警察洗手用的，从来没有给被审问的人用过。

我打上香皂在脸盆里洗完手，年轻的警察又指着一条新毛巾说：「擦擦手吧。」

我犹豫一下，年长的那个说：「嗨，你管它那么多呢！还不是公家的钱买的，使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站在原地等我擦净手上的水，然后收拾好文件将我送回牢房。临别时他们郑重邀我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沈阳看看，好象我是他们已经认识、敬重多年的老友一样。

## 第三章 众生皆有佛性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会许多无奈。”（曾铮与女儿）



### 相濡以沫

这次进拘留所，我被分到「东一筒三所」。当牢房的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一眼就看到王俭那张红红的、胖胖的、总是像弥勒佛一样笑咪咪的脸。原来她是春节前在公园炼功被抓的，警察向她盘问过我的事，她一直想托人传信要我小心。

牢房连我在内共有八个法轮功学员，其余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卖淫进来的。八个学员中有四个是除夕夜去天安门炼功被抓，一个是到天安门打横幅被抓，一个是早上去买菜，路过炼功点，赶上警察抓炼功人一起被抓进来，还有一名四川来的老太太，从火车站出来，还没找到天安门就被抓了。

王俭正与几个人吃饭，像我们第一次在派出所见到时一样，她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饭。我端起饭碗，立刻就成为了她们之中一员。

在牢房里，法轮功学员吃、用都在一起，不分彼此，没人去理会那条为减少在押人员争吃争喝甚至大打出手而订的「不许混吃混喝」的监规。尤其是我刚到那些天，总被弄去审问，经常错过吃饭时间，其他学员每天都细心替我留饭菜，我天天过的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走的时候都不知道一人一天定量是三个馒头。

## 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坚持练功。(明慧网)

这种事对法轮功学员很平常，但比起牢房其他人动不动就为一点小事争吵或打闹，就稀奇得很了。尤其很多因



卖淫进来的女孩，被抓时常连衣服都没穿周全，身上当然不会有钱。进了拘留所，没钱的日子很不好过，甚至来例假都没有卫生棉用。「公用钱」和「公用物品」都掌握在头板手里，头板高兴才给你。

有的在北京根本没亲人，有的有亲人却不闻不问，还有的是自己没脸告诉家人坐牢，只有咬牙苦捱。

而法轮功学员互相就是亲人，那种融洽让其他人羡慕。监狱里许多犯人就是从这点开始对法轮功生出好感、仰慕，最终也想炼的。

## 天涯沦落人

东三所的头板段丽丽就是一例。她是三十多岁的回族人，因涉嫌贩毒进监，我进去时她已经待了几个月，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

按拘留所规矩，法轮功学员不能坐在一起，也不能睡在一起，甚至不许互相说话。但段丽丽除了白天不让我们一起坐板，以免被警察看见，其余时间我们怎么聊她也不管，晚上还安排所有法轮功学员睡在一起。她说，「她们一起说说话也没碍着谁。不让她们在一起，她们隔着八丈远还是想说话，何必呢？有她们在，号里还少打架呢！」当权者哪怕有她一半的见识，事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境地。

不过，刚开始她虽然不干涉我们说话，但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好象要拿一拿头板的架子。其他人她也看不上，整天一人心事重重。半个多月后，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我的事也只有跟你们说了….

她在家是老大，从小家庭责任感很强。为了成全父母希望她找一个同是回族人的心愿，嫁了一个她不爱的，生下一个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丈夫开始吸毒，她想孩子都那么大了，总不能跟他离婚吧，可怜他犯瘾的痛苦，又经常帮他买毒品。

她承包一个饭馆，生意不错，她丈夫的姐姐总想从她那儿讹钱不成，对她怀恨在心，向警察告发她买毒品，又买通警察加重她的罪，意欲以贩毒罪置她于死地，好趁机吞没她的财产……。

她进来已好几个月，案子还毫无眉目。贩毒罪一般都判很重，她的儿子刚满十一岁，跟着一个吸毒的父亲，叫她如何放心。

说到这，她的泪扑簌簌直掉，边抹泪边对吴萍说：「吴老师，你是好心人，你出去后能不能让我儿子去找你，让他跟着你学好、跟着你炼法轮功？」

牢房里最小的女孩才十六岁，外号「小胖」，白天被安排跟我一起坐板。

小胖来自江西，十四岁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很快找了情妇，情妇和她女儿霸占小胖母亲留给她的房间。她看不惯她们，天天吵架，父女俩搞得像仇人。她早早就跟男友同居，想早日结婚离开家庭，无奈父亲不同意婚事。她一气之下将怀了七个多月的双胞胎打掉，跟人来北京，在一家「发廊」操起皮肉生意。她反叛心理很重，性格倔强，死也不肯向谁低头，谁碰她一下就跟谁干架，眉头成天都皱着。

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你们法轮功碰我一下我不烦，也不想跟你们吵，别人一碰我，我就想跟她干架呢？」

她这问题倒把我给问住了。我想了想才回答：「因为你觉得我们都是好人。」

慢慢地，我告诉她做人要与人为善，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喜爱，以及其

他一些做人的道理，她听进去不少，后来还要我教她背法轮功的《洪吟》。我从第一首〈苦其心志〉开始教她，边教边讲诗的含义。第三首〈觉者〉是这样的：

「常人不知我，

我在玄中坐；

利欲中无我，

百年后独我。」

这首诗包含好多道理，我尽量用她听得懂的话讲解，但她到底理解多少，我一点也没谱。她很小就没好好上学，连小学都没毕业。

有一天，她抱怨：「在这个鬼地方天天吃『白菜游泳』，以后我一辈子不吃白菜了！出去后第一件事就要大吃一顿！」刚说完，她又颓然：「看来我还不行，我还在惦记着吃，『利欲中』还『有』我，我还修得不好。」

她这话一出，所有炼法轮功的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看来真像释迦牟尼说的，众生皆有佛性，不能小看谁。

到她背会《洪吟》第五首诗，我发现她成天紧皱着的双眉不知不觉舒展了，脾气好多了，模样也变漂亮了。每当我看着她认真嘟着嘴，努力去背这些诗时，都会想起以前净土法门的修炼，说修炼了一辈子的人在临死时，不但不害怕死，嘴里还念着佛，生出欢喜的心，那佛能不来接他吗？同样道理，看到她那么努力背着《洪吟》，我心中充满快慰。

## 赞叹欢喜

四川姑娘唐遥跟小胖一样是卖淫罪进来的，她来自贫穷农村，想出卖身体多赚些钱，好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享受。整个社会都要人们快速致富，普遍「笑贫不笑娼」，很多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孩不觉得卖淫有何不妥。唐遥也是这样。

有一天她受「提」回来，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提审答应她只要交两千五百

元罚金，就放了她。她刚好还有两千多元，写信请朋友去取。警察帮她将信寄出去，本来被拘留的人在案子判决前，是不能与外界通信的。

朋友很快就将钱送来，交给提审；她天天盼着出去，坐卧不宁，可有几人一直看着她冷笑。

十五天的行政拘留期终于过去，可是一点也没要放唐遥走的迹象。一天、两天、三天……她热切的希望一点一点地冷却、僵死……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坐在板上掩面而泣。这时冷笑的人才告诉她，提审这样骗人骗得多了，你居然信他，不是傻冒一个？

过几天她又被提走了，回来时坐在板上放声大哭。提审果然骗了她，两千多元让她倾家荡产，而她照样被判了半年妇教<sup>12</sup>。提审还拿她取笑：「你出台多少钱一次呀，出去后我去找你，给不给点优惠……」

唐遥哭了好久，我在心里暗叹，她在这样的時候受到这样的欺骗，难道不会对这个社会心怀仇恨？又怎能指望她变成好人？

有天起床后，她对我讲：「曾姐，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将屎拉了一裤子，好恶心。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的脸，诚恳地告诉她，你做那个梦，是因为你以前的生活的确是肮脏的，以后不应再这样，然后我跟她说那种生活会带来的害处。

在牢房里，她一直是最受欺负的，家里又没人送钱来，没人瞧得起她。只有法轮功学员以善心待她，这使得我们在她心中就像沙漠的绿洲一样宝贵。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在她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因为她由中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一个宁愿坐牢也不愿说假话的人，是绝不会骗人的，这就是她单纯的逻辑。

后来她告诉我她们村里也有人炼法轮功，她准备出去后回家找他们学。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牢房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法轮功心生仰慕。连因抢劫进来最爱欺负人的陈圆，吴萍说愿意收她做干女儿养活她，也不希望她再去

---

<sup>12</sup> 专为收容卖淫女而设的「妇女教育收容所」，被判「妇教」的人参加「劳动改造」，每天干很重的活。



打劫，她就对吴萍说：「吴老师，我这人从小走黑道，从不会对谁心软，也不会对谁说个谢字，但是我知道谁好谁坏，我——谢谢您。」

也不知何时起，我发现其他的犯人间也开始像我们一样抢着干活，有什么问题也会「向内找」，学会原谅别人；要走之前也把自己穿过的囚服洗了，好让后来的人穿干净的；有人缺东西时也能主动将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晚上值班我们炼功时还替我们站岗放哨打掩护……所有的人相亲相爱，融合得像一家人。

一个星期天下午，没有坐板，大家三三两两坐在板上聊天，我心中一动，说：「我给你们打一套手印吧」。说完我盘腿坐好，将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手印打了一遍给她们看。刚打完，就有人要求：「再打一遍！」我又闭眼打了一遍，只听坐在对面的唐遥叹道：「真好看！也不知是因你人长得美还是动作美，反正真好看！」



作者在打坐（悉尼晨锋报）

我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的女孩们专注地望着我。她们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辉，和一种她们自己没有察觉的灵魂升腾的深深喜悦，仿佛她们不再是置身世间监狱被人瞧不起的卖淫女，而是佛国世界纯洁的众生，听到美妙的佛法而赞叹欢喜……。

## 老板偏不信邪

那次进拘留所正赶上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春节期间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超期关押到人代会开完，才陆续被放出去。

我是同牢房九个法轮功学员中倒数第二个被「取保候审」放出去的，先生是我的保人。放我时，马英告诉我，一年内，我再出现任何问题，就连我的保人一起拘捕。



这次还是牛军开车来接。到了派出所训话，看我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牛军咬牙道：「你就这么折腾吧！你不让我安生，我也不让你安生！我要搞得你爱人没法过、孩子没法过、父母没法过、公公婆婆没法过！我要叫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每说一个「没法过」，我的心就像被刀刺一般地痛，跟他比起来，拘留所里最狠的犯人都变成了「小巫」。

第二天，我回到公司上班。正副总经理看我回来，都非常高兴，专门抽空跟我谈心。在这方面，我跟许多其他修炼法轮功的人有些不同的「待遇」。

镇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开除党籍或工职，而我所在的公司不是国营企业，没有党支部，我们几个党员的党组织关系，寄放在一个股东单位的党支部，我们除了每年勉强派名代表交一次党费，每次接到参加什么党组织生活的通知，都是明推暗阻，心里直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入党。几年下来，我们从没有人去开过支部会，后来也不再有人通知我们，所以我炼法轮功的事党根本不知道。

这种基层党组织陷于瘫痪的情况，非常普遍。事实上，全球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陆续垮台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号称还有多少千万党员，真正还信仰共产主义的可说寥寥无几。如果说我在 80 年代入党时，尚以为自己的加入能为共产党注入新血、能对国家人民有所帮助的话，到了 90 年代，入党对很多人来说只是往上爬的手段，还有许多人是被动员，不得不入党的。

由于我们公司几乎是私营的，没有党支部，公司的领导便是股东，他们没有打算听党的。我们公司从事的金融行业，最大的风险就是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从改革开放到千禧年，中国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都是全新的事，法律法规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实行，总是发现问题再去补窟窿。赚到钱的暗自庆幸，没赚到的更努力去寻找新的机会……。

新兴金融市场有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几元一股的「垃圾股」戴上「重组」、「高科技」帽子后，股价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一百多元。极度膨胀的投机心理和快速致富的贪欲，使市场风险剧烈动荡，防不胜防。

在这充满诱惑和法律漏洞的地方，个人品行就极其重要，我承担许多公司

领导不放心交给别人的事。有时上亿元规模的资金安全，全押在我一个人身上。

因为这些原因，加上私人关系良好，两位经理不但毫无因我坐了一个月牢影响工作而埋怨我，反而还与我探讨在目前情况下法轮功应该怎么做。其中一位说，据他看共产党也就还有三五年的寿命，何必跟它较劲呢？不如一起把公司经营好，走经济救国之路。

## 舍尽

我恢复工作，同时也与这次坐牢认识的功友有了密切联系。我与几个功友携手起草过给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呼吁信，发起签名连署，也一同商议过向拘留所质询，请他们针对拘留所使用电针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做出解释。我们前一天刚用电话商议，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传唤，审问我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们的电话显然受到监听。

王俭的女儿小梅，这时已被关在专门关押重大案犯的北京市公安局七处两个月了，她刚从七处传话来，让王俭替她请律师。

几经周折，王俭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这案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父母、妹妹都是搞法律的，王俭约我一起去见律师，我当然义不容辞。

那天是四月三日，我们约了十点钟见面。

我要和王俭去见律师的事并没告诉公婆，但我这次从拘留出来后，他们的警惕心空前地高，随时随地放了一只眼睛在我身上，似乎从空气中都能嗅出我的动向。当我准备出门时，婆婆阴沉着脸堵着门，问我出去干什么。

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可能只说有事要出去；我也记不清婆婆什么时候站在屋子中间破口大骂，她骂完法轮功又骂我父母，还说她活了六十多岁也活够了，要去四川找我父母拚命。她一直认为是父母亲让我炼功的，追本溯源，当然得找他们拚命。

我从没见过婆婆这样，就算上次她躺在门前不让我出门，也没骂脏话。

我难过得不知所措，边哭边盲目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不知怎样才能阻止她骂人。

看到我真要出去，婆婆急红了眼，堵着门叫：「你今天要出去，就与我的儿子离婚！」

我一口气堵在心里，又不由有些好笑说：「离不离婚是我跟我丈夫之间的事，难道让我跟您离婚？」

婆婆已经完全昏了头，立刻接口道：「对！我今天就跟你去法院办离婚！」

我非常清楚婆婆只是以此要挟我，并非真想让我们离婚。恰恰相反，她太想维护这个家了。但我必须向她表明：我不接受要挟。如果我接受这样的要挟，那从此别说是出去做什么了，只怕连在家偷偷炼功都得放弃。再说王俭还在等我，我岂能食言不去？

我拿出笔，飞快写下离婚协议书，刚写完「我自愿与某某某离婚」一句，公公在一旁念叨：「离婚她才不怕呢，她有钱！」

以前家里的存折都是我保管，先生不愿操这种心，但这时我早已将一切都移交给先生，处理好「后事」。公公不知情，所以担心我将家里的钱拐跑。听到这，我心一痛，二话没说，接下去写：「家里的一切财产均可放弃。」

我飞快签完名，带着决断的表情将离婚书递给婆婆。

她没料到我会这样。我从小个性就特别软弱，炼法轮功以前，谁瞪一眼我都难受半天，谁吐口唾沫都能将我淹死，一天到晚都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时常觉得很累、很苦，可是又改不了这天生的性格。

学法轮功后，《转法轮》一句话却让我彻底解脱出来：「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

我在心中认同这个理，相信这个理，此后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做到「真、善、忍」，不再在意任何人对我的看法。背了三十年的思想包袱突然一下甩掉了，心中的轻松和解脱无以伦比。

然而，在恢复自信心的同时，我在许多方面却变得比以前更好讲话。以前我看到公公将一块很难看的抹布很不合谐地放在精美的家具台面时，我都会很难过，总想将它拿开。我拿一次公公放一次，他图方便，我图美观，这中间就有了矛盾，所谓生活的磕磕绊绊，就是这么来的。

炼功心胸开阔后，这些事慢慢我都不再计较，也渐渐放弃家里几乎所有事情的「决定权」，一切都听先生和两老，我没觉得损失什么，其他人更皆大欢喜。

所以，当一向柔顺听话的我突然变得如此坚决、不可掌控时，婆婆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怎么办，也不伸手接我手里的离婚协议书。

我伸着手等了两分钟，然后将离婚书放到桌上，请她让开让我出去。

婆婆慌得六神无主，语无伦次大叫：「喊保安！喊保安！」公公用他高大的身躯堵住门，想出更绝的主意：「打 110 报警！打 110 报警！」

我沉着地说：「你们可以喊保安，也可以打 110 报警。但我现在是自由的人，就算警察来了，他也无权不许我出门。你们看得了我一天，看不了我一辈子。请你们让路，我要出去。」

听了这番话，公公似乎恢复理智，也许他看到我平静的话语中不可改变的意志。我知道，我的勇气来自我的信念，因为坚信我要去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公公侧身让开他堵的门，婆婆一人挡不住，我从她身边穿了过去。我出了门，她还不甘心地追出来，嘴里仍叫着：「喊保安！喊保安！」

这时我们全家都已搬到新居，这是北京市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执勤。我转过身，对失去理智的婆婆说：「您最好别喊，我们刚搬来，这儿还没人知道我炼法轮功，您一喊，他们就都知道了。」

婆婆一愣，立刻住口，呆在原地。

我头也不回走出小区。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不知怎么却想起《红楼梦》里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李洪志先生的一句话，以前没特别留意，现在也浮现脑海。李先生回忆从前他上班的单位，食堂效益不好，大伙上班只好自己带饭时，曾说，我这人走哪儿手里不愿拿东西。这句平时没在意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世间的舍尽』<sup>13</sup>。」

## 白花钱请律师

我坐公共汽车准时到达律师事务所，王俭和她丈夫已等在那里。

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市收费之高数一数二，一般只接大公司的经济类案子，因为小梅表哥是他们的老客户，碍于情面才愿意听听小梅的情况。

其实 1999 年秋天，当我想去旁听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的案子，并为他们作证「4.25」是我自己要去，不是他们煽动时，父亲就说这是徒劳无益的。绵阳市司法局曾召集市里所有律师，传达关于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文件，主要内容有三：

1、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同于一般刑事犯，因此虽然一般的刑事犯可以由律师出面保释，但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得保释；

2、法轮功学员大方向就错了，因而在法庭上辩护时，不得像其他案件一样，去抠公诉人的什么证据充分不充分、事实确凿不确凿等「小问题」；

3、律师辩护状必须上交给有关领导审批，在法庭辩护时，只能照审批过的辩护状作书面辩护，不许说辩护状之外的话。

为什么我明知道请律师不过是白花钱，还要支持王俭呢？不为别的，我只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再说，只要有机会，就不应放弃为我们的无辜辩护。

---

<sup>13</sup> <出家弟子的原则>，李洪志

律师行指定一男一女两律师接待我们。我告诉他们被关押在拘留所时听到小梅的情况：警察在小梅租的那套房抄出十几部手机，还有好多现金，因而他们指控小梅诈骗他人钱财，准备以经济问题起诉她。

当时同牢房的吴萍听到立即反驳：「他们知道什么呀！我表哥家里现在就有好多钱，有一个深圳大法弟子来北京上访就带了十万。他去天安门之前，将他的钱和手机全部留在我表哥那里，说反正要去坐牢也用不上了，留给后来的弟子用。什么诈骗！」

于是我慢慢向这两位律师讲解法轮功学员之间的钱财是怎么回事。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大家不分彼此。我还听说有一个长春法轮功学员将房子卖了，拎着一皮箱钱到北京，见到经济困难的功友就拿出一叠。所以小梅那儿的钱和手机也一定是其他法轮功学员自愿留下的，根本不是什么诈骗。

听到这，负责的女律师当即表示愿意试试这案子，却又面带难色告诉王俭这儿收费很高，起码要三到十万，不知他们负不负担得起。

我想起不久前刚领到一笔六万元奖金，虽然刚写了离婚书并表示放弃一切财产，但这笔钱应该还可以归我支配，于是我说费用没问题，不够我可以赞助。

女律师叹道：「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境界真的这么高？看来应该让所有的律师都去炼法轮功，这样就可以免费给穷人办案了。」

接下来我又提了这案的难度，以及父亲所说的那个内部文件。女律师说他们没接到这个文件，律师完全是独立的，哪怕小梅杀人或是买炸药将天安门炸了，她都有权利得到辩护。

但是第二次见面，上次一直没讲话的男律师偷偷跟我说，北京市司法局做得比你父亲他们那儿高明，没有将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开会，但凡接法轮功案的都要被叫去「打招呼」，他们已被打过招呼，内容还是那三条。说完他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不知后来这两位律师到底有没有替小梅辩护，只知在中国律师确实很难做。我母亲从法院退休后本来办了律师证，替人做代理。两年做下来，她将律

师证退了，说现在没法办案子。她当法官时经常是刚接案子，还没看案卷，某某大人物写的条子就来了；而当律师时，你不将法官喂饱可能就赢不了官司。

## 一封信换一年劳教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我给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与公婆间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先在外面住几天，缓和一下他们的情绪。否则再见面，我又不能如他们所希望的放弃法轮功，徒伤和气与感情。先生感到这次的争吵非同小可，得费些功夫才能将事情抹平，就同意我暂不回家，由他在中间调和。

当晚我住在拘留所认识的功友杨润泽家。第二天一早，回想与公婆发生冲突的过程，我的情绪不够平和，也没能心平气和向他们解释。我能想象我走后他们一定非常难受，就这样把我逼走没法向儿子交代。我想我应该给他们写封信，将争吵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减轻他们的愧疚；我还想向他们表示不管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都理解他们、爱他们、决不会记恨他们，我更想向他们说明，为什么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为什么我要去做他们看来很傻、徒劳无益的事情。

我的头脑一片空明。杨润泽还没醒，我轻轻下床，自行找到纸笔，行云流水般写下后来因此被判一年劳教的这封信：

爸爸、妈妈：您们好！

出于以下考虑，我决定暂时不回家住，希望您们谅解：

一，我的信仰是即便付出生命也不可改变的。政府在对待和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方式上，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在政府承认和改正错误之前，我会不懈地为此努力，这一点在我来说已是无法改变的。由于您们暂时还不能认同我的信仰和做法，我住在家里学法，炼功，与其他功友联系…，都会不断地刺痛您们的心，因此我暂时离开一段，可能对双方都好。

二，对于家庭的责任，我不是没有考虑，也不是不愿承担。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对家庭负责呢？我想您们一定还记得，在修炼之初，我曾经怎样执

著地劝您们也修炼。您们大概不知道，那年当爸爸因胆结石在开封治疗打电话回来说他所遭受的治疗之苦时，我在另一房间痛心地流泪；您们大概也不知道，我曾经在夜深人静时流着泪对您们的儿子说：你说你对家庭的责任感强，我不知你是怎么强的，父母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赶快动员他们修炼，那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你怎样对他们负责呢？他只是说他嘴疼，一转身就睡着了，而我却哭了好长时间不能入睡。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他不能够修炼，他是绝对不能摆脱生、老、病、死之苦的。不管我多么想对你们负责，当你们遭受病痛时，我不能替代；而当你们要离开人世时，我也无法挽留，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我的责任感绝对救不了任何人。

再说孩子。我进过两次拘留所，我看到过年仅十四岁就因抢劫罪进去的女孩，也跟年仅十六岁就因卖淫罪进去的女孩在一起呆过。当她们叫我阿姨，问我这问我那时，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跟我的孩子一样的童真。她们并不是有多么坏，只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没有人告诉她们什么是真正的好和坏，而无知地走向了犯罪啊！家庭的力量有时是很难和社会的力量抗衡的，当我们家巷口都已经开了两家变相的妓院，而我的孩子每天都会来来回回经过多少次时，我怎样才能保证我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学坏啊！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有许多无奈。不管你们看没看到，相不相信，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发自内心地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时时处处都在力图做一个好人的。这样的人多了，社会才会越变越好，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我这个做母亲的才能感到放心。通过这么些年的实践和对社会的观察，我深切地意识到：政府的教化、法律的制裁、知识的灌输都不能改变人心，而真正的信仰却能。

三,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我真的是以越来越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我不是不爱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亲人，而是我的爱已扩大到爱所有的人。我们老师经常说，你不爱你的敌人就不能圆满。不管我做到没做到，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现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可能只站在我们小家的立场上。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吗？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好了，我们的小家才能真正地得好。

四,我也知道许许多多人像你们一样，认为我们即使想干什么，也应该采



取更好的方法，目前这样的行为是无效的，是没什么政治头脑的。没有政治头脑我绝对承认，因为我们确实不是搞政治，我们是佛法修炼。然而我们相信我们信仰的是真理，而真理一定是不灭不破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五,我深切地理解，作为长辈，你们反对我也好，支持我也好，你们绝对没有别的心，只有一颗心疼我们的心，爱护我们的心，想保护我们的心，不想让我们遭罪的心，想让我们活得更幸福的心。近三年的修炼实践告诉我，我所信仰的一切绝对是真的，而通过修炼，我活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明白，即便是在拘留所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一定不要为我担心，我真的非常幸福，因为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顺应了宇宙的客观规律，所以我才这么幸福。

六,目前我暂时不回家，正是为了能尽快地回家，像政府取缔我们之前那样好好地工作，好好地过家庭的生活。当我所信仰的大法和我所敬仰的老师在人世间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时，我确实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平静地工作、平静地生活了；就像假如你们遭受了不白之冤，我也不会坐以待之，一定会起来去为你们说句公道话一样。「明哲保身」也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好，都不是我们的处世之道。我们要求自己能做到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而当我们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不但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得到许多；一切曾经为我们付出，替我们承担痛苦的人，也会得到很多很多。这一点可能暂时不能让你们相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了解。

七,我告诉你们这一切，只是为了我不在家期间，你们能放下对我的牵挂而生活得稍微好一些。「大恩不言谢」，你们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也不想再空洞地表示感谢什么的，只是衷心地希望你们能更好地度过眼下这一短暂的过渡时期。

曾铮 2000年4月4日

写好信，杨润泽也醒了。她看了我的信大声称好，立即说要复印给她母亲和哥哥看。许多炼功人都跟我一样，存在着不被家人理解的问题。

## 「空的状态」

这一切看来似乎简单，可是在另外空间，我感觉冲破太多太多的东西，似乎是万钧的铁链突然被我挣断，我藉着这股冲力瞬间冲出无穷多个天宇。老师谈到宇宙结构时，曾说天体宏大到一定的范围，就形成一个空的状态，任何物质进入这个状态都会自行解体。我好象就冲到这样的「空的状态」，世间所有苦厄，人间所有的绑束、大军、刑警和监狱，都被我远远抛在身后，变得像尘埃一样微不足道，自行解体；在这个「空的状态」，前面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维护真理的决心和勇气，我像是挟着一股神力，不但自己勇往直前，还不由自主带动我身边的一切跟着我一起向前冲。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我并无特意计划，但不知怎么就跟许多以前认识或不认识的功友联系上。我跑遍北京东西南北、城区郊县，与其他学员交流心得体会。我不断有新的感悟，思如潮涌，下笔如神，在几天的时间里写出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走出来之中还有走出来〉，一篇题为〈「4.25」有感〉，主要是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应该走出来维护大法。

文章刚出来几天，还没来得及送上明慧网，只给过一些参加交流的功友，却已被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人权会议引用来攻击法轮功，后来上了《人民日报》和劳教所的「教材」，被抨击「法轮功骨干分子煽动闹事」如何如何……。

我心中装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包里背着一面「法正乾坤」的横幅，手里提着一大包法轮功的资料，走在大街，坐着公共汽车满北京跑，心里从没怕过。不但不怕，还时常喜悦，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高大，很虚空。手里的资料用完了，就直接到街上去复印，有的店主看也不看就给印了，有的店主一看是法轮功的资料不敢印，我便换一家。有一次说好和另外四人一起去一个地方，来时只剩下两个，另两个刚在地铁站被抓了，三人还是按原计划行动，心情半分也没受影响。

在交流中渐渐有一个明确的近期目标：「4.25」周年那天要克服一切阻力上天安门打横幅！

我们抓紧时间做准备，没想到魔爪已悄悄伸近……

## 第四章 箭射出再画靶心

在北京平谷县看守所被灌食致死的龚宝华生前与女儿的合影（明慧网）



### 入狱绝食

4月12日我回到旧居。这套房子除了没有人住，其他一切还是原样。在功友家东住一天、西住一天流浪一个星期后，我想回去休整换换衣服。

那晚我睡得特别沉，过去一星期我几乎每天都与功友谈得很晚，睡眠严重不足。半夜有一瞬间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使劲打门，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我的呼机响起来。看是先生呼我，我费力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回电话，问他半夜两点有什么要紧事。

先生说是派出所的牛军找我，要我立刻给他回手机电话。我睡得迷迷糊糊也没多想，抓起电话就拨通牛军的手机。

牛军一边跟我扯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一边让片警吴兵立即开警车杀到我的楼下。

电话还没打完，吴兵就到门外。原来刚才打门的也是他，没人应门他以为屋里没人就走了。那一星期我居无定所，如果不是通过先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先生不愿跟警察撕破脸，也万万没料到让我给牛军打个电话的后果。

我被带到派出所，关在一个只有一张小床的屋里。床上堆着几件防弹背心，我实在太困，倒下去枕着硬邦邦的防弹背心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整日，牛军、吴兵和另一个没见过的警察轮番盘问我这些天的行

踪。我没回答，只问他们要了一张纸，写了一份声明，声明我以前给派出所写的「保证书」作废。牛军气得直哼，咬牙切齿说：「你不说！你不说我照样送你！」

就这样，我第三次被送进崇文区看守所。

这次被捕是始料不及，也是心所不甘的。上次被关在拘留所，我就想去天安门打横幅。这个想法已是深思熟虑产生的。其实思考过程很简单，我想我们有那么多的炼功人，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他们是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关我们的，那这场镇压不就可以早点结束？可惜我们站出来的人还是太少了；但如果我盼望别人都能站出来，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

这回我已经与功友相约「4.25」周年纪念日那天去天安门打横幅，到时人家都去了，我却被关着不能去，这算什么？因此我一进拘留所就决定绝食，想争取在25日之前出去。

绝食头两天，我没有太大反应，跟其他人一样坐板、值班、干活。管教只在巡筒时漫不经心问我一句：「你在绝食？」

到了第三天，我出现乏力和心慌的症状，张管教这才将我带到医务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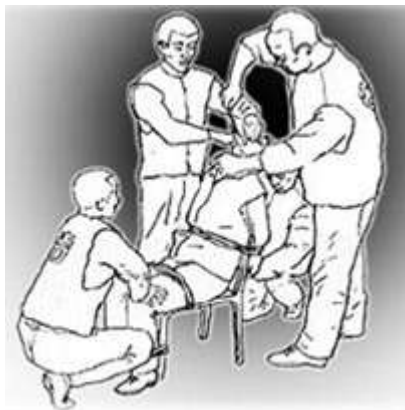
医务室只有一个医务人员，桌上放着一套弯弯曲曲的褐色胶皮管，胶皮管旁边有个大玻璃烧杯，装着满满一杯不知什么液体。

张管教瞥瞥那堆胶皮管，又对着冷冰冰的水泥地努努嘴，说：「曾铮，你说我找几个彪形大汉来把你按在地上灌吧，也怪没意思的。你要自己喝了呢，大家都省事。」

我看着那堆胶皮管，想起几年前陪先生去做胃镜检查的情形。那天先生好容易直着脖子将胃镜的管子吞进胃里，谁知一个病人跑来找医生扯皮，医生扔下先生跑到走廊跟那个病人吵架，越吵越来劲，把先生忘到九霄云外。

先生躺在床上，管子塞在嘴里、胃里，咽不下，吐不出，耳朵听着他们争吵，嘴里喊不出话来，多少次憋得要晕死过去，在候诊处等待的我却一无所知。

等我再见到先生，他的脸惨白得像死人一样，额上冒着虚汗，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也讲不出话来。



#### 摧残性野蛮灌食（明慧网）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没来得及想象那堆胶皮管从我鼻子里插进去是什么滋味前，就默默端起烧杯喝了。杯里的液体非常难喝，呛得我直想流泪。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烧杯里的液体喝掉一半，回到牢房立即又吐又拉，将喝下去的液体全部排了出去。

第四天，我感到非常虚弱，心跳加速，全身出虚汗。张管教又将我带到医务室，我告诉她昨天喝的东西全都吐掉、拉掉了，没用。她说那就打点滴吧。

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费了半天劲也找不到我的血管，找来一个男犯给我扎。这个男犯大摇大摆走进来，随便跟警察说笑，大大咧咧给我扎点滴：「你呀，什么时候见到江泽民再绝食吧，否则你就是死在这里头也没人知道，还算你个畏罪自杀。」

他的技术还真比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强，漫不经心就扎了进去。

瓶中的液体开始一滴一滴往我血管流，我靠着身后的大柜子坐着，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几乎没有力气保持坐姿。想躺下，又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的意志和意识随着身体的虚弱一点一点地变弱、变弱，弱到神志开始恍惚，眼前景物变得白茫茫，像电影里的镜头淡了下去。

在一片虚无缥缈中，一个声音软软对我说：「你好累，歇歇吧，歇歇吧」。

受到这个软软的诱惑，我逐渐放弃意志，直到它只剩下针尖那么小的一点，我还在放弃、放弃……。

就在最后临界点，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拚命挣扎去抓一根救命稻草，冲口叫：「把管子拔了吧，我回去吃饭。」

这次失败的绝食经历让我认识到，「不畏强暴」不是嘴巴讲讲就能做到，放下生死，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坚守。有位法轮功学员绝食二百多天，其中有一次连续绝食六十多天，与他比起来，我的意志力还差得太远太远。

## 制裁你的思想

这次进去，我还是归张强和马英管。头几天，他们跟我兜圈子，怎么也不说为什么抓我。张强只是反复问我：「你认识吴萍和她丈夫吗？你认识李力吗？你 11 日、12 日那两天都去哪里？」我不答他也不勉强，但我立刻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李力也是我上次进拘留所同牢房的功友，后来跟我差不多时间被放出去。11 日那天我和吴萍、李力约好去一个功友家。在地铁站会合时吴萍的丈夫带来一个男子，说是刚学法轮功一星期，也想参加交流。这男子神情颇不自然，我隐隐觉得不妥，但他是吴萍的丈夫带来的，法轮功又对所有人都开放，我也不好说什么。

第二天，也就是我被抓前一天，我们又去另一个功友家交流，那人照样跟着，我们在一起念《精进要旨》，他读得结结巴巴的，我想他是新学的，也正常。

这时张强一问，我就猜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张强知道的只有他在场的这两次，不是他捣鬼是什么？

但密探的话是不使用作法律证据的。张强说李力、吴萍和她丈夫都交待了，用他们的证词就可给我「定罪」，我请他出示他们的证词，他却拿不出来。

几天后张强手里拿着几张纸，如获至宝在我面前晃着说：「曾铮，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可说！你敢说这不是你写的？」

他手里拿着的是我写给公婆的那封信，页眉上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技术术语，

显然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时被公安部门从网上截获的，信的后面赫然是我的名字。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也不知是哪个功友的杰作，将这封信往外发连名字都不知替我删掉。那时许多炼功人只知道不怕被抓，没认识到「人民警察」没把我们当「人民」对待，根本没有安全和防护意识。

我也不想再否认。张强得意洋洋说道：「『我不说！』这回也说了吧？出去一个月长本事了！文章上了互联网！早知道不放你出去！」就这样，我的「罪名」总算定了下来。

半个多月后一晚，我又被叫到提审楼。

这次「提」我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科长。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他并不想提审我，只想跟我像朋友一样聊聊天。

他办公室的窗台有一尊佛像，对佛教的事懂得很多。他承认他所见过的法轮功学员，个人修行都修得很好，在那么短的时间都放下了修行之人该放下的一切，很了不起；他困惑的是，佛家既然讲大善大忍，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大地一样默默承受阳光雨露，又承受垃圾粪便，将一切都化作营养，滋养大地欣欣万物呢？

我说，我跟您交换一下我对「忍」的理解吧。「忍」有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刚开始修炼时，如果有人打我，我可能心里气，可是想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我「忍」了，没有发作，但心里那口气憋着，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他凭什么打我？」

修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境界提高了，心胸开阔了，再遇到有人无缘无故打我，可能乐呵呵一笑就过了，真能一点也不当回事。

再过段时间，又有人毫无道理恶狠狠打我，我虽然还是不生气，但这人打我却会给他自己造业，对他的生命是不好的，出于对他的善念和责任心，我要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应该改正，否则明天说不定他就去打别人。这就是不同境界的「忍」。

他想了想，又问：「修炼的人不是都不计名、不计利吗？你们老师为什么在『取缔』后要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信，替自己辩解？那他不是还是在乎他的名吗？」

我给他讲了个故事。宋朝文学家苏东坡与一位禅师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斗机锋。有一次苏东坡问禅师：「你看我像什么？」禅师答曰：「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说：「我看你像一堆臭狗屎。」禅师微微一笑，并不动怒。苏东坡想今天可赢了他，高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转念一想：哎哟不好，我被他骂了！他说他看我像一尊佛，是说他心中有佛，所以看别人皆是佛；而我呢，不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臭狗屎才会看人家也是臭狗屎吗？

讲完这个故事，他不解望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好，你骂人，你骂人不带脏字，你骂我是臭狗屎。」

我也笑了，说我不是骂你臭狗屎，只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正因为你还有计较自己名声的心，你才以为我们老师写那封信是想替自己辩护，其实不是，他早已没有那个心。

后来他又问了许多法轮功的问题，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临走时他告诉我，你现在名声可大了知道吗？北京市一级的领导都知道你，将你内定为骨干中的骨干，迟早要抓你。

我问他为什么将我定为「骨干」？我在法轮功学员中只是很普通的一员，连个辅导员都没当过。

他沉吟良久，终于找到答案：「因为你的思想。」

我笑问：「法律有制裁人思想的吗？」

他也笑了——为自己无意间一语道破中国法律的「天机」。



## 跃升二板饭勺在握

这次的拘留所生活与前两次不同，让我非常苦，原因是我被当作「头目」而被「孤立」起来。我人还未到拘留所，他们就将里面的人员调动，东一筒六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统统调到其他牢房，好将我与其他人「隔离」。

牢房里只有我一个法轮功学员，其他那些人动不动就会为一口水半句话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牢房的气氛非常紧张，让我日子非常难过。

几天后，我突然莫名其妙从睡地板的待遇连跳数级，成了牢房里一人之下，其他人之上的「二板」，手握发饭、发水大权。好象还从来没有哪个法轮功学员有如此高「级别」的待遇。这是怎么回事？得从牢房的头板文新讲起。

三十六岁的文新，是一家中学的会计，与出纳合谋贪污公款四十多万，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我进去时她已在里面待了快一年，正等着二审上诉结果。

文新是整个拘留所里非法轮功学员中唯一的大学生，非常心高气傲。她从不认为贪污公款有什么不对，技术上处理得也很仔细，被捕后口咬得很紧，推得一乾二净，无奈出纳抗不住都招了。不甘服输的她始终咽不下那口气，心理上更不愿接受长达十四年的刑期。

因为绝望和不甘，她的心理开始变态。她私立许多苛刻的「细则」来满足她变态的洁癖，折磨他人。我看得出她本性并非真那么恶毒，但她相信如果在这种地方不够狠，就得反过来受别人欺负。她规定开水龙头不能用手指，须用手背或小臂；擦地遇到她的鞋绝对不能直接用手挪开，须用手背轻推；严分坐与睡的位置，撤板以后也不许坐乱了。这么一来，每个人等于在坐牢中牢，能待的地方只剩自己屁股下那一块「板」了。谁要是不小心将这些「细则」忘了，她立刻将人骂个狗血淋头。

我进去后没几天，原来的二板和三板打架，管教将她们都调走。按常理该升二板的四板却抵死不肯，五板也不肯。因为挨着文新坐或睡都像挨着火药堆一样危险，随时都有不小心碰到她而挨骂的可能。

于是四板和五板两人一起向管教力荐让我当二板，说是炼法轮功的脾气好，能忍，只有我当二板才能减少牢房的矛盾。

我便莫名其妙当上二板，担当起发饭、发水的大任。。每次「白菜游泳」或开水来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直勾勾盯着我的手，看我给谁多发了，给谁少发了。我谁也不看，只管尽量发平均就是。

几天后，文新终于忍不住，直截了当教我该怎么发。发菜将稠的先捞到我和她的碗里，然后将汤倒给其他人，最后剩下那点稠的务必再全部倒回她碗里。奥妙何在呢？万一汤里有点肉末什么的，就全在这里了。水呢？别给她们发那么多。她们把热水喝完了，我拿什么洗头、洗脸、洗屁股？

牢房只供应饮用的水，关在里面的人一年四季都只能用凉水洗澡。而文新一直苛扣其他人的饮用水，一天用热水洗三次屁股。

我告诉她我不能这么做，也告诉她吃亏是福，占了不该占的便宜要失德。她似乎还想拉拢我，所以表面上没跟我发作，却从此动不动就摔盘子摔碗作脸作色的。我只当没看见，该怎样还怎样，她又将气撒在其他人身上。三板白玲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 处子被判卖淫

白玲小巧玲珑，是个傣族姑娘，因为卖淫罪进来，也在里面待了快一年。她能做到三板纯是时间熬出来的。

她成天有点神经质地笑着，好象脑筋受过什么刺激。但她从不欺负人，还喜欢帮助人。习惯文新洁癖统治的她发现我居然不嫌弃她，愿意让她帮我递递衣物之类时，简直受宠若惊。因为我不嫌她脏，她死心塌地崇拜我。

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问她为什么跟她同样罪名的人都只判半年妇教，而她居然待了快一年还在里面呢？

她还是那样神经质地笑着，给我讲了一个让我笑不出来的故事。

一年前的春天，她到北京旅游，穿著一身漂亮的傣族服装走在街上。听见有个声音热情地招呼她，她转过身去，看是一个四十岁左右骑着自行车的陌生男子。这男子跳下车，问道：姑娘，你是云南什么地方来的？她说了什么地方。男子说那正是他当年上山下乡插队的地方！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姑娘这身衣服让他看着好亲切，要求可否一起聊聊？

她答应了，他们就坐在路边的街心花园聊天。男子说起当年在傣乡插队的事情，他们谈得非常投机。

正当聊得火热时，一个警察过来二话不说就以搞色情活动为由将他们都抓到拘留所。

她在拘留所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向那个男子卖淫，被判了半年妇教。

她被送到「妇教所」「劳动改造」两个月后，她参加妇教所组织对所有妇教人员的体检，主要是查她们有无性病。检查的结果显示她居然还是处女！

妇教所将她退了回来，请提审重新审理她的案子。

处女被判卖淫，使她的提审出了个大丑。提审恼羞成怒，发誓要找出她的错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查到白玲四年前曾因偷渡罪而被公安局处理过。有「前科」就好办了！他就根据她的「前科」将她的半年妇教改判两年劳教。

她听到消息时寻死觅活，后来别人告诉她可以起诉。劳教和妇教的决定都由一个隶属于各区党委的「政法办」机构作出，根据行政诉讼法，民也可以告官。她只有小学文化，自己勉力写了起诉书，好容易捱到法院开庭，结果还是维持原判！

从法院回来路上，她又试图跳车自杀，令管教大为恼怒。从此她被视为拘留所的问题人物，管教认为她的神经有毛病，别人吵架没事，她却曾因吵架被「连上」游监示众。

「连上」这种刑罚，是将人的两手用铁链分别紧紧铐在两个脚踝上，使人只

能像动物一样弯着腰，四肢一起在地上行走。「游监」是由管教押着，到每个监室去向所有的人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以后再也不敢了云云。我想起上次在拘留所见过一个人被这样游监，当时她的脸憋得通红，完全看不出模样，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她。

讲完故事她还是那样神经质地笑着，颇得意地告诉我法院开庭时她在原告席，判她劳教的「政法办」却是被告。她说她还要向中级法院上诉。她说着这些时，许多人在一边冷笑，不知是笑她痴，还是笑她迷。

## 夺权之战

文新撒气的第二个目标是四板杨杰。

杨杰是因挪用公款炒股票一类经济问题进来的，有一天我与她聊到各自的家庭，她突然流泪说，你知道我父亲曾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我就看着人民币上的四个老头亲！」

「什么叫人民币上的四个老头？」

「百元大钞上不是有四个人头像吗？他就知道钱！……」

我慢慢给她讲起法轮功的道理，她流着泪听得入迷。几天后，杨杰对我说，她想开了，知道人应该为何而活，她这次的牢没有白坐，她也要炼法轮功。

文新将一切看在眼里，妒在心里，没事就找碴，但渐渐有些人不买她的帐，还有人动不动就说：「曾姐，你是研究生，你真有学问，比有些大学生强多了！」

要依照文新往日脾气，不知都发作几回了，但这回因为她吃不准我与管教的的关系，所以一直压着怒火。她看我升得那么快，以为我有什么「托儿」呢。

五月中旬一天，拘留所一下子抓进来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这些人进来后都不说姓名，弄得管教大为光火。拘留所早就人满为患，只有让这些说出姓名，遣回原籍关押，这里的警察才能少担些责任。

为了这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各牢房头板被管教找去连夜开会，面授机宜

让他们说出姓名。文新看出机会，趁机向管教进了一些不知什么谗言。

杨杰很快被管教找去谈话，回来她就开始收拾东西，原来管教要将她调走。在拘留所，调换牢房是一种主要的惩罚手段，因为被调到新牢房的人哪怕原来是头板，也得从未板做起，而末板理所当然得受所有人的欺负。

杨杰边收拾东西边气愤地说：「这法轮功我还学定了！上别的屋我跟别的人学！哪个屋没有法轮功啊？谁爱告谁告去！有本事把我调出拘留所！」

杨杰刚走，管教又宣布将原来倒数第三板汪雁提拔上来当二板，我当然就顺次降为三板。

汪雁是个吸毒犯，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中央军委委员，八十年代中国部分开放市场，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轨制」经济，她和丈夫利用父亲的地位和两种经济之间的价差，倒卖<sup>14</sup>钢材等紧俏物质，赚了不少钱，开的车是上百万的凯迪拉克。后来她丈夫不知怎么吸上了毒，她也跟着学会，夫妻俩把万贯家产统统吸光，双双进了监狱。

汪雁的高干父母狠下心肠不再认这个女儿，所以五月天别人都热得穿短袖衫，她却没夏装还穿著厚毛衣。吸毒的人突然断了毒时嘴特别馋，她一直在偷其他人的东西吃，牢房里谁也看不上她，包括文新本来也是天天骂她。

这回她突然在文新的提拔下跃升二板，饭勺在握，立即扬眉吐气，不用文新吩咐，就知道如何将该捞的都捞到她的碗里，骂起底下的人来一点不比文新逊色。

## 官逼民反

底下人的日子变得比以前更糟。文新固然凶，好歹还要点面子；汪雁能从坐着百万凯迪拉克出入中央军委大院，沦落到拘留所偷卖淫女的馒头吃，还有什么脸面可要？

有一天不知什么日子，来的菜不再是「白菜游泳」，居然是白菜煮豆腐，

---

<sup>14</sup> 利用职权在「计划体制」内低价购买紧俏物质，再高价在「市场体制」内出售。

而且豆腐多到汪雁将她自己 and 文新的碗里装得不能再装了，都还有多。

底下的人忍着气，以为这回好歹可以分到一些剩下的，谁知汪雁想出一招绝的，将自己的洗脸盆拿来，将饭桶余下的豆腐一古脑全盛进脸盆里，然后将菜汤倒入其他人的碗里。

有人气得没动碗，有人没敢表示什么，端起菜汤就着干馒头啃着。这时刚好管教从门口经过，白玲放下饭碗，跑到门口大喊：「报告管教！我有急事！」

管教将白玲放了出去，没多久就和白玲一起回来，大家的饭还没吃完。白玲将汪雁盛在脸盆的一大盆豆腐和自己什么内容都没有的菜汤碗指给管教看。

那时刚好拘留所展开打击「牢头狱霸」的活动，文新和汪雁赶上这个风口，被抓了典型，管教让她们俩立即收拾东西走人。

文新在此待的时间颇长，连抢带骗的东西不少，好一阵才收拾就绪。临出门最后一分钟，她突然将我拉到洗手间，低声说：「能将你的通信地址告诉我吗？」

她在我面前一直摆出一副傲慢的「头板」架式，这时一反常态这样低声哀告，倒让我有些意外。我迟疑着问：「你有纸笔吗？」

「不用，我能记住，你说吧，快点！」

我不禁有些佩服她的「临危不乱」。她当了那么长时间「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头板，眼看就要发配别的牢房去当末板，还能那么快地拉下面子为日后打算。她知道不管她曾怎样待我，关键时刻万一有什么事情求我，我一定会帮她。我告诉她我的地址，她努力记在脑里，在其他幸灾乐祸的神情中，抱着铺盖卷离开了。

文新和汪雁走后不久，杨杰又回来。原来白玲她们知道从不让法轮功学员当头板，因此竭力要求管教将杨杰调回来做头板，仍让我做二板。东一筒六所是拘留所里打架最多的一个牢房，一直让管教头痛。这回难得所有人一致推荐杨杰，管教便依了她们。

杨杰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宣布所有那些文新订的规矩统统作废，今后牢房从头板往下，所有人一律一视同仁，任何人不得多吃多占少干活，大家都向法轮功学员学习。

那天牢房的人快乐得像过年一样，好几个小女孩在板上手足舞蹈，庆祝牢房里不再有禁区。

当晚，杨杰便安排我与她一起值班，开始跟我学炼法轮功的动作。

我花了三个晚上教会她动作，白天则利用头板手中掌握着笔的权力，在一本不知是谁留下的英语书空白处将我记得的法轮功短文都写下来，杨杰有空就看，其他几人也跟着看。东一筒六所就这样不到一个月内，成了法轮功的「天下」。

## 最后通牒

一个月的拘留期到了。从「取缔」开始，拘留所来来往往不知关过多少法轮功学员。我第一次进来时警察告诉我有二百多人，到那时至少是两倍于这个数，年龄最大的已八十三岁了。

一般法轮功学员都是关一个月就放了，虽然遇到开人大会等特殊情况也曾超期到四十多天，但整个崇文区还没有判劳教的。所以到了五月十二日我的拘留期满那天，同监的人一早就替我盼着，看什么时候会放我，有人则央求我将衣物留给她们。

我把能留下的东西都分给她们，收拾好小包，就跟她们一起等着。

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动静。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时间忽然变得那么漫长。

等到七八天左右吧，终于听到管教在牢房外叫我的名字。

我被带到律师会见室，看见那个我给朱镕基写信后被叫到派出所时见过的「局领导」在里面等着我。

他说，你爱人跟我一起来的，就在拘留所门口，可惜不能进来，托我问候你。他绕了几个圈子后说，只要我口头承诺出去后不上天安门，他就有权力将我放出去。还说你出去后天天在你们家炼功，从炕头炼到炕尾我都不管你，只是别去天安门。

我猜想这可能是先生费了很大的劲替我争取来的「最后通牒」。不过我拒绝了，告诉他我不能承诺任何事情。

他沉默一会才又问：「如果你被劳教了，你怎么看这件事？」

「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是有代价的，我被劳教就是代价之一。」

他冲口问道：「那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我轻轻地说：「我愿意。」

## 遣送劳役

两天后我再度被叫到律师会见室，两个崇文区「政法办公室」的人带来了对我的劳教决定。劳教票上写着：「曾铮在 2000 年 4 月间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邪教组织鸣冤叫屈，煽动抗拒法律实施……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通知书后六十天之内，向上级主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天后，也就是 5 月 26 日，刚起床还没洗漱，就听见有人在筒道里尖利地叫：「曾铮！收拾东西走人！」

牢房的人面面相觑：刚接票三天就送走？这在拘留所又是史无前例的。依惯例，只要申诉、起诉、上诉的过程没走完，就不往劳教所或监狱里送。文新和白玲都在这里待了快一年，就因上诉程序没走完，一直在这里押着，而我已经明确提出我要申请复议。

拘留所里人色混杂，各有各的想法，有人怕到劳教所或监狱后要服苦役，所以明知起诉无望，也用这种办法拖延时间；有人则觉得拘留所坐板枯燥无味，



刑期长的下去后有机会减刑，所以巴望早点下去。但什么时候能下去，却由不得自己，一般最快也得两三个月。

## 三号被灌死

到了收押室，我意外见到久违的尤敏。她在一月底去天安门打横幅被抓后，就一直被关在这里，刚绝食十一天，瘦得不成样子，也被判了劳教。

我们站在收押室外等着其他人办手续。一个二十多岁因卖淫进来，将与我们一起送去劳教的女子怯生生叫尤敏：「你知道吗？三号死了！」

「死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拉到医院灌食时死的。」

她们说的「三号」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是半个多月前进来不愿报姓名那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之一。因为没有姓名，她们被编成「一号」、「二号」、「三号」等。她们绝食抗议被抓，「三号」绝食到第十二或十三天时，被拉到医院灌食就没再回来，到死时都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四十五岁，来自黑龙江。

据统计，被摧残性野蛮灌食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占被迫害致死人数的 10%（酷刑演示，明慧网）



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在 800 多名迫害致死案例中，有 10% 的人死于强制灌食。在许多拘留所或劳教所，灌食成了折磨人的另一种方法，灌食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生存，而是为了让你难受、让你放弃。让毫无医学知识的犯人将粗大的胶皮管从你的鼻腔任意拔出插进，或者干脆将管子一直插在你鼻子里，什么时候想灌就灌你一家伙。王俭就曾被灌得鼻腔破裂，流血不止。

广州黄埔戒毒所为了逼法轮功学员放弃，甚至把洗洁精、洗发水等刺激性的化学物品强制灌入法轮功学员的胃里，造成被灌者不停呕吐，痛苦无比。

## 610 办公室

办完手续，我们一人卷着一床铺盖，拎着一包随身衣物，被塞进囚车，除了四个法轮功学员外，还有五六个其他犯人同车。

囚车呼啸着出了拘留所，向着郊外驶去。大约一小时后，我们来到戒备森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不管是判刑的还是劳教的，都要经过遣送处，再分流到各个监狱或劳教所。

触目惊心的「犯罪」二字，让我十分不舒服，阴森森的气氛，比恐怖电影还让人压抑。如果说人间有地狱，那么应该就是这里。从小到大，一路当着「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党员」、「保送研究生」，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无产阶级人民专政」的对象。

经过重重关卡后，囚车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来。押送我们的警察拿着厚厚一摞资料进楼，我们被责令原地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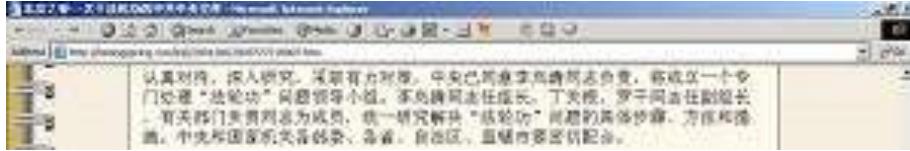
十几分钟后进楼的警察出来了，让判大刑的下车，劳教的留下。

「判大刑」指的是触犯刑法，经过法律程序，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人，是刑事犯，按中国大陆的话讲，属于「敌我矛盾」，被判「大刑」的人要「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而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罚，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劳教理论上是由隶属于市政府的「劳教管理委员会」决定，实际上则是由隶属于区党委的「政法办」下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样是被强制劳动，名词却叫「劳动教养」，简称「劳教」。而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决定，实际上是由「610 办公室」作出的。

镇压法轮功前夕的 1999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罗干等人负责，其下设立「610 办公室」，专门对付法轮功。「610」便是 6 月 10 日之意，这个不具法律依据的「办公室」，最高机

构常设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镇压后升级为正部级单位，性质上与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前苏联的「克格勃」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十分相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



江泽民 1999 年 6 月 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北京之春》2001 年 6 月号）

各级「610」机构数以万计，专职兼职工作人员达百万人。它的权力和运作跨越各级党政、法律系统而自成体系，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公、检、法、司法、安全各部门侦查、抓捕、起诉、审判等处理法轮功工作的一切活动」，直接掌握法轮功学员的生杀大权，法轮功学员从此被打入另类，只归「610」管，完全丧失宪法和其他律法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

中共对外否认 610 的存在。此为中共门头沟区委 610 办公室文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



中国的劳教体系建于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当时是想强制解放前那些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残余」进行劳动，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云：「劳动创造了人」，故而「劳改」和「劳教」体系都是依据「强制人服苦役能将人改造成好人」的理论基础所建立。

后来劳教系统渐发展为处罚那些尚构不成犯罪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卖淫、吸毒等轻微罪行的体系。镇压法轮功后，这种劳教体系便成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工具，因为各大省市都有劳教所，又不须经过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方便」得很。

## 现行反革命

其实「改革开放」后，为了跟国际社会接轨，中国大陆的刑法已经用「危害国家安全罪」代替原来的「反革命罪」，但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反革命罪」仍是存在的。劳教所的一个警察就曾对我们咆哮：「像你们这样的，要在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起码判十五年大刑！现在才判你们一年劳教！够便宜你们的了！」

最后这次在拘留所，张强曾按程序问我：「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你知道吗？」  
「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他拍着桌子跳脚，以为我在故意气他。

等他情绪稍微平复，我告诉他，第一，民政部取缔的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而非法轮功。法轮功只是一种功法，一种思想，而非一种组织，如何取缔？第二，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法轮大法研究会从中国气功科研会退出后，有关学员曾多方奔走，向民政部、统战部、人大、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机构都提出登记申请，但没有一个地方受理，那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从何体现呢？

至于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更是无稽之谈，「邪教」云云，是江泽民说的，是《人民日报》社论说的，若干年前《人民日报》不是还登过〈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社论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吗？没有；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法律吗？不是。

他不同意，非说定邪教有法律依据，我请他找出来。他和马英两人在提审室翻箱倒柜，急得一头汗，好不容易才将「两高」<sup>15</sup>惩治邪教的细则找出来。这个「细则」我早已仔细研究过，我请他从头到尾仔细读这细则，里面出现过一次「法轮功」三个字吗？没有。他惩治邪教跟我们法轮功有什么关系？

---

<sup>15</sup>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共对海外否认 610 的存在。此为中共官方网站公开提及 610。（烟台市科协网站）



可悲的是，中国有太多人不懂法律，当权者利用这点堂而皇之玩了一次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先是用《人民日报》来发个社论，说「法轮功就是邪教」，然后再由人大通过一个惩治邪教的法律实施细则，这样一来，很多人都误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法律依据。

也难怪，在中国这样一个党指挥一切的国度，老百姓早知法律没有多大用处；以前共产党号召大家一切要听从党时，曾喊一句口号：「党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党员和群众真是这样做的。八十年代后，人们渐对共产党失去信任，这句口号不知被哪个天才改成「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

以前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环。旁人请教他诀窍何在，他答曰：「先将箭射出，然后再画靶心。」

今天江泽民统治下的中国，不就是这样的吗？先决定要整治法轮功，再一个一个去制定所谓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很明智，这样的法律，懂它何益？

等判大刑的都下车后，囚车调头往回开。押送的警察解释，这里要进行改革，从现在起要将大刑的和劳教的分开，等新建的劳教人员调遣处筹备好，再送我们下去。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拘留所待了六天。

后来我才知，因为北京市那次判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劳教，原有的调遣处装不下，不得不新建一个，专门用来对付法轮功。残酷的镇压进一步升级。

## 第四部 劳教血泪

### 第一章 人间地狱

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外墙（明慧网）

#### 低头抱首

2000年6月1日一早，六天前的一幕重演。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

和一个吸毒犯、一个卖淫者一起从看守所被送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团河新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那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调遣处的大门紧闭，看不清有多深。

押送的警察照例先进去送「资料」。同车的王俭走到我身边正要讲话，紧闭的大门突然开了，一个粗暴男声响起：「听着！用你们的右手拿起行李，排成纵队！」

我们赶紧回到行李边拎起铺盖卷，在「齐步走！」的口令下鱼贯走进「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刚进大门，还没来得及打量周遭，暴喝又响：「蹲下！」

突如其来的声音一下子将我「打懵」，身不由己就蹲了下去。我听见电棍「劈劈啪啪」放电的声音。接着尖叫：「低头！抱首！看脚尖！」





我不由又低下头，看着自己脚尖，却不懂什么叫「抱首」。

一双穿著皮鞋的脚走过来，我的双手突然被抓起来反扣在脑后：「学着点！这就叫『低头抱首』！」

「低头抱首」这个姿式在调遣处非常重要。我们后来「学习」的「劳教人员行为规范养成标准」如此描述的：「双腿蹲式：双腿弯曲，两脚并拢，双手交叉放于脑后，低头。」还有另一个「低头抱手」，是站立式：「站立式：两脚并拢，两手交叉放于腹前，右手放于左手之上，低头。」

「低头」的标准须低到能看到自己的脚尖甚至脚后跟，这样你就什么其他也看不到了。



低头抱首（真人演示，明慧网）

蹲了大约五、六分钟，汗开始往下流。除了自己的脚外，什么也看不到，也不知周围发生什么事。我想起以前，特别恐惧雨后骑车驶过水坑。自行车进入水坑，心就猛地一紧，总觉水坑很深，会一下子连人带车全陷进去。有时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我甚至有种幻觉，觉得这水坑是一个穿越地球的大洞，水面倒映的是地球那端的天空，我会顺着这个大洞一直掉到地球那边去……。明知这是臆想，还是控制不住那莫名的恐惧。我想，恐惧是来自无法得知水坑的深度。

「低头抱首」给人的心理效果也一样。你听见电棍「劈里叭啦」响，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杵到自己身上。什么声响都没有时，更糟，毫无防备时突然响起一阵霹雳，更会把你吓个半死……。

## 度秒如年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喝令：「起立！拿行李！」

好容易站起身，又是尖利喝叱：「低头！」

不小心抬头的人不是被电棍杵一下，就是被警察用手使劲按下头。此后，只有低头度日、看着自己脚尖的分。一个视力正常的人，突然被剥夺看的权力，只能像瞎子一样拚命张着耳朵去判断周围的事。

我们低着头，拎着铺盖卷，一路小跑跟着带路的警察往里走。除了走在你前面的那双脚，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让那双脚走出视线之外。

经过两个小院，两道铁门，顺着一条过道往前走。瞥见过道两边似乎有两张小凳子，坐着两个穿白衣的人。

走完过道，脚下出现粗糙的混凝土水泥地。

前面的脚停了下来，后面的人赶紧收住脚步。

「放下行李！低头！」

调遣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便是所有指令都是用比吆喝牲口还要粗鲁的声音发出。

放下行李，又听见喝道：「听着！将你们的现金、贵重物品、证件、钥匙都掏出来！」

我将这些东西拿到手上，不一会就听见喊道：「曾铮！过来！」

由于刚成为「瞎子」，我仅凭听力还判断不出声音来自何方，只好将头微微抬起，飞快四下一瞥，瞥见两三米外似乎有几条桌子腿，声音好象就从那里发出的。



## 作者的劳教通知书

我低头走过去，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一双手拿起钱点了起来，点完后，一张表格递到我面前，上面是我所带的现金数目和证件，我被要求在表格上签名，然后低着头回到原处，低着头等候。



六个人一一被叫到那张桌前签名，再一一回到原处，低着头在自己的行李旁等候。

不一会，又有声音吼：「听着！现在开始查行李！有夹带违禁品的，法轮功有带经文的，趁早自己交出来！否则后果自付！」

一双着警服的腿走到我面前，将我带到一堵灰墙前。

「打开行李！被子、褥子全拆开！衣服脱光！」

指令刚下，一双戴着抛弃式塑料手套的手，已开始扒拉我的东西。

那双手扒得很细，连个别包装的卫生棉都一一撕开检查，扔得满地；所有卷筒卫生纸都从反向卷一遍，查看有无夹带东西，查完后乱成一堆，无从收拾。

行李扒完，被褥也拆开露出棉絮。那双手将棉絮来来回回捏了好几遍，所有换洗衣物也一件件抖开来看。

行李查完，只剩「衣服脱光」这一项了。

我再次选择服从，低着头默默脱光衣服，连袜子、鞋都没保留。

查行李的人蹲到地上，仔细检查我脱下来的衣服。

我吸了口气，第一次抬起头来，瞭望头顶那一小块天空。天很蓝，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自己的肌肤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白光。周围建筑物都是灰色，好几个警察同时埋头搜查行李，没人发现我的头已经抬起。地上一片狼藉，行李扔得到处。我管住了自己的目光，没去看其他人裸露的身体。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一件白衬衣、一条蓝短裤扔到我面前的地上：「穿上！」

这就是劳教人员的「行头」。从此我们便失去穿自己的衣服的自由。穿上「行头」，我们被带到另一堵灰墙前，脸朝墙壁排成一排，「低头抱首」原地蹲下。

火辣的太阳烤着后背，汗水很快又流下来。渐渐地，头发湿透了，粘乎乎贴在脸上；脖子低酸了，觉得头怎会那么沉；搭在脑后的双手怎么放也不是地方，压着头吧，脖子不堪重负，不压着头吧，胳膊就得使着劲儿，可胳膊又酸软不堪；两条腿麻透了，不停颤抖；胸口憋得出不来气，恶心得直想呕吐……。

以前只听过「度日如年」，现在才刻骨铭心知道什么叫「度分如年」、「度秒如年」。多少次，我觉得已到了极限，真想一屁股晕倒算了，偏偏清醒地感受着一切，晕不过去……。

### 度秒如年（明慧网）

终于，有人支持不住，「咕咚」一声倒地，几个声音同时吼道：「起来！不许装蒜！」

摔倒的是王俭。以前劳教所从没关过老太太，劳教人员



的「行头」都是按年轻人标准体型做的，王俭穿上这样的行头，裤子的腰围至少小三寸，扣不上，只能用一条丝袜将裂着大口的裤腰勉强系在一起。过小的裤子勒着她的腰臀，使她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不由自主向后倒去。

我费力想站起来扶她，却遭喝叱，又听见电棍「劈劈啪啪」响，赶紧重新蹲好。

就这么稍微动一下，双腿的麻木缓解些，似乎又可以再撑一会儿。

时间好象已停止流转。很快地，又到了极限，只有拚命咬牙坚持，暗暗祈祷谁再摔倒一次，最好是摔在我身上，我就可以趁机再调整一下姿势……。

我们在太阳底下整整蹲了一天，超过十五个小时。我无法想象我是怎么一分一秒捱过来的，更想象不出王俭那样的老太太是怎么跟我们年轻人一样熬过来的。语言有限，我描绘不出一次次超越忍受力的极限，是什么滋味。

## 狼狈为奸

中午和下午，从声音中能判断出又来了两批人。她们是从海淀区和丰台区送来的，经过搜身、换衣，也和我们蹲在一起。

仿佛经历无穷个世纪，在多少次都不行了却又奇迹般挺过来后，太阳终于西斜，不再肆虐。

一高一矮两个着一样服装的人走到我们中间，耀武扬威说：「起来！现在开始教规矩！」

我提过，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都实行犯人管犯人，这一高一矮两人便是成立调遣处时被选中，从劳教所调来担任「班长」的劳教人员，干得「好」的可以提前回家。高的那个是因卖淫和媒介卖淫进来的，矮的是偷窃犯。有人叫她们「黑狗」，也有人叫她们「藏獒」。这两人已完全失去做人的资格，我干脆直接称高的为「狼」，矮的为「狈」，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狼狈为奸」这个词更好的演绎。

蹲了一整天，一次次超越体力的极限，头脑似已完全麻木。听到「起来」这道指令，我甚至没有如获大赦之感，只是机械地用手撑着慢慢站在原地，好

长时间都不能动弹。

我们被带到一块大牌子前，狼扯着嗓门：「听着！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劳教人员入所须知』！」

我们麻木地重复：「劳教人员入所须知……」

话音未落，狼就嗥：「废物！二十几个人还没我一人声音大！重来！」

我们二十几个人的声音确实没她一个声音大，于是一遍遍重来。「须知」是进所后要「低头抱首」接受检查，不许夹带违禁品之类。这些我们早已刻骨铭心领教过。

吼了若干遍，才勉强过关。狼又训：「听着！以后这里不许说任何废话，只许说四个字：『报告！到！是！』进门喊『报告！』队长点名称『到！』队长说完话喊『是！』现在开始给我喊，放开嗓门喊，把嗓子喊劈！」

二十多人开始像疯子一样拚命喊：「『报告』、『到』、『是』！『报告』、『到』、『是』！……」一边喊还要一边做「蹲起」动作，即不停变换「低头抱首」的蹲式和「低头抱手」的站式。二十多人反复地起来、蹲下、喊叫，夹杂狼和狈的吆喝：「大声点！再大声点！喊！给我喊！把嗓子喊劈！」……没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恐怕会以为进了疯人院。

好多人的嗓子真的喊劈了，说话或唱歌触及那个「劈」的地方，立刻剧烈咳嗽，不能自己。

集体叫喊好几十遍后，狼和狈开始单独「考核」我们，一个个地喊这四个字，叫得声音够大的，可能两遍就通过了；声音小的一遍遍重来，直到狼和狈满意为止。

在疯子似的叫喊中，天渐黑透，到了晚上约莫九、十点。从早上七点离开看守所到现在，十几个小时的经验，让身心疲惫麻木到失去思想，傻了似的呆呆听命。

好容易所有人的叫喊都「合格」了，狼和狈养精蓄锐，又出一个新「节

目」。

「听着！现在开始学唱改造歌曲，先学第一首『喊起一、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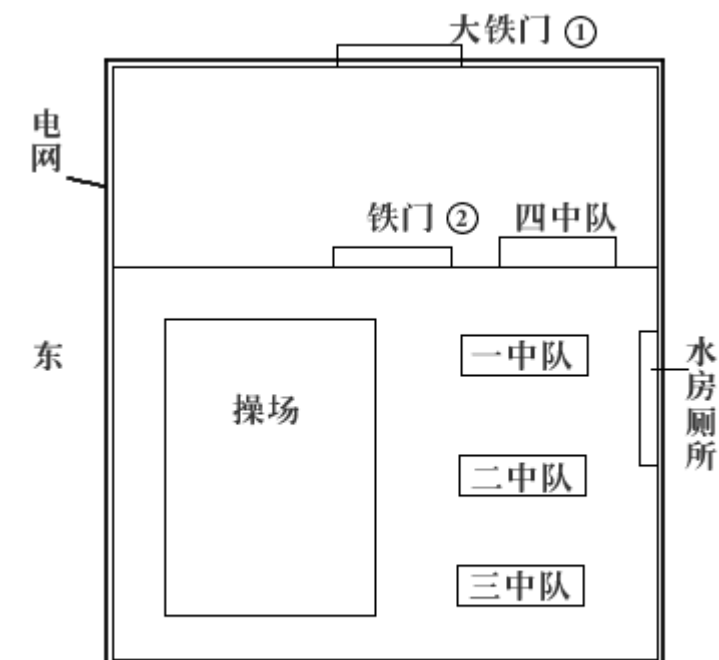
这首歌的第一句是：「喊起『一、二、一』，不再把头低」，然后是「努力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们都机械地唱着，没有一人感觉歌词与现实的差异以及其中的荒谬。

从进调遣处开始，除了睡觉以外任何时候都必须低着头；唱歌则既要低着头，又要大声咏唱「不再把头低」，唱着「重新做人」的「决心」。

2000年6月至2001年6月的调遣处示意图  
(明慧网)

## 重回万恶旧社会

学完两首「改造歌曲」，已不知夜里几点，狼和狈再命我们「低头抱首」，面朝墙壁蹲下。



2000年6月——2001年6月的调遣处示意图

我绝望地想：「完了，『万恶的旧社会』又来了！」

在「文革」中，所有的宣传工具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我们将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对「万恶的旧社会」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十岁那年，毛泽东死时，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搞不好又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受苦受难。学校开追悼会那天，我哭得昏天黑地。长大后明白事理，才认识「文革」和毛泽东，可是这些名词术语自小刻入大脑太深，关键时候就回来了。

这次的下蹲，真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要可怕，早已多次超过极限的双腿又开始酸软发抖。最关键的是，不知这一蹲得多久。

过了一会，终于听到狻在叫某人名字，让她站到一边去。

趁夜色掩护，我悄悄转头，发现被叫的人脖子围着一块塑料布，坐在一张椅上，狻在给她剪头发。原来到了这里，每个人不但没有着装的自由，也没有选择发型的自由，所有人的头发都要「卡嚓」一剪子，剪成统一的「齐耳短发」。

我咬紧牙关苦捱着，等着叫我的名字。当我终于在那张椅子落座，突然想起有一次与同事讨论什么是幸福。同事说，幸福就是炎热夏天里一杯冰镇的啤酒。如果这时再遇到他，我一定会告诉他，幸福更是在你「低头抱首」蹲了一天，你屁股下的那张椅子。后来到了劳教所，还有人说：「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听到这话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低头抱首（真人演示，明慧网）



## 打方块被子

「幸福」是那样的短暂，几分钟功夫，头发就剪完，我回到原地照旧蹲下，「万恶的旧社会」又开始了。

等所有人都剪完，我们再一次蹲傻了。这时来了一警察，一个个点名。那天是调遣处「开张」，三批一共送来二十四人，其中二十个是法轮功学员。警察将我们二十四人分作三班，每班八人，四个非法轮功学员被分到三个班里，担任「组长」负责「看管」法轮功学员。我被分到四班。我们班只分到一个吸毒犯，其余七人全是法轮功学员。

夹着被褥，我低着头疲惫不堪跟着警察走进挂着「四班」牌子的屋子。

这间便是我们的囚室，一共八平方米左右，里面有四张上下床，一边两张靠墙放着，中间是六七十公分宽的过道，门与床之间也只剩六七十公分宽。门旁有个小窗户，对面那堵墙则完全没有窗。

我被指定睡三号床，是个下铺。勉力将被褥放上铺板，以为终于可以睡觉了，却听到狻在外面大叫：「打被子！」

所谓「打被子」，就是要将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有棱有角的方块。这可不容易，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尤其是看守所买的被子质量极差，里面的棉絮不知是什么伪劣材料，东一疙瘩西一块的，怎么也弄不成方块。我头上的汗又流下来。我上铺的人探出头说：「你不嫌弃的话，用我的褥子当被子吧，可能比你的被子好打些，你的被子给我当褥子使就行了。」

一阵感动，我抬起头，看见一张秀丽纯真、像中学生一般的脸。她叫王可，也是法轮功学员，二十九岁，南京大学毕业，本来在北京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丈夫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秘书处的处长，家庭条件十分优越。不过她丈夫的「处长」头衔也未能使她免于被劳教的厄运。

我顾不得客气，赶紧跟她换了被褥。

不知拆了多少次，八个人的被子才打得有点像方块了。狼和狻与警察巡视一圈后，终于发出「就寝」的号令。

多么漫长的一天！

我们颓然倒在床上，一秒钟就不省人事。

## 二十三号令疲劳轰炸

第二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我们「低头抱手」、一动不动在屋里整整站了十六小时。四人呈纵队站在两床间过道，另四人呈横排站在门与床之间的空隙。两个「小哨」（指看管我们的劳教人员）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轮流盯着我们，一秒钟的自由都没有。那时调遣处一共有六个「小哨」，刚好一班两个。

早晚洗漱加「放茅」（上厕所）的时间，一共只给两分钟，三餐各五分钟，蹲在地上吃。屋里除了四张上下床没有其他东西，当然也没有桌子凳子，只能将碗放在地上蹲着吃。地面是连水泥都没有的泥巴地——说句公道话，这倒不是政府吝啬，而是时间实在来不及。「小哨」们住的那间就铺了地砖，我想那才是调遣处原来的标准规格，只因「与法轮功斗争」的形势急迫，等不得去拾掇那无关紧要的地面。

除了吃饭，早、中、晚再各「放茅」一次，时间也是两分钟，其余时间都要「低头抱手」站着。

光站着也罢了，站着同时要一天十六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大声背诵「二十三号令」。这个「二十三号令」包括「劳教人员守则」、「劳教人员生活规范」、「劳教人员日常生活规范」等规则。第一条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其余是「不勾肩搭背，不做猥亵姿态、动作」、「不准恃强凌弱，敲诈勒索」、「不准阅读、传抄黄色书刊，散布淫乱思想，不准在交往中有粗俗野蛮的行为」之类为地痞流氓所制定的种种「不准」。

头一天在太阳底下「低头抱首」蹲得要死要活时，我以为世上的苦厄莫过于此。现在我才明白肉体再苦还不算最苦，你的思想至少还是自由的，你可以集中意志来承受和克服肉体上的极限，但现在你的人格被这些一条比一条低下的「不准」侮辱着，你的思想被一刻不停地强奸和霸占着，你的意志因你的思想被摧残而饱受折磨，你的肉体没有精神的关照，像无助的羔羊被无情撕咬……，在这种情况下，人能不被逼疯，绝对是个奇迹！

第三天的境遇没有半分改善，仍是早上六点一起床就「低头抱手」，一动不动站在房里，再没完没了地大声背诵。

到了中午，脑袋都要崩裂，神经也快崩溃。这样下去，我真的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劳教人员」了！拘留所剥夺我们申诉的权利，到了这里若天天如此，六十天的申诉期一过，我再向谁去申诉？我要找警察提出申诉！

这念头一出，我一秒钟也不能再站在那儿继续背诵了。我没有给自己时间多想：在这样的地方，所有人都在老老实实背诵，我要是第一个跳出来要求申



诉，她们会如何整治我。我将心一横，趁勇气消失前就对门口小哨说：「请你去跟队长说，我要找她汇报思想。」

我原以为她会拒绝，谁知她看我一眼就真的到警察值班室去了。

两分钟后她回来对我说：「你去吧，刘队长在等你。出门时别忘了低头抱手走，进出门喊『报告，是!』」

调遣处有项规矩，劳教人员不管进出什么门都要喊「报告，是!」，哪怕进出厕所也不例外。

我对着宿舍门喊道：「报告，是!」然后就低头抱手往宿舍对面的警察值班室走去。

## 电棍如雨下

整个调遣处有多大，我们到离开时都不知道。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被编成「大队」、「中队」、「班」等，警察叫「队长」。我们的「中队」是四中队，有两排相距十米左右的平房，平房东侧是一个五十平米左右的小院。我们这「中队」一共十一个「班」，所有床位加起来有九十六张，也就是说调遣处四中队最多能容纳九十六人。

警察的值班室在对面那排平房，中午值班的警察只有一个。我走进去，低着头向她说明来意：1、我要申诉；2、我没犯罪，我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所以从即刻起什么「低头抱手」，进门喊「报告、是!」之类我概不遵守。说完，我就抬起头来平视她。

调遣处的规矩是任何时候跟警察说话，都须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绝对不许直视警察。警察高兴时允许你「低头抱手」站着，不高兴时你就得「低头抱首」蹲着跟她说话。

这是我进调遣处第一次看清一个警察的长相。她四十多岁的样子，皮肤黝黑，一只眼睛有点斜视。

她说这么大的事她一个小队长做不了主，必须向上反映。我请她给我纸笔，写了一份陈述报告，反映自己的两点意见。她答应往上反映，让我先回班去。

我昂首挺胸走出值班室，报告也没喊，甩着两手就向四班走去。不再低头的感觉是如此美好！

刚走到四班门口，刘队长就从后面追上来，低沉着声说：「回去！」

我看她一眼，站在原地没动。她重复道：「你给我回去！」

我觉得她的语气没有恶意，甚至还带着一丝请求，我很难拒绝，就跟着她走回值班室。

她将我叫到值班室最里面，这样外面就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曾铮，你长得特别好看你知道吗？在外面有人告诉过你吗？你还是研究生，我自己一辈子没上过大学，但我最喜欢有文化的人，我儿子也快考大学了。你这么漂亮聪明的人何苦到这种地方来！这儿是你们这样的人该待的地儿吗？」

我望着她，想起修炼前为了别人对我外貌的称赞而生出的虚荣和自伤自怜，以及修炼后摆脱那些东西的自在；想起自己从修炼当中获得「研究生」头衔不曾给我的东西；想起自己愿为真理付出的无悔无憾……。但这些是无法三言两语向她说清楚的，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只坚持请求她将我的意见上达。

她说，那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在上级做出反映前，你还必须遵守劳教人员规定，否则你不是跟我过不去吗？都像你这样我怎么管别的人？现在是我在值班，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吧？

我被她说动了，答应暂时还遵从规定，等明天她反映我的意见再说。

我刚要喊报告出去，迎面进来一个高高的年轻警察。刘队长急忙告诉我她是我们的中队长，姓王。

王队长厉声问：「你什么事？」我说我找调遣处领导反映情况。她叫道：「我就是领导！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开始说自己的两点意见，她没听几句就大声斥责我，要我明白自己的身分，必须无条件服从管理。

在她的训斥声中，我又一次不喊报告昂首挺胸出了值班室，向四班走去。

她从后面追过来，堵在四班门口命令我：「喊报告！」

我轻声说：「不喊。」

她劈头盖脸一阵嚷嚷，班里的人都停止背诵看着我们。

我抬头看着她的脸说：「王队长，有理不在言高，您别跟我嚷嚷行吗？」

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叫道：「给我上那边蹲着去！」

我摇摇头：「不去。」

这时不知哪里来一个警察，和王队长一起把我拖往墙角。

她们架着我的胳膊，将我在地上拖了十几米，往地上一扔，厉声喝道：「蹲下！」

我双手抱膝坐在地上，面朝墙壁一言不发，眼泪夺眶而出：她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恶！她们怎么可以这样待我！

两个警察不知怎么不见了，只听见狼在边上嘲讽：「呵！你还会哭啊？你们不是『真、善、忍』吗？这么点事儿就忍不了啦？」

我心里堵得说不出话来，坐在那里继续流泪。狼一脚踹到我身上，说：「你给我蹲起来！」

我停止流泪，扬起头对她说：「我找调遣处领导反映情况，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狼愣了愣，又一脚踢过来：「队长让我管你的！我怎么没资格！」

我不再理她，一扭头，看见王队长和拖我的那个警察手持电棍杀气腾腾从

值班室走来。

我被拖回院子中央，电棍雨点般向我身上戳来，每戳一下，我就不由自主一抖，感到一阵钻心的被灼烧的疼痛。

我坐在地上，咬紧牙关一声不出，脑里一片漆黑混乱。

不知过了多久，我看见王可不知为何也被拖到院子中。她穿著那身白衣蓝裤，剪着齐耳短发，看起来像电影里五四时期的清纯女学生。她们也拿电棍戳她，她本能地满院子乱跑，想躲开电棍的袭击。

我失去思维能力，坐在地上呆呆看着，只觉王可好惹人怜。

过了一会，王可不知怎么又不见了，两个警察一起来对付我。

两根电棍一起架在我身上，再也不拿开。

「劈劈啪啪」放电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的身体细腻而真切感觉电流一档一档加大的过程……。

我紧闭双目，调动所有的意志与强大的电流对峙着，只觉眼前一团漆黑，世界一团漆黑，无尽的罪恶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张牙舞爪要将我一口吞噬……。

突然，我的脑子「嗡」地一声，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黑暗中轰然崩塌，我拚死在心里狂呼：「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就瘫软在地，不省人事。

电棍如雨下（真人演示，明慧网）

我不知自己晕了多久，当我慢慢恢复知觉，惊奇地发现自己



居然是蹲在地上的，狼正抓着我双手往脑后扣，要把我弄成「低头抱首」标准姿式。我猜她们是趁我神志还未完全清醒时把我拎起来的。

我的双手瘫软到没有半分力气，狼一撒手就无力地滑落。她就再抓起扣在我脑后，不知反复多少次，我的双手才终于扣在脑后不再下滑。

虚弱地蹲在毒辣的太阳下，我失去反抗的愿望和能力。狼在后面监视，只要我稍动就给我一脚。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额上的汗水一滴滴砸在滚烫粗糙的水泥地，变成一个个带毛边的小黑点，小黑点刚一着地，就迅速缩小、消失，两秒内就化为水气了无痕迹。

我看了很久，直到头上不再有汗水滴下。这不是因为太阳不再毒辣、地面不再是四五十度高温，而是我的汗水已经流干了。

每当太阳西移，我所蹲的地方进入阴影时，后面就会响起一个声音：「往前移！」

我「低头抱首」费力向前移，直到又置身阳光下。

那个下午我移了许多次，一直蹲在万丈艳阳里。

我想起不知哪部电影里的镜头：蓬头垢面的犯人被绑在一根柱上，在火辣的太阳下等着被处决，很多人在围观、取笑他，只有一位美丽女郎起了怜悯，端了一碗清水送到他干裂的唇边……。

我舔舔嘴，知道不会有人给我送水来。在一动就可能挨踢的情况下，我慢慢找到怎样才能既不移动双脚，又能坚持更久的窍门：那就是将重心在两只脚之间互相变换，先将重心压在左脚，不行了再换到右脚，然后再压到两脚之间；两手的重心也得变换，在脑后压一会，然后保持双手在脑后交叉将两肘向里靠，让肘关节放到膝盖上，好让两腿承担双手的重量；头的位置正好随之调整，然后再从左脚开始……。

在不停变换重心之际，我发现地上有蚂蚁在打架，便拚命去看，以分散两

腿酸软得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注意力。第二天早上我检视全身，发现脖子后面密密麻麻、大大小小全是电棍电的水泡；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地方，全是电棍留下一个个圆圆的痕迹；臀部血肉模糊，烂了一大片，蓝短裤和内裤都磨出大洞，将臀部的伤口露在外面。

可是，当我遍体鳞伤、衣衫褴褛蹲在太阳底下，听着「不准在交往中有粗俗野蛮的行为」、「不勾肩搭背，不做猥亵姿态、动作」、「不说粗话、脏话」……这样的背诵声此起彼落传进耳朵时，我却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要幸运。

那天我一口气蹲了八、九个小时，直到晚上就寝，她们才让我站起来回到班里。

2004年的调遣处已经过再次重建，亦不复作者当时在此时的模样。大量资金被用于修建镇压法轮功的场所。（明慧网）



## 喊出生命最强音

「洞中无日月」，在调遣处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日历、没有手表，每天除了背「二十三号令」还是背「二十三号令」。三天后，所有人的脚、手和全身都浮肿起来，尤其是双脚，肿得像大包子，再也穿不进鞋，只能偷偷将鞋踢踏着，出去「放茅」或打饭时，再奋力将脚塞进去。

站了整整八天，才发给我们一种叫做「马扎」的可折叠小凳子坐。但「坐」的权利可以在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被剥夺，是罚站还是罚蹲，由警察或狼与狈说了算。「二十三号令」的背诵则永远不可赦免。

我们完全失去时间概念，每天一早起来就盼天黑。不知过了多少天，「背诵生涯」才加进一项新内容：队列训练。

队列训练包括拔军姿、立正、稍息、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完全按

军人标准要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太太，达不到标准就重来，或挨踢挨训。

这一天练了很久，带队的刘队长让我们坐在地上唱改造歌曲，指定二班的尤敏给我们起头。

尤敏站起来，开口就背诵：「《论语》<sup>16</sup>：佛法……。」

她刚背这四个字，刘队长就疯了似地叫停。

空气一下子充满火药味，非常紧张。

尤敏被弄到办公室，另一个姓江的警察也撵了过去。

劈头盖脸骂人的声音从办公室传来。我低着头，泪一滴滴掉在地上。我痛悔自己刚才为什么没站起来和尤敏一起背诵；痛悔我们二十个人为什么没有一起站起来和她一起背诵；痛悔我们天天背那个可耻的「二十三号令」，为什么不敢背《论语》！

我的眼泪一直流着，直到警察骂完尤敏，让她出来朝墙蹲着。

尤敏刚往那儿一蹲，刚才练队列时一直晴空万里的天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

如果在此之前我不信神，此刻也信了：天公愤怒了！

江队长慌了神，像没头苍蝇叫道：「依次放茅！放完茅回班！」

我一直低头流泪，没看其他人表情，到了厕所，才发现王可和另一名叫夏靖的法轮功学员也在流泪。大概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吧。

从厕所出来，看到二班所有人都与尤敏一起脸朝墙壁蹲在狂风里。

我们进了班，江队长厉吼：「坐下！」

平时我们只要稍犯点小「错误」，比如有人从窗外经过不小心抬头看一眼，

---

<sup>16</sup> 此处《论语》指《转法轮》前言。

都会罚所有人撤掉马扎，一蹲好几小时。今天犯了这么大「错误」，居然还叫我们坐下？！

我们知道她们急于将我们「摆平」，好去折磨二班的人。

我们也没商量，不约而同都站着没有坐下。

江队长再次大喝：「坐下！」

夏靖举起右手，用细小的声音说：「报告队长，我想出去和二班的学员蹲在一起。」

「不许去！坐下！」

从坐在地上流泪并痛悔自己的懦弱开始，《论语》就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回荡，越来越强，这时终于以山洪暴发的气势冲口而出，一泻千里：

「『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

我听不出是我一人先开始还是我们七人同时从心底、从生命的最深处发出，最强劲、最坚定的呐喊。

多少天了，我们终于喊出我们生命的最强音！

七个声音化作一个声音，我们忘我地背着，将整个生命都溶进这部伟大的佛法里：

「那么『佛法』到底是什么呢？是宗教吗？是哲学吗？这只是『现代化了的佛教学者』的认识。他们只是在学理论，把他们当做哲学范畴的东西在批判着学和所谓的研究。其实『佛法』不只是经书中的那一点，那只是『佛法』初级层次的法。『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他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



那是一个神圣的庄严时刻。伟大的佛法第一次在堪称当今人间最黑暗的集中营响起。七个人的声音、七个人的生命汇作一股浩然正气，冲破了黑暗，冲破了霄汉，冲破层层天宇，刹那令一切邪恶势力魂飞魄散、灰飞烟灭……。

这是调遣处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事件」，警察与狼和狈，统统慌作一团，全部跑到班里，用最大的嗓门哀号：「闭嘴!! ……」。

在他们疯狂的叫喊中，我觉得肉体消失了，意志化作一尊金刚不破的巨神，带着排山倒海的勇气，心无旁骛、坚定不移、压倒一切地继续背下去：

「目前人类的科学再发达，也只是宇宙奥秘的局部。当我们一提到『佛法』中具体现象时，就会有人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科学很发达了，宇宙飞船都飞到其他星球上去了，还讲这些旧的迷信』。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人脑在当前依然是研究不透的谜。宇宙飞船飞得再高，也没飞出我们人类所存在的这个物质空间去。现代人类的知识，所能了解的只是极浅的一点点而已，离真正认识宇宙的真象，相差甚远。有些人甚至不敢正视，不敢触及，不敢承认客观存在现象的事实，是因为这些人太保守，不愿改变传统的观念去思维。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唯有『佛法』，他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切谬见，而予以正见。……」

警察终于拿来电棍，刚走到四班门口，一阵狂风呼啸而过，将挂在门上写着「四班」的牌子「啪」地打掉，砸到他们头上。

这真是「天助人威」、「天怒神怨」啊！天下哪有这等巧事？！

刘队长将手中电棍在我眼前一晃，我闪过一丝杂念，想起不知是谁告诉我的话：大电棍电人不可怕，小电棍电人才可怕。刘队长手里拿的正是小电棍。

就这么一丝杂念闪过，我的背诵嘎然而止，其他人像约好似的，同时停了下来。

《论语》还差最后一段没有背完。

## 劝善

江队长、刘队长，还有狼和狈都瘫了似噓着气。好半晌，江队长才下令：「曾铮！到办公室去！」

经过小院时，我看见原来在墙根蹲着的那排二班的学员都不见了。可能是我们四班犯的「错误」太大，顾不得她们，让她们回班了吧，否则还不知会让她们蹲多久呢。后来二班学员告诉我们，她们蹲在狂风里听着我们的背诵，也激动落泪。

江队长阴沉着脸问我：「今天的事是你带头吗？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在整个背诵《论语》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流泪。那种生命最深处的神圣、壮丽和感动无法言说，我感到将整个生命毫无保留溶于佛法的殊胜、庄严和辉煌，第一次知道「惊天地，泣鬼神」，就是这种冲破一切邪恶压力的勇气和壮举。我止不住泪水。

听到她这么问，我流着泪缓缓说：「其实我们都想背，你要真想找个领头的，那就算我领头好了，要怎么处罚随你。我要害怕就不来这个地方了。」

这时狂风突然歇息，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好象天公与我一同哭泣。

外边又来一个警察，训斥我：「你们还通点人情吗！刘队长好心让你们唱歌，想给你们调节一下气氛，你们却闹出这等事来！让刘队长怎么跟上边交代？」

我还是流着泪，用我最大的善心对她说：「队长，我们不想唱歌，我们只想修炼。您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眼便知。您看这些老太太哪个像坏人？为什么把这样的好人都抓来这里？」

她似乎被打动了，喃喃地说她们只是执行任务，国家的事她们管不了。

我继续说：「您知不知道『六四』时有许多士兵接到开枪命令后将枪扔掉开小差走了？那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是，您是在执行政策，我也知道您夹在政

府的错误决定和我们这些无辜的人之间很难做人，但您完全可以将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我们在拘留所炼功时管教科的科长看见了都只当没看见，又能怎么样她呢？这才是聪明人啊！」

「呵！呵！你倒开导起我来了！知道你的身分吗？知道你们今天的事有多严重吗？」

「我知道，队长，我真的是为您好。」

「回去吧！」

就这样，我回到班里。本来班里的人都替我捏一把汗。

这么大的事，就这么算了，谁也没再提起。

后来我们想，她们怕的就是我们心齐。

## 社会主义好？

我们第一批二十四个人之后，6月6日又送来第二批，大约也是二十多个，以后陆陆续续每周送两次，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数目不等，很快就将对面的空囚室住满了。

每次来人前，狼或狈就会在外面扯着嗓门：「各班关门！」气氛就紧张起来。

不仅如此，每当来人，背「二十三号令」的要求就格外严苛，好让我们因背诵而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这种关门背诵持续一整天，直到新来的人将我们第一天的程序全部走完，进班后，才让我们开门喘口气。

每次新来的人被一路吆喝、按着头从我们门前低头经过时，我们都偷偷抬头透过门边小窗打量她们，猜测她们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大部分都猜得很准，来的人跟我们这批一样，绝大多数都是法轮功学员。

一天下午，来了两个高高瘦瘦的中年女子，一看就是两姐妹。她们被搜身、检查行李后，照例被带到那块写有「劳教人员入所须知」的大牌子前，由狼带着她们念。

前两条是「听到干警呼唤时，必须答『到!』」「接受干警指令时必须答『是!』」之类的，狼念一句，她们念一句，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到了第四条。

只听狼念道：「四、认罪认错，接受教育。」

「……」

沉默，没有预期的声音。

狼提高嗓门骂：「哑了！念！『认罪认错，接受教育』！」

一个细细的声音高声道：「我们上访没有错！」

我们在房里互相对望，心知肚明，仅凭这句话，便知来的又是法轮功学员。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人一进来，都一下被「打懵」了，很多事身不由己就服从，根本没有反抗能力，所有的程序都按部就班进行得很「顺利」。这次是调遣处有史以来第一次固定的程序进行不下去。

狼像疯了般，唤来了狈。

我们四班在南面这排房子的最东侧，离那块大牌子最近，所以听得真切。但其他班的人都按要求大声背着「二十三号令」。

在此起彼落的背诵中，我们努力去倾听辨认，感觉狼和狈将她俩弄到墙角那边，拳打脚踢一顿，罚她们蹲在那里。

很快又新来一批人，狼和狈顾不上她们，又去收拾新来的人。

那天她们一直蹲到天黑，才被允许进班。但自始至终，她们并没有「认罪认错」。

王可痛心疾首说：「人家才两个人！我们二十个人那天在干嘛！二十个人不如人家两个人！」

第二天起床，一切如常，洗漱完就开始背二十三号令。

八点整，值白班的警察接班后，好象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然，一会就听见狻大叫：「关门！背二十三号令！」

昨天刚接新生，按常规今天根本不会再来人，关门干什么？

很快便有了答案。

昨日不认罪认错的两姐妹被拖到房头小院里。中队长王利亲自督阵，让狼带着她们念「入所须知」。

念到「认罪认错」那儿，又进行不下去。这次警察有备而来，手中电棍「劈啪」作响。

良久，除了电棍「劈啪」放电声，什么也听不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一声惨叫划破长空，我的心被人猛地一揪，痛彻心扉。接着，电棍的声音更响了，又听得有人在院里奔跑。过了一会，一声惨叫：「妈呀！……」

惨叫过后，响起什么东西被高举重重扔到地上的沉闷声响。

一声接一声，时而夹杂凄厉的惨叫「妈呀！」「妈呀！」

惨叫像利箭穿透我的耳，穿透我的心。

我扭过头，看见王可泪流满面，除了吸毒的组长杨建萍，其他人都已哭成泪人，正拚命压抑不发出声音。我强忍的泪终于也流下来，再也收不住。

惨叫声、电棍声、沉闷的扔东西声，还在继续。

法轮功学员张忠在大庆监狱被迫害成一副枯骨架（明慧网）



热血涌上我的脑，忍耐已到极限。我想冲出去扑在她们身上，替她们抵挡。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强，电棍的电用完了，总会放过我们吧！

我站了起来，准备冲出去。

王可一把拽住我，将我重重按在小马扎坐下。

我扭头看她，她一脸是泪，却说不出话来。

我颓然坐下，想着有没有比冲出去更好的办法。外面的警察也忙作一团，走马灯似从我们门口经过。

对！正面找他们谈！「汇报思想」！

我开始喊：「队长！队长！」

好几个警察走过去，似乎都没听见。有一个停顿一下，又走掉了。

外面的声音一直在持续，我叫了半天，《论语》事件那天我劝她将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那个警察终于听见，她打开门问：「曾铮，你又有什么事？」

「我要找王队长汇报思想。」

「王队长没空！以后再说！」

「不，请你去跟她说一声，我一定要现在找她汇报思想，就是现在！」

她看了看我们，似乎意识到什么似的，转身走开。

过了一会，手持电棍的王利终于出现在门口，看看我们，懒洋洋地说：「又是你们四班。什么事啊？」那个懒洋洋的声调中，透着一种嗜血者饱食后的满足。

我忍住悲泣，尽量平静地说：「王队长，我找你汇报思想。」

「汇报思想！什么思想啊？」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对待她们。」

「你『建议』！好大的口气！你知道你是谁吗？劳教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管教你懂吗！哼！你『建议』！」

「那么我请求你不要这样对待她们，可以吗？」

这时不知是谁差点哭出声。

王利四下环顾，似乎为我们的反应有点吃惊：「我管教她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抬起头来直视她的眼睛，告诉她：「王队长，她们是炼法轮功进来的。只要是法轮功的事，都跟我们有关系。」

平时从不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似的小老太太李志茹，在后面用她最大的嗓门高喊：「我们反对体罚！」

其他人也开始七嘴八舌抗议。这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在调遣处还是第一次。

王利后退半步，但还是保持语气中的傲慢：「我可以考虑你们的建议。」顿了顿，又退后一步说：「我接受你们的建议，现在你们也必须听我的命令，否则视为不服从管教！现在我命令你们唱歌！杨建萍起个头，唱个『社会主义好』！」

杨建萍起头道：「社会主义好！……预备唱！」

「社会主义好……」我刚唱一句，突然悲从中来，不由自主「哇」地哭出声：把人电得吱哇乱叫，就是「社会主义好」吗？

所有人都停下来，再也唱不下去。王利已经拎着电棍懒懒地走开了。

## 活死人

过了几天，小院出现一个跟不上队伍的特殊人物。这人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可体重不知有没有四十公斤，瘦得比非洲饥民还要可怕。她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皮肤苍白得像死人。一双大眼无神地瞪着，似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关心。浑身上下毫无生气，好象只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每次列队去洗漱间，她都起码落后其他人好几米，在队伍后面颤颤巍巍晃着，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倒。平房前的走廊，只比小院地面高出五公分，别人一迈腿就过去，对她来说，却比爬喜马拉雅山还难。她先是在走廊前晃着，似乎在攒力气攒决心，好容易攒够了，才摇摇晃晃猛一下将左脚扔上走廊，险些失去平衡摔倒，在更剧烈的晃动中找到新的平衡，恢复之前的晃动幅度，再一边晃着一边艰难地弯腰，将两手颤颤巍巍撑到地上。喘息半天后，猛一下用双手一撑，无比惊险地将地上的右脚也扔了上去——这还不算完成上走廊的全部过程。她还要这样四肢着地原地不动晃悠半天，才能摇摇晃晃直起腰来，往前走。

我们都搞不清她的身分，只知她叫刘淑英。看到她瘦弱成那样，我猜她一定是吸毒把身体吸垮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小院，趴在一张椅上照着一本绿皮书在写些什么。

这本绿皮书我们认识，警察让我们「学」过，里面除有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外，还有一些据说是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写的「揭批」法轮功的资料。

刘淑英为什么要抄这本书？难道她是炼法轮功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怪的是，关于她的身分和 her 的事，一直打听不出来。每当看到她趴在椅上抄那些东西，我都想对着她大喊：「别让你今后的生命充满永远的痛悔！」



但她好象早已不属于这个尘世，虽然抄着那些东西，她的心、她的灵魂、她的意识早已不知去哪，我空对一具躯壳，无力唤回她的生命。

吉林松原法轮功学员杨立东在九台劳教所被迫害成一副枯骨架（明慧网）



## 黑色幽默

我后来在明慧网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谈到他在东北盘锦劳教所的经历：「我不想把我每一次挨打都写出来，会觉得重复，一次次的挨打写起来也差不多，但对当事者来说那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拿棒子打，打你一棒子和打你几十棒是不一样的，折磨你一天和天天折磨你也是不一样的，我不想重复地讲，邪恶却在重复着它的罪恶。如果单把在盘锦市教养院每人挨的每一次打都记录下来，那得写多少本书呀。」

同样的，调遣处的「社会主义好」也是写不完的。每次有新人来，就是新一轮恐怖故事的上演，后来发展到将未婚女学员绑到椅子上，由几个彪形男警亲执电棒，七八根电棍专捡阴道、乳房、头部下手，一直电到大小便失禁，人昏过去好几天，很长时间因为阴部受伤而不能行走。

有一名江苏来的女学员第一天在太阳底下晒晕过去，警察以为她是装的，便拿电棍电她的头，电了好长时间，看她一动也不动，才慌了，把她送医。医生一检查，说她的瞳孔已放大到正常人的一点五倍，怕是没救了，后来抢救整整一天一夜才苏醒，也是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

然而调遣处除了这些纯粹的残酷，还有另类的黑色幽默。

盛夏的北京，气温高达四十度，待在狭小憋闷的囚室，铁床架子经常热得烫人，比体温还高。汗基本上是从早流到晚，从没干过。汗水一次次将衣服湿透，我们一次次将被汗湿透的衣服穿干。每天洗漱时间只有两分钟，衣服从

没洗过或换过。我的那条臀部烂了个大洞的裤子一直那么穿著，说不上观瞻不观瞻。

很快地，每个人身上都有厚厚一层污垢，轻轻一碰就掉泥。白上衣变成黄色的，蓝短裤一圈圈的黄汗碱像地图一样，攒得多了，裤子硬得脱下来都能直立原处。

有一天，我们实在脏得受不了，便让小哨春玲帮我们向外号「杀杀」的警察要求多给一点时间洗漱。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春玲已变成我们的朋友。我那天挨电被拖走后，班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罢背二十三号令声援我，王可被当作挑头的拉出去「陪刑」。春玲感叹：「你们心真齐呀！」

「杀杀」姓沙，是四中队的副中队长，就是跟王利一起电我的那个警察。

我们没听见春玲是怎么请示的，只听见「杀杀」尖叫：「怎么那么多事儿！死不了得了呗！」

春玲吓得掉头便走。王可在屋里叹：「我们终于找到江泽民主席人权思想的民间代言人了！江主席说，『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是生存问题』；我们的『杀杀』队长说，『死不了得了呗』！精辟啊精辟！佩服！佩服！只有『杀杀』最理解党的政策。」

另一则黑色幽默发生在我们离开调遣处以后。八月后，因为抓的人太多，劳教所的夏装用完了，新来的只好穿上长袖、长裤的秋装制服。厚厚的秋装捂在身上，很快就臭了。成天坐在密不透风的小屋，许多人热得要晕过去。警察偶尔会允许在班里放上一盆凉水，实在不行时好用这水擦擦脸、降降温。可是她们渴得很，便将洗过脸的水都喝了。

后来警察允许她们在最热时裸体待在房间，遇到「领导」或男警来，狼或狈就在院中大叫：「穿衣服！」所有人赶紧手忙脚乱着秋装。

小时候看过很多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鬼子」快要进村烧杀掳掠时，站

在高处瞭望的人就会放倒「消息树」，村民就知道「鬼子进村了！」全村扶老携幼，拿东西的拿东西，赶牲口的赶牲口，几分钟内就藏得干干净净。那时我绝没想到，另类「鬼子进村」会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得到这样的演绎。

参观过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人可以想见犹太女人被剥光衣服赶进毒气室的场面，却一定难以想象，在「人权最好时期」的二十一世纪，距离「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只二、三十公里的大兴县境，会有这样的场景。

## 男女劳教大换防

听小哨说，一般在调遣处顶多十天半月就得送到劳教所。可是我们待了三十多天，调遣处十一个班都人满为患，最后来的一批人已经没有床位，不得不睡在地上，却还没有任何要送我们走的迹象。

因为人员超负荷，警察越来越焦躁，似乎在急切等待着什么命令。

这天下午，终于听到小哨传来的内线消息。因为被判劳教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了，劳教所容纳不下，正准备将原来的男、女劳教所大换防，女所搬往男所，男所则迁往女所。

劳教人员调动非同小可，所有的人、物都要调动，既要用劳教人员当苦力搬东西，又要严防有人逃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难怪调遣处会压着人员不送出去。

比起后来的人，我们第一批来的还算「幸运」。我们被送走后，调遣处的人员压力不减反增，一间只有八张床的小屋要关二十人，多余的人只能塞到走道、床底睡觉。谁要是半夜想起来上厕所，地上睡满了人，根本没有地方下脚。

2000年7月7日中午，我们正在洗漱间刷碗，外边气氛有些异样。另一个平时跟我们关系较好的小哨过来知会：「这回真是要走了！来了大车了！记住：一路上千万别抬头，省得挨电！」

碗没洗完，我们就被叫回班里，警察已开始点名，被点到名字的立刻收拾行李到外边排队。

一向「秩序井然」的调遣处像炸了锅似的，点名的、答应的、来登记谁走谁不走的、互相打听谁走谁不走的、互相留言的、嘱咐的、收拾东西的、领取寄存物品的……各种声音交织一起，仿佛大难将临。平时所有的「规矩」一下子作废，所有人乱作一团，小院里行李扔得遍地。太阳毒辣辣的，只觉好热。紧张气氛像在打仗。

乱了好阵子，王利拿着一张纸扯着嗓叫：「听着！现在我开始点名。点到名的按顺序站成一列！」

第一个叫到的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又点了五十个人的名，其中有三十个炼法轮功，十八个吸毒，三个其他。

五十一人从小院西头一直站到东头。王利一遍遍点名，警察拿着物品寄存单让我们签字。我的汗一直流着，排在后面的人签字时抬了一下头，江队长的电棍立刻杵到她身上：「低头！」。狈在一边大叫：「还没走呢！别不知道姓什么了！」听得出来，她在为我们很快就不归她管而失落。

等一切手续弄齐全，我们被勒令向外走。到了院外，「低头抱首」蹲成方阵再次挨个儿点名，两个两个铐在一起塞进一辆大客车。铜制的手铐，冷冰冰沉甸甸的。

进到车上，我们被两个两个塞到过道或座位间的空隙蹲着，未被铐上的那手仍须搭在脑后，保持「低头抱首」。

车厢关得严严实实，我的头埋在座位上，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警笛一路狂号。很快所有人衣服都湿透了，双腿开始发抖，又一次要窒息的感觉。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客车慢慢停下来，想必是到了闻名已久的「天堂河劳教所」。

## 第二章 移监天堂河

天堂河劳教所（明慧网）



### 攻心洗脑

「天堂河」是个地名，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劳教所建在这里，所以「天堂河」荒诞地也成了劳教所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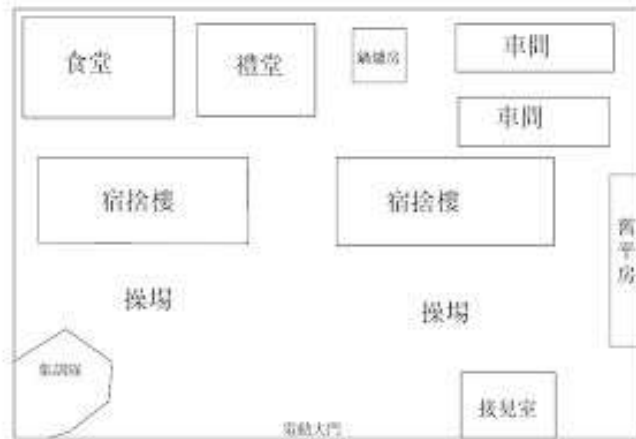
「天堂河」的入门程序跟调遣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间水房进行搜身，这让我有机会用满是污渍的手捧几大口自来水喝。

等一切就绪，天已黑透。我们五十一个新来的被编做四个班，每班十几个人。四个班组成一个新中队，叫「入所队」，意即新进劳教所的队。我和王可被编进三班。

镇压法轮功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共只有两中队：一中队和二中队。一中队全是吸毒的，叫「粉儿队」，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队，主要是卖淫、盗窃、抢劫、卖黄色光盘的组成。

劳教所第一个法轮功学员是 1999 年 10 月进来的，第二个是 11 月，第三批是 2000 年春节进来的，然后就是 5 月 26 日进来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这批人跟我们同时被判劳教，不同的是她们没先待过调遣处，而是在原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短暂停留后，就直接送进劳教所，分散编进原有的两中队。

劳教所平面示意图  
(作者绘制)



劳教所有两幢一字排开、相隔十几米的四层楼

宿舍，每座楼前各有一操场，电动大门在操场另一边。宿舍后面从西往东依次是食堂、一个能容纳约四百人的礼堂、锅炉房和两座车间，然后就是外面的一圈高墙，紧挨着高墙处有些破旧平房。

紧闭的大门东边有幢小楼，叫「团聚楼」，医务室和家属会见室都在这里。西边是「监狱中的监狱」——集训队和禁闭室所在地。据说是新盖的，一看就比劳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窝状的六边形，有说不出的怪异和诡秘。

「入所队」和一、二中队同住东面那幢楼，每队各占一层，互不相干；西面那座关着「少教队」四十多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犯。男、女劳教所互换时，他们没跟着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边地方不够吧。

来之前就听春玲说，到了劳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寝前小哨终于来领我们到水房，给我们二十分钟。

水房没有淋浴设施，只有两排洗脸池，八个水龙头只有四个是好的，班里四个吸毒的一上来就占了三个，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只能轮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脸盆接点水端到一边去洗，好将水龙头让给下一个人。

想在二十分钟内洗净三十多天攒下来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飞快擦着身子，生怕时间来不及。刚洗没几分钟，就听小哨在外边叫：「曾铮！队长找！快穿衣服！」

没容我将身上的水擦净，小哨就催促我进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个年轻警察，她皱着眉嘟着嘴，像在跟谁生气似的。心不在

焉问了我几句话，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们这样折腾有什么用呢？国家能听你们的吗？白白来受这个罪！」

我看看她那张年轻的脸，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只说了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别的词儿，就生气地说：「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劳教所漫长而残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脑」和「反洗脑」、「转化」和「反转化」这就算开始了。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到劳教所就是干活挣分，攒分评奖，争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 硬的不行来软的

回到班里，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着，不许睡。功友赶紧问我什么事，听说只是问了几句话，大家才放松。调遣处是动不动就把人叫出去电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在那样的环境待久了，对那些事已见多不怪，这里没把我怎么样，大家反倒有点意外。

慢慢才知道，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调遣处的警察先充当「恶人」，用电棍、不许说话、不许抬头、不许洗澡、不许洗衣服、长时间蹲、站…等高压手段，进行最残酷的「严管」，让你没有半点人格尊严和自由，让你心理上的承受超过极限；然后再由劳教所这边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头抱手」，每天洗漱时间延长到五分钟、甚至有套换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贯注准备应对更残酷的折磨时，环境骤然松弛，反过来「和颜悦色」地待你，「无微不至」地「关怀」你，用一「紧」一「轻」的强烈对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后问你：「你看，法轮功好还是劳教所好啊？你炼法轮功炼进劳教所了，李洪志在国外好吃好喝的，也不来救你；可是队长们对你们怎么样啊？我们没有拿你们当犯人，只要思想上转过弯来，国家照样还当你们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从心理上被击垮了。硬的不吃，软的总吃吧？软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迟，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来的一个学员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温度早降到零下。我们在调遣处是热得受不了，她们在那里则天天冻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棉袄、厚毛衣也不让穿，一律打包放到库房，每人只许穿件薄毛衣坐在班里，门成天开着，嗖嗖的冷风不断灌进来，洗脸巾都冻得硬梆梆。她们白天黑夜都被冻得牙齿打颤，从没暖和过。有个学员脚趾被冻出好多像烫伤的大水泡，连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很困难，一到晚上还奇痒无比。



法轮功学员被冻坏的双足（明慧网）

她咬牙忍着，从没叫过苦，被移到劳教所后，中队长来「关怀」她，允许她在班里穿拖鞋、带她到医务室去拿冻伤膏、每三两天就殷勤探问。受惯「压榨」的人，在这么一点「关怀」面前却受不了，于是她痛哭流涕掉进这个精心构造的心理陷阱，顺水推舟就被「转化」了。

## 赌气写保证

枯坐到半夜，大队长又找我谈话。她姓侯，四十多岁，黑瘦干瘪，没有半分女人味，也毫无个人的思想与判断。党成功地将她培养成一个只知执行命令的工具，只不过她不自知。

她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通，看我丝毫没有「悔意」，将火气压了又压，没做



更大的发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领导」又来。这时已凌晨一两点。被折腾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边缘。

「所领导」也是个工具，不过更阴险、更「高级」。他的「高级」在于他充当工具的「高度自觉性」，而由工具上升为工具的操纵者。

因为他的「高级」，他比侯队长更「自重身分」，更有「耐心」，在说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转化」我以后，就不再提「转化」二字，只问我认识不认识杨静。他说杨静也是研究生，很能干，很「明白」，来了不久就「转化」，六月份就被「所外执行」释放。他说过几天杨静要回劳教所与学员们座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

我想起在调遣处曾看过一份劳教所的内部报纸，报导两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转化」已被释放，其中一个就是杨静。

我说我不愿意，「所领导」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再多说，只是很「客气」地叫我写份遵守劳教所纪律、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的保证。

我脑里突然有一种赌气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写保证吗？你以为我写了保证就等于放弃修炼吗？门也没有！再说你们说的不炼功不就是不做动作？不做动作有啥了不起？修炼是修心，你们懂不懂？保证就保证好了。

于是我立即写下保证，他很满意地让我回去了。也许我的「赌气」只是表象，实质的原因是我本能觉得他「客气」得可怕。也可能是经过一整天折腾，我实在太疲倦，疲倦到没有正常的思维和意志。

经过楼道时，看到十几个功友「面壁」而站。班里吸毒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她们拒写保证。我筋疲力尽地想，她们是对的，我应该出去和她们站在一起。但这念一闪而过，我又筋疲力尽对自己说：明天吧。然后我一头倒在床上睡死过去。

## 种草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这是劳教所雷打不动的起床时间。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没睡，每天都得这时起床。遇到什么领导、来宾要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之类，那我们更得四点钟就被叫起来，「掘地三尺」地打扫卫生。

过了几天，我才搞清楚宿舍的「地形」。楼的中间是楼道，楼道南北两边各有一排房间，包含宿舍、水房、厕所。楼道左右两道铁栅栏门，东边的那道将劳教人员与队长的宿舍、值班室分开，西面的那道门后有个房间挂着「集训队」牌子，有三个人正被「集训」。这时新盖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专房还未启用。

「集训」在劳教所是种很严厉的惩罚手段。没有法轮功学员之前，这种手段被用来惩罚那些在劳教所内还敢违法犯错、顶撞队长、不服管教的人。集训期一般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天天只许吃窝头、咸菜，不许采买、不许会见家属、不许写信、级别降到「严管」级、天天要比其他劳教人员起早睡晚等。如果被关禁闭，禁闭期多长，劳教期就延多长，关完禁闭还要集训三个月。

法轮功学员来了后，所有的规则都改了。打架斗殴、偷东西骂人都是小事，不「转化」才是大事。「转化率」达不到指定目标，警察就可能丢官、丢饭碗。从我们来了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劳教人员下过集训。

入所队享受的「待遇」，介于正常和集训的待遇之间，除了不用天天吃窝头咸菜，其他都差不多。劳教所的四周原是烂坟场、垃圾堆，野草丛生。十月份天堂河劳教所要争创「部级文明劳教所」，这样的环境是不够格的，于是我们到劳教所的第一种苦役便是将烂坟场改造成绿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点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闷热难当。

劳教人员要出门干活，手续就跟皇上起驾出宫一样繁多。出门前要事先报告人数、干什么活、多长时间等，所里还要安排「护卫队」「护驾」，以防有人逃跑。

出门的程序也很繁琐，先在楼道报数，出了楼门再次报数，列队开到大门口由带队警察将事先申请的「出门条」交给门卫，第三次报数清点人数，门卫验明无误后，电动大门才会带着刺耳响声缓缓打开。

出门后气氛更紧张，护卫队全副武装的男警骑着摩托车来回巡逻；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劳役地点四周，监视全场的人；带队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着干活的人，还要防着担任警戒任务的小哨——她们也是劳教人员，保不定也会起逃跑的心。

在护卫队、带队警察、小哨三重监视下，我们的苦役生涯开始了。劳教所地处郊区，人烟罕至，只偶尔有路过行人好奇停下来打量。

「种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长得像树的野草得两三个人合力使劲，才能将它们从地里拔出。刚拔几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将野草拔光，垃圾、石块清净，才能开始种草。要种的是一块块像地毯的草。我们将草皮从卡车卸下，一块块搬到地里，使劲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间隔十公分种下，种出来的草得像接受检阅的部队排得横平竖直。这是最难的，很多时候种着种着就歪了，还得一棵棵拔了重来。

我们没有种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里刨坑。后来我们一到地里就低头四下看，在刚运走垃圾的地上寻找「漏网」的瓦片或木条。哪怕是一小块碎磁盘，也是可以拿来当工具的宝贝。

由于「宝贝」难寻，本想揣在兜里带回去，下次干活时接着使，但干完活回宿舍前须翻兜搜身，什么也不能带回去。据说这是免得你用它自杀或伤人。后来我们只好将「宝贝」埋在地里做上记号，运气好的话，下次干活说不定还能找到。

每天的劳役很重，要种草的野地有几千平方米大，有时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以上，最忙时早上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到地里，干到吃饭时间，排队直接开到食堂，吃完饭马上回到地里接着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干，汗水浸透衣裤。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们从没喝

过水，只能不间断干活。水分都从汗腺蒸发，倒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再说劳教所门外根本没有厕所，所以我们种了那么多天草，从没有人要求上厕所。

有一天入所队的中队长苏瑞带我们出工，有几个「二进宫」（第二次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认识她，干到半中午，她们壮着胆要求歇一会。

苏瑞同意了，我们一屁股坐在泥地，顾不得干净还是脏。天闷得让人喘不出气，这一歇倒觉更累。远远的马路，有辆出租车经过。杨建萍满眼艳羡低声说：「真想坐上那辆车回家啊！」

另一个吸毒的问：「苏队长，我们能唱首歌吗？」

「唱吧。」

十几个吸毒的似乎也没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这是一首她们自编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进了监狱的门哪，才知道监狱的苦。吃的是窝窝头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着眼泪呀，叫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伤心的泪水就挂在了儿的脸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

唱着唱着有人哭了起来，眼看就要「军心大乱」，苏队长急喝：「停！……」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每天最苦、最难的不是在太阳下蹲得双腿发软，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里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将草种上又发现种歪要拔了重来，而是每天早上刚醒的一刹那。

虽然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但一睡觉还总做梦，一梦就是在牢里，从这个牢出来又进那个牢，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梦中的我苦不堪言。醒来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来我只是在做梦！太好了！但这种兴奋持续不到一秒就马上意识到：

现实比恶梦更糟，我不但还身在劳教所，而且马上又是一天漫长的苦役……。

梦里梦外都是牢，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心中的苦更甚于梦里。加上全身沉得像铅似的，多么想再睡一会。如果我不是以「修炼人」三个字来激励自己，用极大的意志咬牙从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线崩溃，再也别想爬起来。

## 认罪认错 薄弱环节

进了劳教所，很多较敏感的人都说这地方阴森森，像有什么阴险的东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先不急着把你怎么样，因为它有的是时间，但它一定会慢慢来摆弄你。

刚开始我还没感觉，当警察让我们写「认罪认错书」时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同来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出现意见分歧。

主张写「认罪认错」的学员说，写个「认罪认错」也没什么，公安部的通告是说了不许在任何地方张贴、悬挂有法轮功字样的条幅等，我们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不是违反这条么？认个罪认个错有什么，又不是说不修炼了。

这种说法让我某根神经警觉起来。我感到真正的问题来了，空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但问题在哪里？到底多严重？却说不出，只是强烈感觉：这个什么「认罪认错」决不能写，这道防线一定要守住，决不能再退，否则就完了。

这个强烈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那个保证也写错了。炼功是法轮功修炼的内容之一，我保证不炼功，不就跟保证不修炼一样吗？

意识到这点，我在「7. 20」一周年那天正式写了一份声明，收回我的「保证」。我将声明交给苏瑞，她一脸愠怒，不过忍住没有发作，因为她们这时已制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暂时还不到对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个名叫王蓉的法轮功学员被叫走，很久没有回来。王蓉二十岁出头，双眼几乎失明，看东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强瞧见，走路没人扶就会跌跌撞撞。

她的行动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讽刺：「瞧你那德性！还炼法轮功呢！炼了半天怎么没把你的瞎眼炼好啊？天天白吃饭不干活，除了造粪你还会干什么？还不赶快转化回家，给劳教所省点粮食！」

因为她看不见，我们种草时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着将大块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颤颤巍巍抱到我们身边。偶尔拌脚连人带草摔出去，我们都在低头干活，没人看见，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从没可怜过自己，脸上总挂着笑，不管别人怎么羞辱她都不生气。

那天我没注意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觉哪里不对了，却又找不出缘由。

过了两天无意中瞥见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发现她脸上的笑意不见了！

「王蓉，你怎么啦？谁打你啦？」

她的泪扑簌簌掉下来，却死也不肯说她到底怎么了。

再过两天她被调到二班去，搬着铺盖卷走时，一直在哭。

又过了好些天，我们才辗转打听到，原来三班的管班队长看准王蓉是个「薄弱环节」，决定从她下手，打开让我们「认罪认错」的突破口。她将王蓉交给吸毒的小哨，将她弄到集训队旁的空房毒打，让她「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等。

「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分别是三种刑罚，前两种望文生义，就是长时间保持「骑摩托」或「壁虎爬墙」的姿式不许动。「飞着」则是让你先面朝墙站着，再使劲低头冲下，身体从腰部打弯，成为一个 U 字形，整个背部贴在墙上，再将两条胳膊上举，也贴于墙上，就这样待着不许动。一般人「飞」上几分钟就不行了，有人最高记录坚持了四十多分钟。

“壁虎爬墙”（真人演示，明慧网）



“骑摩托”（真人演示，明慧网）



我不知道王蓉是「飞」了多久后写了「认罪认错」书，只知她作为第一个被突破的「薄弱环节」，羞愧得要命，所以我们怎么问她都只哭不说话。

## 故旧变标兵

过了几天，「所领导」又找我，旧话重提：那个座谈会机会难得，不去参加太可惜。

我没再坚持不去，没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让我到楼道集合。同去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是我第一次被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古华，她与我和王俭同属崇文区第一批被判劳教。

三人排成纵队，在苏队长押送下，来到大门外的所部办公楼。

一进座谈室，迎面就看到一张熟识的脸。这人三十多岁，我被抓前在一个功友家见过她，那天很多人都说要在「4.25」一周年时去天安门，只有她说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决心大得谁也拦不住，

我当时很佩服她的勇气和坚决。

这时再见到她，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温暖，我向她点点头，她认出我，也向我点点头。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抢在警察给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边，琢磨着怎么找机会跟她说话。看到她戴着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已坐满人，有十几人穿著劳教人员的衣服，另十几人是警察。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墙上有块黑板，花花绿绿写着一些字，好像是「欢迎某某回所座谈」之类。

主持会议的「所领导」说，本来是请六月份得到「所外执行」已「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杨静和唐淑贞一起回来，但很遗憾杨静工作忙，来不了，只请回唐淑贞。谈之前我先说两句，唐淑贞文化不高，不善言辞，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打断她。有什么不同意见下来再讲，尤其是入所队的三名新生。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看我一眼。

「久闻大名」的杨静不来了，倒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惊人消息：劳教所头号「转化」「标兵」杨静并不是因工作来不了，而是当时就在劳教所的禁闭室关着！原来她被放出去后，警察请她到派出所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谁知她没把那些人「转化」过去，那些人却将她「转化」回来。她「转化」后马上又到地铁站去发法轮功传单，再度被抓。这等于给天堂河一个响亮的耳光，劳教所严密封锁此消息，一直将她秘密关在禁闭室。

唐淑贞四十多岁，是在场唯一着便装的人，看起来确实老实不善言辞。

她怯怯开了场，大约谈的是「转化」如何好、回家团圆一家人如何安定团结、以前如何因炼法轮功坐牢而伤害家人之类。

我听了一会，举手问「所领导」：「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问她吗？」

「所领导」有点意外，又不愿破坏精心营造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与我所



新生亲切交谈」的「良好」气氛，压着火气说：「你问吧。」

我看着唐淑贞的眼睛问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炼过功，也看过老师的书。我只想请你摸着良心回答我一个问题：老师宣扬过地球爆炸吗？」

她被问住了，说不出话来。「所领导」紧张地盘算怎么收拾「残局」，我也赶紧想下面该怎么说。这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坐在我身边的胡秀英突然开口：「《转法轮》第 18 页，李洪志说……」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码半个多小时，将《人民日报》社论远远比了下去。因为社论只是「粗笨」地造谣，她却是「精细」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她将《转法轮》谈到的史前文明歪曲为鼓吹地球爆炸，从这里开始扭曲《转法轮》，进而大骂法轮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辞中的阴险和凶残，都隐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我惊呆了，似乎是我正张开双臂，满腔热忱向「他乡故知」跑去，她却掏出匕首，朝着我的心窝就是一刀。这个三个月前不顾一切要上天安门，为了法轮功死都不怕的人，怎会一下子「反」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恶魔呢？是我神经错乱，还是她神经错乱？！这一惊让我差点从椅上摔下来。

第二层次的我却纹丝未动，似乎这一切早在我预料中。我恬淡望着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象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第三层次的我说：真正的、最严峻的考验来了。我回去一定要马上把她的情况讲给其他学员听，好让她们有心理准备，给她们打个「预防针」。

等她终于讲完，我再次举手对「所领导」说：「我能谈谈听了她的发言的体会吗？我只说三句。」

「所领导」这时心情好极了，胡秀英的发言在他看来是「力挽狂澜」，将唐淑贞和座谈会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感到很惊讶：她『转化』得这么彻底，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所外执行』？」

「所领导」还没来得及讲话，急性子的侯大队长就先开口解释。胡秀英也抢着说：「今天上午我先生来看我，我还对他说，你先别高兴，我还不回去呢，我要留在这里帮队长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我在心里问她：你刚才发言说你以前为了法轮功去坐牢，你先生头发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尽你作妻子的责任，真自私等，那你现在明明可以回家却不回家，怎不说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这时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没有去接她的话，只继续说：「我的第二句话是，我要感谢胡秀英……。」

我的话还没讲完，侯大队长又插进来。她以为胡秀英的一番话已将我转化过来，让我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跳出来，我才要「感谢」她。

好容易等她讲完，我才接着说：「对不起，刚才我第二句话还没有讲完，现在接着说。东方人修炼讲『悟』，西方人修炼讲『信』。我要感谢胡秀英帮我修了一把『信』，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我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别人有没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善、忍』。就这三句话。谢谢。」

最后一句是针对胡秀英对李洪志先生的个人攻击说的。我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去为师父的品行跟她们纠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我选择那样讲，堵住她们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讲完这三句话，我很舒畅，顺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来（这是我在劳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开始发言，才知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转化」的人。最后「所领导」满意地总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为了把劳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只管提；现在准备散会…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伤，第三次举手说：「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吗？」

「所领导」愣了愣，勉强说道：「提吧。」

「请问，调遣处也好，劳教所也好，允许劳教人员打其他人吗？」

我的问题像一颗小手榴弹扔在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去的警察中间，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应。有人吃惊，有人尴尬，有人愠怒，还有一男一女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定定盯着我看。

这一切我尽收眼底，又像什么都没看见，静静坐在原处望着「所领导」，等着他给我答案。「所领导」下意识搓着手，绕了八百多个弯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具体问题要具体调查，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找本队队长反映，不要听信谣言。」座谈会就「圆满结束」了。

回到班里，我立刻将座谈会的情况讲给功友听，她们都非常震惊。我说这下子我知道我们在劳教所要修什么了：「坚定法」，就这三个字。

草种得刚有眉目，六讲十二课时的「系列讲座」就开始了——这是劳教所想出来「转化」我们的办法。「讲座」内容基本就是反复重复《人民日报》的社论。「主讲人」除了警察，还有大学哲学教授。听「课」礼堂四周还有手执电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讲」的女警是调遣处的管教科科长。我在调遣处没跟她讲过话，但对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过我们窗边，瞪着她纹着粗黑眼线的双眼往里面随意一瞥，就这一眼让我记住了她。她的眼睛后面蕴藏的恶毒，甚至那一瞥之间就将眼光所扫过的地方全部覆盖，让人不寒而栗。

她先将世界上的邪教所干过的令人发指的事条条罗列，接着强调《人民日报》关于炼法轮功「自杀」、「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谣言。提到法轮功时，她的语气格外充满仇恨，音量大到极限，通过高音喇叭传出来，只觉整个礼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嚣。讲到最激动处，她几乎要用力过猛而从讲台上摔下来。

正当我努力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被布满礼堂的恶毒喧嚣带动，礼堂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鹤立鸡群站起来，好几个警察疯狂向她扑过去，捂嘴的捂嘴，扭胳膊的扭胳膊，三下五除二就将她拖出礼堂。几个手持电棍的警察也跟过去，所有电棍一齐劈叭作响。

礼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复，「讲课」的警察面不改色继续叫着。几个月后，有人在劳教人员医院中见过这个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话就被送进集训队。她在集训队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医院时头上有好大的伤口，头盖骨可怕地露在外头。

## 织毛衣的白痴

「系列讲座」还没讲利落，毛衣活又来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队的人下楼去食堂吃饭时，手里抱着毛衣针，胳膊或衣服扣子上挂着盛线球的塑料袋，边走边织。我心想：这也太过分了吧，走路还织？

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们，二中队接了一批织活，时间很紧，我们队必须分担四十件。各班马上选一个「劳动员」到队部「学活」。

劳教所每班有一个「劳动员」，负责去学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回来后教会班里其他人，再将分配到本班的任务分到每人手里，并保证本班所有产品的质量。

我被指定为三班的「劳动员」。到队部办公室时，看见里面坐着从二中队请来的「技术员」，几个人已围着她在学。她叫张蕾，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鼻尖冒着细密的汗珠，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可头发已经花白。「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这句话就是她说的。她是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好象判了两年。在劳教所三教九流中，「贩黄」的人有着贵族般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们和班长、小哨及「质检员」一起，组成劳教人员的「上流社会」。

张蕾教得很细心，我起的头太松，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会一直在谴责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的强制劳动制，但许多劳教人员已接受这样的观念：被判劳教就该拚命干活，哪有犯了错误还让国家白养活的道理？

劳教所每年都有利润指标，不能不完成。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工厂都停业，「找活」不是易事。但劳教所的人工成本约等于零，这一竞争优势谁也比不上，所以当一般工厂都找不到活时，劳教所总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个比较固定的主顾是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它们接了出口订单再以低价转包劳教所，从中渔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顺华」和「凤凰」两家针织厂或毛衣厂。那几个加工厂的小师傅经常出入劳教所来教新工艺、把关质量，张蕾等「质检员」跟她们混得很熟。

我学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难的部分在于尺寸的把握，因为是出口的统一产品，工艺要求很严，比如说 100 行织出来必须是 50 公分，长了短了都不行，误差不能大于 1 公分，否则就得拆了重来。这点最难，许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从没织过毛衣的人更麻烦，就跟小孩刚学写字，连毛衣针都不知怎么拿，哆嗦半天也织不成片，一急手里还直出汗，白线都织成黑的。

记不得我们赶织了多少天，只记得天天都得从早上五点半一直熬到晚上的一两点，困得死去活来，才能按时完成定量。这时我再也不觉得二中队的人走路都在织毛衣过分，只恨自己没有塑料袋盛线球效法她们。

这天终于将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就寝通知，等到半夜，却等来入所队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须上飞机，不能延误交货期！

分管生产的小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一张张困得苦瓜似的脸，「仗义」地说：我知道现在就是打死你们也改不出活了，这样吧，我让集训队的张丽帮你们抢一下，你们每班出两人去给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给你们请示让你们睡觉。

这时，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里就我还算手快，我不去谁去？

我硬着头皮答应，小哨叫一声：「好！够意思！」，就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到临时辟作集中「抢活」的禁闭室。

禁闭室有三个铁笼子，每个只有半人高。想来被关禁闭的人只能猫着腰待在里头。三个铁笼子占了禁闭室一小半地方，其余地方则堆满打回来的毛衣，每件都缝着一张小纸条，标着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与身子缝合处不平整，有的是领子少织两行，有的是花样排错，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张丽才二十岁，因吸毒进来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劳教期她的技术看来已老练得很。她有条不紊将毛衣上的纸条拿开，该剪的剪，该拆的拆，该缝的缝，然后将活一件件派给我们，指挥我们干这个干那个。她说，这算什么呀，以后这样的事多了，活最紧时，一个后片我们分成三人织，织出来将三截缝在一起，还不是照样上飞机？你们想在劳教所混，就得学会缝活，有织错的地方一刀剪了，改过来再缝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织，哪有那功夫？

「缝活」是一项较难的工艺，就是将织物从中间剪开，将错的地方改织过来，再用针将被剪开的地方缝上，缝完要一点也看不出修改过的痕迹。我后来学会缝平针，但缝花样针的技术到底还是没有学会。

我抱着分给我的活，拚命瞪着眼睛织着，恨不得找两根火柴棒将眼皮撑起来。织着织着，只觉两眼白茫茫直犯晕，一阵阵恶心，意志稍一放松就会一头栽在那里。

渐渐的，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在梦游，对一切都失去记忆和知觉，却还知道拚命织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务抢完没有，或者什么时候抢完的，只知道当通知我们这些抢活的人去楼道排队到食堂吃早饭时，我心中空荡荡的，有种受骗感。答应向警察要求让我们睡觉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样让我们开到地里去种草。漫漫长日，我每时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时每刻都像飘在梦中茫茫然，只有大脑深处无比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个模模糊糊的恐惧。一个意志要随风飘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惧，一个成为走到哪里双手都奋力织毛衣的白痴的恐惧……。

从这天起，我对「不让睡觉」恐怖，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展示奴工产品生产过程  
(明慧网)



## 不准睡觉

7月27日，也是我们到劳教所二十天后，楼道大乱。原来是人员要调动，人心惶惶。包括王可在内的九个被视为特别「顽固」的法轮功学员要调往一中队，其余包括我在内的人，则分到二中队。各班吸毒的班组长基本都留了下来，警察要重用她们当头目，「管」下一批从调遣处来的法轮功学员。

名单公布不久，我们立刻收拾行李，夹着铺盖卷搬到二楼的二中队。我和王蓉、张青、赵英、程兰等五人被分到五班。

张青二十九岁，瘦得像个小男孩，人民大学毕业；赵英是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是大国营工厂的技术员；程兰三十九岁，是幼儿园老师。

劳教所每个班正常的编制最多十二人，床位、物品柜、食堂座位，都是按这个数设计的。五班原有的七个人，班长古荣是「贩黄」进来的，张凤是卖淫进来的，「老毛」是非法轮功学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介绍她人卖淫进来的，四十多岁的邵红和质检员崔芬都是因盗窃进来，其余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则是抢劫进来。

指定床位、物品柜，铺床、放东西就绪后，古荣问：「你们五个写保证了吗？」

我们摇摇头。王蓉写完「认罪认错」经过一段痛不欲生的时间，又将保证书和认罪认错书收了回来。

崔芬长叹一口气，说：「走要走得了，又赶上睡不着觉！」

我莫名其妙看着她，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她们七人似乎都心领神会。古荣说：「排班吧，从我开始。」

到了晚上，终于明白崔芬叹气的原因，也懂得「排班」作什么。二中队的规矩，法轮功学员不写保证不让睡觉，由「其他罪错」（指非法轮功学员）劳教人员轮流值班监视，古荣她们对执行这套「政策」显然很熟，用不着警察吩咐，自己就「上岗」了。崔芬说的「走要走得了」则是指如果按常规八月初上半年的「奖」能评下来，她能得到减期的话，待不了几天就该走了。

劳教所有一套严密的记分和「奖惩」体系，每人每天完成劳动定量有固定的分数；当了班组长、小哨、炊事员、质量检查员每天有固定加分；超额完成生产定量、向警察告密有功的能机动加分；犯错误的则扣分。每半年评一次奖，按分数高低排队，前三成的人有减期机会。

过去劳教所全靠这套东西管理劳教人员。每个被判劳教的人一进来，很快就可计算出自己有无评奖可能。如有希望评上奖，就会好好表现，拚命干活，争取当班长之类；如觉评奖无望，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天天混，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不好好干活，反正到期你就得让我走人。这种状态，一直到法轮功学员进来后，起了重大改变。

其他人都上床后，古荣搬个小凳子往门口一坐，让我们五个在班里站成一排。值夜班的小哨耿秀一会探头来看。

站到半夜，耿秀走进房间，诡秘地笑说：「就你们傻，人家七班的都写了保证睡了，就你们五个还在这儿站着。不信你们派个人，我带过去看看。」

她将张青带出去，两分钟就回来了。耿秀说：「怎么样，你们问问张青，七班的人是不是都睡了？」

我们谁也没问，一动不动继续站着，耿秀皮笑肉不笑地走了。好多天以后才明白她为什么怪笑。原来她先让七班的睡，骗五班的人说她们写了保证；过几天五班的人睡时，再去骗七班。

我们连续站了两晚，第三天被押到礼堂去开第一次「揭批『法轮功』现身



说法大会」。这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概共有八十人，按中队坐在不同位置，带队警察和护卫队男警跟「系列讲座」一样，手持电棍将我们围在中间。

我朝一中队的队伍望去，才两天不见，王可的小脸已憔悴得不成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尽是迷蒙。我想跟她交换眼色，她却梦游似的看不见我，显然她也快被熬成「白痴」了。听说她们到一中队后，晚上不但不能睡觉，还得头顶一碗水在楼道站着，碗里的水洒出来一点就得挨打。这个办法据说是那些吸毒的想出来的。

凡是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都是强制戒毒无效才进来的。在戒毒所，所有人一进去都得先「走板儿」，五十盆凉水或五十个耳光「起步」，即至少被同监室的人泼五十盆凉水或挨五十个耳光。许多人从戒毒所出来后心理都很变态，要把自己受过的虐待加倍「奉送」别人。

有一次在锅炉房打水，我碰到入所队管我的队长。她一见我就说：「曾铮，我真是错看你了！早知你这么顽固，还不如当初将你弄到一中队那些吸毒的手下，早将你治过来了！你这样顽固下去，就等着『七毛四』吧！」

「什么叫『七毛四』？」

「什么叫『七毛四』？子弹！七毛四一发。你就等枪毙吧！」

## 相思泪

八月初一天，班里突然一早就激动起来。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接见日」，直系亲属可来会面。

从八点多开始，楼道就一次次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人都像箭一样冲到楼道排队，等着警察领去会见家属。没点到名的人心急如焚地张望，明知看不见大门外等候的家属，还是忍不住伸头。

接见回来，有哭的，有笑的，有不动声色的。关系密切的人互相打听见面情形、家属带了什么东西。没有家属接见的人就很难过，一整天不说话或动不动跟人找碴吵架。这种兴奋和混乱持续一两天，才会渐渐平息。

我早听说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许接见的，只能像局外人看着其他人进来出去。到了下午，楼道突然响起我的名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不让见家属这招对「转化」贡献不大，劳教所又改换策略，允许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也见家属，好通过家属来实现「亲情转化」。

### 劳教所会见通知书



厚厚的玻璃后面，是先生那张苍白急切的脸。我们只能隔着两层玻璃用电话机对话，警察可以随时戴上耳机监听。

四个多月了，我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拘留所被送走后他千辛万苦打听到调遣处所在，开车去了好几趟，他们却不让他见我。

他将家中我所有的照片都收起来，免得睹物思人，徒增伤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员工，都靠着他，他哪能不坚强？眼不见心不烦。这招颇有效，他很长时间都挺过来了，直到有一天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翻开电话本找号码，他突然从自己的笔迹中间看到几个我写的字。在他流畅的字体中，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显得很幼稚。他瞬间几乎全军覆没。他防了又防，想不被思念和痛切打垮，哪想得到，这几个字竟带着我所有的讯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攻进他最软弱的地方……

好容易见面了。我看到他心里攒了一万年的话争先恐后奔向喉头，噎得他半天瞪着两眼说不出话来。

他咽了口唾沫，强行将那些话排好队，对着话筒说，他这些天正在看一本

关于文革的书，里面记载张志新\*宁死不屈，临被杀害前连喉管都被割开。在监狱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啊！到了关键时刻，千万别死拧到底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性子！你修炼的目的不是做「革命烈士」吧？！

说完这些，他生怕忘了似的，虽知警察可能监听，还是硬着头皮暗示我：他正在找「关系」争取将我「弄出去」，要我千万配合，千万要配合！哪怕松点口！千万别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那段期间，他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上下打点，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想将我早点「弄出去」。一个高干子弟拍着胸脯对他说：「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几天后，这高干子弟找到他，垂头丧气说：「兄弟，恕我不知深浅了。你爱人就是杀了人进去的，我都能把她弄出来，可唯独就是炼法轮功的不转化绝对不行。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听到先生这么说，我忙对他说，如果你真想帮我，请帮我请个律师，我要起诉劳教所。他们打我、电我，让我做苦役……，说着我扭转脖子给他看后面被电得起水泡的地方。

他两眼往我脖子方向匆匆一瞥，什么都没看见就象被烫了似的急忙转开，死也不肯再往回看，泪花开始在眼里闪烁；然而他的心为了看我，却又顽强地生出另一双眼，这双眼透过胸腔朝我望来，一眼就看见我曾受过的一切而开始一滴滴地泣血……

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他：「孩子好吗？」

他勉力回转目光说：「好……。」

「她知道我被劳教了吗？」

「知道……我没告诉她，但她不知怎么就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告诉她妈妈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告诉她张志新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让她以我被劳教为耻，那样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

说到这，我终于也流下泪。才七岁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百般呵护中长大，心中从没有半丝阴霾，怎么一下子装得下张志新的事情！……可是，不跟她讲，她又怎能明白妈妈的无辜……。

二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就到了，警察吆喝家属们离开。先生站起身来，眼光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全身所有的力量、爱意和痛切都集中和裸露在他双眼里，似乎他恨不能将我「看」进他的眼睛中带走，又恨不能将他的双眼「看」到我的身上，好留下来永远跟我在一起……。

从劳教所出去后，他盲目地驾着车，一口气开出城一百多公里，直到觉得脑袋发懵，再也开不下去。他将车靠到路边，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躺倒在后排座上，欲哭，却无泪……。

## 顽固分子

8月9日这天，警车呼啸着，又送来一车人，这批就是大夏天穿秋装的，过来时身上的气味能将八丈外的人都熏倒。

她们来后，入所队改编成三中队，原来入所队的一些人被分到二中队。劳教所开始严重超员，每班人数增到十六人，床是新加的，巴掌大的物品柜得两人合用，吃饭时十六人挤在十二人的座位，还得二中队吃完再换三中队。调遣处那边则一直在打地铺，进来的人总是比送走的多的。

这天，二中队人员也做了调动，我被调三班，张青、王蓉和赵英被调往七班，一星期后也被调到三班。警察将她们调到七班，本想让她们去受那些已「转化」的人影响；一星期不见效，又怕她们将已「转化」的又转化回来，所以又匆匆将她们调到三班。程兰则被视为「转化」有望，被调到专放已转化人员的二班去「培养」。

三班据说是专门装「顽固派」的班，原有的三个「顽固分子」是上批来的，一个是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大的李文，六十三岁，原是一间大学的实验员；另两个是三十多岁的周杰和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的宋梅。

李文在儿子两岁时就失去丈夫，多年独自将孩子拉拔长大。她自己身体不好不说，儿子也从小到大净闹病，不知让她受过多少惊吓。后来母子俩都炼了法轮功，什么病痛都没了，所以她对法轮功的感激和坚定之心无以言表。什么转化不转化，提也别在她面前提。

周杰不爱讲话，给人感觉非常实在。胳膊上有十几个黑黑的圆圈，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淡淡一笑：「电得呗」，再不肯多说。

宋梅说，从我们进劳教所到搬到这里之前，一个多月，天天晚上都得在筒道脸朝墙壁站成一排，站到凌晨四点才让睡，五点又得起来，白天还得挖一人多深的大树坑，累得在地上爬着走。每晚都站在那儿就睡着，一睡着头就「咚」的磕在墙上又磕醒。一晚上楼道里「咚」、「咚」、「咚」的声音不断。



三班的法轮功学员连续一个月  
每晚“面壁”到凌晨四点（真人演示，明慧网）

三班其余九人都是所谓「其他罪错」劳教人员，有卖淫的、赌博的、盗窃的，还有三个只有十几岁抢劫的和打架的。

班长郝英也是「贩黄」进来的。相处不久，我发现，就为人而言，她可算是天堂河最好的班长。警察虽然给班长无限的权力「看管」法轮功学员，但她

不但没有滥权，反而不露声色照应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年龄最大的李文。

三十二岁的李春有点像身怀绝技的落魄侠客。她进劳教所的次数创下劳教所之最，前后一共六次，六进劳教所都是因为偷钱包。从十三岁迄今十九年，在劳教所度过十年以上，织毛衣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谁的花样织错一针，她隔八丈远就看出来；谁犯了再荒唐的技术错误，她都有本事不用全拆就纠正过来；至于她的速度，更是无人能比。但她太会算计，太占小便宜，技术虽高，干活总是唬弄，所以「贵族」们不大瞧得起她，其他人平时也不怎么搭理她，但一到花样不会织了，织错了需要剪了缝上，就不得不过来求她。她心情好时，拍着胸脯说：「有困难，找『组织』！」三两下就帮你弄好；心情不好时，你就是问她一个最简单的技术问题，她也让你先替她织一只袖子再说——等价交换，她绝不让人占半点便宜。

## 天罗地网 如坐针毡

现在回想刚进三班那段日子，有句话总在耳边：「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有个场景总在眼前：高高的八张上床坐着三个人，身后是堆得小山高的线球，每人左手握着一个线球，右手同时攥着九股细线飞快往左手的线球绕，绕好后九股细线就合成一股粗线。九股细线从三人的手中呈放射状延伸，通向坐在地上的人的膝盖。地上的人一个挨一个坐在班里狭窄空地，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副毛衣针低头快速织着，两个膝盖上一边挂一个线圈，线圈的线呼呼地往上床绕线人的手里飞去。唯一一个手里没针的是瞎眼的王蓉，只有她是举着两条胳膊撑着线圈。

三九二十七股线一头在上床的人手里，一头在地上埋头织活的人膝盖上。二十七股线在房里张开，就像布下天罗地网，蔚为壮观。

为什么非得这么干呢？因为活太紧，不可能专门腾出时间和人手绕线。刚开始我不会一边织毛衣一边照顾膝盖的线圈，因为缠线的人拉得很快，弄不好就乱了，总是顾此失彼，狼狈不堪，后来慢慢长了本事，不但能应付自如，还会左右开弓，练就两手同时带着好几股不同颜色的线织花样的「绝活」。

「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的「扒」字用得特别妙，它贴切地形容每天起床

时，我们的眼睛沉到不能自己「睁」开，而得靠外力将它们「扒」开。

连续三个多月，一直在织各种各样的毛衣。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始坐在小凳子上，除了吃饭、上厕所和听「系列讲座」，其余时间都在织。后来上完厕所连洗手都免了，省得洗完手有好几分钟因手潮而带不动线。

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坐下来，臀部与小硬板凳接触部位的肉都被挤到旁边去，只剩下两个尖骨头透过一层皮直接刺到凳子上，上半身重量全压在这两个尖股骨，像针刺一般痛。后来与板凳结合处的皮肤不知何时长了好些湿疹，一边一片，怎么在小板凳上挪动臀部也躲不开。我敢打赌，发明「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人只知肉臀坐在针毡的感觉，绝不知道股骨和臀部的湿疹都变得像针一样尖利，扎在硬凳子上是什么滋味。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唯一的感受就是困，唯一的期盼就是睡觉。困得迷迷糊糊织出来的东西准有错，最后还不够拆的，有一晚我实在困得织不下去，便自告奋勇爬到上床去绕线。绕线不计工作量，很多人都不愿干。绕着绕着，我有阵子像是睡着了。猛地一惊，感觉手中的线好象不是九股了，这一惊把我的瞌睡虫吓走一大半，要是因为我绕错线而害人白织，有人非跟我拼命不可。

我停下，开始数线。第一遍数下来，八股。眼看另两个绕线的都还在呼呼地绕着，我们这组却全体停了下来，我急忙再数一遍——十股！怎么搞的？我咬咬牙，又数第三遍——十一股！放下手中的线球，我绝望得想哭。微积分我都做过，这时怎么就从一数不到九！

## 驯服野马

在劳教所，警察管非法轮功人员叫「其他罪错劳教人员」，这些人却自称「正常人」，以便和法轮功学员区分。一个吸毒的曾说：「要是让我写个保证就放我回家，写一万个我都写给他！」因而我们这些半个保证也不肯写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很不「正常」。

从我们调到二中队起，所有「正常人」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奖什么时候下来？三班九个「正常人」有五个都有评奖资格，奖一下来，除了李春以外，

其他四人都能当场获释回家，怎能不关心？

她们从八月等到九月，奖就是不下来。警察都在忙什么呢？找法轮功学员「谈话」、整理法轮功学员档案、培养「转化」典型、上报资料，准备「十一」国庆前提前释放一批「转化」的，以「激励」其他不「转化」的人。

最后能评奖的「正常人」再也忍不住了，委派郝英去质问中队长：法轮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法轮功一来，为转化她们，我们天天熬着不能睡，连十六岁的蒯炜都得天天值班看她们，困得坐在地上都睡着。好容易有人转化了，立刻成宝贝，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没功劳就算了，我们自从进劳教所以来就拚死干活，别人睡了我们自愿加班加点地干，为什么？就为多挣点分早点回家！政府说了给我们奖！队长也说自己头顶国徽（警察帽子上有国徽）代表政府，为什么骗我们？

警察安抚他们：政府没有欺骗，奖一定会下来，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法轮功的问题是劳教所重点，她们的事有国际影响，对国家特别重要，队长当然得先顾她们，希望你们忍耐。

郝英满眼是泪回来。可怜的「正常人」，她们差不多都是镇压法轮功以前就进了劳教所，只以为分数排在前面就可以评奖回家，怎么也搞不明白，就这几个天天被她们吆喝来吆喝去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国际影响」！

蒯炜愤愤说：「哼！看吧！等我解教那天，一出劳教所大门我就坐在地上练法轮功！一抓进来我就转化！」

一天中午，班里两个人激烈争吵，其中一人猛一下推床，将李春的手挤在两个床架子中间，李春疼得眼泪都掉出来，破口大骂，刚骂两句，突然看了宋梅一眼不做声。

过了一会，李春走到宋梅的凳子前半跪，一边将挤得红肿的手伸给宋梅看，一边撒娇：「怎么样？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要照以前，我早将她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我是什么都吃就不吃亏的人，绝不会这么让她压了就算了！」

宋梅年龄虽小过李春，却以一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吻说：「嗯，今天的



表现还凑合，以后继续努力。」

我看得暗暗称奇，心想不知宋梅何时将李春这匹「野马」收伏，李春居然那么热切要「表现」给宋梅看。

后来相处久了，知道李春更多的事。她十二岁时不堪继父虐待离家出走。为了吃饭，只好偷钱包，十三岁第一次进劳教所。

十几年来，她也曾挣扎想学好，做过小生意，自学过文化，交过正经男友。第五次从劳教所出去后，她有好几年都未操旧业，一直在做服装买卖，辛辛苦苦攒了两万多元，却不小心被人全偷走了。她越想越火，我是干这个的老祖宗，今日却被人欺上头，这还了得？怎么也得补回来。于是她鬼使神差又摸了个钱包，就那么背，又被抓了，为了四百块钱判了三年——谁让她是惯犯？最后这次被抓，她曾想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又怕疼没勇气。

法轮功学员进来后，她作为劳教所的「老人」，当然也被责以「看管」法轮功学员的重任。她看管的第一批法轮功学员中，有那时已被下集训的王润，还有就是宋梅。她对王润及宋梅说，别看我是流氓，我对做人的标准要求挺高的，对朋友的标准更高。在我看来，今天社会上没几人配称是「人」。只要我觉得有谁配得上称「人」，我可以为他舍出半条命，有谁配得上做我的朋友，我可以为他舍整条命。像王润、宋梅这样电死都不写「保证」、敢跟警察「叫板」，反过来对待她这个「小偷」真心实意、不盛气凌人的人，十分合于她对「人」的理想。

后来李春跟宋梅说她也想修炼。嘴上不说什么，很多时候照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心中珍视宋梅及宋梅所讲给她的一切，到了不敢、不愿随意提起的地步，唯恐自己做得不好而让宋梅失望。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遇到她心目中够做「人」的人，也第一次遇到把她当作人的人。

一日中午，劳教所又来一批调遣处的人。小哨通知宋梅和李文收拾行李，搬往新成立的四中队。楼道乱哄哄，好象每班都要调走一些人。

大家七手八脚帮她俩收拾东西，蒯炜拿出自己的衣架，非要她俩一人带走几个，平日负责「看管」李文的一个「正常人」，抱着她的被子默默垂泪。

我心中也涌起凄凉离情。那时三班的「正常人」与法轮功学员之间已非常融洽，在其他班还真没有达到过。大家在一起，好歹彼此有个照应、有个鼓励，分开来，再想说话都难了。

我没注意宋梅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时满脸是泪，几乎大放悲声。李春慌得不知所措，拉着她的手又不敢问。

好几分钟后，宋梅才缓过气来说：「他们竟把她折磨成这样！……」

「谁呀？」

「刘淑英！我以前认识她，我们一起去天安门，那时她多漂亮！现在成了这副样子！……我跟她说话她都不认得我……」

没等她说完，我就意识到她说的就是那个在调遣处跟不上队伍，瘦弱得吓人、浑身上下了无生气的人。原来她真是炼法轮功的，还是宋梅的朋友。这天她刚从调遣处送来，宋梅在水房遇见她。

宋梅低头流泪，我也黯然。没容宋梅哭够，小哨就在外面催开。我们站在窗边望着被调往四中队的人抱着被子排队被警察押往另一幢楼，心里很不是滋味。新成立的四中队被安排与少教队在一起。人一多起来，规矩也顾不上，男女开始混楼了。

### 第三章 危险时刻

2004 年的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已不复是作者当时在此时的旧样。镇压法轮功以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修建劳教所等迫害场中。（明慧网）



## 邪气入侵

到二中队第二天，我们在楼道靠墙排队上食堂时，对面队伍一人突然对我瞪眼道：「抓紧转化！」

在入所队开「座谈会」时，胡秀英坐在我左边，这人就坐在我右边。那天她没有发言，只在底下悄悄告诉我她刚写了「认罪认错」书，又觉不妥，想把它撤回来，我告诉她确实不妥，赶快撤回来。

没想到再次见面，她却对我说这个。更吃惊的是，听了她这四个字，我的心竟不由自主狂跳，似乎遇到什么最可怕的事。之前，一个新来的警察曾拎着电棍到我们班里说：「我听说这班邪气挺重，我的电棍专门治邪！」然后她挥舞着电棍在房里来回走动，将电棍放在我们脸前几公分比划，电棍「劈劈啪啪」响，放着鬼火般幽蓝的闪电。我当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心也平静得很，甚至还觉得她很可笑。

可是「抓紧转化」这四字却将我的心一揪，莫名其妙狂跳。我说不出原因，也说不出地难过，只觉一种比电棍更可怕、比魔鬼更邪恶的东西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时时刻刻将我压在其中。

终于，我听说古华「转化」了！几天后，夏靖也「转化」了！一些别的什么人也「转化」了！……。

如果说胡秀英的背叛曾像一把刀似插在我的心窝，但我毕竟跟她没什么交情。而古华不同，夏靖不同，她们曾是我心有灵犀、生死与共的刎颈之交，是我心中那么无畏的同修。为什么一夜之间就会被「转化」呢？

一种空茫凄凉之感压挤过来，似乎我灵魂的最深处都要被挤得变形。《人民日报》的谣言我可以不理睬，但熟悉的功夫「转化」，却让我的心往下坠。

我强力撑着，每天奋力低头织毛衣，谁也不理会，什么也不想听。但那些人「转化」后的兴奋表情，以及转化很正确、转化是「提高」、是进一步的修炼等议论，似乎不需要什么媒介就躲也躲不过地浮现在我眼前和耳边。这些话

像毒箭一支支向我射来，让我左支右绌，不堪应对。

恍惚中，我开始问自己：「难道『转化』真是对的？难道真是人家悟到什么我没悟到的？我就一定比人家都高明吗？」

刚这么一动念，就觉得有只看不见的大手从虚空中一把伸进我的大脑，抓住我的思想和意念，要将它们强行拽走。

我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咬紧牙关，拚命稳住不被拽走，再集中全部意志，勉力与这只可怕的大手对峙僵持。我如醉汉摇摇摆摆，力不从心。仅存的最后一分清醒告诉我，如果我稍微放松，瞬间就会被这只大手拉过拔河分界线——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就叫「自心生魔」。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是两个谁也瞧不上的「小偷」帮了我。每当那只大手又来跟我拔河，我感到快要不行时，我就看着李春和封玉兰，使劲想：「我要是转化了，她们会怎么想？她们会怎么样？」

封玉兰是李文和宋梅被调往四中队那天，从调遣处送过来的。她四十多岁，也是盗窃罪进来的。她到调遣处第一天，警察搜到她行李里的法轮功文章，二话不说将她乱电一通，她一声没吭就「抗」过去了。

几天后，警察问她：「你不是炼法轮功的，带着法轮功的经文干什么？找死啊？可你不是炼法轮功的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也不至于挨电呀！」

她不紧不慢地说：「队长，我跟你讲个实话吧。行李里很多东西是我们同号的法轮功送给我的，我不知道里面有经文，其实我也不认识字。我在拘留所见过好多炼法轮功的，觉得她们挺好的，也想跟她们学，所以你当我是炼法轮功的也可以，拿我当法轮功电我也不怨你。」

而李春呢？宋梅走后，我自然而然填补了她在李春心中的位置，李春跟封玉兰一样已将我视为知己和依靠，有什么事总跟我商量。我的一言一行，甚至一思一念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我所说所行，对她们来说可能就代表着法轮功的全部——她们没有机会读到法轮功的书，只能看我的言行。我相信那些「转化」的人所说的转化如何正确、如何「提高」，她们都不会懂。她们的逻辑很

简单，你转化了就是不炼了，那你以前说的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偷人家东西会失德、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全是骗人的，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理，现在连你们自己都不信了嘛！那我们该偷东西还得偷东西！

尽管恍惚中我的意识已有些迷糊，但我仍十分清醒地知道，对一个人来讲，最可怕的事是不信天理，最可喜的是有了正信。如果一个生命愿意开始走进修炼，那他可能就永生永世获救了！我能把她们害了、毁了吗？

每当这样一想，我的思想就会清晰许多，意念的力量就得到加强，我也才有跟那只看不见的大手拔河的能力。在那个似乎有千千万万个魔排队跟我拔河的时刻，如果我想自己、想自己的「提高」多了半分，想别人少了半分，那立刻就完。

## 上帝请别抛弃我

李文和宋梅走后没几天，周杰也被调走，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只剩四人。「分化瓦解」是他们的既定政策。

又不知从哪天起，每晚我们累死累活终于熬到上床时间，小哨就会走进班里，扒拉着刚躺下的张青说：「队长找你。」

她被带到队部办公室，警察要么让她抄污蔑法轮功的资料或「二十三号令」，要么干脆什么也不让她做，就是罚站。

每天她都要凌晨四点以后才回来，五点半起床时，眼圈总是青着。她本来就瘦，这下更显憔悴。

二班的程兰也天天晚上跟她一起罚站。有一天站到后半夜，程兰突然「哇」地一口将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边吐边哭，哭完就在警察的「亲切关怀」下转化了。转化前一天，她还曾说：「加刑就加刑，加一百年我也不怕！」

张青站在一边目睹这一切。第二天她将这件事讲给我们听，讲完后她绝望地说：「再这样下去，我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赵英则坚决说：「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维护大法！」

我什么也没说，每晚小哨来叫张青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明天就轮到我了？明天就轮到我了？」

在困得死去活来时，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不让睡觉。在「明天就轮到我了」的恐惧反复出现心头时，我甚至期望每晚被叫去罚站的不是张青，而是我。

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天。白天我们都尽量照顾张青让她少干点活，但她还是努力保持微笑，奋力干着她那份活。有一天我被叫出去，回来就再也没见到她——她突然被送进集训队。

望着她和李文、宋梅、周杰走后的空床，我的心孤苦无比。三班是出了名的「顽固」班，可留下来的顽固分子，只见少，不见多；「明天就轮到我了」的压力总在心头。排队去食堂的路上，我望着高墙外那排枝叶繁茂的大杨树，模模糊糊问自己：「我将在这里看几度花开花落、叶荣叶枯？」

我不知道答案，却深深体会到耶稣临上十字架前大喊三声：「上帝！别抛弃我！」的心境……。

## 荒漠甘泉

苦到极限时，中秋节来临。按往年惯例，这时奖早该下来了，评上奖的「正常人」就能回家跟亲人团聚了。随着中秋节一天天接近，这些人的情绪越来越骚动。为了「平民愤」，劳教所紧急决定给一部分能评上奖的人放假两天，回家过完中秋再回来。

这下人心更浮动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打听、议论、角逐，尘埃终于落定。我们班只有郝英和李彬能享此待遇。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却出乎意料无人获此「殊荣」，据说劳教所还是不信任她们。「正常人」的心里总算得到一点平衡。

能回家过节的人毕竟寥寥无几，剩下的人日子还得过。下午楼下的操场开始有动静，警察带着一些人在装音响、搭主席台，晚上要开一个中秋联欢会。

「正常人」都很兴奋，早就无心干活，好容易盼到小哨在楼道喊集合。

大家搬着凳子排着队，每中队一个方块在操场团团坐下，中间空出的地方就是表演场地。

记得那天好象请了几个附近的武警和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来表演节目，水平不敢恭维。在高墙大院、警察环视下，被要求像军人一样端坐不动看节目，能否放松和享受更不得而知。

晚会最后一项节目，是警察和劳教人员一起「翩翩起舞」，「共享中秋美好时光」。

音乐响了好几分钟，二中队还没有一人站起来跳舞，场面有些冷落。

「救场如救火」，侯大队长急急走到我面前，「笑容可掬」问我会不会跳舞。我看见半个多月不见的宋梅已跟着音乐跳到空地中央，正朝我们这边张望，好象有什么话说。

机不可失。我站起来对侯队长说，我不但会跳，还会跳男步呢，我带你跳吧。

我拥着侯队长干瘦的身躯，随着快三步的节奏几个大圈就转到宋梅身边。

她什么也没说，继续踏着舞步。等我感到手里突然多了个纸团时，她已转着圈子离开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拚命瞪着双眼，勉强自己不跟其他人一起睡过去。

我的床正对着开着的门，值夜班的小哨和警察随时都会经过，她们一般二十分钟巡逻一次。所里护卫队的人也会随机巡逻，除了检查劳教人员有无异动，也监督值班的警察和小哨有没有坚守岗位。

我将衣服搭在床头遮挡一下小哨和警察的视线，然后在被窝里展开宋梅给我的纸团。

皱巴巴的纸已有些破损，显然经过多人之手。纸很小，正反两面都用圆珠

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没有标题，也看不出头尾。

我就着昏暗的灯光随便找个开头读了下去：「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

还没读完，我就明白：这是师父的新经文。一年多了，我终于又听到师父的声音！更关键的是，我终于了解师父在怎样看待和评价我们走出来澄清真相的行为。

镇压后，李洪志先生沉默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讲话。法轮功学员之间对于走出去上访、以各种方式澄清法轮功的真相算不算参与政治、算不算干涉常人社会的问题，曾有过很大的意见分歧。看到师父这段新近的话，我感到温暖又踏实。

接下来的三天，每晚当所有人入睡后，我都躺在床上与睡魔搏斗，还要兼内防本班的人醒来，外防巡逻的警察和小哨。不管如何，我终于硬生生将这段连标题都不知道的经文背了下来。劳教所随时都可能大搜查，任何东西藏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

我将背下来的经文默写了好几份，伺机传到一些功友手中。

## 毒药

我的心安定下来，虽然还是有丝苦涩。有时再看见高墙外的景色，就会想起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密勒日巴佛跟着他师父多少年，天天一个人背着大石头到山上替他师父造房子，背上磨出好多大疮。刚修到一半或好不容易修好了，师父却暴跳如雷，骂他蠢，骂他造错了，让他拆了重来……。多少次他都痛苦得要自杀了，师父却还是不传他法。好不容易他才得到法，得法后他一个人在山洞里待了多年，饿了只吃点荨麻，皮肤变成绿色，都不肯下山去找吃的而耽误修炼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么容易就得到这么大的法，有大法在指导我们修炼，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管眼前的局势多么黑暗，我也决不相信我们会像



警察说的那样「将牢底坐穿」。

渐渐地，「转化」的人多到可以组成「帮教小组」，来代替警察的谈话工作，对尚未「转化」的人进行帮教。有一天，我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帮教小组」将我团团围住，夏靖也在其中。

她们给我讲「转化」的好处，又互相议论「转化」的好处。她们所使用的语言、名词、概念乍听都是法轮功原有的，想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转化」是对的；「转化」并不意味放弃法轮功，只是修炼的继续、甚至提高。然而她们对于法轮功的歪曲却非常隐晦，隐晦到你倾尽全力就分辨不出。

我被这样「帮教」了许许多多次。每被帮教一次回去，都感到浑身说不出地难受。这种难受在警察找我谈完话时从来没有过。有如武侠小说中被灌了毒药的人一样，得用多年苦修的功力硬生生将这些毒药化解掉。

有一次劳教所有贵宾来参观，为掩盖劳教所严重超员的事实，我们被带到车间外的一片空地，等来宾走了再回去。

带队的警察发出「原地坐下！不许交头接耳！」的指令。我往地上一坐，无比困乏，双手抱膝将头埋在两腿中间，想趁机打个盹儿。刚要入睡，听见旁边两个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开始「切磋」。她们将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是「师父」、「真善忍」、「修炼」、「圆满」等字眼却一个接一个蹦进我耳中。

我说不出地难过，仿佛看见世上最丑怪却自以为最美丽的人，还硬要戴上一朵花去招摇。我忍了又忍，想不去理会她们对法轮功的歪曲和亵渎，可又无法堵住她们的嘴或自己的耳朵。

她们一直在说，断断续续钻进我耳中的话像毒药，一碗一碗向我强行灌来，让我咽不下也吐不出，加上想睡又不能睡的极度困倦，脑子简直要痛裂了。

我又一次感到一种极限，一个人能够忍受的折磨到了头、大脑要炸裂、精神要崩溃的极限……。

情急下，我不知怎么想起一招，扬起头高声叫：「报告队长！你刚才说不许交头接耳，可这儿有两个人一直在说话！」

所有人都向我望来，带着惊诧。在那时期，「转化」的人员都是警察的宝贝，全靠她们来达到转化更多人的目的，这些人也觉得自己了不起，耀武扬威，成了劳教所的特殊阶层，地位超过原来的「贵族」很多倍，警察甚至对她们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常人」在她们面前已黯然失色；而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很多人的想法，就该像小媳妇一样夹着尾巴做人，受气活该。

我这么一叫，那两人终于不说话。回到班里，郝英像报了深仇大恨对我说：「曾铮，你今天干得好！这帮人，太张狂了，早该有人治治她们！」

我心中却毫无「得胜」感。想起一个作家曾说过，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给你看。听到我心中最珍贵的信仰被那样肆意歪曲时，我觉得我正在看世上最令人心痛的一幕悲剧，我的心苦不堪言。

## 走出困境

正当我苦得又要过不去了时，一个转机出现了。

一天，我正和其他人蹲在院子里拔杂草，二中队副中队长程翠从宿舍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喊带队的警察，让她派个人押我回去。

我被押回警察值班室，程翠说，你看看谁来了——我从四中队请来的贵客！

值班室里有两个跟我一样着劳教人员服装的人，她们是程翠从四中队搬来的两个「帮教高手」，其中一个叫肖雨。

在此之前，我虽然多次被「帮教」，但一听到那些人说话我就无比难受，生命的最深处都在抵制，所以她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概念，只觉心里很苦、很难受，意志也有些消沉。

可那天当肖雨开口讲话，我思想深处某个地方却一下子警觉和精神起来，像是长时间没打过仗的武士遇到真正可堪一搏的对手，全身每个细胞都调整到

备战状态。

我打理好精神对她说：「好吧，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转化。」

只听她旁征博引、妙口生花、滔滔不绝，整本《转法轮》几乎都让她引用和分析到了。就「转化」的理论水平而言，她显然是当时劳教所中最高的，也可以说她将那些「先行者」的理论发展到了极致。

我静静听着，她每讲一条，我就用我对《转法轮》的理解去衡量、对照，有时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已经看出这条是错在哪、在什么地方走偏、为什么会走偏、是起了什么执著心才走偏……，她讲了一万条，我「见招拆招」在心里驳了一万条，像武士对招，层次清楚，脉络分明，虽快不急，虽繁不乱。等她讲到她「著名」的「识破多大的谜团、成就多大的觉者」的结论时，我自己点头道：今天终于见识了什么是师父讲的「自心生魔」！

我豁然开朗，一直压在我心上的苦刹那消失无踪，我轻快得想要歌唱。在万分之一的瞬间，我意识到心中一直被其他种种苦压制和掩盖的另一种苦，一种我没有发现或不愿对自己承认的苦，那就是，我整个信仰的大厦，已因为那么多人被「转化」的残酷现实而晃动了。这种晃动虽然轻微，轻微到我自己在此之前都没有觉察，但它却足以将我毁灭。

当我察觉这些，当我的心念顿时翻转，我信仰的大厦停止晃动，心中的苦消失殆尽，因为我终于知道：不管她们有多少人，不管有多少人被「转化」了，她们全是错的，她们「转化」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幸福。警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们找来的「转化」高手，反而帮我走出心中的困境。

## 一个人的抉择

此后，那些「转化」人员的话对我就起不了毒药的作用。不管她们再讲什么，是专门来「帮教」我的还是我无意中听见的，都像雨水打到玻璃一样挂不住，也进不到我心里，再无法让我难受了。

那时是我最频繁被叫出去做额外苦工的时候。掏垃圾、扫院子、搬砖头、运土、锄地、种草、浇花、浇草等，什么都干过。这期间劳教所里地位和权力仅次于所长的「管教科」科长田永又找过我一次。

田永矮矮墩墩的，黑脸大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自我感觉良好。

他是我在入所队时最后一个找我谈话的警察。一见面我便认出，他是「座谈会」那天我问劳教人员可不可以打人时，面无表情打量我的那个男警。到了二中队，他也是唯一找我谈过话的警察。

这人非常自负，他说他专找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的人谈。因为他的自负，他总想「文文明明」只用他的「学问」和心理战术将我收拾下来，因此找过我无数次，到后来只要他一出现在二中队的楼道，就有人向我报信：「曾铮，田科长又来了！」

每次谈话前他都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怎样打好壁垒保护自己、怎样进攻、怎样挖个大坑再想办法将我带到坑边推下去；局势不利于他时又怎样迂回找我的弱点；怎样制定对他最有利的「谈话规则」……等。跟他「谈话」是很累的事，不过多次交锋，终于还是他先失去风度，敲着脑门对我咆哮：「你知道什么人最难转化吗？大老粗！你白念了这么多书，还是个大老粗！何止大老粗，简直是滚刀肉！」

我不明白「滚刀肉」是什么意思，回去问李春，她说是那种切也切不动、煮也煮不烂的肉，用来骂人的。

之后他有好些天不曾找过我，再次找我，只是问我：如果所有的人都转化了，你又怎样？

其实，他不知道，类似的问题我早就问过自己。刚开始修炼那几个月，我非常精进，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已，内心深处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几个月后，我的思想深处突然出现一个细微的声音反问：你现在这么投入地相信这一切，万一这些都是假的怎么办？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我现在全副身心都投入修炼，万一是假的，那种幻灭

的痛苦岂不是能毁了我？

于是我在脑海又把《转法轮》等书的内容从头到尾仔细回想一遍。书中都讲了什么呢？这时我又觉得，似乎什么也没讲，只不过说了天理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此而已。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也就等于说天理不在，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人想要怎样都可以，只要有权、有钱、有势，或只要不被抓到，怎样都可以。那这个世界不可怕吗？许多人都以为只要加强法制建设，社会秩序就会好起来，其实并不见得。从古到今，法律条文是不是越来越多？但犯罪率是不是逐年上升？法律起作用了吗？法律不过就是人的道德衰败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样的，我也不大相信科学和经济发展就一定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这个世界就太丑陋了，在这么丑陋的世界，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这番反省让我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我宁可不要这个生命。就这么简单。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法的质疑。

修炼后头一个冬天，有一天下班，天已全黑，先生出差不在家，我一人骑车走在杳无人烟的路上，突然感到莫名的凄凉孤苦。想起老师讲过，以前在深山老林修炼的人所受最大的苦，就是难耐的寂寞，世人都在享受人间的乐趣，而他一人在山洞里一待几十年，那是什么滋味？

我也感到这种寂寞。虽然我们并没有跑到深山老林，周围有的是人，但如果这些人没有一个和你有共同的语言，那和在深山老林有何区别？

然而，就是在这种孤苦中，我还是对自己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愿意。我早已无法再退回去当一个常人。当年我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曾想，有谁能治好我的病，我为他倾家荡产，给他磕一万个响头都甘愿。可怜我四处求医，冤枉钱花了无数，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磕头的人。而修炼却让我分文未花，一个头未磕，就彻底摆脱一切病苦。

因病痛而丧失事业上的企图心后，爱情几乎成为我唯一的支柱。先生在我的眼中几近完美，是可以放心托付终身的人，他也非常爱我。照理我应该没有

什么不满了，可是，在那些长长的等待他的日子，尤其是后来他越来越忙后，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在和这个社会争夺他，我盼望和他长相厮守，这个社会却用事业、工作、金钱、应酬、卡拉OK……来诱惑他，我却无能为力。就连我心中曾那么浓烈的爱情居然也会在某些时候变得淡远，我惶恐不已，但我挽不住逝去的一切。爱情几乎变成我的宗教，我的心却没在爱情的港湾里得到真正的安宁。当他在外面应酬到很晚都不回家时，我会时刻张着耳朵听他的脚步，担心他出车祸，甚至想象血淋淋的场面吓自己——我太想他、太怕失去他了。当他终于回家，我幽幽向他诉说，弄得他也不得安宁，觉得欠我良多。

修炼后，我才明白，以前我自认有多爱他，其实根本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认为只有他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来爱我，我才爱他，一旦他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不自觉地令他难受。如果真的爱他，能在修炼中生出了解慈悲，就对他没有要求了。

修炼了几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有个困扰问他：「我们师父说你不能因为修炼闹得两口子离婚，可是我觉得自己已判若两人，那你不是失去那个我了？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失去了原来那个你，还得到现在这个你呢。

我恍然一乐，感念他的豁达，终于从为情所困中跳脱出来。我们的家庭生活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种宁静的快乐。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还是感性的认识。我对法轮大法的真正信念，来自「理性与实践的升华」<sup>17</sup>。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明白了更高真理的修炼人，怎能再轻言放弃？镇压后不久，当我看到一个功友为了今天有人坚定而欢喜，明天形势险峻而心神不定时，曾请他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不修了，我还修不修？」

问他的同时，我自己已在心中做出选择。

所以，当田永再度这样问我，我想也不想便看着他的眼睛，诚恳地对他说：「我当初决定要修炼时，没跟任何人商量过，我自己一个人就决定了。在修炼

---

<sup>17</sup> <再论迷信>，李洪志

这个问题上，我不看别人。」

他脸上又出现那种跟我谈话时经常出现的复杂表情。沉默半晌长叹：「其实你这种品质真难得啊！……可惜……」

## 攻坚

2000年10月1日前一个多星期，二中队发生大事。一天下午，楼道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收拾行李！下集训！」

赵英的名字被点到，王蓉的名字也被点到，我支着耳朵听了半晌，却没听到我的名字。

听来听去终于听明白，跟我一批来的、和在我们后面来的那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除了我之外，统统被下集训，就我一个人被留下来！

我心里闪过一丝恐惧。还不如跟她们一起走，死活大家在一起。

从窗口看着王蓉她们被押往那个阴森森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不想分析为什么单独将我留下，也不去想象她们将我留下，是不是要用更可怕的办法对付我。如果我允许自己去分析想象，可能不到一分钟就会立即崩溃。

一个多星期后，9月29日黄昏，一个警察押着我在楼前给花园浇水。我捏着塑料水管的出口，一株株往月季喷水，转眼瞥见一队人抱着被子从集训队那边走过来。押着这队人的是原来入所队的苏瑞，她不知何时调到集训队，经过楼门口看见正在劳动的我，漫不经心讽刺：「呵！天堂河一大景啊，研究生浇花、浇草、掏垃圾！」

我向她押着的那队人望去，发现是二中队被集训的人！一眼就看见王俭那张熟悉的脸，而她也同时看见我。

我永远忘不了刹那间她的表情。她的头发有些散乱，脸色一如往常像少女般红润，但这次的红润却没有以往的鲜亮无邪，似被玷污过的蒙着一层垢。她的表情、眼神正从蒙蒙的暮色中明明白白向我无声地哭诉：「亲人啊！亲人！」

我落到贼子手里、失了贞！我……」

我的心沉了下去。一秒钟内就读懂了她的故事：她一定是承受不了折磨写下了「保证」……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带着少女失贞后的哀痛和绝望，无言从我眼前走过。紧接着我又看见赵英和王蓉。

赵英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我无法描述这神情，只能说她完全变成一个陌生人，眼里闪着奇怪的光，使我不再认识她。在第二个一秒钟内，我也读懂了她的故事：她肯定是「转化」了！

她面无表情从我身边走过。不但我不再认识她，她也像完全不认识我，或是看不见我似的。从那以后，不管她看见我多少次，都是一副不曾认识我的表情。

王蓉自然更看不见我了，瞪着无神的双眼走过去——她本来就瞎嘛。她的表情平淡略有丝忧伤，我读不懂她的故事。

她们就这样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我不禁问自己：这一个多星期里，那蜂窝状的风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浇完水回到班里，李春已替我打听出来。这些下集训的人「转化」了一半，还剩下半。整个「转化」行动是由几个「转化高手」策划执行的，除了不让这些被「转化」的人睡觉，再辅以殴打或是「飞」着、「掀」着还是蹲着等酷刑。王俭说她可以承受常人打她，却无论如何承受不了「转化」后的大法弟子打她。往日的「自己人」突然反目不说，用心和出手比那些「正常人」还要狠，这实在超出她的理解和承受力。

出人意料的是，在入所队第一个写「认罪认错书」的王蓉，这次却挺了过来；而口口声声说「哪怕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要维护大法」的赵英，「转化」后居然下得了狠手，反过头来殴打她以前小心关照的瞎子王蓉！

这消息让三班舆论大哗。王蓉在三班时，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天天摸索着



找活干，要么将线圈挂在膝盖，摸索着替大家绕线，要么洗漱早早回来，蹲在地上摸索着擦地板，要么替织得特别快的人预先从线球拉线堆在旁边……。大家都在忙时，只有她一人不织活，可以替大家干点杂活，加上她脸上一直笑咪咪的，说什么也不生气，到后来大家不但都很喜欢她，还觉得三班缺不了她。

所以听到王蓉挨打的消息，大家都愤愤不平，大骂赵英不是东西。

「正常人」议论纷纷，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们还说，被「集训」的人回来后被重新编班，赵英被编进六班，王蓉去了五班。三班的法轮功学员只剩下我一人。

## 跳梁小丑

我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程翠突然让全体搬着小凳子集合。我们被带到操场，一百多人围个大圈坐着。这种事以前没有过，谁也猜不出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望眼欲穿，郝英她们已经知道一个尚未公开的消息：明天劳教所终于要开评奖大会了！开完会评上奖的许多人当场就释放！警察已秘密让这些人跟家里打过电话，通知家属带衣服来接人。三班的「正常人」将一下子走掉四个。还有一批转化得「好」的法轮功人员也会当场获释。

我们茫然坐在操场等着。蒯炜拉着第二天要离开的洪雪的手，轻轻唱起一首离别的歌，在互道珍重依依嘱咐中，她们都泪潸潸。

我心里也充塞着离情。近两个月的相处，三班已变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下走掉这么多人，又会调什么人进来？像郝英那样的班长恐怕天堂河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要调来一个恶班长，日子就更难过了。

面对未知的明天，我没有抑制伤感，也跟着她们一起流下眼泪。

程翠向我们宣布紧急集合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意外之喜」。一直关在集训队的几个老「顽固」法轮功学员「转化」了，现在要向大家奉献一台自编自演的小品！

第一个上场的叫向红，她是小品的主人公。第二个上场的便是第一个向李春介绍法轮功的、据说头都被电得变了形也没转化的王润，她演向红的丈夫，还有两人，分别演向红的母亲和女儿。

只见向红抑扬顿挫述说自己以前「痴迷」于法轮功、比谁都顽固、从一进劳教所就开始进集训队、将新老劳教所的集训队都住遍了也不转化，如何让丈夫、母亲、女儿伤透了心的经历，小品表现的是一次家属接见时，爹哭娘叫、让人撕心裂肺的情景。

台上四个「演员」哭作一团，流着的似乎是万般痛苦和悔恨的泪水。向红声嘶力竭叫喊着、忏悔着，将「转化」前的自己诠释成一个小丑和神经病。

我本来就在流泪，这下知道劳教所最「顽固」的几个学员统统「转化」了，再看到她们「转化」后用小丑般的表演，将佛法修炼神圣殊胜的内涵，歪曲和丑化得无以复加，心都痛裂了，汨汨淌血。我不想跟她们一起哭，却怎么也止不住伤心的泪水。

台下许多人都哭了起来，操场上一片悲声。在哭得昏天黑地中，我没注意小品何时结束，没听见程翠宣布即刻起因「转化」有功，向红等四人结束集训跟大家一起回二中队的消息，也不知自己是怎么跟着大家走上楼梯的。只记得走到楼梯一半时，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咕咚」一声摔倒了，我赶紧转身，和另一人使劲将她架起来。

摔倒的是李春。在自己的悲痛中，我忘了她，忘了是王润第一个向她介绍法轮功的，忘了她决心要做一个像王润那样的人，忘了王润在她心目中圣人一般的地位，更没来得及去想王润的突然反目，会给她什么样的打击。

她哭得比我还痛，像中医讲的「怒急攻心」，一口气上不来就晕过去。

扶着她的另一人刚好就是王润。她和我一起将李春架到床上躺下，李春很快就醒过来，睁眼看见王润又哭得气都喘不过来。王润喃喃嘟哝着什么，似想抚慰她，李春看了王润一眼便痛苦地扭头来看着我，哭得红红的鼻头可怜地翕动着，断断续续说：「我接受不了……我实在接受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那是一个幼时就被人杀死的孤魂在漂泊多年刚找到归宿又被无情驱逐的表情。她所有的无辜无助、所受到最可怕的伤害、被最信赖的人欺骗出卖，最深层的痛苦、绝望和哀伤，一览无遗写在纵横交错的泪水里。

我逼视王润的双眼，悲愤诘问她：「你知不知道你以前对她说的一切她都听进心里了？你知不知道你今晚的表演对她意味着什么？你还不如杀了她！」

这时，我看清王润的脸上和脖子上，都还有电棍留下的焦痕。她整张脸都是黑的，只有两只大眼睛的白眼仁在一片漆黑中闪着刺眼的白光。

她低下头有气无力说：「以后你们就明白了……」就匆匆走了。

她刚出去，好几人连忙告诉我下集训前王润的脸不是这样的，她的脸已完全变了形，简直跟鬼一样！她们还说，集训队警察用好几根电棍长时间电她，连拿电棍的手也被电门按钮电得好几天都抬不起来。

沈阳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电棍毁容后被进一步迫害致死（明慧网）



高蓉蓉被迫害前（明慧网）



## 死里逃生

我默默坐在李春床边，不知怎样才能分担一点她的痛苦。没过多久，小哨通知我搬着凳子到队部。

那真是一个纷乱的夜晚！二中队一下子多了好些人。刚从集训队回来的向红之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整个楼道都被她们搞得乌烟瘴气。

后来我得知，那晚的一切、包括之前整个「行动」都是精心策划的。她们说「十一」是国庆，是重要的日子，要在此之前打一个星期的「攻坚战」，将所有没转化的统统转化掉，我被叫到队部已是这次攻坚战的尾声。

我刚在警察的宿舍坐下，一堆人就围了上来。小品中演向红女儿的那人首先发难，据说王俭就是她「转化」过来的。

我什么也没去想，低头若无其事织着毛衣，似有十足把握她不敢对我动手。

她真没有对我动手，语气还越来越「温柔」。说到最后，她蹲在我面前，抚着我的腿，低下头将她的脸伸进我的视线，耐心问我：「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小小的她，不敢相信她真的能够动手打人，心里对她也恨不起来，只是慢慢说：「我不想说，但我脑子想到四个字。既然想到了，也就跟说了一样，所以我还是告诉你吧——「一派胡言」。」

说完，我继续低头织毛衣。有人提议不许我织毛衣，因为我不好好听她们讲话；又有人说别看她没抬头，每个字都听着。

没过多久，警察要休息了，我被带到另一间大办公室，一大堆人继续围着我。我看见周杰和另一名叫白莲的法轮功学员也被两堆人围着。白莲跟周杰一样也是上批来的，已经五十多岁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手里的毛衣织完了，手一闲下来，困倦立即爬上来，一分钟也支持不住地想睡觉。她们却换了一个「生力军」上场。

我将头趴在旁边椅子上。从看见王俭脸上被强奸的表情，看小品哭得昏天黑地，将昏倒在地的李春弄回宿舍，再到用尽全力去诘问王润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和长时间的劳作负荷及严重睡眠不足，已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疲惫虚弱到了极点，我甚至支撑不了自己的头。

相反的，围攻我的那些人却像吃了兴奋剂或被什么东西操控着一样亢奋，一直高声叫嚣着，用尽了天上地下最可怕的语言，我再不转化，就是「破坏大法」、「戕害师父」、「邪教徒」、「地狱之鬼」、「自私」、「执著圆满」、「胆小鬼」、「贪婪」、「为一己圆满伤害亲人」、「遗臭万年」、「骯脏」、「死无葬身之地」……，连骂几个小时居然不重复，声调也不衰减，将所有这些罪名穿插得头头是道，仿佛我真的已成了全世界最邪最坏的人。

我疲惫不堪趴在椅上，在狂风暴雨的进攻中，自己仿若是十二级海啸中的一只小舟，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可能。但在极度疲惫和暴风骤雨的狂袭中，我能感觉灵台有一盏小小的明灯，始终发着柔和的光芒，没有被暴风雨扑灭。

夜渐深了，越来越冷，从里到外都是逼人的寒气。正当我觉得连骨头都被寒气浸透时，郝英的头从门中探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我的外衣。原来她因为要回家了，兴奋得睡不着，临别前夕一直在楼道里跟好友小哨张蕾聊天。本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她第二天就要走了，警察就由她去了。

聊到半夜，她觉得冷，想起我出来时只穿著薄短袖衫，一定会冷，就回宿舍取来我的外衣。

她略带蔑视扫了一眼围攻我的人，径自走进来将外衣递给我。

我穿上外衣，感动难以言说。在邪恶最猖獗的时刻，善就是这样穿越了重围。

半夜三点左右，程翠睡醒一觉，蓬乱着头发前来观战，看我还没有出现快要被转化的迹象，大发脾气：「这样子怎么行！将她们三个分开、不要在同一间屋！不许她坐！你们辛苦地帮教她，她倒好，趴在椅上睡觉！」

我又被带到另一间屋，不许坐，不许趴，必须站在原地专心听她们叫嚣和

攻击。

这时我已知道她们在叫嚣什么并不重要，真正的战斗正发生在别的空间。在那里，操纵着这些人的邪魔正与我的性灵决一死战，它们的利器就是它的魔性，它们的战术便是发了疯似的寻找我心中有无可下手的漏。

我没有理会她们的禁令，弯腰将头趴在屋里仅有的一张桌上，勉强借力支撑身体。在极度的疲乏和虚弱中，我已没有力气去照顾这个物质身体，必须将仅剩的精力和意志用来护卫灵台的那盏明灯。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比几个世纪还要漫长。当东方透出曙光，邪魔的能量才终于耗尽。程翠又一次蓬乱着头发带着满脸的希望出现在「帮教」现场，当她看见「帮教」人员一颗颗能量枯竭低垂的头时，失望至极，似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她的「高参」向红这次不灵光的现实。

我死里逃生一般从桌上抬起头来，虽然仍疲惫不堪，心里却清楚自己又过了惊心动魄的生死一关。在那个漫长而疯狂的夜晚，我本来随时都可能被那十二级的海啸掀翻。

## 第四章 转化

北京昌平 8 岁女孩高晶宇炼法轮功后白血病  
康复，遭迫害在惊吓中夭折（明慧网）

### 走向深渊

一夜未睡回到班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那天要开评奖会当场释放一批人，一早楼道的气氛便迥异平日，要走的人心都飞了，不走的人或多或少跟着兴奋。



我的头昏沉沉，又出现梦游的可怕感觉。搬着凳子正要走到礼堂去开会，一个警察突然说「从这里打住，后面的人向后转，回宿舍去。」原来那天的会规模空前地大，男所也来了人，临时发现礼堂装不下了。

如获大赦回到宿舍。楼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去开会。李春说：「我给你看着队长，你在蒯炜的床上睡会儿吧。」

蒯炜的床在屋角，从外面看不到。「正常人」有时想偷懒，都是歪在她的床，请别人打个掩护。大白天睡觉是绝不允许的，抓到不得了。

我躺倒便睡，顾不得什么。想抓紧白天的点滴时间休息，预备晚上继续跟她们鏖战。她们真要长期熬我不让睡觉的话，唯死而已。

我睡得并不踏实，大白天睡觉毕竟心里别扭，又不能打开被子盖，身上凉嗖嗖的。劳教所的规矩很大，白天每个人的被子都得打得像豆腐一样四四方方。刚来时打被子技术不熟练，只能请别人打好，像供祖宗一样供着，摸也不敢摸，睡觉时拚命蜷着腿不敢碰，宁可挨冻，也不打开。

我迷糊了一会，朦胧醒来，发现身上盖了条大浴巾。这条浴巾是蒯炜的

「宝贝」，三班就她一人有此「家当」。倒不是不能让家里送，关键是劳教所没地方放，床上除了一床被子什么都不准放，一个小物品柜两人合用，几件换洗衣物就塞满了，哪还有地方放别的？蒯炜为了这条大浴巾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把好多东西都寄放在别人柜子。

我心里充满感动，却再也睡不着。晚上，我做好被继续围攻的准备，哪知却「平安无事」，而且一连好几天都如此，好象所有人都将我忘了。

那些天正是国庆。劳教所虽没放假，但外面的全国人民都「举国欢庆」、放一星期长假，警察也轮流休假，劳教所里的哪根弦似乎稍微松了点。

谁曾想到，我竟会在这样「平安无事」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觉得自己又走过一个大关，思想不由随着环境的松动略微放松。记得那几天食堂好象还改善两次伙食，有一次有人来参观，警察还装模作样将我们带到平时从未光顾过的四楼活动室「活动」一番，谁也没再提什么「转化」不「转化」的事。

在这样的空档中，进劳教所以来见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一幕幕流转。一个声音强烈地喊道：太黑暗了！太可怕了！这样下去，会毁多少人？而且毁的是一个个本来已修得很高的大觉者啊！那么多连生死都放下了的人，却给这套歪理「转化」到迷失心智，可悲地永远丧失未来。师父说过，一旦出现「自心生魔」，就再也没救了啊！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揭露这黑暗！我要制止这邪恶！我要挽救这些觉者！

我还没来得及想怎么才能出去，脑子就迅速盘算好出去后要做的一切：我见到的黑暗太多，我要写书，我要写一本书才能将这一切说清；同时我要出国，我要出国申请避难，我要见西方媒体，我要到联合国，我要去做人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

是的，我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我要去做这一切！

所有这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都盘算好了，但是，我怎样才能出去呢？

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一个声音，先生的声音：「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



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写个保证」……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决定不理睬它。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却怎么也压不下这个声音，它反复强烈地出现脑海，搅得我一刻不得安宁。身边的人事流转如常，我却苦苦挣扎于强烈想出去的愿望和一写「保证」就不配再做一名大法弟子的矛盾中，内心比受刑还难过万倍。

在激烈的交战中，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时光也不再流逝。环境清冷，我的心也很清冷。清冷的心中，一次次冷冷地浮现四个字：「舍我其谁？舍我其谁？」一种即将走向毁灭、即将与邪魔同归于尽的惨烈，冷冷地弥散空中。

终于，我决定放弃大法弟子的身分，放弃修炼、放弃圆满，来解脱那个我解脱不出来的矛盾。

我强行封闭大脑和感觉系统的某些部分，不去想自己未来生命的结局，开始权衡「转化」的「利」与「弊」：

首先是我这么做给法轮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办？他们肯定会利用我的「转化」去做宣传——我出去后就写声明，宣布这一切统统作废！我的书要能出来，更是对他们致命的一击！我造的业我一己承担！

给其他学员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压力怎么办呢？——能够坚定到现在的弟子都是了不起的，应该不会受我影响，就像我曾决心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一样，而且我可以找机会向她们说明我的真实动机。

李春和封玉兰怎么办？——就冒险告诉她们我的真实思想，告诉她们法轮功讲的是绝对的真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法轮功，我的想法她们应能理解。

让我去「帮教」别人怎么办？——嘴长在我身上，要怎么说还不是由我？实在不行我学着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对付……。

我挣扎许多天，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缓冲的「折中」方案：先找中队长王兆，让她转告田永说我想见他，说服田永安排我单独见先生一次，再问先生有多大把握把我「弄出去」。假如他有把握，我就「转化」，没把握我就不「转化」——我绝不「赔本买卖」。

这天一早，我听到王兆在办公室的说话声，决定依计而行。

我走在楼道里，步履比铅还重，心里是一万个一亿个不愿意。虽然我还没有打算说别的，但我骗不了自己：我在走向哪里？我生命的永远将走向哪里？我这样做究竟最终是破坏、侮辱法轮功的成分居多，还是能起起到的正面作用居多？我出去后能否做成我想做的？……种种问题的答案，我一概不知。我感觉不是走在楼道里，而是在万丈悬崖间走钢丝，随时都会掉下去，摔个粉碎。

我咬着牙昧着心，一步一步走下去。

王兆刚上班，正在擦桌。知道我的来意，不冷不热地问：干嘛你非要找田科长谈话啊？我们队里就没队长了吗？

我才意识到，我太不懂得人情世故。王兆四十岁左右，在原来二中队的中队长被派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去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后，刚被提拔上来做代理中队长，正是急于立功好从「代理」升为正式中队长。我在入所队开「座谈会」那天问劳教所可不可以打人时，与田永一起盯着我看的那个女警就是她。

她的眉毛拔得细细弯弯的，颇有几分女人味，但眉毛下那双三角小眼暗含着刀一样的尖利和狼一样的凶险，又让人无法将她当作女人。她的嗓子永远都是沙哑的，因为她一讲话就是吆喝，嗓子早坏了。

我意识到王兆是想将「转化」我的「功劳」抢到她头上，我让她帮我找田永，无异缘木求鱼，但我也知道我想单独见先生的要求跟她讲她绝不会答应。从「座谈会」那天她盯着我看开始，我就知道她防范我的心比什么都甚。进了二中队，她虽然从未找我谈话，但她那对三角小眼似乎永远都在盯我。而田永既自负又想装「斯文」，说动他还有可能。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只能坚持要见田永。她冷冷地说，知道了，回去吧。

从办公室出来，我对自己说：「天哪！天哪！我终于走出这一步！……」刹那间天眩地转，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赶紧靠在墙上。我感到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瞬间离我而去。我变得只剩下一层空皮，软软靠在墙上，谁过来向我吹口气我就会像没人穿的衣服那样塌软在地……。

我靠着墙待了好长时间。楼道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我暗自庆幸这会儿小哨不知去哪，没看到我那个比死人还可怕的样子。我终于决定往回走时，

发现我没有力气离开墙，横跨不到两米宽的楼道，按规定顺着楼道的右边回到班里。我只好顺着左边，扶着墙一步步捱回去。十几米的距离，像走了好几年……。我像得了神经病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念叨：「我『转化』了、我『转化』了……。」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李秀珍演示  
在济南监狱所受迫害：连续 28 天  
不话睡觉，睁不开眼时，被人性全无的恶人就用胶带纸粘在眼眶周围上下上拉扯，或用扫帚棒支起眼皮。（明慧网）



两天后，田永找到我。我告诉他我想见先生，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有点新想法，想跟他商量。他问我什么新想法？是想「转化」吗？

我没吱声，也没否认。他望着我的脸，表情复杂地说：「你真行啊，这么大的事脸上居然不挂相。」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劳教所里最初被「转化」的那些人，有许多在被「转化」的刹那，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要么狂笑，要么大哭。一个人用了生命去选择的信仰，突然之间崩溃，那瞬间的反应非常可怕。因承受不了肉体折磨而「转化」的人，一般是万念俱灰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淡淡对他说，我已经痛苦过了，你没看见。

他狐疑地看了半天，知道再问什么我也不会说。他算计了算计，顶多见一面还是不「转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于是不出我所料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到办公室，这次田永和王兆都在。

田永有点讪讪说，考虑到对我负责，让我将来出去后学会独立生活，队长考虑再三，决定不让我见先生。「三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事不能自己决定，还要找你爱人商量？」

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王兆在田永面前捣鬼。她不放心我。

王兆用她尖锐的眼睛盯着我问：「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能跟队长讲、非要跟你爱人商量呢？」

我不会撒谎，可我又不能讲真话，四只刀一样的眼睛一眨不眨逼问着我，我一急，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我这一哭，田永笑了。他找我谈过那么多次话，每次都是稳操胜券而来，一无所获而去，只有我将他驳得哑口无言，哪有我被他逼得哭鼻子的时候？这不是「转化」了是什么？

田永胜券在握，「大度」地说，我们也不难为你，再给你一天考虑，明天再找你谈。

我再度虚脱般回到班里。李春已知道我全部「秘密」，我去找王兆前曾对她说，我告诉你这些，等于将命交到你手里，我信任你，但更主要的是我不想毁了你对法轮功的信仰，因此必须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要「转化」。她听着这一切，出现一种从未有过既凝重又担忧的表情。

这时她看到我的泪，担心地问我谈得怎样，他们让不让你见？

我如实说了，并说自己还没松口，什么也没说，他们让我再考虑一晚，明天再找我。

李春拉着我的手，满脸担忧和畏惧，对我说：「你可是想好了……。」

我知道她在担忧什么。她太了解劳教所了，她担忧我的真实思想被他们知道了，一个「欺骗队长」的名义就足以治我死罪。

晚上上床时，我决定再好好想想，现在还来得及收回决定。谁知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居然睡着了。也许白天的交战让我油尽灯枯，也许长期的睡眠不足使我丧失意志力，又或许是我的思维被抑制了，所以在这样重大的关口，我竟莫名其妙睡过去。

第二天一起床，李春便告诉我，她为我担心，一晚都睡不着，临起床前迷迷糊糊做恶梦。她梦见张蕾杀了人，却诬陷在我头上，警察要追杀我，她带着我到处躲。警察抓不到我，就抓了蒯炜抵数。第二天开庭审蒯炜，她和我偷偷去看，却发现法官原来就是凶手张蕾！

我一边打着被子，一边想她这梦是什么意思：法官就是刽子手，倒很有点象征意义；可为什么蒯炜会被抓去抵命呢？是我害了她吗？突然，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巨大恐惧从无比深、无比远、又无比近的地方狂袭而来，让我差点扔下手中的被子狂奔去找王兆，对她狂呼：「不！不！我不『转化』！……。」

我吓出一身冷汗，两手死抓住被子，好容易才抑制住冲动。

白天我坐在班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去寻找那个巨大恐惧的来源。很快我便认为找到了：我是在怕承担不了破坏大法的罪，怕下地狱、怕形神全

灭……。

于是我强行说服自己：不，我不能因为怕自己得恶报就不去做我想做的事。

当晚，我终于写下那份我给它取名为「新安所的新认识」的「思想汇报」。在兜了一万多个圈子，来到我必须要说那句话的地方时，我的心拚死抵制大脑的命令，而我的笔终于为二者找到一个妥协，将那句话写成了「不再习练『法轮功』」。

写完这句话，我有些恶心，也有些满意。政府不承认法轮功是修心性的，所以总称法轮功修炼者为「『法轮功』练习者」。我对自己说：「我『习练』过『法轮功』吗？从来也没有，我是『修炼』，而非『习练』。我没有说假话。」

这时劳教所因为规模扩大，已从原来「天堂河劳教所」的一个大队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劳教所，重新命名为「新安」。

那天是2000年10月10日。

## 「圆融」修炼

「不再习练『法轮功』」的「保证」交上去，我像死了好几回，又像被扒了好几层皮。摆在面前的头一个问题是，我突然发现不知该怎么活了，或者说，我不知怎样才能适应自己身上的「新标签」。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岂不正好印证那套转化歪理，即「转化」之后照样能做好人。我不想成为一个「转化」的好人，那只能给新来的学员更大的思想混乱；可是，如果我不做一个「转化」的好人，难道做一个「转化」的坏人？我已经知道好的标准，又怎能有意放纵自己？

混乱好一阵，我终于决定，除了不去推翻那个「保证」，其他各方面还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这样，等我出去声明我今天所写的一切作废时，这里的警察、「正常人」和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回想我今日在此的表现，也许会想：她当时各方面挺不错的，是个好人呀。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来这法轮功还是有道理。

又不知哪一天，一觉醒来，一个思想以闪电的速度从脑海最深处出现：我还能修炼！我还能修炼！……

是的，我还能修炼，因为我想修炼，因为我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已经习惯修炼，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无法不修炼。张青在一份思想汇报曾这样写道：「修炼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我看到这句话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是的，修炼也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是我生命最深层的需求。

是的，法还在我心中装着，老师的话我一句都没忘。不管我曾做了多大的错事，我想变好谁能挡得住？

老师还讲过，大法的圆融性就体现在能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么大的法，宇宙大法，一定能将我做过的这一切圆融。

曾经失去的生命，曾经失去的生命的精髓，又静悄悄从心底生出，瞬间充盈我的全部。没有震动，没有惊讶，我自自然然、平平静静仿佛又回到「转化」之前。

## 自欺欺人

至此，我以为我已将我的「转化」「圆融」了过去，往后还可继续照此「圆融」。十六个月后，当我终于意识自己错了，并且错得有多么可怕、多么可耻时，我流着滚烫的眼泪失声痛哭，心中发誓一万次，如果将我再置于同样的环境，打死我我也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从最初的痛悔和羞愧中冷静下来，我又客观地看到，如果说刚开始我还明白写了保证自己就再也不配称是大法弟子了，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跟那些我一直为之痛心疾首的被「转化」人员一样，开始亵渎大法和修炼的神圣内涵。我自以为还在按大法修炼，但身上背着的是被「转化」者的标签。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行为，是对大法最严重的亵渎和背离。但这一种偏离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将我蒙在鼓里整整十六个月。

在<佛性与魔性>这篇经文中，师父曾谈到宇宙一定空间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从上到下、从微观至宏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对立性越明显，从而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表现出善与恶、正与邪、好与坏的对立。

根据这个道理，越往上，两种物质的对立性可能就越不明显，佛和魔、佛道和魔道、真理和谬误，某种时候可能就只差半步。

修炼中还会有一些生死大关，却不一定表现在这个空间，或以你能预料的方式出现。一念动错，即可能在劫难逃，万世不复。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连坐七七四十九天时，以无上定力降服了万千外魔，最终才能证得正果。修道之人在采药炼丹的紧要关头，也会出现虚化幻境，放不下色的看到美男，杀人越货为躲牢狱之灾才出家避难的，会遇到乡亲告诉他，新皇登基天下大赦……。一念动错，幻境不再，幡然醒悟时，机缘可能永失。最可怕的是魔心渐起时，你却不察觉。

怕酷刑的，毒打你；法理不清的，用歪理绕你。我历经这些考验，然而当受到「为了大法、为了揭露邪恶」的「好处」诱惑时，终于也迷失了心智。

我的漏在哪里呢？在于一颗做事的执著心。在我写了离婚书舍家出走，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往前冲，到处去与功友交流的那段时间，我舍尽世间有形的一切，紧接着生出一种做事的执著。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以前一样不知该不该走出来护卫大法的功友，听了我的发言也决定走出来后，无形中我又将自己视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只是这些执著很难察觉，又夹杂在我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决心中，不但我自己看不到，也使隐隐感觉我有点不对劲的功友，不知该怎么告诉我。

因为我起了自己是「领袖」、自己特殊、跟别人不一样的心，从拘留所「孤立」我，再到劳教所将其他坚定的弟子都下集训，而将我独自留下的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和放大我的执著，以便最终引我走向毁灭。当我坐在楼道权衡着「转化」的「利」与「弊」，冷冷地一个个打量还在坚定的弟子，心中对自己说「舍我其谁」时，我没有察觉我的自大成狂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从高中起，我就开始担心保不保得住「第一名」；修炼后，我虽然在常人中的名利心很淡，却不知从何时开始算计起自己在修炼中的「得失」与「成就」来：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面积被判劳教的、我是第一批到调遣处又第一批离开的、我的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北京市一级领导都知道我的名字……，我甚

至连自己在离开调遣处时是排在队伍的第一名、到了劳教所这边又是第一个被警察叫去谈话…这样的事也注意到了。我算计着自己得了多少个「第一名」，算计来算计去，终于把自己算计成「第一个」发明出又一种「转化」歪理的人。

正念不足、分不清自我和学法时存在的「漏」也是重要原因。当我陶醉于自己像武功「高手」那样一招一式、一一对应识破肖雨所有的「转化」歪理时，我没有想到，其实一正压百邪，正念一出，邪魔自灭，哪里用得着一条条分析那些歪理错在哪里才能再次坚定？那个远远飘来让我「写个保证」的声音，并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揭露邪恶」在此时也不过是个诱饵，我却受了它的诱惑。

在此之前我已悟到，知识分子学法时若把法当作理论去「抠」，就一定会出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着同样的漏，只不过更为隐蔽，在应付完肖雨后，靠「理论」上将邪恶「驳倒」的「办法」就已走到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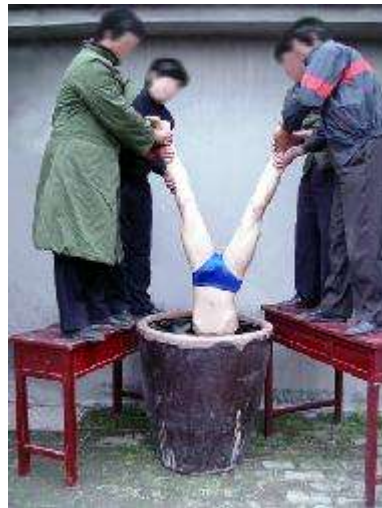
包括在一次次与田永「斗智斗力」时，我难道就没有在神的清醒和智慧外，夹杂人的机巧和显示？

一个更可怕的变异是，我认为我已经过了种种关，一切考验都经过了，生死也放下了，因此那些怕心没放下的人不可以这么做，我却可以；因为我过关了，达到标准了，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

这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自心生魔」。哪个宇宙中的生命可以说自己不再遵循宇宙的法理？当李春的梦让我感到巨大的恐惧，一定有亿万个生命在看不见的地方一齐向我椎心哀告，才能构成我那样巨大的恐惧时，我没有想到那是我生命本性给我的警示。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敬畏天理。

其实，我就真的那么坦然、那么「不动」了吗？在被通宵围攻的那个晚上，我曾趁上厕所之际托郝英出去后告诉我先生，她们要开始整治我了，让他赶快想点办法，反正我是死也不「转化」的……。

法轮功学员演示山东潍坊劳教所迫害酷刑：扒光衣服（一丝不挂）抬进厕所，将头部插入盛满水的大水缸里灌，灌几分钟，提上来，仍不转化就再灌……（明慧网）





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在怕了，我在怕那不能睡觉的滋味。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从我差点成为「白痴」那天起就已深植在心。那么也许前面种种「考虑」和「权衡」，不过是掩盖自己恐惧的自欺欺人而已。

这真是「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地、瓦解式地检验」<sup>18</sup>啊！所有尚未修正的变异和新生出来的执著，都在此时暴露出来起著作用，推波助澜将我领向邪路。而没有能够坚定正念，是我，也是其他许多修炼人在劳教所最惨痛的教训。

## 小鬼难缠

在我跟李春谈我预备「转化」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一「转化」她们准保得给你调班，我不想跟你分开！

一转化就调班，已是二中队惯例，以配合实行「人以群分」和「各个击破」的政策。可是我的「保证」交上去好几天，二中队却死气沉沉一点动静都没有，既没有预期中的调班，也没大张旗鼓宣传我这个老「顽固」终于被「转化」，甚至谁也不知道我「转化」似的。我有些奇怪，却没多想。反正我既不愿与李春分开，更不愿和其他「转化」的在一起。

过了没几天，三班新调来一个叫傅来的人，说是刚「转化」不久从集训队回来的，劳教期就要到了，过不了一个月就该回家了。

傅来一进三班，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她总要找我「切磋」思想，要跟我探讨法轮功「邪」在哪里。

这天田永陪着个「来宾」进了三班，不无得意将我介绍给来宾：「这就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来宾问我：「听说以前你特别顽固？」

「是。」

「后来呢？」

「后来我有了一些新想法。」

「那你现在怎么看法轮功呢？」

「作为一个公民，应该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听完我的回答，田永满意地带着来宾走了。

---

<sup>18</sup> <走向圆满>，李洪志

他们刚一出门，一直凝神倾听的傅来开口了：「你倒挺会说的啊，『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我问你，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热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我用几乎是吵架的口气回敬她：「我说是不是邪教有什么用？政府说他是邪教！」

傅来还想说什么，李春眼看我要「露馅」，急忙打断：「你们俩都别说了！快听！外面有人在说什么？」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又错了，又动了情绪和气恨。她说什么是她的事，我的心不能被带动，更不能以吵架的语气跟任何人说话。

没人时，李春偷偷对我说：「你可小心点啊。『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不定她是队长派来卧底的，别让她到队长那儿去给你扎针。」

「扎针」是向警察告密。「正常人」最恨这种人，有什么事宁可互相打破头，也不愿被人到警察那儿扎针。

又过了两天，封玉兰被叫到办公室，王兆咬牙对她说：「我告诉你，曾铮她转化了吗？她没转化！她跟你一天到晚一起嘀咕些什么？你不说我电死你！」

封玉兰居然没有害怕，还是以她特有不紧不慢的语气说：「没嘀咕什么。人家是研究生，我是个文盲，有什么可嘀咕的？就是有时候我毛衣不会织问她。」

「就只说了这些吗？她没跟你『弘』过『法』吗？说！法轮功是什么？」

「没炼过，不大懂，就知道给打成邪教了。」

「你敢在我面前弄鬼，我整死你！」

封玉兰告诉我这些时，我并没怎么在意，直到有一天……

那是个中午，楼道电话铃响起。接电话的警察叫：「所里来电话，把没转化的人名字报上去！」

保管档案的警察对着话筒高声说：「二中队没转化的有：白莲、周杰、王蓉、曾铮、……」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恼丧得恨不能一头撞死：她们真的算我「没『转化』」！我已经将原则出卖得不能再出卖了，搞了半天还算我个「没『转化』」！

整个下午，我的心像被一个大碾子一点一点碾着，胸腔塞满了脏东西似地出不了气，快憋死了一般难受和恶心。一个声音一遍接一遍在我耳边嘲笑着：偷鸡不着蚀把米……。

## 英雄事迹

11月4日晚，楼道气氛紧张起来。小哨被更换，不许任何人出班、开门。

平时，到了晚上，白天紧绷的弦会稍松点，「正常人」要么趁着各班洗漱、楼道人来人往当口溜到别班去串一串；要么跟谁约好跑到厕所会合聊上几分钟。值班的警察和小哨多数睁只眼闭只眼。

可那天十八岁的郑佳刚往门口一探头，新上任的小哨便大声喝阻：「不许出班！回去！」

郑佳骂骂咧咧将头缩回来。我低头织着毛衣，没怎么在意，反正我从来不出去乱窜。她们对法轮功学员看得很紧，对「正常人」放得较松，我有事要和其他学员联系就让封玉兰做「通讯员」。每当执行这种任务，封玉兰微胖的身躯都会呈现一种少女般的灵活，带着执行一项大任务的兴奋和骄傲神情。

郑佳一直嘟哝着，紧闭的门也让我觉得怪不对劲。傅来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快就寝时才从外面回来，脸上带着怪异的亢奋和潮红。

她看见我，兴奋地说：「你知道吗，我们今晚在打一场大战——帮教白莲！我先回来歇歇，养精蓄锐，一会去替换向红她们。这回非得把她身上的邪东西打跑不可！」

天哪！原来她们在干这个！打人还找「理论」根据，要赶走什么邪东西！

我躺在床上，心里翻江倒海睡不着。半夜，一人进来把傅来叫走。我知道她一定是继续去「帮教」了。

傅来脸上的亢奋让我心悸。我想起自己被围攻的那个可怕的夜。仅仅是语言上的攻击我便要倾尽全力才能应对，白莲可挺不挺得住？

支着耳朵，隐隐听到办公室那边不时传来闷闷的声音和尖利的叫嚣。我不敢想象她们在干什么，全身一阵阵发紧、发软、出虚汗……。我想冲出去找警察，想冲到办公室趴在白莲身上。可是，我已经「转化」了呀……。

「煎熬」、「煎熬」，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煎熬」，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

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饭，看见与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的白莲。她整个左脸全部青紫，嘴唇肿得老高，满脸都是指甲掐过的印痕。

我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坐在对面的封玉兰顺着我的眼光转头去看见白莲。等她回过脸，也是满面泪痕。

我将头扭向窗外，就着眼泪吃馒头。我不敢停下来不吃，也不敢擦拭泪水。警察离得远，我的泪她不一定看得见，但我一有异动说不定就会引起注意。我不能让警察看见我在哭，不能让她们知道我心中还有对不「转化」的人的同情……。

第二晚洗漱后李春被叫出去。傅来照例不在。过了一会，李春回到班里，表情既愤怒又害怕。我问她：「怎么啦？」

「怎么啦！刚才她们把我们叫出去开会，让我跟她们一起做帮教。她们还说白莲身上有邪东西，要拿针扎她的大腿根、胳肢窝、脚板心，说是邪东西专门藏在这些地方；还说要往她嘴里塞大蒜……我从小就怕鬼，她们说得我好害怕……你说我怎么办？我不敢说不去，回头她们给我告队长……。」

可怜她多年生活在劳教所，怕队长比怕鬼还多。看到她急得都快哭了，我脱口便道：「你给她跪下！你一跪，她们就不好打她了！」

「好！就这样！他妈的！叫我去，我非给她们搅黄了不可！」

李春自打有心修炼法轮功后，决心按修炼人的要求做到「修口」，改掉爱说脏话的习惯。郝英走后，她被指定担任三班班长，为了约束自己和他人不说脏话，她给三班立了一项规矩：凡说脏话者罚扫厕所。这一招还挺管用，班里几个最爱说脏话的挨过几次罚后，已不说或很少说脏话了。许久不说脏话的李春，这次却犯了戒。

李春走后，我的心又一次像被放在油锅里炸着。我不知自己给她出的是不是个馊主意。她们是在逼白莲写「保证」，李春若给她下跪，给她施加的心理压力会不会比打她更甚？她要因此而写了呢？天哪！我干了什么！……

我又一阵发紧、发软、出虚汗，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再一次到了极限。封玉兰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对我说：「曾铮，你要记住今天。你出去写书别忘了今天是11月5号……。」

天亮李春才回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与自得。没等我问，她就赶紧告诉我，亏了你的主意。刚开始我没理她们，随她们闹。到真要动手时，我「扑通」一声真给她跪下了。我说，白莲，咱们在一个班待过，都挺不错的，您的岁数都够当我妈了，您就认我做个闺女吧！然后我就一直跪着。她们也不好打了，只好在一边劝她写保证，说她不写就会害我老跪着。嗨！亏我今天刚穿上棉裤，我这一跪就是两个多钟头！她不写，我也不好起来。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苏队长来了，把我和白莲带到集训队去转一圈，一来让白莲见识集训队，吓唬

她，二来给我找个台阶下。我跪得走不了路，白莲两宿没睡，还得背着我！我真想给她当闺女！我趁苏队长不注意，趴在她背上偷偷跟她说，白莲，你千万别写保证！这么多人，我就服你！我给你跪，值！

李春的「英雄事迹」传遍整个中队。警察夸她为中队的事情出力；「正常人」见了她都说，「李春！看不出来啊，你这流氓还有这两下子！」；「转化」了的人说，你看，人家李春不修炼也这么善！而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则明白她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白莲。一时间，李春成了所有人眼里的「好人」，从来没有如此风光，让她好不得意。

## 一条人命

几天后一个晚上，楼道突然响起王蓉的喊叫：「报告队长！有人打人了！」

另一个声音接着响起：「回去！你还敢报告队长！想要赖啊？这点事儿就受不了啦？」

似乎有人将王蓉拖进房间，楼道恢复沉寂。又过了几天，我听说这回王蓉终于「转化」了，写下「决裂书」。

听到这消息，第一念就是我必须马上见到她，否则只怕要出事！

等了两天，没等到机会，只等来她托五班一个「正常人」传来的口信，说她想见我。

我在焦急中等了一天，还是没有机会，传口信的「正常人」又来催促。

第四天晚上，机会终于来了。三班的电视坏了，看不了「新闻联播」，警察让三班的人全体搬着凳子上五班。

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我们每天的「时事政治」学习内容，要是有关攻击法轮功的节目更得反复看。

我走进五班，一眼看见王蓉。她面无表情槁木死灰坐在一堆人中间。我将凳子放在她身边坐下，她机械性往旁边挪了挪，不知是谁，也像根本不关心。

等所有人坐定开始看电视，我在她耳旁轻说：「王蓉，是我。」

她眼睛不好，听觉比别人都灵，立即一把抓住我的手，生怕我跑掉似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打算自杀，只等再见我一面就自杀。

我在她耳旁一字一句轻声说：「王蓉，你听着，你千万不能动这个念。你珍惜大法吗？你珍惜大法就绝不能有此一念！你如果真的自杀了，她们不会说

你是给她们逼死的，她们会说你是炼法轮功炼死的！你这不是破坏大法吗？

「我知道你的痛苦。少想点自己，多想点大法和别人，你就能活下去。你活着就是这场迫害的见证，你出去后可以将你在劳教所经受的一切揭露！你的生命还有价值，千万不能死！

「再说，师父说没说过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你可能觉得你写了『决裂』不配再修炼，可是你心里还知道写『决裂』不对，你就比那些自以为『转化』才能圆满的人都强！你千万不能死！」

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直到她无神的眼流出了泪，好象又感到哪里痛似的。我知道她总算打消了死念。

## 帮教效益

十一月中旬一个下午，我再次被单独派去浇水。这次是王兆亲自押着我。

劳教所的「转化」成果报上去后，上面大为满意。在此之前，上面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拿法轮功学员怎么办，有人都进拘留所九回了，还是照炼不误。这回居然有「转化」的、「转化」后还肯积极为政府「帮教」！劳教所不是立了大功吗？

从十月份起，北京各大部委开始将它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送到劳教所接受「帮教」，劳教所停止效果不大的「系列讲座」，将大礼堂辟为「帮教」现场，由劳教所的帮教人员三五个对一个，非要将那些人帮教过来。部级以下级别的单位还排不上队，因为需要「帮教」的人实在太多，能做帮教的人则太少。第一批首先「照顾」的是中科院、社科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等系统的人，陪同被「帮」人员的，更是各单位的首脑，最不济也是处长。劳教所以前只跟小偷偷妓女打交道，哪里见过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田永成天穿梭于这些胸前挂着红色「贵宾」牌的政要中，走起路来摇摆得更厉害。

被「帮教」的许多都拒绝来，有的是被单位领导强行送来，有的是被骗来，说是到哪里参加政治学习等。也有人来时一看是劳教所，拒绝下车，还被强行抬下来。

这种「帮教」刚开始还文明点，后来就将劳教所「转化」人的手段全使上，不许被「帮教」的人回家。晚上将他们放到接见楼，让一些人轮流看着他们，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灌输那一套歪理邪说，打、骂、体罚等，全随「帮教」人

员的便。「转化学习班」十五天一期，一期不转化再上第二期，三期下来还不转化，便填张单子就地劳教。

就这样，劳教所真「转化」了不少人。最关键的是，每接受一个人来参加转化班，劳教所便可向被帮教对象的单位收取一万元「学费」。

一人一万元！劳教所很快发了横财。每年劳教所都有一个利润指标，不能完成警察就别拿奖金。我曾在劳教所的内部报纸上看到双河和团河两个劳教所的指标，分别是一百万和五十万。而我们织毛衣才能挣多少钱呢？我们织的一种坐垫平均需十四五个小时完成一个，劳教所的报酬才人民币八角。

2001年2月，劳教所接到一笔为雀巢公司做十万只促销玩具兔的订单，做一只至少需要三十多个工序和十小时以上，每只玩具兔劳教所能挣人民币三角钱！也就是说，十万只兔子，劳教所动用全部几百号人力，加班加点忙了两三个月，一共才挣三万元。劳教人员干活警察也累，她们还得监视。如果是需动刀动剪的活就更累了，要时刻防着有人用工具行凶或自杀。

2001年2月，北京新安女子  
劳教所为雀巢公司做十万只促销玩  
具兔（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可是接受一个人来「转化」，就挣一万元！经济效益岂是织毛衣这等粗活可比？王兆见到那些能为劳教所出大力的「帮教」高手，能不眉开眼笑？

像我这样的人呢？劳教所另有规定，凡「转化」后放出去半年内又「翻车」的，罚在释放书上签字的警察五千元！

五千元，是一个警察半年多工资！「翻车」指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出去后，又声明在劳教所内所写「保证」作废，要重新修炼。

## 翻车

因此，那天王兆押着我浇水时，一直用她尖利的三角眼不阴不阳盯着我。我很不舒服，默默埋头浇水，气氛很尴尬。良久，她不阴不阳开了口。

「曾铮，我看你也不像有的人痴迷法轮功痴迷得那么深，人家可真是来『护法』的，你是来干什么的？你到劳教所来有什么目的？出去后想干什么？一个人要爱国，把国家搞乱对你有什么好？你想搞政治，还太嫩了点。我一直没理你，你别拿队长当傻子，觉得就你精。我今天问你的事，你回去给我好好想想，写一份思想汇报给我说清楚！」

我在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心思她从哪知道的？！这还了得！

回到班里，我一条条想她的问题。她说我法轮功「痴迷」得不深我理解，她有她的判断标准。那么我是到劳教所干什么来的？有什么目的？真冤枉！我岂有什么目的！为了抗议被劳教我挨过电！她为什么这么问？

突然，我想起我「转化」前开玩笑，我曾说我出去后要写一本关于劳教所的书。

是的，一定是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她耳中。她一定以为我是为了「体验生活」才来劳教所，不是「痴迷」于法轮功。现在「体验」得差不多，就写一纸「保证」想出去。

唉，其实我开玩笑说要写书时，一心只想坚定到法正过来那一天堂堂正正从劳教所走出去，何曾真的想写？那时心无顾忌，什么都敢说。自从我写完「保证」，真的打算写书后，早已绝口不提此事。

那么「搞政治」、「爱国」云云又从何说起？难道我想出国申请避难的想法都给她知道了？她怎么知道的？还是只是诈一诈我？

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答案，更不知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最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写了「保证」这么长时间还是算不「转化」呢？答案只有一个：我错了，我不该动妄念，大法并不需要我出去写什么书，坚持修炼人的原则，比什么都重要。

好，那么我就就地「翻车」，没啥了不起。

我突然没有想出去的心了。

拿出纸笔，我一口气写了五张纸。我坦承自己并没「转化」，写「保证」



不过是想出去揭露劳教所的黑暗。

报告写好，既无欢喜亦无忧伤。我的脑里空空如也，没去设想这份报告交上去的后果，只在走向食堂路上看见集训队蜂窝状的房子时，淡淡闪过一念：今后，我就算想再一次犯错，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和可能。

## 不翻车

第二天，王兆没来上班，程翠却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时劳教所编制扩大，新成立一个教育科，专抓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她被调去当科长，这天专程回来找我。

她拿出一份我「转化」后写的思想汇报，说写得不错，让我抄一份，她要留着用。

那份思想汇报是怎么写的我忘了，好象是一些公民要爱国、奉公守法之类。自从「转化」后，我写起东西总是大兜圈子，自己有任何缺点错误都毫不留情剖析，但绝口不提法轮功，也不用任何一个修炼中的词句。

抄完汇报回到班里，脑里又出现一个声音：看，程队长说你的思想汇报写得不错，她已认可你的「转化」，有希望出去了，千万别翻车！

我的心再次受刑。「翻车」？不「翻车」？「翻车」？不「翻车」？我一万次地问自己。

我没有人可以商量，只有自己挣扎，试图想明白为什么我已决定推翻「保证」后，程翠却让我去抄那份东西？最后终于想，是我又一次达到标准，所以我的任务还是争取出去，而不是留在这里。

我一咬牙将头天写好的思想汇报撕掉，重写一份。

我说我到劳教所来没有任何目的。我睡在家里就被抓了，哪里知道我会被劳教？我要真有目的来劳教所，应该去天安门打横幅。但话又说回来，那时去天安门打横幅也不一定就判劳教，劳教委员会也不是我们家开的，我岂能想来便来？我在调遣处曾因不服劳教判决被电得昏过去，这点请王队长明察。

如果我不爱国，不知道都出国多少次了。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学长学姐全在美国，我要出国容易得很。我选择留在中国，正是因为我爱国，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如果我想搞政治，我完全可以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跟我一起分配到

那里的另两位研究生现在一位已是副市长，一位当上副局级的某省体改委副主任。我选择调出来，正是因为我不想搞政治，也适应不了那里官本位的一切。队长也许觉得我狂妄，爱自作聪明，但我再狂妄，这点自知之明还有：我不是搞政治的料。队长不是也看出来了吗？

再说，我们家所有成员在社会既有地位又不缺钱，可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把国家搞乱对我有什么好？我绝无搞乱国家的心，这点也请队长明察……。

我就这样一个个将她的问题回答过去。报告写完，我觉得很累，也又一次有些恶心，有些满意。我对自己说：瞧，我一句假话也没说，她看了要怎么想，那是她的事。

报告交上去，第二天王兆便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写，队长何曾怀疑过我来劳教所有什么目的？

我暗叫侥幸。不管别的问题她怎么看，这一条她至少相信：我不是为了写书才到劳教所来「体验生活」的。这就好办。

她又说，你是个研究生，田科长本来对你寄望很高，你却一直没拿出一份象样的东西。你以前那么能写，怎么现在就写不出东西？只要你真的想通，写十篇都能写！就是不用心！回去好好想想吧！

## 揭批

几天后，教育科的丛队长来到二中队，召集所有「转化」的人，念了一个很长的调查提纲，包括你是怎么开始炼法轮功；为什么要炼法轮功；炼了有哪些感觉、变化；取缔法轮功后参与过哪些「护法」活动；初进劳教所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转化；后来怎么想通要转化；转化后怎么看待法轮功；今后有什么打算等。

丛队长还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奉命对法轮功进行专题研究，目的是配合政府对法轮功的斗争。希望大家详细回答；「尤其是怎么从坚持法轮功的顽固立场转化过来；怎么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摆脱出来；是哪个人的哪句话、在哪种情况怎样起了作用。这是队长最想知道的，可往往你们写到这儿一句话就带过去，只说在学员的帮助下就转变过来，让人觉得特别不解渴，这次这个地方一定要写详细！」

好几个「转化」的相视而笑，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我的真实思想固不能讲，她们也认为她们那套「转化」理论是天机。张青刚发现这些「转化」的真正思想时，曾像发现新大陆似地说：天哪，这帮人原来是这样想的！以为「转化」是修炼的继续！在写「我要与法轮功决裂」时想的是我决裂低层次的东西，就上高层次，这不是在欺骗队长吗？我得「揭批」她们！于是她一写思想汇报就向警察「揭批」那些人的「揭批」。

奇怪的是，警察看了张青的「揭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也许她们才不管你怎么想，能写「决裂书」就行，就能算「转化率」。

听完从队长的话，我知道他们试图找出「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窍门，以便复制推广。

拿着这份提纲回到班里，想起几天前一个警察对我说：「你要写『揭批』！」我何尝不知他们之所以算我没「转化」，就是因我一直不肯写「揭批」？但我更知道法轮功除了修「真、善、忍」，没叫我们干别的，师父除了教我们做好、做得更好，一切走正，没教我们别的事，叫我从何「批」起？……

我已经有些麻木，发了半天呆，拿出纸笔一个个回答那些问题。前面的问题都好办，实话实说就是，到我怎么「转化」那儿，也对付过去，我就说我突然意识到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不容易，自己学了那么多知识，不能将时光浪费在劳教所，要出去运用我的知识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那么「转化」后怎么看待法轮功呢？我知道她们期望我说什么，那些话本来是杀了我我也不愿说的。

我停下来，将头埋在纸上。我奇怪我怎么没死掉、疯掉。李春在一旁担心地看着我。

良久，我抬起头来，一口气写下一段对法轮功的「认识」。

我再次玩了文字游戏，但这次的文字游戏已经很不像文字游戏，因为那段话谁一看都是批判法轮功的，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是变着法子说，政府说法轮功有这个危害，政府说法轮功有那个危害……。

写完这段话，我面如死灰，明白失节的少女再遭强暴是什么心情……。

这篇「揭批」写了整整十八页。谁让我是研究生呢？我从来没像那刻那样，盼望自己是个文盲。



四川大法弟子祝霞被迫害前



祝霞被迫害致精神失（明慧网）

## 「转化」是什么

劳教所对于「转化」，形式上的标准是「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上台」、「帮教」，五个环节缺一不可。「保证书」是保证今后不再炼法轮功；「决裂书」是表示与法轮功决裂；「揭批书」是批判法轮功的文章；「上台」指当着全劳教所所有人在大礼堂台上念你的「揭批」稿，整个过程要用摄影机拍摄存盘，以免你日后不认帐；「帮教」则是要帮警察「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

以上这些是形式上的「转化」标准。实质上，或称思想上的标准呢？最「理想」的是将你「转化」到真诚地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并危害社会人民，因而取缔法轮功是英明伟大的决策；次「理想」的是将你「转化」到失去正常的思维或精神失常；最不济也要将你的意志完全摧毁，让你出了劳教所后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吓得直哆嗦，终生不再敢提法轮功。

劳教所还有一个「转化率」指标，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的「转化率」指标高达95%。达不到这个指标，警察就得丢官、丢工作或被罚钱。

那么被「转化」的人实际上又是什么状态呢？

第一种所谓「转化」的其实是特务。虽然我不只一次被特务出卖，虽然我进劳教所之前就知道为了对付法轮功，有多得难以想象的人力物力投入，也见识过国安部用计算机高科技技术仿真出来，口气用词逼真、经特务之手刻意传播、一度在法轮功学员中流传很广、意在搞乱法轮功学员思想的假法轮功经文。但是，我却不曾料到为了动摇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他们还安排特务混在法轮功学员中，先是表现得很坚定、很积极，也被判劳教；刚到劳教所时比谁都顽固，

比谁都能吃苦，然后一夕倒戈，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手段比那些真正的罪犯还狠。

这些特务装扮「大法弟子」的突然反目，对于许多心地善良、绝对想不到一切全是骗局的法轮功学员的心灵和信仰的伤害难以言喻。我十分怀疑胡秀英和向红等人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转化」的，是在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超过人的忍受极限后，精神失常或部份精神失常。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在被逼成「失心疯」后，其他方面一切正常，但只要一提到法轮功，她会立刻热切地告诉你法轮功有多「邪」，她的热切让你想不通：既然这么「邪」，为什么她当初要炼、还顽固到不惜坐牢也不放弃？

第三种被「转化」的是不同程度的心智迷失。劳教所的「帮教」人员有一整套「转化」理论，她们用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让你觉得「转化」很正确，是修炼的继续和另一种形式。比如，修炼人不是讲善吗？讲放弃自我吗，你一「转化」，政府、家人、警察、你的「包夹」（指负责监视法轮功学员的其他劳教人员）都高兴了、解脱了，那才是善呢，而你顽固下去，却伤害许多人；修炼人不是讲放弃吗？你什么都放弃了，为什么不敢连法轮功也放弃呢？修炼人不是不要名吗？为什么在乎人家说你是「邪教」呢？为什么一定要争一个「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名呢？或者说，法轮功只是低层次的，你与法轮功这种低层次的东西决裂，才能往高层次修。对于从法轮功受益很深的人来说，你如果直接说法轮功是骗人的，她们绝不会接受，然而「转化是修炼的继续和另一种形式」这种说法，则确实迷惑过不少用肉体折磨难以「转化」的人。

这套歪理外人听来非常可笑，不值一驳；可是在劳教所里，当你被七八根电棍同时电击；当你十五天十五夜都不能合一下眼；当你被那些变得像魔鬼一样面目狰狞的昔日「同修」一次次围攻；当警察告诉你不转化就会永远待在劳教所，而你的师父却在海外逍遥不顾你的死活、法轮功在全世界都被取缔、只剩你一个人还在「坚定」；当你七老八十的白发双亲哭着求你、幼子用稚嫩的童音声声唤你回家时……，你可能很愿意顺水推舟接受这些理论，真诚地自欺欺人。

我在劳教所里最痛心的，不是看到肉体的酷刑，而是昔日的功友被「转化」后「开心」得走路都要蹦起来。中国有句话「知耻近乎勇」，可是许多被「转化」的人思想已被搞乱到失去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是非标准，不知对错美丑，不

知自己已站在刽子手的一方充当帮凶，反而认为自己很「高尚」、很「伟大」、为了别人而「勇于放弃」。

当心智迷失严重到「自心生魔」的程度，会觉得自己的层次已经非常高，可以不守那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低层次」规矩，才会发展到打人骂人、「揭批」法轮功都敢做。

第四种被「转化」的，才是明知「转化」不对，却因受不了肉体的痛苦而违心签下「保证」的人。这些人心智并未迷失，却因自知做错而灰心消沉，了无生趣。

在人类的历史上，早期的基督徒曾被投入猛兽之口，犹太人曾被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然而，我们还没有听过有谁曾将一批有信仰的人洗脑到让他们反噬自己曾用生命热爱维护的信仰，并且真诚地认为自己做得很对！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有思想有精神。除了以整部国家机器的压力压榨你，以失去一切乃至生命威胁你之外，劳教所、洗脑班等场所用奖金和「转化率」的指标，调动诱发警察及犯人人性中最恶的、魔性的一面，以集古今中外大全的酷刑，配以长时间剥夺睡眠与封闭式谣言和「转化」歪理灌输，直到将你「转化」成为恶魔、精神失常或部份失常、迷失心智，不知耻地认邪为正、认正为邪，或意志消沉活着等死。也就是摧毁你的思想、心智、意志和精神，让你从人成为非人，从而达到镇压的初始和终极目的：将法轮功这种功法、思想、信仰体系，以及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彻底消灭。

消灭功法、思想和信仰体系「简单」：先收缴、销毁法轮功书籍和影音资料，再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对法轮功及创始人狂轰滥炸，使民众不但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功，还因为煽动式的宣传而仇恨之，达到从「名誉」上将要消灭的对象彻底「搞臭」的目的。

相对来讲，消灭信众的「任务」就艰巨得多了。这只有两个途径，一则将信众从信仰法轮功「转化」到认同镇压者对法轮功的「定性」和「取缔」；再则将思想上不能「转化」的人进行肉体消灭，包括「打死算自杀」，以及无限期囚禁。

也许人们听闻过，到2003年9月，镇压中有八百多起死亡案例已得到第三方证实，也听说过劳教所警察「转化不了就火化」的威胁，然而被「转化」之人活着比死了还不如的残酷，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知。

奴隶只是一种人身的买断，被投进狮口的基督徒还保有他们殉道者的尊严。

而「转化」摧残的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东西，受害的人数以百万。当大陆中央电视台又一次播出被「转化」者洗心革面的「忏悔」，没有人知道那后面隐藏着怎样惨烈的反人道、反人伦和反人类罪行。人类的文明史走到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可悲的是，这一切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年年月月的莺歌燕舞、横流物欲掩盖着，好象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 第五章 惊涛骇浪

### 天赐良机

11月中旬，三班人员又做一次大调整。傅来被放，封玉兰被调往新成立的五中队。王兆虽没从她那儿诈出什么话，但到底还是怕她是我的「同党」，趁五中队成立之机将她调走。所幸李春还没被怀疑。

劳教所几乎每隔两星期就有新人送来，虽然成立五中队，现有的中队还是不断地加人，三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空着，必须进人，但新来的人大部份是法轮功学员。直到那时，王兆仍不想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她既怕我被没「转化」的「转化」回去，又怕我把已「转化」的「转化」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她将全部由「正常人」组成的炊事班放进三班，将原来放炊事班的七班腾出来放新人。

炊事班负责为食堂做饭。作息时间跟其他人不一样，每天比别人起得早，起来后就由伙房的警察押到食堂做饭。

劳教所只有二百人时，炊事班由十二个人组成。到后来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劳教所关押的人员高达千人，炊事班却还是那么多人。不是不能多配备人，而是食堂的灶就那么大，锅就那么多，多配人也没用，在狭小的伙房只是碍手碍脚。那么小的食堂，全部设备成天运转，才能勉强一天开三次饭。

据「正常人」说，有法轮功之前她们有钱的还能吃上小炒，时不时还能吃个包子花卷什么的。法轮功来了后，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就算菜单上好不容易写上「鸡块炖土豆」，等发到碗里，却发现没什么鸡块全是土豆。

炊事班起得早，干活累，白天又要动刀子切菜，睡眠不足难免危险，因此晚上可以比其他人早点睡。为让她们上床后免受打搅，本来七班一直安排住在位于楼道的尽头。

这些「正常人」进三班都是骂着进来。她们本来是一个单独的班，这下不

但要跟作息时间不一样的人住一起，还得睡在处于楼道中间的三班，睡眠显然会受影响。

与炊事班一起进三班的还有两个「正常人」，其中一个在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小、罪行却最大、劳教期也最长的十三岁杀人犯黄芳。她被判了三年，这是劳教的最长年限，号称「满贯」。

黄芳来自安徽农村，跟着哥嫂在市场杀鸡卖。后来哥哥跟市场另一家同行为争顾客打起来。群殴中，嫂子怂恿她拿刀捅那家人的小孩，她真的拿起杀鸡的刀，对那两岁的孩子后背就是几刀，当场把那小男孩捅死。因为她才十三岁，未成年，所以只判三年劳教。

这些人进了三班，原来清静惯了的三班未免有些别扭。好在炊事班白天都不在，劳教人员也没有挑肥拣瘦的资格，很快大家就适应了。小黄芳一进三班，警察便勒令三班原有人二十四小时轮值看着她，防她出意外。

白天还好，晚上就难熬了。能值班的只有李春、我、蒯炜、郑佳等四人，我们只好每晚一人少睡一两个小时看着她。

黄芳毕竟是小孩，她除了刚来那几天哭过几次，每天倒下就睡着，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倒是我们这几个值班的，天天熬得脸黄黄的。

夜里万籁俱寂，我强打精神值班。听着其他人均匀的鼾声，仿佛回到拘留所的日子。那时我们也是每晚轮流值班，并趁值班时炼功。

我突然很想炼功。我已有好几个月不曾炼过功，现有机会岂能错过？至于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也没想过。

我轻轻下床，站在地上炼功，炼完动功又回床上炼静功。小哨二十分钟才巡逻一回，巡逻的空隙就够我炼了。

就这样，我恢复了夜间炼功。白天呢？我每天都一边织毛衣一边给李春讲《转法轮》。因为看过很多次，我基本能将整本《转法轮》全部回忆出来。我尽量按书中的原话跟她详细讲解。傅来一走，我再也不担心有人去警察那儿「扎针」，班里只剩下些孩子，真是「天赐良机」。

## 泰山崩于前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晚，田永跟我说，秦教授知道你「转化」的消息特别高兴，过几天会带



着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来看你。你应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付这么点事儿没问题吧？不用我告诉你该怎么说吧？秦教授很爱才，所里也希望你能早日出去，这次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

秦教授是我被抓后先生新结识的「忘年交」，六十多岁，当时正与先生合作办学校，很有社会关系。先生第一次到劳教所来看我后不久，他曾通过关系在非探视时间「开后门」，与先生一起到劳教所看过我一次。他很欣赏先生的为人，愿意帮忙将我早日「弄出去」。

我一听要让我上电视，只恨地上怎么不裂条缝，好让我一头钻进去，再不出来。

我不知我是怎么把田永应付过去。回到班里，本以为我会愁死，却发现自己已似「债多不愁」麻木了，失去了思维和发愁的能力。

发呆到半夜，值班时，照例闭眼站在地上炼功。刚炼到第三套，突然一个声音：「曾铮！你在干嘛？！」

我知道炼功被发现了。问话的是炊事班的崔瑞，她四十多岁，卖黄色光盘进来的，这时正好醒来，预备去厕所。

听到这声音，好几个人立刻醒了，其中一个迷迷糊糊问：「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说梦话呢。」崔瑞说完，起身出去。

我仍有些呆，想是不是找她谈谈，请她不要将我炼功的事报告警察。又想她既说她说梦话呢，是不是表明她不会去告状？这两个念头都是一闪即逝，我什么也没抓住。

崔瑞上完厕所回来，什么没说就上床。我值完班也什么没说就睡了。

第二天王兆刚上班，我就被叫到办公室。她阴沉着的黑脸后面，是一触即发的暴怒。

她控制着语气，阴阳怪气问：「你这几天身体好吗？」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好。」

「没有不舒服吗？」

「没有。」

「昨天晚上呢？你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崔瑞到底还是向她告状了？王兆还没来上班她就去食堂了，哪

来时间告状呢？又怎么告的？我还没想清楚，王兆突将声调提高八度，一直压制着的淫威像火山一样狂喷而出。

「你敢欺骗队长！你敢半夜炼功！你敢辜负队长的信任！你不想活了！你……」

我进去时，她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正抓着一把茶叶要泡茶。这时在狂怒中，手颤抖着不听使唤，掉了几颗茶叶在衣服下摆。她喝的是营养茶，里面有枸杞。一颗红色的枸杞躺在蓝黑色的警服上，格外醒目。

她一直将我防了又防，就怕放了我我会将劳教所的事抖出去，我「转化」后唯一的一次接见，她不让我和其他人一起到接见室通过电话跟家属讲话，而是将我单独带到一个小屋，让我和先生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她站在边上眼也不眨一下盯着我们，让我和先生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二十分钟的接见像芒刺在背一样难受。这回她刚有一点觉得我真的「转化」了，我却爆出半夜炼功！她的盛怒和歹毒爆发出来，直有泰山崩裂之势。

我一动没动，安静俯视她，指着她衣襟上的枸杞提醒她：「王队长，您的枸杞掉出来了。」

她呆了一呆，不由自主顺着我的手指低下头，下意识将衣襟上的枸杞捡起来放回茶杯。

她放完枸杞抬起头来，双手停止了颤抖，火山口下尚未喷出的余怒似乎也被抑制和消融。

她坐在椅上喘着气，再也纠集不够力气向我发起第二次进攻，半天才说：「回去好好给我写一份检查来！你不给我把昨天的事情交代清楚，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后果！」

## 曝光

我回到班里开始写「检查」，第二次承认自己并没「转化」，表示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我写着写着，珠泪滚滚而下，湿透了稿纸。

如果说上次「翻车」心里非常平静的话，这次「翻车」心情却异常复杂。

我一面高兴，觉得如释重负，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上电视去给他们当什么「转化典型」。要真的上了电视，那样的影响我怎么挽回？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痛悔不已。为了能出去，我已死过多少回，这次却为

了炼两下功将这一切给毁了，我怎能原谅自己？

痛悔的另一原因是为李春。那时《转法轮》我才刚给她讲到第五讲，还有四讲没讲完。我这一「翻车」，必关禁闭无疑。我一走，谁再给她讲《转法轮》？

傅来走后，李春掩护着我将所有我会背的法轮功经文都给她默写一份，她将这些经文藏在贴身兜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看。有一回大搜监，我们被叫到楼道坐着，劳教所护卫队的警察进到班里，将我们的被褥拆开、物品柜所有的东西都扔出来翻遍，又将所有人一一叫到队部搜身。

轮到李春时，我看到她趁人不备偷偷去了趟洗手间。她肯定是去将经文毁了，我有些心痛，又觉只能如此。

她被搜身回来，我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你是不是将经文扔了？」

她得意一笑：「哪能呢，我藏在秋衣夹层里，她们没发现！」

我感动得差点要哭。

这样的搜查随时会有，李春为经文甘冒奇险，而我却因行事不慎失去给她讲《转法轮》的机会。她多年在劳教所待下来，虽本性不坏，有的地方却恶习很深，一般人说她她也不会听。现在她有心修炼，又没有指导的书可看，全靠我讲给她听，我要一走，没人管她，说不定她又会随波逐流。我没有尽到对她的责任，怎能不悔！

我就这样流着不知是高兴还是痛悔的泪，李春在一边早就看呆了。半晌，我才告诉她昨晚和今早发生的事，她听得眼都急红了：「这么大的事，你昨晚干嘛不叫醒我？！我要是跟崔瑞打声招呼，她怎么也不至于将你卖了！她跟你没交情，我可没少帮她干活，这点面子她还非得给我。你干嘛不叫醒我！？」

我根本没想到这点，只好说不忍心打搅她睡眠。这也是实情，每天值班，大家的睡眠都严重不足。

「不，不，我知道，你还是在心里看不起我，没拿我当功友。要是宋梅还在，你绝对会把她叫起来商量，要是封玉兰在，你说不定也会把她叫醒。你不叫我，你看不上我……。可是你不知道，崔瑞是流氓，我也是流氓，她看在大家都是流氓的份上，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说着说着，她伤心流泪。

我的泪淌得更凶。没想到我没把她叫醒这件事会伤她这么深。可我确实不能否认，自己还没将她当作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

我俩就这样相对默默流泪，仿佛生离死别。门口突然响起田永春风得意的

声音：「我们的北大高材生呢？」

满脸得色的田永带着一个「来宾」走进三班。我按规矩站起来，却来不及擦拭泪水，我也不想擦。

田永一看我的脸，神色一变，扭头就将身后的来宾推出去。可怜的来宾一头雾水，怎么也不明白田永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让他「瞻仰」一下「北大高材生」了。

## 顺水推舟

我们谁也不知接下来会怎样。晚饭后，小哨突然通知我接电话。

有谁会给我往劳教所打电话？这从来没有过。

电话里是一个无比「温柔」的声音，如果说话的人不说自己是王兆，打死我也认不出这是她。

她说，本来她已下班，这两天该她休假，但因挂念我关心我，所以利用休息时间给我打个电话。

说完开场白，她又说：「我今天早上对你态度不太好，你别介意，队长也是为你好，你要是不转化好了出去，下次说不定我们就得上对面去看你了（劳教所对面是北京市女子监狱，关的是「判大刑」的）。至于你炼功的事，你也别有什么思想包袱。我跟你讲个实话，反复的你也不是第一个，转化后思想不稳定，队长也理解。等会我找几个人，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不方便跟队长说的，可以跟她们谈谈。你们都是一样的人，会谈得拢。以前我对你关心不够，一会我会让值班队长将你调到我管的一班，今后我要更关心你」

她说出这番不知该怎么「关心爱护」我才好的话，我猜一定是田永白天看到我哭后了解情况，把她臭骂一顿，说她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将我吓成那样，过两天怎么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去见电视台的记者？这件大事弄坏了，上面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

接完电话没多久，王兆果然叫了几个她信得过的「帮教」人员把我喊到办公室，要帮我解决「思想问题」。

我哭了很多，又连续多天没睡好，只觉神思倦怠，精疲力竭。我搬着小凳子走到窗边，往暖气片上一趴，将背冲着那几个人。我的「思想问题」岂是她们能解决的？

她们显然受了王兆吩咐，不能对我动粗，见我这种态度，一时倒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就这样僵持很久，她们以为我睡着，开始小声议论：看她的样子，多可怜！多可怕！她到现在还不悟，还不与过去彻底决裂，还想炼功，就招来邪东西了……。

听着她们的话，我感到哭笑不得。正在不可开交，田永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呵！还挺热闹！曾铮，你看看谁来了？你的面子可够大的！」

田永身后，是劳教所新上任的副所长马浩。这人只有三十来岁，年纪轻轻仕途得意，一脸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以前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他，他从没「屈尊」来过中队跟任何人谈话。

「怎么样？聊得怎样？」田永问。

一个「帮教」人员说：「她根本不跟我们说话。」

「那你们识相点，回去吧，我来看看我和马所长有没有这个面子。」那些人刚走，田永便「推心置腹」问我，为什么连话都不跟人家说？

我说，她们说的那一套什么炼功就会招来邪东西太可笑了。我认为炼功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马浩接过话说：「欸，你别说，国家还真没组织力量研究这个炼法轮功的动作对人的身体到底会怎样，目前的精力顾不上。如此说来，我倒觉得你转化得比那些人还好呢，你敢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她们倒像没从『法轮功』的框框中跳出来。」

然后他说他看过我写的那份十八页的「揭批」，很不错嘛！到底是北大毕业的。所领导很重视过两天的电台采访，局里也要来人，国家很重视人才！

我说：「不，我不打算见记者了，我已经给王队长写了『检查』……。」

我话没说完，他就打断：「把你那『检查』撕了！王兆是个粗人，懂个屁！这个我做主了！」

田永补充道：「你炼功这个事儿，照理是严重违纪，关禁闭下集训都是它。但我们不是讲『教育、感化、挽救』吗？所长既然开这个口了，那我们也就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了这个门谁都不提这个事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秦教授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这次「翻车」我本来就是被动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当然就顺水推舟了。

从办公室出来，已是深夜，小哨告诉我别回三班，她们已将我所有的东西

搬到一班。从现在起，我就是王兆兼任管班队长那班的一员。

## 再走钢丝

两天后，我被叫到值班室，田永嘴里酒气冲天，显然刚吃过宴席。一见我，气喘腔变地说：「来了！」

看到田永那么激动，我淡淡地想：有啥了不起的，来个记者就激动成这样！

「谢……夫人来了。」他口齿不清地说。

我没听清，问他：「秦教授的夫人也来了？」

「谢觉哉的夫人！老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八十五岁的老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看样子他也是刚知道消息的。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这种事可能对他也是保密的。

我想起初中有篇课文就是谢觉哉写的，现在中国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已寥寥可数，这个王定国肯定来头不小。劳教所自成立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呢。

我问他：「大约多长时间？」

「别紧张，不会太长，顶多十几分钟吧。就看你的。现在我们去楼下迎接他们。」

我一出门，迎面就看见一个警察慌慌张张带着肖雨从楼下走上来。不用说，她们怕我「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场面，紧急去四中队调来肖雨。就「能说会道」而言，当时劳教所里谁也比不上她。

老态龙钟的「革命老前辈」在两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进了楼门，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有劳教局「领导」、「所领导」、「科领导」、电台记者、秦教授等，最后还有我先生。我们来到布置好的大会议室，我和肖雨被安排坐在显耀的位置，今天的主题是「革命老前辈来我所看望被『转化』法轮功学员」，我俩当然得唱主角。先生被安排坐在屋子另一端。

所有人坐定后，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我。

当我在拘留所，连口头承诺不去天安门都不肯时，何曾想到有朝一日会走到这一步？

我知道我必须得说点什么。想起头一天田永领着一群「来宾」来参观，这

些人是北京各大拘留所的所长之类。他们走进法轮功学员已全数「转化」的一班，其中一个来宾看见曾在他们拘留所关押过的一位熟人，不敢相信地问：

「妳转化了？」

被问的点点头。他又问一遍，她又点点头。这个来宾恨不得揪着她：「那你为什么在拘留所死也不肯说个『不炼』，非得到劳教所才转化？他们有什么绝招？」

被问的人神秘笑而不言，来宾恨不得向田永问个明白，田永也神秘一笑不理睬，来宾苦恼得要死。

我又想起「转化」前不久刚从二中队调走的一个蒋姓队长。她接任三班管班队长没几天，就让我们每人给她写一份个人自述，介绍自己的情况。我抖擞精神写了好几页，大谈为什么法轮功是无悔的选择。几天后她将我叫到办公室，说她把我的自述看了好多遍，还带回家给她丈夫看。然后将我的自述拿了出来。

我一看，纸都有些皱了，真像看过好多遍，有的地方还圈圈点点划上阅读符号。她指着其中一句说：「这句话让我特别震动。你真打算这样吗？」

那句话的大意是，我愿意用生命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真理。

她一问，我立即明白，她担心我到时候会为了法轮功「杀身成仁」、「以死抗争」。

我微微一笑，告诉她：「人的生命只能有一种活法，我放弃了常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享受的活法，而选择用自己一生全部的时间去修炼、去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千真万确的宇宙真理，这就叫以『生命来证实大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做了错误的选择，不就是浪费一生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修炼的选择，就是用生命做出的。请别误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压力下，我也绝不会『杀身成仁』。我还要留着我的命来修炼、来证实法轮大法呢！」

我们谈了很多，最后她说：「现在是在这里面，我们两人之间是队长和劳教人员的关系。如果是在外面，我愿意与你做朋友，做姐妹……。」

我心里涌起暖意，想起「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这个成语。此后她真的待我像姐妹一样，外加一份深藏于心的敬重。我在决定要「转化」时曾深深庆幸她已调走。

我回想这两件事，终于找到开头的地方。我说：「昨天的来宾走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在别的地方不『转化』，到劳教所却『转化』了呢？」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是劳教所特殊的氛围（够特殊的！）队长们的『坚韧』（你不『转化』跟你没完！）」和学员们的『帮助』（毒害）。在这样的环境下，冰山也会融化（七八根电棍一起架在你身上，你敢不融化？）顽石也会落泪（难道不是吗？）」

然后话锋一转，我谈到蒋队长是如何像姐妹一样关心我，她待我的心让我很感动。我又说，再比如田科长，在我身上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每次找我谈话那真是精心设计巧加安排……。

说到这里，我打住了。以我对田永的了解，他一定会接下去表自己的功，这样我就可以省点力气；文字游戏再玩下去，我就快没词儿了。

他果然「给竿就上了」。

适度谦虚几句后，他说，曾铮有个特点，她特别爱国，她的同学都出国了，她却留下来报效祖国。然后他又说了几句秦教授如何关心爱护我等等。

说到这，他停下来，于是我接着说，秦教授是我的师长，就像儿女永远也无法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可能也很难回报秦教授对我的一片心。想到这，我的心就沉甸甸的（我一出去就「翻车」的话，会不会影响他？我的心能不沉吗？）我只能今后做得更好，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回报社会（怎样才算「做得更好」？我有我自己的诠释），才是回报教授的途径……。

我慢慢说着，一边暗下决心：出去后豁出命，也要挽回今日的一切。

一个记者突然放下相机说：「我是记者，本来不该发言，但我听了曾铮的话，感动得要流泪，忍不住要说两句。我没想到劳教所里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太感动了！我只是不明白像你这么高文化程度的人为什么会炼法轮功呢？我听说李洪志只有初中文化？」

我看着这个记者，心想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在场的其他人可能大部份都认为我说要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回报社会，不过是像共产党多年的宣传一样，说些漂亮话来应付场面而已。

我决定告诉他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刚要开口，秦教授一挥手道：「嗨！她以前身体不好！」

我还想说点什么，秦教授制止道：「他是我的朋友，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这时，一直没讲过话的「局领导」开口了，说政府已开始研究如何安顿「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总之是要「给出路」、「给政策」等。

趁他说话当口，我朝先生那边瞥了一眼。他脸色铁青，像得了大病，一副



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样子，一眼都不往我这边看，也拒绝与我交换眼色。

我有些黯然。他一定在想，他曾用他一切的能力想阻止我、改变我，只想让我稍微不那么「偏激」一点，都没能成功，劳教所怎么居然让我「转化」的呢？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唯一的答案就是 I 经历了超出他能想象的、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再有，他虽然一直极力劝阻我别过分「偏激」，但却常对警察和朋友称赞我在人格上比他高尚。眼前这个被「转化」后还能坐在那儿面不改色侃侃而谈的我，对他来说，一定非常陌生。我不敢去想他是不是也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

「局领导」讲完话，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老红军」年事已高，不能久坐，「座谈会」就这么结束了。

这次的钢丝走得虽悬，我对自己还算比较满意。十几分钟的时间从头至尾谁也没说过一句直接攻击法轮功的话，「理论水平」最高的肖雨也没有开口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老红军」走后，我还是提心吊胆看着电视，好几天没看到任何关于「座谈会」的报导，才安下心。劳教所的内部报纸倒是登了条消息，说「老红军」和「北大教授」来我所看望劳教人员，但没提我的名字，甚至连来看望「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提。也许是因为他们回去一看，没有攻击法轮功的内容，意义不大；也可能是顾虑我还没「转化」好，怕提了我的名以后我再「翻车」，他们脸上不好看。

「座谈会」后，王兆休假归来，听到的头条消息便是「老红军」的事，她将我叫到办公室，喜出望外说：「曾铮，你行啊！你还能搬动谁？」她脸上除了兴奋，还有些谄媚。

如果我能趁此机会稍附合或敷衍她几句，从此她看在「老红军」的份上，说不定就能放我一马。但我实在做不到，只冷淡地说：「我谁也搬不动，不知是秦教授绕了多少个弯子才搬来的。」

我的反应像一盆凉水泼在她发热的脑门，让她很受挫折，马上想起我跟她还不是「一家人」。

几天后，她安排两次跨中队的大规模「帮教」，将一、二中队的「帮教」能手都搬过来将我团团围起来，而她则站在一边死命盯着我的表情。

我不禁有些可怜她。无论是「帮教」人员神神叨叨的话，还是我在敷衍她们时在另一个层次玩的文字游戏，她都听不懂，只能靠观察我的表情来判断我

到底怎么回事。她设想如果我没「转化」，一定会恨这些「转化」的，那她怎么也能从我的表情读到蛛丝马迹。她不知道，我心中并没有对这些人或任何人的仇恨，当然脸上就更不会有，她又能看出什么？

「帮教」既罢，她到底还是违抗「上令」，让我就炼功一事写份「思想汇报」给她。

我不得不佩服她的「锲而不舍」，只好写道，我虽然在劳教所犯了错误，却会像「真的猛士」那样从错误中爬起来，用更大的理性和勇气去面对未来等。句句我都另有所指，但又小心地不让她看出来。

这份「汇报」交上去，她总算不再提我炼功一事。不只一个「正常人」跟我说，因为「老红军」来，我给劳教所挣了很大的「面子」，下次再提前放人肯定有我。听到她们这么说，我只有苦笑。有人问我为什么胸前还挂着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才挂的白色胸卡，我也笑了笑了事。我和王兆都心照不宣，她仍算我没「转化」。要想出去，还早得很。

## 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距离我写最初那份「保证」，已三个多月。到此为止，「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上台」、「帮教」这五个「转化」环节，我才只进行三个。

正当快轮到我「上台」时，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发生了。

那是2001年1月30日，晚饭后我们跟往常一样挤在班里看《新闻联播》。电视突然出现恐怖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的场面：滚滚的浓烟、一边燃烧一边狂奔的人体、烧焦的面孔、满脸燎泡的小姑娘痛苦不堪的呻吟……，惨不忍睹的画面让我不由自主闭上眼睛。

天哪！难道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还不够糟吗？难道加在法轮功头上的不白之冤还不够多吗？这么一来，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会有多大？有谁竟丧尽天良干出这种事？！

那一刻我真是悲痛欲绝、欲哭无泪。

身边的人议论纷纷。我紧闭双目说不出话，心中悲痛无以复加，却只能想起一句最平常的「屋漏偏逢连夜雨」。

好半天，我才回过神，发现一个问题：这件事发生在七天前的1月23日，

为什么到今天才播？这么重大的新闻，为什么要拖七天才播？这里面有鬼！

当然，不用去分析这里面有什么鬼，我知道真正炼法轮功的人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只有唯恐法轮功不灭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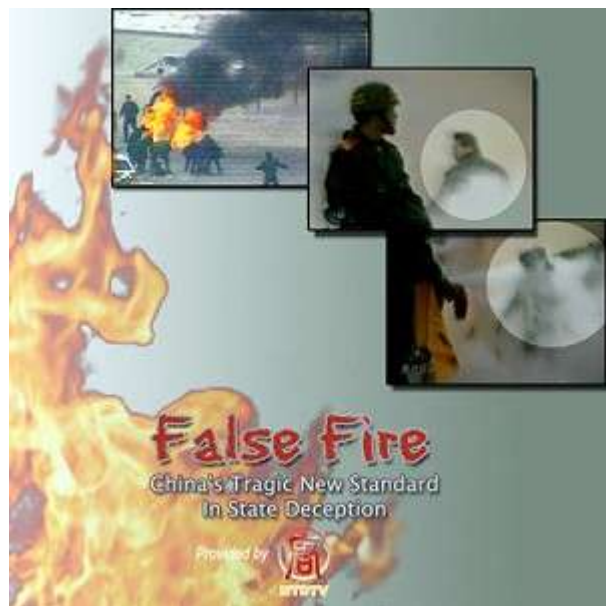
然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那天起，关于「自焚」的事在电视反复播放。他们赶尽杀绝，播完报导，又播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活动」，各色各样的人争先恐后义愤填膺「声讨」法轮功，时不时再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恐怖镜头，和没烧死的12岁小姑娘，呼喊「自焚」而死的「妈妈」的声音……。有谁看了这些不将法轮功恨入骨髓？

滚滚的黑浪铺天盖地，再次覆盖神州大地。从那之后，原本对镇压法轮功不置可否的人，都开始认为，法轮功居然煽动花样少女「自焚」，是够邪的，政府镇压得好！

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影片  
《伪火》(False Fire) 获第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 破绽百出

我好心痛！每次这样的节目播出，我都闭目忍痛，不愿去看那些丑陋的画面。悲痛中，我没发现节目中那么多的大破绽。而海外法轮功学员却通过反复观看中央台的录像发现诸多疑点。最明显的在于，电视录像清楚地显示：「自焚」发生时，号称被当场烧死的刘春玲的脑后结结实实挨了一棍，然后她才应声倒地……击打她的棍子因用力过猛变弯，在火焰和灭火器的气流中逆向飞起。



“自焚”的刘春玲是被打死



的（中共官方电视台录像）

其他不合逻辑之处有：据新华社报道，「自焚」的火点起来「一分半」之内即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

但是，「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能容纳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如此巨大，广场上警察虽多，从没有谁背着灭火器巡逻，更没有摄影师扛着摄影机转悠，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内，警察、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影师、摄影机…一起到齐？

后来中国官方曾试图称「自焚」的画面是 CNN 拍的，但 CNN 立即否认。事实上事发时确有 CNN 记者在场，但 CNN 拍到的底片却被天安门警察没收了，至今也没向全世界公布。

另外，「自焚」的主要成员王进东人已烧成黑的，但最易着火的头发、眉毛和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却丝毫无损。当被烧得满身漆黑的王进东端坐在地声如洪钟地喊口号时，他身后手持灭火毯的警察却不急于为他灭火，而是等他把表明他是法轮功学员的口号喊完后，才不慌不忙将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官方报道说，「自焚」的还有刘春玲十二岁的女儿刘思影。电视里播出了被烧得满脸是泡的刘思影在被抬上急救车前一声声喊妈妈的特写镜头。在人命关天的当口，救护车没有立即开走，所有救护人员都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候摄影师拍摄刘思影喊妈妈的最煽情的「悲惨」镜头。

小思影住院后，官方拒绝了所有外国媒体的采访要求，只播出了中央台的采访报道。报道中据称刚作过气管切开术的刘思影声音清晰地唱歌，又受到医学专家的质疑，因为这违反医学常识。

一个多月后，刘思影突然死于医院。成立于 2003 年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从参与治疗刘思影的医务人员处得知，「刘思影在烧伤基本治疗得差不多了，身体已基本恢复正常，打算出院的时候突然死亡，死因可疑」。医务人员还说，刘思影的尸检是在积水潭医院做的，但尸检报告却由急救中心出

据。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还委托在中文语音的辨识、合成、验证等方面拥有先进技术的国立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对王进东进行语音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前后三次出现于中央台节目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

### “自焚”的王进东有三个版本（明慧网）



「自焚」发生后两年多，新华社推出一篇《王进东自述 1·23 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前后》，文章说，「下午 2 点半左右，……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我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又有人用灭火器喷，火熄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大声喊道……」

可是中央台的录像显示，他是坐在地上喊的口号。官方关于「自焚事件」报道的明显互相矛盾之处，至少有十几处之多。

巧合的是，这起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前十年，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所着的长篇政治预言小说《黄祸》中，便有一场与这次「天安门自焚」几乎一样的事件。小说中安全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借口。自焚死者是位双乳切除的晚期癌症患者，书中公安部长许诺事后给她家人三百万元。小说中关于「自焚」的情节是这样的：

「六四……」姑娘颤声张开黑洞洞的嘴。交易规定她必须在点火前喊出口号，以证实她是为「六四」翻案而不是为别的事自焚。她背了无数遍拟好的口号，到头来还是没记住。「……翻案……」只出来两个词。

好在也够了。火苗从打火机上窜出，那是事先一试再试绝对保证一打就着的防风打火机。然而就在火苗窜出的同时，一只巨手已经抓住了打火机。陆浩然（注：小说中中共当局的最高层人物）几乎要喊出声来，功亏一篑！火苗没接触到汽油，姑娘没有被点燃。另两个大汉已经抓住她的身体。她再挣扎也敌不过三头大猩猩。何况她半点挣扎的意思也没有，一动不动。全部过程只有零

点几秒。打火机眼看着进了大汉的手。突然轰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团爆发的火球。三个大汉被弹射的火焰扑面打翻。火团中发出一声姑娘凄厉的长叫，如同野兽，只分辨出其中两个字：「……骗——我——」她像飓风一样扑向广场人群。

这个情节与十年后「天安门自焚」中的刘春玲在火点起来后先是痛苦地奔跑，然后后脑杓挨了一闷棍立刻倒地的情形极其相似。

「自焚」发生后十二天的 2001 年 2 月 4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菲力普·P. 潘 (Philip P. Pan) 的文章：《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抗法轮功的斗争》，公布作者亲自深入刘春玲「自焚」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后，所发现的一些惊世事实：

刘春玲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

刘春玲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

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更于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

「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这份声明公布后，中国代表团噤若寒蝉，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

2003 年 11 月，北美华语电视台新唐人制作的分析这起天安门自焚的影片《伪火》(False Fire) 在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荣誉奖。这起事件因发生于新世纪第一个中国农历年的除夕，及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被海外评论家称为「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又因其破绽太多被戏称为「天下穿帮第一戏」。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像是，「天安门自焚」发生后，十年前出版的小说《黄祸》在中国大陆再度严遭查禁。当局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可见一斑。

然而，身在劳教所的对这一切当然一无所知。我因炼功一事被调到一班后，李春也失去三班班长职位，被贬到二班成了「白丁」。这天她趁乱溜到一班，劈头质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那口气好象我欠了她好多钱似的。

我看得出来，这件事大大地动摇她对法轮功的信心，只好问她：「我有给你讲过炼功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讲没讲过什么叫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不是做了动作就是修炼人，没达到修炼人的要求，就不是真修！」

说了半天，她还是问我：「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自焚？」她的语气大有我如果不说清楚她就再也不相信法轮功的意味。

我只好我用我看出来的唯一一个破绽问她：「我问你，『自焚』发生在 23 日，为什么 30 日才播这条『新闻』？这里头有什么鬼？」（出了劳教所才知，新华社在事发后两小时就用英文向海外播发这条消息，可是国内电视确实是七天后才播。）

她还是坚持问：「那你说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儿？」

「让我说，肯定是共产党派人混到炼功人中间，然后煽动几个糊涂人干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才最希望有人自焚！法轮功学员中也混有专门来搞破坏的。你说劳教所这些『转化』后打人的，还能叫法轮功学员吗？搞破坏有很多种形式，这是最厉害的一种！千万别拿他们当法轮功！」

听到这，她才犹犹豫豫说：「我说嘛，我听着电视那个刘葆荣说的话就不地道，说什么烧起来冒白烟，谁不知道汽油一烧肯定冒黑烟啊？哪有什么冒白烟的？神经病！」

「对！你就拿他们当神经病！法轮功可绝不教人干这种事！」

李春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却出来了。「自焚」事件发生，这一批上台「揭批」的人还必须结合着「自焚」批。这可叫我怎么「批」？

我琢磨半天，想起张青的话：「我现在才发现，谁是邪教？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连『真善忍』都要镇压，不是邪教是什么？」

是的，共产党是一个邪教。一般政党只是一个参与竞选，组织政府，有一定执政纲领，在治理国家有一定倾向的政治团体，可是共产党却不仅是一个政党，它还做了所有政党都没有做的事，它涉入精神和信仰领域，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宗教。作为宗教，它又做了所有传统宗教都没做过的事，那就是党、政、教、军合一，全面严厉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就共产党的整人历史和它扭曲人性、破坏民族文化、传统道德，以及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独立的思想体系存在…，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最大的邪教。

对！就这么批！不管怎么说，我认定共产党煽动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就算不是有人蓄意煽动，叫自焚的人「邪教徒」总没错，反正他们不是真正的法

轮功学员。于是我就直呼其为「邪教徒」，狠狠地「批」了他们一通，说他们不该残害生命。

上台时，我本想赶快念完就算了，可念到「自焚」那儿，一想到这件事给法轮功带来的可怕后果，还是一心痛就掉了泪。我的眼泪穿插在那样的场合和上下文之中，让人感觉我是真的在为炼过法轮功而悔恨。



## 第六章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团河劳教所，作者即从此大门中被释放（明慧网资料图）

### 觉者的光芒

2000 年底，新安劳教所来了六名特殊身份者，他们是从团河男子劳教所转过来特别「顽固」的功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有很多「事迹」。



块头一米八三的东北学员武宣在东城区看守所因长期戴着只有死囚犯才戴的重达不知是三十多斤还是三十多公斤的脚链，一条腿已残，体重也从九十多公斤减到六十多公斤，瘦得竹竿似地跛着一条腿，在集训队被打得吐血还是不「转化」。

张德的妻子梅玉兰（真名）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时被折磨致死。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越曾有连续十二天十二夜没睡的记录，连看守他的犯人都暗暗心惊，问他：「你到底能『扛』多久？」他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的物质身体会跨，但我的精神永远不会」。

正在爱尔兰上研究生、回国探亲时被捕的李法明曾连续三个多月每天以「单腿蹲式」在楼道一动不动蹲到凌晨三点，还被摁在脸盆里坐着再塞到很低的床底下，床板被他的身体顶了起来，十几个犯人再一起坐到床上去压，致使他脊柱受伤，腿部肌肉长时间失去知觉，他还被绑在床上被六根电棍同时电击……

摁入床底（明慧网）



总之，团河劳教所把能想的办法想尽了，能用的酷刑也用了，还是「转化」不了他们，还有好多已「转化」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又「翻」了「车」。万般无奈，不知哪个「天才」想出这主意，将堂堂男儿送到女子劳教所，看看能不能「东方不黑西方黑」，在这里将他们「转化」过来。

那时，新安女子劳教所的编制已扩大到七个队，加上少教队就八个队了。劳教所两座楼八个楼层已住得满满。每队的级别也从「中队」改为「大队」，原来被用来装点门面的「图书室」、「活动室」都变成监室，甚至连「物品存放室」、「质检室」、「队长值班室」都腾了出来。

这六人来了后，当然只能分开关在少教队的各个班，让那些十几岁的小男孩「管」着这些大人。小孩们据说有「立场」不太「坚定」的，有一次替他们传了纸条，结果被警察抓住。警察治人有「诀窍」，他们知道电这几个「顽固分子」根本没用，就捡软的捏，电小孩。电的法子更「妙」，张开嘴，将电棍伸进嘴里放电，电完后虽然口腔一塌糊涂，吃饭说话都困难，但外表看去，除了脸有点肿，什么破绽都没，接见时就算家人看见小孩神色面庞有异，当着警察的面小孩也不敢说。非但不敢说，连流出的泪都得拚命忍回去，否则家长一走后患无穷。

后来，这六个人干脆连眼色都不交换了，省得带累别人。

六个人的「生活」问题好歹就这么解决了，「思想」问题呢？「承包」！也就是说，将「转化」他们的任务分别承包给各个女队。

我们队「承包」的是李法明，每天由王兆挑选一组人去「帮教」他。

这时，差不多正是我进行完「转化」的前四个步骤，就差「帮教」最后一步。刚好李法明也是个研究生，王兆也想进一步「考验」我，于是我便被委以参加对他「帮教」的「重任」。

每天吃过早饭，我们便准时「上班」，由警察将「帮教」小组的成员押到少教队所在的楼，将李法明叫出来，将某个队长值班室辟为「帮教」现场，对他进行「帮教」。

「帮教」短则几小时，长则一整天，中午吃饭都不许去食堂，由警察找人将我们的饭送来，就在值班室吃。至于采用什么手法「帮教」，全随「帮教」人员的便。

我混在「帮教」队伍，很少说话。其他人轮流向他灌输那套已快让我的耳朵长茧的东西。

李法明几乎从不说话，始终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不管「帮教」的人如何「天花乱坠」，他始终岿然不动。

过了好些天，我们的「帮教」毫无起色，队长急了，发狠说：「把李法明弄到这边来，多叫一些人，轮着班攻他！」

他被带到我们所在楼的队部办公室，队长叫了十几个人围攻他。在长期「疲劳战」、「车轮战」和「攻心战」的夹击下，他物质身体的承受几乎已到极限。

围攻人则抖擞精神，魔性大发，将恶毒的企图夹杂在恶毒的语言拚命向他攻去，整个房间弥漫说不出的邪气。

有人提到政府定的「邪教」标准，即「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并将法轮功与这个标准比较时，他开口说话了。

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开口。他的声音出奇平静而理性，没有半分怨憎和气恨。他说，那个标准是人定的，不是天定的，它那个标准本身就是错的。别的不说，以「神化首要分子」为例，释迦牟尼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稣则直接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他。世上哪个正教没有「教主崇拜」？怎么能说有「教主崇拜」就是邪教？再说法轮功根本就没有「教主崇拜」，也跟那个「标准」沾不上一点边，是吧？

攻击他的人被问得哑口无言，我暗暗喝采。后来他又给我们讲起他在团河劳教所时曾有机会看到师父的最新演讲内容。他讲着讲着，我突然觉得有种力量打到我生命的最微观，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已经太久没有听过师父的演讲了，太久没有跟这样清醒、纯正而悲悯的大法弟子在一起了。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我在流泪，我拚命将头扭向一边。扭头瞬间，朦胧的泪眼仿佛看到一个天国世界的大觉者正在给他的众生讲法。他带着无以伦比的威严和慈悲，放射纯正温暖的光焰，将他周围一切都笼罩在他的世界的的光芒里。

后来他又被带来许多次，二队将能用的人和办法都用尽，「帮教」工作还是以彻底失败告终。只好又将他「转包」给三队、四队、集训队，谁也动不了他后，将他转回男所。

我们很难想象他一共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一年的劳教期满后，他又被无端加刑十个月。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团河劳教所时不知用什么办法将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传

到外界，登上明慧网。他所遭受的迫害惊动爱尔兰朝野和国际社会，一个专为营救他而成立的「李法明之友」的成员四处奔走呼吁，举着他的巨幅照片上街游行；不论王公贵族或黎民百姓，许多人都曾参与营救他。劳教所后来终于在他十个月多加的劳教期满后，于 2002 年 3 月将他释放。十天后他回到爱尔兰，一直致力于揭露劳教所的残酷并继续为法轮功呼吁。

## 短暂复活

李春跟我分开后，有好一阵都像失群的孤雁，一到在楼道集合时就在队伍中朝我扮苦脸，皱着眉可怜地无声地说：「我想你……。」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新的「伴儿」：刘淑英。

刘淑英八月初进二队后，跟在调遣处时差不多，成天都低着头，不说话，不看任何人，走路非常困难，每天勉强排在队里跟着其他人一起上食堂，生活全靠别的学员帮助。

慢慢地，我不知从哪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事情。

她是个大学生，上天安门打横幅后被抓到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她在看守所绝食到第十一天时，警察将她拉去上电针。

据说「电针」这种刑罚是在人体各个穴位插上电极，接上电线，然后通大流量的电。这是一种比电棍更可怕的酷刑。

刚一通上电，刘淑英就晕过去。等她醒来，脑子什么都不知道了，记忆和知觉都丧失。

几天后，她被判了劳教送到调遣处。我们这才「有幸」在调遣处见到她那副不成人样的样子。

周杰被调到二班和她在一起后，对她的状况心痛不已，虽不知她还有没有听觉和思维能力，还是不死心，每天悄悄将《洪吟》背给她听。

刚开始她完全没反应，一个多月后，她突然开口说话，说的第一句是：「揭批师父是错的！」

后来她告诉周杰，现在她想起来了，在调遣处她每天迷迷糊糊时警察曾让她照着什么书抄东西，想来肯定是揭批稿什么的。

这些话马上传到王兆耳里。周杰立即被下集训，然后王兆组织一帮人重新对刘淑英「帮教」。

这些人天天将刘淑英弄到办公室围攻，王兆也亲自上阵，对她说：「好！这回你活过来了，你当初来时那副死人样，我都不想要你！队长对你够照顾了吧？毛衣不让织，二十三号令没让你背！你倒好！一活过来先耍赖！不承认自己写过的东西！好，你活过来了是吧，活过来了先补你的学习任务！」

于是王兆罚她天天晚上不许睡，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抄「二十三号令」，直到凌晨三点。

可怜刘淑英那时刚会说话，拿笔都困难，字根本就写不成样，每天夜里只能瑟缩在楼道的小凳子上，在深秋的严寒里发抖。

一个多星期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对王兆说，我已是个废人，我的身体已彻底垮了，连维持人的尊严都困难，也没勇气没能力再坚持什么，活着也就是等死而已，你让我写什么我都给你们写，但我心里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

王兆听到这话，气得要跳起来，到底还是让向红等人将她弄到队部毒打一顿，她抄着手在门口看。盛怒中，她忘了楼道里还蹲着一个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那人是十八岁的倪蓓，盗窃进来的，因和少教队的男孩传纸条被发现，那天晚上被罚蹲。

我不知后来她们是怎样放过刘淑英的，是不是打得她说了「揭批师父是对的」才算完事。从那后，刘淑英又不说话了，短暂「复活」后，她再次成了活死人。

## 美丽的奇迹

李春进二班后，打量来打量去，仅有的两个「正常人」她看不上，其他所有已「转化」的也让她很不佩服；倒是从不说话的刘淑英激起她的侠义心肠，她有事没事总照应着她，只拿她当「自己人」。

我看到后着实将李春夸了一番，嘱咐她继续下去，最要紧的是要想办法重新激发刘淑英的生趣。过了几天李春向我「汇报」：没戏，我怎么变着法子跟她搭话她都不理，但我看她心里还明白事儿。

这一天，一班人员外出「帮教」归来，说警察告诉她们，李洪志又发表一篇新经文，叫《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并让她们针对这篇经文写篇批判文章。她们说，我们没看过经文，怎么写？警察说，不用看了，我解释给你们听吧，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骗政府吧，使劲骗，骗完了我还要你们。于是那些「帮

教」人员就真的根据警察的「解释」各自写了篇「思想汇报」，批判这篇经文。

一个有趣的现像是，镇压后，法轮功的海外网站统统被封，大陆法轮功学员和一般民众根本看不见，而负责镇压法轮功的警察、「610 办公室」工作人员却必定天天拜读。网上要是法轮功的新经文，那更得潜心「研究」，看看怎样歪曲这些新经文，才能达到「转化」更多人的目的。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篇经文有一段是这样的：

「一年多来，邪恶利用其被当作工具的坏人，采用各种刑具与方式毒打与折磨大法修炼者，多人被打死、打残、送入精神病院都没有改变真正修炼者的坚定正念。在编造假经文、不许学员睡觉、栽赃陷害、造谣等流氓手段的威逼、欺骗、高压下，一些学员在神志不清时被迫写下了什么所谓的『不炼功』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这都不是学员内心真实的表现，是不情愿的。虽然他们有执著，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可是对一个修炼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认这一切。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马上会从新去做作为一个大法学员此时应该做的，同时声明由于高压迫害中使学员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全国各地学员的声明每天大量出现，最后一个想要通过强制和欺骗、企图改变大法弟子正念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邪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对法真正认识与实修中本体升华后佛性体现出来的坚定的心。」

我虽没看到这篇经文，但仅凭经文的题目和警察的「解释」，以及我对警察的了解，立即就「天才」地猜出：师父一定是公开表示他不承认劳教所的一切，被迫签下「保证」的还有修炼的机会。是的！一定是这样！他们用这样流氓的手段逼得这么些人写了「保证」，难道真的就这样给他们毁了不成？

猜到这点，我第一个就想到刘淑英。应该马上告诉她这消息！

之前，我曾利用去食堂跟她排在一起的机会悄悄跟她说过话，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灰心？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可她空洞的大眼一点反应都没有，目无所视，我甚至不能确定她听到我的话没有。她的双眼、整个生命那种连绝望都不再拥有的彻底空洞让人不寒而慄。

一定要将这消息告诉她！这可能是她活过来的唯一希望了。

怎么才能跟她说上话？我想起手里正织着的毛衣。我调进一班不久也像李春一样被警察指定织单件加工的活，这时手里正有一件未完成的。当晚我便以找李春请教技术问题为由取得进二班的许可。

李春的床正好在屋角。她一看我进来，便猜到我是来找刘淑英的，赶快将刘淑英拉到床边坐着，又搬出一大堆毛衣书堆在床上指指点点做样子，然后有意无意端个凳子坐在床头挡着她床前的过道，把我和刘淑英与其他人隔开。

刘淑英被动地坐在床边，还是一副彻底的空洞。

我硬起头皮悄声对她喊：「刘淑英！我告诉你，师父出新经文了！题目是《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师父说他不承认劳教所的一切，所有被迫写过『保证』的都还能修炼！真的！你还能修炼！赶快振作起来！」

她一动不动坐在上床床板所构成的阴影里看着我，看了半天终于费劲吐出两个字：「真的？」她的声音生涩又空泛，像是久不运用被锈住了。

「真的！千真万确！经文都发表了！你一听题目就知道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是队长告诉外出『帮教』的人的，绝对可靠！」

她又盯着我，看了良久，一个美丽的奇迹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抿着嘴对着我莞尔一笑。

那笑一闪即逝，却像一个无声的霹雳将我撼动；像是昏暗的囚室刹那放出光明，黑云压顶的天空露出一丝灿蓝，万年冰封的荒漠突然绽放一朵春花，喜气洋洋，娇艳欲滴……

她的笑一闪即逝，却像无声的霹雳将我撼动；像是万年冰封的荒漠突然绽放一朵春花，喜气洋洋，娇艳欲滴……（网络图片）



九个月前，她刚从调遣处过来时，宋梅抽泣的话再次回响耳边：

「那时她多漂亮！……。」她何止是「漂亮」，她浅浅一笑原来便可以美丽如许！

她终于用仍然生涩的声音给我讲了一个她一直压在心底的秘密。原来她上次「活」过来又被王兆整治得「死」过去后，经常做恶梦，梦见她跟一些人一起在满地脓血中痛苦地打滚，然后痛苦地死去……。

她本来就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这下更确定无疑，相信这梦是她无可

逃脱的结局。那她还会有生趣吗？

我对她说：「师父从来都让我们『以法为师』，没让我们『以梦为师』，你相信那梦，就只有被自卑心真正毁掉！」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还能修炼吗？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当然能！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还没开始修炼呢，就算跟他们一样从头做起又何妨？师父不是讲过『朝闻道，夕可死』的真正含义吗？修炼人没有身体垮了这一说，相信师父，相信法，这点事儿不是事儿！你不是还有十几天就该回家了吗？出去后一炼功，很快就能恢复！」

「可是我家里的大法书都被抄光了怎么办？」

「我还有。我给你一套！」

我们很快安排好了出去后的一切：我怎么跟她联系、通过什么方式将书给她等。她的电话号码我不敢写在任何地方，只能拚命记在心里，每天复习若干遍，确保不忘记。

刘淑英出去后顺利跟我联系上，我给她一套书和炼功磁带。她恢复的速度真是惊人，脸上很快有了血色，嘴唇也红润艳丽，加上那美灿如花的笑容，谁也想象不出她一年前刚被送到调遣处时那副吓人的样子。

她很快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劳教所写的东西统统作废。声明发表后，为免再次被抓，她毅然离家出走。我当时真没想到，她在经受那样可怕的迫害后，还能那么快就下那样大的决心。

从2001年元旦至2002年1月这13个月内，共有54700余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每天平均140多人，最多的一天470人。有的被逼着写了「保证」的法轮功学员找不到能上网的功友，便将自己的严正声明写成大字报，署上名贴到闹市去。

警察天天盯着明慧网看。有人头天刚发声明，第二天就再次被抓。后来劳教所对期满释放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辅导期」从原来的半年延长到三年，即释放出去后三年之内有「翻车」的，仍然罚劳教所警察钱。

现在明慧网每天仍能见到几十到几百份「严正声明」。这些声明有小学生的，有博士生导师的；有短的，有长的；有平平淡淡的，有字字泣血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严正声明」，可能很难想象这些声明背后所蕴藏的惊心动魄与生生死死。



## 目睹悲剧

进了一班，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怪不得那么多新来的无声无息便被「转化」掉，原来她们不知何时起订了个规矩：来了就得写「保证」，什么时候不写什么时候不给睡，不管多长时间，简单得很。我在新安所时最长的记录是连续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据 2001 年 7 月出来的人说，后来这个记录上升到整整一个月。

有一个叫马荣的法轮功学员，在调遣处时曾在盛夏的高温中被连续绑在床上多达五十多天，整个背部、臀部的肌肉皮肤都腐烂，放下来时胳膊不会动，路也不能走。她被绑在床上时看守她的小哨还动不动跳到她身上骑着煽她耳光。可就是这样，她也没屈服，这使她在调遣处「名声大噪」，谁都认为她再遭多大罪也绝不会「转化」。谁知到了这边，她们熬她五天五夜，间或辅以殴打，主要灌输「理论」，她就没有「扛」过去。

还有一个学员，在调遣处被四五个警察踩在地上电，电流大得警察踩着她都身不由己起蹦，电完前面又像烙烧饼似翻过去电后面，电得她前胸后背全是黑圈她也没说个「不炼」，可到了这边同样没过去不让睡觉这一关。

遍体鳞伤（演示图，明慧网）



刚进一班时，由于我尚被视为未曾彻底「转化」之列，所以「转化」其他人员的事还不让我干。每有新的人来，班里的「帮教」人员轮流彻夜熬着她们不许睡觉时，我都用被子捂着头，像鸵鸟一样视而不见。

「天安门自焚」后不久，王兆被调到新成立的七大队当大队长，走时将一

班几个她一直「重用」的「帮教」人员也带去。

原来的「帮教」人员走了，新来的管班队长不知我的「底细」，王兆走得匆忙，似乎也没交代，她便指定我也参加「帮教」。

这日劳教所又来一批新生，有两个被分到一班，其中一个叫何江。她二十多岁，老家是甘肃，我带她到水房洗漱时，她看我还和气，以为我是没「转化」的，便问我：「你刚来时怕不怕？」我说：「不怕，你怕吗？」她说：「怕，我怕被『转化』。」

我暗叹了一口气。我们来时，还没怎么听说过有「转化」的，所以还没有这种思想负担，而现在警察从调遣处那儿就开始告诉她们：你们现在硬吧，到了劳教所那边一样「转化」！比你能「扛」的有的是，你算老几？每个新来的都被安排在已「转化」人员的包围中，想我第一次听到胡秀英被「转化」后的胡言乱语，差点惊得从椅上摔下去，她们的压力能不大？

第一夜何江扛过去了，第二夜也扛过去了，但我看得出她思想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我的包袱一点也不比她轻。我知道「转化」对法轮功学员意味着什么。她的包袱沉甸甸压在我的包袱上，我一点也不比她好过。

第三夜前半夜，该我值班。这时她的眼睛迷迷糊糊的，似乎根本听不见别人讲话，只一言不发站在那里坚持不「转化」。

耗到半夜十二点多，班长崔瑞终于不耐烦，对我们几个说，你们都去睡吧，把她交给我。我被调到一班刚一个星期，崔瑞也被王兆从三班调过来，从此免去食堂的苦差。去食堂干活虽然每天可加一分，却很累。那时崔瑞的分早就够评奖，再加就多余，所以她一直要求调回来，但一直没得到允许。这次因检举我炼功有功，王兆才成全她，还提拔她当了一班班长。

我如蒙大赦走向洗手间，准备去方便好上床睡觉。三天熬下来，我也困得实在不行了，要能睡过去，便可以继续像头埋在沙地的鸵鸟，暂时不管猎人的枪声。

楼道悄无声息，似乎所有人都在熟睡。我刚出洗手间，便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静寂。

惨叫过后，是一记重重的闷响，然后是脚步声、拖拉声、凳子倒地声、斥责声、骂人声……，种种声音交织一起，乱作一团。

我的心没有乱跳，全身的骨头却突然发软，两条腿险些支撑不住。究竟发

生什么事？

扶着墙，我拖着发软的腿回到班里，看见何江躺在地上，已失去知觉，周围围着好几人，崔瑞正死命掐她人中，想把她弄醒。

那惨叫是何江发出的，接下来的闷响是她用尽全力一头撞在墙上。

我从班里出去后，崔瑞跟一班另一个新来的吸毒犯一起强迫何江贴墙「飞着」，想给她点「苦头」吃。三天三夜还不「转化」，崔大班长的「忍耐」已到极限。

崔瑞跟一班另一个新来的吸毒犯一起强迫何江贴墙“飞着”  
(演示图，明慧网)



「飞」了几分钟，何江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即将被「转化」的巨大恐惧让她不顾一切做出一个决定：与其被「转化」，不如现在就自行了断！

于是她跟崔瑞要求上厕所，崔瑞同意了，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结果她一出门就长叫一声向墙撞去！

可是她没有撞死，只是晕过去，很快就被崔瑞连掐带踹弄醒。闻讯赶来的警察将她一通乱骂就走了，她照样又落到崔瑞手里。

她还是被迫一直站着，但那夜好歹扛了过去。到了第四晚，崔瑞说一班的人太「面」了，治不了她，将她交到二班几个「帮教」人员手里，请她们「友情帮教」。我进一班后一直在班里公开反对打人，一班的「帮教」人员还真没有打人的。有一次我找到二大队的副大队长谈打人的事，我说，队长总告诉我们明慧网造谣，可是劳教所有没有打人的现象呢？结果她说，没关系，只要一「转化」，出去后就不会说了。马荣遭那么大罪，可她一「转化」就表示劳教所的事她出去后绝不说。

二班「友情帮教」的人将何江弄到队长值班室。到了后半夜，崔瑞责令我去看看她写「保证」没有。

我来到队部。何江显然刚挨过打，正站在那里义正辞严对「帮教」人员说。「我就是想做好人才炼法轮功的，想让我『转化』？『转化』到跟你们一样动手打人？死也不会！」

「帮教」人员不理她，继续向她灌输那套歪理。

我坐下来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她已四天四夜没睡，前夜那一撞几乎将她的能量耗尽，这时她的脸上除了憔悴，还是憔悴。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抬头看她，发现她脸上的神色开始有些不对劲。她听着那些人的「帮教」，两眼越来越迷蒙，越来越迷蒙，迷蒙到呈现一种愚蠢的神色……。

不好！我在心里拚命对她喊：「千万别听她们的！千万别听她们的！」

可是晚了。愚蠢的神色闪过后，她的眼睛突然放出那种我曾在赵英眼里看过的奇怪的光，接着她一下子怪笑起来。笑完后，她「恍然大悟」地对那几个对她大打出手的「帮教」人员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回可把我给打醒了！太谢谢你们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目睹一个人被「转化」的一刹那。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给你看，那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此：天使突然变成魔鬼；一个正常的人被逼得发了疯。

笑完后，她痛痛快快地坐在桌子旁，要她写什么就写什么，「保证」、「决裂」、「揭批」一气呵成，再也不扭手扭脚。后来她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一班的「帮教」能手，跟着最「老牌」的「帮教」人员天天去接见楼「帮教」那些「学习班」的人，为劳教所创造经济效益。

动不动就拿菜刀砍人的崔瑞此后号称她患了「新生恐惧症」。不管怎么说，何江的拚死一撞把她吓得够呛，她当然知道逼死人命是要负责任的。万一真出了事，警察说不定将责任推在她身上，让她当替死鬼。可是不把「保证」逼出来，她又脱不了干系，最起码是睡不着觉。那时，她还不知道「上面」有「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口谕」，只是按常理推断逼死人会担责任，她能不患「新生恐惧症」吗？每来一次新生，类似的恐怖故事便会再次上演。

## 人格分裂

我就这样身不由己加入了帮凶的队伍，看着一幕幕惨剧发生。心痛到过不去时就咬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圆融」不过去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揭露这一切。

我觉得我的人格开始分裂。在意识的深处，我时常恶心，时常恐惧着我会哪一天因不能将这分裂的人格统一而彻底精神分裂……。

记不得是哪天了，可能是三月中下旬，我被告知我将提前八天释放，作为对我「转化」的「奖励」。我不知这「奖励」的依据是哪来的，可能只是「论资排辈」，按进劳教所的时间先后，轮到我了。春节后劳教所曾提前放了一批，跟我一起来的古华因「转化」最早，就在那次被提前两个多月放了出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转化」的就被加刑，起步就是半年，这时已加了两批，一批是从团河劳教所转到新安劳教所来的六个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中率先到期的三人，还有一批是女所的，包括白莲和李文。

2001年4月3日，是我在劳教所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所有被提前释放的开完「评奖大会」便可直接回家。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照样奋力织着手里的活，这似乎已成机械性的习惯。对我来说，干活比「帮教」不知强多少倍，当然千方百计争取留在班里「劳动」。

入夜后，程翠将我叫到队部。王兆被调走后，程翠又被调回来当二队的大队长。

「我回来后一直想找你谈谈，可惜一直没时间。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写东西从来不用『揭批』作标题？还有，我发现你用每个词好象都推敲得很仔细，话里有话似的，是你学理工科养成的习惯还是什么？」

我一边低头织毛衣一边说：「可能是习惯吧。」

「那你现在怎么看法轮功？」

「我不想搞政治。」

我感觉她一直在看我，但我没有抬头，只飞快地织着。最后她叹气道：「我看你挺聪明的，什么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出去后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些，她像要最后「考验」我一把似地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再给劳教所做最后一次贡献，晚上就别睡了，给我看着从石家庄来的那个王博

(真名)! 第一个任务是让她先穿上劳教所的衣服!

王博才十九岁，本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因炼法轮功一直关在石家庄劳教所。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谁也不穿劳教所的衣服。

4月3日那天一早警察假意找王博谈话，她一出门就直接将她架到北京。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什么东西也没带，穿双拖鞋就来了，当时她正来着例假，却连卫生巾都没得用。

我「奉命」去看守她时，她的神情已疲惫不堪。白天警察在队部强行给她穿了很多次劳教所的衣服，穿一次她脱一次，到了半夜还是没穿上。这时全劳教所已有984人，二大队一张空床都没了，所以王博只能待在队部，等隔天我们这批被释放的人走后再将她安排到有空床的班里。

看见她消瘦的小脸，不知怎么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白毛女》的插曲：「羊儿落进虎口里，苦日子怎么过？」

我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好几次想暗示她到了这里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听那套歪理，她却困得直往桌上趴。我除了说服跟我一起看她的人让她趴会，又能帮她什么呢？

熬到凌晨三点多，别说被折腾一天的她了，连我都开始犯晕。已睡了一觉的程翠精神抖擞出现在门口，一看王博还没穿上劳教所的衣服，满脸不高兴地让我们两个看守的人先回班里。

回到班里刚爬上床，我就听到办公室那边响起刺耳的训斥声和其他一些什么声音。十几分钟后程翠走过来，仍让我俩去守着王博。

王博已穿上囚衣，不再脱了。猛一下离开生死与共的功友，见到的不是比狼还狠的恶警，便是已背叛信仰的「犹大」，我感到她的意志力已快到了头。

天亮后，一夜未睡的王博终于按程翠的要求，身着囚服和借来的布鞋站在出早操的队伍里，一夜未睡的我心中没有一点即将回家的喜悦。在这地狱般可怕的黑窝里，王博的日子可怎么过？这才刚熬一夜，她就已经初具一年后中央电视台将她竖立为「转化」典型、新华社发表文章时所形容的那种「面色苍白、眼神呆滞、披头散发、歇斯底里」的雏型了，再熬下去她会怎样？

王博被「转化」后，帮助警察对同是法轮功学员的父亲进行诱捕，将父亲抓进洗脑中心。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一个名叫《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说王博一家在党和政府「春风化雨」般的

「关怀、教育、挽救」下「获得了新生」并「阖家团聚」。王博的父亲王新中（真名）从洗脑班逃出来后，在明慧网公开发表文章揭露中央台的造假内幕。文章说电视台的节目完全是捏造的，当时只是为了拍电视才将他们一家三人弄到一起，拍完节目后一家人立即被分开，王博的母亲留在劳教所，他和王博仍送回洗脑中心。一家人见面时王博曾对他说：「爸爸，我在劳教所极其痛苦。他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在途中的火车上，我差点跳车，我不知道我在后面遇到的迫害是否能承受过去。到北京新安劳教所，他们用 24 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 6 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爸爸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被转化后，内心的矛盾，精神的压抑，生不如死，有时我感觉像 60 多岁的人，在我精神当中死过好几次了……。」

王新中发表文章后再度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生死难卜；而王博虽然被当作「转化典型」得到党的「关怀」，于 2002 年 9 月复学，但一个月后又被送到河北省洗脑中心关押，到 2003 年春节时仍走到哪里都有警察和「610 办公室」的人「陪同」。

王博一年后被中央台树为“转化”典型  
(CCTV 录像)



## 释放

带着一夜未睡的昏沉，我跟着「一、二、一」的口令在王博身边走着。我心里没有喜悦，没有轻松，没有解脱，只有一种再多待一天我也一定会疯掉的真切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当警察将高压电棍放着电伸到我鼻子下面划来划去时我能镇定到连眼也不眨一下，而听到何江撞墙前的惨叫却会被吓得骨头发软——只因把她逼到这个份上也有我的一份……。

吃过早饭，将在那天被释放的人被警察押着到阴潮的平房取回自己的行李，然后坐上大客车和一些选出来的劳教人员「代表」，一起来到「鸟语花香」的团河男子劳教所参加「评奖大会」。

为什么要到这边来开「评奖大会」呢？因为这里的草地养着一些温顺地吃着嫩草的小兔子，拍摄起来像疗养胜地，能充分体现党对法轮功学员「无微不



至」的「人道主义关怀」。

开会的议程我统统忘了，昏头昏脑始终觉得像做梦。开完会，我们被带到大门口的一座小楼，小楼旁的地上一字摆开的袋子里装着家属给我们送来的衣服。

我们各自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袋子，然后被带到一个房间换装。我脱下穿了一年的劳教人员「行头」，摘掉胸前贴有照片、写有我的名字的劳教人员胸卡，「刷刷」两把正要撕掉，转念却把它留了下来，装进衣兜。这不是我曾经受过迫害的有力证据吗？

### 险被撕掉的胸卡



换好衣服，最后一次在警察的口令下排队走向大门。沉重的电动门徐徐打开，马路对面一大堆人正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我一眼就认出手持鲜花的先生和他身边的秦教授。



## 第五部 流亡

### 第一章 揭发真相

被迫害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明慧网）



### 又见狼窝

我以为总算获得自由，旋即发现大错特错。

从先生手里接过鲜花不到一分钟，我便看见牛军、吴兵那两张熟识又衰老许多的脸。情况并非如我所想那样将坐着先生的车回家，而是被带到一辆面包车。

世事沧桑。一年未见，衰老的不仅是牛军、吴兵，还有我先生。他们的脸上都写满身心的疲惫。这一年我在劳教所中九死一生，他们看来日子也不好过。

面包车是派出所的。先生和秦教授都坐这辆车来，也必须跟我一起先回派出所「报到」。车上还有一张陌生面孔，这张脸「向上爬」的欲望比牛军的还多。

牛军向我介绍：「这是区政法委的戴主任，『610 办公室』负责人，现正主持抓法轮功问题。今日亲自来接你，给足了面子。」

戴主任「热情」地说：「你回来可好了，现在我们整个区的转化班只有古华一个人在做帮教，力量太薄弱，你年轻，有文化，这下我们区的力量加强了！希望你早日到转化班来工作，为政府尽力。」

我能去尽这种「力」吗？五天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北京。

吉林春光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招待所被用来办洗脑班（明慧网）



## 妹妹被捕

我先去新疆，辗转抵达成都，找到藏身于一间小酒吧的妹妹。

妹妹本来是家乡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我最后一次被抓时她尚在家休产假，听到我被判劳教，就给单位领导写信，谈了对镇压法轮功的看法，然后前往北京想为我提供法律协助，却将法院「领导」吓得连夜开车追到北京，在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之前将她拦截。

法院「领导」为何那么紧张呢？因为妹妹多年工作太出色，连续九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单位人缘特别好，镇压法轮功后，他们为了「保」她，趁她在家休产假，往上呈报「法院无一人炼法轮功」。他们本以为妹妹会领情，谁知她不鸣则已，一鸣就「鸣」到北京！

他们星夜将妹妹找回去，让她写个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他们就将她的事按住不报。妹妹拒绝了，他们不敢再瞒。于是妹妹被开除工职、党籍，尽管刚产后五个月，孩子尚在哺乳期，还是被拘留一个月。

从拘留所出来半年后，妹妹痛感世人对镇压的麻木，决定再上北京表达心声，于是又与三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胳膊刚举起来两分钟就被抓，关到绵阳市驻京办事处。

她户口所在地的警察要求妹夫缴 3500 元「遣送费」，好去北京将她押回原籍。妹夫无钱可付，其他三学员的家属都如实缴钱，其中一人家属还缴了八千多元，警察飞机来飞机去，还在北京玩了一圈才押着那个学员回去。

妹妹一人被留在办事处，几天后伺机逃出去。

她刚逃走就上了公安部「部级通缉」黑名单，她家、我父母家、所有亲戚的电话统统被监听，警察动不动就上门搜查，以至于有段时间母亲每晚都赌气和衣睡在门口的沙发，以便给随时光临的警察开门。

妹妹逃到成都，找到一个在小酒吧当服务员的差事。小酒吧只有她一个服务员，配饮料、端盘子、洗碗、扫地、收钱、结帐、听电话、放音乐、订原

料……，每天忙到深更半夜，等所有客人走了才能将桌子挪开打地铺睡。

酒吧所在地的管区警察隔一段时间就来盘查，问她从哪里来，让她带身分证到警察局办暂住证。这时她就只好跑到其他城镇躲几天，老板电话中告诉她「风声」已过，才能回去。警察对她总不去办暂住证越来越起疑。

我到成都看她时，她已藏了四个多月。她没地方给我住，我们只好住到小旅馆。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出门就碰到一个人，他看到妹妹后脸色一变扭头就走。

这人是妹妹十年前读警察学校的同学，正在成都当警察，显然知道公安部悬赏三万元通缉妹妹。

我们马上退房离开，在茶馆坐了一天。傍晚我坐着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回到距成都一百多公里的绵阳，妹妹只能再回小酒吧。

我花了几天花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个投奔的去处，约好妹妹从成都上火车，我在绵阳上车跟她会合，一起去山西太原中转。家里电话被监听不能使用，所有事情都得到街上打公用电话，多费不少周折。

到了那晚，约定的那列火车到站，妹妹却没有依约下车来接我。

我感觉不妙，还是硬着头皮用站台票上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拥挤的火车上来回找她一个多小时，直到火车开到一百多里外的下一站，还是不见她的踪影。

万般无奈，我只好补张票下车。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陌生的小城一片漆黑，下着大雨。我无处可去，无计可施，心比铅还要沉。

我不甘心一人离开，第二天中午又回父母家。一进门，看见地上扔着好多行李，母亲散乱着头发正在整理。

她呆呆地说：「你妹妹昨天被抓了，这是她的行李，你妹夫刚从拘留所取回来。这是在她身上搜出来东西的单据。」

单据上赫然写着：法轮功书籍若干本、去太原火车票两张、火车站行李寄存票一张等。

父亲一把拎起我的包，强行将我推出门外：「你快走！别等警察问出准备与她同车的人是谁！」

我望望母亲斑白的两鬓、干枯的双眼，和一年多来不知衰老了多少的脸，咬牙转身走了。

## 网吧惊魂

我坐长途车去到成都国内线机场。值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去旅游的人很多，深夜机场人满为患，候机楼连个座位都没有。

我找到附近一家网吧，花几块钱打发时间。

说起来难以置信，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坐了一年牢，却从没上过网，也没发过电子邮件。以前运用计算机，仅限于在办公室通过证券营业部的终端机看股市行情、下单交易和处理公文。

我知道我上不了我想看的网，随意点了别人刚看过的网址，出现的竟是不堪入目的色情网站。

网吧里人来人往，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却怎么也找不到退出的地方，正慌得不可开交，几个警察突然走进网吧。眼看就要走到我跟前，却还是关不掉那些画面，情急之下，只好「啪」一声将电源切断。

警察狐疑看看我就走了。我心力交瘁趴在计算机前，出离的悲愤，几乎将我胸腔撑破。劳教所的可怕、妹妹的被捕、她女儿一声声唤我「妈妈」的欢快表情、母亲头上新添的白发，父亲更是无言以对，似乎灵魂萎缩成风干橘皮……，短短几天所经历的一切，浓浓压在我心上，像要再次考验我的承受能力。

共产党养了几十万网络警察大军，花了无数民脂民膏，甚至收买大型跨国公司开发「防火墙」，封锁一切官方不愿看到的「敏感网站」，抓捕上这些网站或在网上传「反动言论」的人，拦截民众的电子邮件，从网上下载资料的人处以十年以上重刑……而这种下流网站却一点就出现、退都退不出去！刚刚在我前面上网站的，是一个懵懂少年，还是花季少女？如果我的女儿看到这个网站，她乌黑无邪的双眸会有什么反应？

我终于赶在那列本该乘坐的火车之前，飞抵太原，没让接应的人空等。当我站在五台山上，看着千年古刹、国家级文物的大梁钉满俗不可耐「有求必应」的铜牌，以及满山遍野「人杂叫卖鞭炮鸣」的景象时，感受不到半点佛国世界的庄严；但商店录音机放出的诵经声，却穿过一切喧嚣，莫名触动我生命某处，让我百感交集，热泪潸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久远悲怆，妹妹将被送进魔窟的最新伤痛，一起翻腾在胸。神佛的殿堂和圣典被人用来做无数金

钱交易，真正修行的人却在茫茫天地间找不到栖身之所。

## 回首

当我终于有条件开始写书，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一位定居美国的大学同学知道我的经历和写书的愿望，不远万里托人捎来一台手提电脑。他说他虽不炼法轮功，但知道共产党的暴行。1989年「六四」那天他在木樨地，部队开枪时，一颗子弹穿破他的自行车链壳，他身边一个人倒了下去。他抱起这人拦了辆出租车赶到医院，人已死在他怀里。

我花了将近一星期才完成〈自序〉，心中的痛被牵动着，每每泪如泉涌，趴在电脑前不能竟书。

我夜以继日地写着，在网络管制下，找到阅读法轮功网站「明慧网」的办法，联系上一位国外的功友，读到师父在镇压后发表的所有新经文。

每天几乎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谁又被迫害致死、谁又被抓的消息，我也知道，我一离开劳教所就有人说我是「假转化」，我不去洗脑班「尽力」，我躲着警察不见，网上出现关于妹妹的报导（确实是我所写）……这些都让警察开始怀疑我，而且开始找我。我知道警察随时可能出现在我面前，这次就只不是一年劳教了，很可能像王兆说的被送到女监。

然而，我无法不写。我做好再次被抓的心理准备，每天都小心地将写好的稿复制到磁盘藏起来，将硬盘里的记录删去。

我还从网上印出一本英文《转法轮》，以便复习毕业后十年都没再用过的英语，为出国后能用英语向媒体揭露劳教所的黑暗做准备。

同时，我也为自己准备了「后事」。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一封致劳教所警察的公开信，发给那位国外的功友，也将书一边写一边发给她，让她在确认我被抓后立即公开，如此我就无后顾之忧。

## 第二章 神圣使命

### 流浪异国

写到大约十四万字，也就是「调遣处」一节时，我的出国签证办下来了。这时距我被释放将近五个月。以前听说，被释放的人半年后必须再回去做一次「思想汇报」，证明转化后思想很稳定。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转化后，以「所外执行」名义提前释放，一段时间后她回劳教所做思想汇报，有句话说得不「合格」，不但没有得到许诺的将「所外执行」变成「提前解教」，反而直接送进集训队。

除了我的管区警察外，劳教所的警察已经开始关注我、打听我的行踪，所以我的签证可说来得正是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海关的「黑名单」上，因此离境前做了很小心的安排。除了申请避难必用的劳教证据，和那本怎么也不舍得丢掉的英文版《转法轮》，其他什么与法轮功有关的资料都没带。我仔细将手提电脑硬盘里的记录统统删掉，将已完成的书稿和其他所有要用的文件资料，都发到自己的电子信箱。

2001年9月1日黎明时分，我乘坐飞机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上空。从天空俯瞰下去，在破晓前的深深蔚蓝中，整个城市尚在酣睡；然而那随着飞机的下降迎面而来的万家灯火，却是那样辉煌壮观，生机盎然。我的心非常平静，几乎没有激动、解脱甚至高兴。平静中还多了一分凝重。我不能一刻或忘所有尚在牢中的同修，而备感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

选择投奔墨尔本，是因这里有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到达亲戚家一小时后，我拨通从明慧网「世界各地法轮大法义务联系人」栏目中查到的墨尔本联系人西蒙的电话。我用英语问他，请问你是华人还是西人？他说他是西人。我对自己的英语没有信心，便请他找个会讲中文的法轮功学员与我联系。

一个华人法轮功学员很快打电话来。我简单告诉她我来自中国大陆，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想与当地法轮功学员见面、交流。她说晚上让人来接我。

亲戚警惕地问：谁给你打电话？她是干什么的？你认识她多久？她来澳大利亚多长时间？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一个也答不上来。亲戚马上告诫我，澳大利亚也有骗子，我们来这里后让人骗过，还被人打过呢！尤其你是逃出来的，更得万分小心，不能让人知道住处。

后来我才知亲戚一家两年多前来澳洲，因为语言不通，为办移民一事被代理诘了不少冤枉钱，好象还有过肢体冲突。

我意识到我过分性急了。哪有我这样到一个地方连东南西北都没搞清楚，就急于跟「来历不明」的陌生人联系的？

当晚，接我的人打来电话，亲戚却不愿让他上门，提议在火车站碰面，亲戚载我去。

亲戚家位于离城区很远的郊区，天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亲戚驾车将我送到黑糊糊的火车站。清冷的车站一个人都看不到，只有一辆车孤零零停在那里。

我们走近那辆车，车里出来两个西人，一位就是西蒙，一位是他的女朋友凯特。

外面很冷，我们一起进了西蒙的车。西蒙说，今天刚好是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的日子，你愿意到那里去跟大家见面吗？

我看看同来的亲戚，问西蒙：「如果今天不去，下次集体学法是何时？」西蒙说要两个星期以后。

我又看看亲戚，还是决定跟他去——我实在不想再等两个星期。亲戚看看我的表情，又看看西蒙和凯特。在昏黄路灯的映照下，西蒙的脸看上去很温和，大学生凯特的脸上则是一片清纯。亲戚终于答应让我与他们同去。

汽车开了很远，来到一座大楼。走进一个灯火通明的大房间，几十个人正在一起专注诵读《转法轮》。我们进门时只有两三个人抬了抬头。

我找个空座坐下，身边的女孩看我没有书，便自然地将她的书放到中间，我便同大家一起读了起来。

在场的差不多一半是西人，念书的方式更是奇特：华人用中文念一段，西人用英文念一段，然后再换华人念……依此类推。中、英文间的衔接和过渡是那样自然流畅，严丝合缝，甚至让人觉得没有语言上的差异。

念完一讲，是自由交流时间。西蒙将我介绍给大家。我简单谈了谈自己在国内的经历和劳教所的残酷。

然后换人发言，有位上大学的西人学员谈到他的「SOS 紧急救援自行车之旅」计划，即骑自行车环维省一周，唤起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休息时间，很多人问我更多详情：什么时候到的、持什么签证过来、要不要申请避难、要申请的话可以找谁帮忙等，很多人留给我电话号码。

有位中年女士不知怎么吸引我的目光。她的头发盘得高高的，打扮很优雅。更关键的是，她的气质让人觉得她可信赖、能把一切事情都搞定。

我径直走到她身边，对她说我有三件事需要帮忙。一是要见媒体，二是要申请避难，三是要找个住处，我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书。请问你能帮我吗？

她优雅地说：「没问题。你住到我那里好了。不过这两天我要参加在中领馆前举行的 36 小时绝食请愿，过几天再去接你。」

就这样，我需要的一切都解决了。没有其他过程，法轮功的「组织」就是这样运作的。

## 见证「SOS」

二十天后，我在功友的帮助下，准备好申请避难资料递交移民部，正式成了一名国际社会的难民。

十几天后，我再次搭机北上布里斯本。那里将举行一个大型的亚太地区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届时将



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我是发言人之一，第一次与媒体见面。

新闻发布会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一个广场举行。这天是 10 月 5 日，正是澳大利亚的春天。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照下来，显得很温馨。一千多名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约有五百名来自台湾。许多身穿白色衣裙的女法轮功学员带着小孩在广场上安静忙碌着，用五颜六色的气球布置会场。我独自坐在树荫下，默默温习讲稿。我用英语写了一个发言稿，但我不想照着念。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用英语发言，有点担心发音不准、语法弄错或临时忘词。

### 澳洲学员 SOS 步行（明慧网）

发布会开始前，我才知道这次新闻发布会也是一次迎接会。六名法轮功学员历时 34 天，从雪梨到布里斯本徒步行走一千多公里，将于发布会开幕之际，到达这次「SOS 紧急救援」活动的终点。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一眼似乎望不到头。许多人都身穿白色衣裙或黄色 T 恤衫，手中举着「SOS 紧急救援」、「停止虐杀」、「真善忍」、「法轮大法」等横幅，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广场上，中间留出一个小道。我坐在主席台后的椅子上看着这一切，恍然如梦。

突然，人群爆发热烈的掌声，六名「SOS 紧急救援」一千多公里长途步行的法轮功学员进场！摄影记者蜂拥过去。

等他们在广场最前面站定，新闻发布会正式揭幕。主持人介绍他们，那六名学员的脸都晒得很黑，其中一位女学员正在流泪。

我不知她为什么流泪，是为自己千里跋涉无人知晓的艰辛，还是想起在中国狱中被虐杀的同修？但我觉得我的心跟她相通，也不由自主落泪。

后来一名步行的学员说，他们出发时天气还很热，六人顶着似火骄阳排成一个纵队，徒步走在不见人影的长途公路，呼啸而过的汽车带起的气流，每每要将他们刮倒。他们的「SOS」T恤衫湿透，有人脚上起了水泡，行走困难，大家就互相搀扶，咬着牙艰难前行。一位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华侨说，多少年来他都没有被什么感动过；然而，当看到他们六人小小的身影互相搀扶默默走在公路上时，他被深深震撼了。

从镇压伊始，海外法轮功学员为了唤醒各国关注这场残酷迫害，所付出的一切，无法尽书。无数人被打动了，许多的国家表态了，但也有很多麻木的心和出于经济利益的敷衍塞责。但无不论他们所做的一切很难被理解，或博得同情，他们始终默默坚持。

他们跟国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用自己的和平、坚韧，慢慢让世界上最残暴、貌似强大的政权发抖。有人说，这种不造反、不屈服、非暴力、不卑不亢、坦然无畏的群体，出现在「以暴制暴」、「低头认罪」、蘸着同胞的鲜血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中国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宣布由我发言。我流着泪走上台，刚开口说了一声「I am so happy to be able to speak here today（我真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讲话）」，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为了这一刻，我走了多少路！

曾铮在布里斯本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为了这一刻，我  
走了多少路！-曾铮  
在布里斯本新闻发布  
会上发言（大纪元资  
料）



## 新「八国联军」

当晚，我的发言在全国性的电台和电视播出。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媒体揭露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几天后，我又搭机到澳大利亚最大城雪梨，新闻和文化中心都在这里；功友们想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故事。

我意外的是，被安排住在一位名叫孟娜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家里。孟娜五十多岁，三十年前从南美智利移民到澳洲，她的先生蒂姆是英格兰人，夫妇俩在闹市开了一家家俱店。

孟娜是在 1999 年镇压法轮功前几天经过公园，被一群打坐炼功的人吸引而开始学炼法轮功。几天后她发现来炼功的人少了很多，一问之下，才知道中国政府禁止修炼法轮功。

孟娜瞪着眼，不能理解一个生活在澳洲的人，觉得一种功法好，选择要炼，为什么会因一个外国政府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你是忠于你自己，还是忠于一个莫名其妙管老百姓炼功的外国政府？」对她来说就这么简单。

在强调个体意识的西方社会生活多年、特别有主见的她，确实很难理解已经移民澳洲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孟娜以南美式的热情拥抱迎接我，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小卧室：「这是你的房间。」就这样，我在孟娜家住下来，每天操着中国腔英语与西班牙腔英语的孟娜和英格兰腔的蒂姆谈天论地。

蒂姆半开玩笑对我说，以前他有种族歧视，对所有黄皮肤的中国人敬而远之，没想到今天不但接纳一个中国人住在家里，还将「家身性命」都交与了她（他们白天上班留我一人在家），要不是看在你是炼法轮功的份上，「forget about it!（想也别想!）」

孟娜有两个外孙，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两个小家伙一到外婆家就上楼找我，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就叫我「China（中国）」。他们最喜欢看我的电脑，屏幕上一出现中文字就高兴地说「fofa! fofa!（佛法！佛法!）」，三岁那个小

的总要坐到我腿上看我打字，不管我打出什么方块汉字，他都以无比权威的口气一律读成「Zhen-Shan-Ren（真、善、忍）」。

这是孟娜教他们的。孟娜虽不认识汉字，家里却有许多中文法轮功的资料或传单，甚至她的家俱店都摆着中英文的法轮功简介，顾客可以任意索取。她常拿着传单对小外孙说：「fofa（佛法），Zhen-Shan-Ren（真、善、忍）」，所以两个小家伙一看到汉字，就以为它们全是「佛法」或「真善忍」。

我后来接触许多西方法轮功学员，他们都因修炼法轮功而对中国文化有说不出的痴迷沉醉，哪怕以不标准的发音说几个中国字也好。

## 保密防谍

在孟娜家住了没几天，我便发现她频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电子邮件，好象在讨论什么重要事情。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你来雪梨前，我就见过你，那天你在布里斯本新闻发布会讲完后，有记者单独采访你时，我一直在一边听，不过你没注意到我。听了一会儿我对自己说：她说的都是我从心底想说的，我为什么要怀疑她？我怎么这么无聊？

我把隐隐感觉和听到的一些事情串连起来，才慢慢明白她的意思，也明白为什么我被安排住在一个西方学员家里：原来是为了防特务。

防特务有两方面。一是防我是特务，一是替我防特务。

这是我绝没想过的。到澳洲之前，我只觉这里是自由世界，只要投奔这里就万事大吉，事实上并非如此。一年多以后轰动海外和美国社会的洛杉矶双面女间谍陈文英被逮捕一事，就如冰山一角，让人可以推想，中共当局为镇压法轮功，动用了多少特务在海外活动。

陈文英可说是洛杉矶华人圈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外的公开身分是「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会长，与中共高层关系十分密切。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陈曾到机场迎接，据说江还对外宣称洛杉矶华人中他只认识陈文英一人。2003

年4月她因窃取美国联邦调查局机密文件给中国大陆，而遭逮捕，海外媒体不仅惊叹她在洛杉矶的豪华别墅，更惊叹中共为对付法轮功，竟动用国家级的王牌间谍。

海外媒体还报导，江氏政府为了打击法轮功，仅在美国南加州就派了上千名特务，这些特务的经费数额相当可观。

不论这些报导真实到什么程度，中共多年来除了派出大量外派记者、红色商人、间谍人员外，更不惜巨资渗透和影响当地媒体，已是公开的秘密。

江泽民2002年出访冰岛、俄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墨西哥等国期间，来自多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因中共当局提供的「黑名单」而不能入境进行和平抗议，连台湾法轮功学员到香港参加心得交流会，也因「黑名单」而不能通过海关。足见中共海外特务在法轮功上下了多大功夫。

2003年9月30日被上海国家安全局诱回大陆拘捕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林晓凯的经历更为典型。在软硬兼施的威逼讯问中，林晓凯发现公安几乎掌握他所有的个人资讯，比他本人更清楚他于何时共几次向明慧网投过稿，甚至他寄往明慧未获发表的文章，上海公安都了如指掌。他们还胁迫他回台湾后为其卧底。

二十天多天梦魇般的恐吓使林晓凯不敢再相信任何人，获释后看谁都象特务，回台湾后怕家中电话被监听，不敢回家，不敢与家人联系，而是先在旅馆住了一夜；见到一直为他揪心奔波的新婚妻子时，第一句话竟是：「我可以相信你吗？」

所以，在防不胜防的特务活动之中，像我这种谁也不知底细的人，难免没有特务之嫌。但如果我真是一个受过迫害的人证，又必须防止混迹华人之中的真特务，知道我的行踪而保护我——这便是我被安排住在西方法轮功学员家中的真正原因。

孟娜又告诉我，她正在与一些西方法轮功学员讨论去北京为法轮功请愿的事。

我意识到这不是件平常的事，也不是件可以随便公开讨论的事，所以虽然

她主动告诉我，但只要她不再说起，我也不问细节。

有一天她突然说：「我把去中国的票退了。不想去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么商量着做同一件事，变成一种组织了。法轮大法不是不讲组织吗？所以我突然不想去了。」

「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吗？」

她看着我没说话，但表情显然在说：「我已经决定了。我有脑子。我决不参加一种组织或政治。」

我看着她的眼睛轻轻说：「如果你们去了，中国牢中的法轮功学员会感谢你们，会深受鼓舞。你们是为和平请愿而去，对不对？请愿就应让越多人知道越好，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事先联系媒体？大家一起去影响是不是会更大？每个人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性，临时联系一下就算组织了吗？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诉求吗？」

她看了我几秒钟没讲话，转身下楼。

由于文化差异，我不知我这番话在她听来会不会不合时宜。她又是那样有主见，显然不愿被任何人劝导或说教。

五分钟后她又上楼，带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说：「都搞定了。我又重买了一张票，多花一千多元而已。只不过现在我得单独走，不能与其他人乘同一班机。」

我一阵感动，没想到她这么快做了这么重大的决定。我上前轻轻拥抱她，贴着她的脸颊轻轻说：「I love you for that（我真喜欢你）。」



## 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2001年11月17日，我将孟娜送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她很平静，但又与平时有所不同。我们都没有多想她此行的结局，



但登上出租车前，她回过头来对我说：「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世界将不再一样）。」

她出发前写了一份「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的声明，与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护照号码等资料一起留给一位热心朋友，拜托他万一她被抓捕，请他与澳大利亚外交部联系救她出困。

她没告诉蒂姆她将去北京做什么，甚至也没有告诉其他无关的功友。

我留在孟娜家中翻译她的声明。她走前最后一句话回荡在我脑海：「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世界将不再一样）」。

2001年11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是孟娜他们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间。我不知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人参加，也不知中国当局遇到这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将怎样处理。

提前五分钟坐在电脑旁，我静心遥祝他们行动成功，两点整，准时向明慧网发出翻译好的孟娜的声明「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我将到北京天安门去证实法轮大法和他的法理。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我只知道我将站在那里。我从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受益匪浅，所以我不能理解中国（江泽民）政府对于法轮功的迫害。

修炼后每一天，我都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虽然改掉旧习、不再犯错有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完全遵循「真善忍」的要求，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可以尝试。只要肯修，就一定能行。

现实的社会常诱惑我们偏离这个原则。对于物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似已成为新世纪的象征。在科技巨大进步的 21 世纪，我认为世界也需要和平。但令人悲哀的是，情况不尽如人意。在恐怖份子的袭击下，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国家也一直充满各种冲突。更糟的是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不经审判就遭到囚禁。即使未遭囚禁的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女学员在劳教所遭到性侵犯或强奸，怀孕的学员甚至被强迫流产。许多活生生的人被折磨致死……。

对西方社会来说，这些好象只是表面的文字和统计数字。中国（江泽民）政府对于人权的严重侵犯已超过我们的理解程度。我们不能理解在现今的社会，这些只属于黑暗世纪的非人惨剧居然还在发生。法轮功学员成了某些政府官员权力之争的替罪羔羊。江泽民说法轮功必须被铲除。想做好人、想通过修炼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们受到迫害。坚持「真善忍」的原则不是犯罪。如果江泽民真的能将法轮大法消灭的话，那这个宇宙和世界就太黑暗了。

也有人说，类似的迫害古今皆有，没什么新鲜和稀奇。难道这就足以成为我们保持沉默的理由吗？难道有良知的人不该站起来告诉所有人这种对于人权的严重侵犯是不能被接受的吗？为什么新生的婴儿还不得不诞生于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我相信我们每人都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变这些事实。

为了向 1999 年以来一直受中国（江泽民）政府造谣宣传所毒害的中国人民讲清真相，我决定去天安门。作为一名西方法轮大法修炼者，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无处不在，法轮大法属于所有的人。

35 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前排右三为孟娜（明慧网）

当晚，我在明慧网看到参加这次请愿的 12 个国家共 35 名西方





法轮功学员发自北京的联合声明：

今天，我们来自 12 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到这里，代表中国数万在他们自己政府手中遭监禁、酷刑折磨甚至虐杀的无辜人们，发出呼吁。

我们提出五点要求：

第一，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取消「610 办公室」及其他为指挥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专门设立的行政机构。

第二，我们要求中国警察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滥施酷刑折磨、强奸和性暴力、非法灌食/注射精神药物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手段。据报导，这些手段已导致超过 1000 名学员死亡；我们要求，那些犯下罪恶的人应承担 responsibility，受到法律审判。

第三，政府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全体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无论他们是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还是任何其他地方。必须归还他们的基本信仰自由以及不受干扰修炼法轮功的权利。

第四，政府必须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撤销它给法轮功贴上的任何恶毒标签。

第五，中国政府必须停止诽谤法轮功和我们尊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停止这场背信弃义的诽谤运动。必须恢复李先生的名誉，撤销对他的无理通缉；允许他返回中国看望他的学员们。

接下来几天，媒体上开始连篇累牍报导此事件：12 个国家 35 名以前互不相识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像普通游客聚在一起拍了几张集体照后，一部份人以法轮功的打坐姿式原地坐下，另一些人在身后迅速拉出一面巨型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真善忍」横幅。

大约 15 秒内，他们就被四面八方冲过来的警察和警车包围。目击者称，警察把部份学员打倒在地，将他们拖进面包车。一名女性被打至昏迷，一名在场的 CNN 记者也被拘捕。

后来他们被带到天安门附近一个警察局，关在一个小地牢。让他们惊讶的不是他们遭受的暴力和骚扰，而是他们接触的年轻警察，对残酷镇压的真相，

以及外面世界的一无所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法轮功不好，以为可以对法轮功学员为所欲为，甚至以为全世界都取缔法轮功。

中国政府可能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外交问题——他们一下子抓了 12 个不同国家的外国公民；不过他们很快作出反应，将这 35 名「洋」法轮功学员驱逐出境，5 年内不许再进中国。

## 历史记住这一天

三天后，也就是 2001 年 11 月 22 日，我在雪梨再次见到孟娜，那是迎接三名去北京请愿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归来的欢迎记者会上。

这短短三天所经历的一切，对孟娜来说可能比三十年带给她的内心冲击还要大。她手里拿着被北京警察撕成两半的衬衣，向记者及公众叙述自己的经历，双手发颤哽咽说不下去。我能理解对一个连虐待动物都要被控犯法的西方公民来说，她们亲历的暴力实在难以接受，而她们内心的激动和感慨，却不是为了自己所受的这点「委屈」，而是因为她们想到：连外国公民都能在光天化日惨遭毒打，监狱里的中国同修遭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我的心中突然既冲动又感动，鼓起勇气走到主持人面前要求临时发言。

由于没有事先准备，我的英文有些结结巴巴，但我还是尽量说出下面的意思：

2001 年 11 月 20 日是个伟大的日子，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民见证过鸦片战争的硝烟，见证过火烧圆明园的残骸，见证过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掠夺，当然也见证过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的教义。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见证过这样的场面：十二个不同国家的三十五名外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举起千千万万中国法轮功学员曾经举起的「真、善、忍」横幅，为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修炼方法请愿，并请求中国政府释放它自己的人民。……作为中国人，我为这天感到骄傲，它证明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已超越国界、语言、文化、种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走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晚间电视播出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报导。这是我第二次面对媒体讲述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 痛悔醒悟

之后，在其他法轮功学员帮助下，我又去很多地方讲我的故事：电台、电视台、报社、议员办公室、人权组织、各种研讨会、大学课堂等，其余时间我就继续写作。

可是，写到「转化」那部份，我开始觉得怎么也把它「按不平」——说「转化」对吧，当然不对；说「转化」错吧，我错在哪里？我知道其他所有「转化」的都错在哪里，却一直认为只有我的「转化」是有所不同的，我是为了大法和别人。我甚至认为我从来就没被「转化」，这种思想必然在书中反映出来。

2002年3月，由法轮功学员主办的「首届世界科学文化大会」将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我急忙赶写未完的部份，想将书稿投给大会，同时边写边将已完成的部份发给大会组委会。

半个多月后我收到组委会回信：他们审完我的书，决定不用。

我像被重击一棍，趴在计算机前哭出来。之前许多功友曾试图向我指出，我在劳教所跟警察的所谓「斗智斗勇」，作法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但我一直拒绝承认，还认为他们没有与我一样的经历，不可能真正理解我。在若干次「不欢而散」的交流后，我就尽量回避再与功友讨论这个问题，埋头拚命做事。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前一晚上看过的《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的一段话出现脑海。一个学员问师父，为什么一个炼功挺积极的学员会生病死去，炼法轮功不是能消除人的病业，延长人的生命吗？

师父说，「一个常人得了要命的病了，……他死不死呢？他不就死了吗？该他死就死了嘛。因为他是常人，常人怎能随便给他延长生命呢？他说他炼功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今天炼了法轮功了，也看了书了，就是大法弟子了？」

你没有精进，你没有真正按照我告诉你的标准去做，怎么能是我的弟子呢？……那么有的人想了，他炼得挺积极呀……他也叫我们放弃那个病的执著呀，还帮助大家学法，可是他自己不一定放弃。你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就这么复杂。他叫别人心里头放下……表面上按照我的炼功要求去做，可是他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达到炼功人的标准。……那表面上不是骗人吗？骗我？实际上就是骗自己。那他能够好了他那个病吗？」

师父还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

我脑中有个地方似乎动了一下，我不敢相信似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错了？我，连生死都放下了的我，怎么可能犯错、犯如此荒唐的错！？……」

然而我接着就明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但错了，还无比危险了。我再这样下去，再固守着那个自我想象中的「我很高尚、我很正确」的观念不放，我的结局就会像那个表面练得挺积极、还动员别人也来炼，内心却不肯改变、不肯放下对病执著的人一样。不管我再写多少文章、讲多少真相、揭露多少邪恶，我固守着那一念不放，不让别人碰，我实质上已经不是修炼了。

修炼不是做事，不是赎罪，而是思想境界上有无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如果所有的修炼人都像我一样抓进去就「转化」，一出来就写声明反悔，那还叫修「真善忍」吗？

《转法轮》早就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可是我到头来却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常人一样，被诱惑着偏离了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标准。

今日的世界，之所以出现这么大、这么多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在下滑，那人也只能跟着下滑的标准下滑，而永远不能回升。这样下去的结局是什么？

在这场空前的大难中，法轮功学员除了信念和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无所有，面对的却是一个掌握着一切国家资源、有着几十年整人经验的政权，而要抵制的这场大恶，又已经积淀了千千万万年。在这样的魔难中，如果我们不能走正，不能以最正的标准要求自己，就绝对不可能走过这场大难，而只能被镇压或「招安」，那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也将等于零。

## 超越

梦醒时分的头一刻，我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哭都找不着调了」。那种痛和辱是生命不可承载之重，比我在劳教所时所经历过的一切都甚。一个跟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同修曾说，「后悔的心是最痛苦的。」他话讲得很平淡，我却了解那平淡的后面是什么。

我没有要崩溃的感觉，但屈辱、后悔、自责、自卑……种种说不出的痛楚随时在我提防不到的时刻，向我偷袭，让我流下痛悔和羞愧的泪水。

我的写作因此两度完全中止，第二次发生在初稿已完成后。我陷入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当初是为了写这本书才签保证，然而写完「保证」后在劳教所的种种，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说又是奇耻大辱，我无颜去面对和复述。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短文讲述劳教所的经历，写完后往外发时，刚点完「发送」立刻就后悔，恨不能将手一把伸进电脑将它拽回来。一想到里面有我被「转化」的记录，我就头上冒汗骨头发软直恶心。

我也经常上网看其他修炼人的故事，我时常被这些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根据这些故事，进行一些综合加工和创作，再结合我的部份经历，写一本小说，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确确实实有太多修炼人的经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

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这种想法。我不是职业作家，我没有虚构和创作的能力；而且修炼是一个真实的内心过程，就算我能写出别人表面上的故事，我也写不出他们内心所发生的一切。

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陷于这种情绪不能自拔，迫害就还在我身上延续。

师父早就说过他不承认学员在被迫害得神志不清时所写的「保证」，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学员抓去「转化」？它就是要利用你做过错事的自卑，继续销毁你的意志。

我知道我需要再次超越自我。为什么我看别的同修的类似经历，就不会头上冒汗骨软恶心呢？因为那个错是他们犯的，不是「我」犯的，师父原谅他们，我也原谅他们。那为什么我不能原谅「我」呢？说到底，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自我，对于自我的「成就」和「过失」的关注。

如果我能将对于自我的关注转变为对于世人需要了解真相的关注，我就能立刻跳出那个逻辑上的悖论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了准确真实再现当日的情境和感受，我可以又一次回到过去，写到满面泪流，写到浑身发软，写到感觉连发丝都被掏空。然而我又必须能够不再把书中的那个我当作我，才能冷静去审视她，走出她，并写她的故事。

为了面子，我也可以选择将被「转化」后的经历一笔带过。但是，如果是那样，这场迫害中最残酷的部份就得不到揭示，人们也很难想象，劳教所「干警」们「春风化雨」般的「挽救」，为什么能将活人逼死，或将逼不死的人逼疯。

两度停顿后，我再次开始写我的故事。我的初衷很简单：揭露镇压的残酷和事实，这一念本身并没有过错。过分顾忌自己是否够「伟大」，或者过分顾忌自己的经历是否会造成对法轮功的负面印象，其实都是另一种执著。

## 控告江泽民

后来我又参与和其他五个国家的六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控告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一案，这消息首先在 2002 年 10 月江泽民访美第一站芝加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与此同时，江泽民还接到另一张法院传票，另一些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 (genocide)」、「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等向美国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庭递交对江泽民的起诉书。

消息公布后四天，我先生在北京被警察抓走，家被抄，计算机等物品被没

收，而且没人知道他被抓去哪里，将被关押多久，甚至会不会被判重刑或正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一个月内，婆婆消瘦十几公斤，女儿在惊吓中独自度过她的十岁生日；我内心的煎熬和苦涩，超过自己身陷囹圄的最坏时刻。然而那种感觉太丑陋，我不愿，也无力再描述。

我的故事再次被放在多家媒体的头版头条，法新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记者打越洋电话来采访我，甚至国内的家人、朋友和一些素不相识的百姓，也从外电报导中知道我控告江泽民和先生被捕的消息。

国内有不少人不能理解我的行为，也有人说我是不是想「出名」，远房亲戚打来电话，转述亲友对我的威胁：再这样折腾下去，就要对我不客气……。

我也无法写出那样的苦；不是为自己得不到理解，而是为中华民族有太多人在多年的暴力淫威下，丧失在正义与邪恶间做抉择的能力。

每天我都必须挣扎着才能起床。我不能被悲痛和焦虑击垮，我必须尽一切力量营救先生。

我不指望别人理解，但我却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百姓控告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主席，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会「骇人听闻」。然而我所经历和见证过的一切，让我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不曾有丝毫犹豫：这样的罪恶必须停止！

事实上，2000年初，进劳教所之前，当我听到第一起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时，就起草一封致江泽民的联名信，信的最后说，鉴于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建议他立刻引咎辞职，我们亦保留向国际法庭起诉他的权利。那封信当时被复印许多份，在法轮功学员中流传很广。许多人在上面签下真实姓名和地址，包括我自己。我们本想等签名收集得差不多后，直接将信送到中南海信访办，但后来我很快被抓，就不知那些信的结局了。

不过，虽然经历那么多，我仍然低估了强盗们的残暴。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凶险到对他们一直在舆论上欺骗和争取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如我先生下手。

## 史无前例

时至今天，很多人应能同意：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血腥镇压千万上亿的修炼者，国家耗费的财力达到国力的四分之一，单是维持天安门广场巡逻的警察、警车和雇来充当帮凶的无业人员，开支每天就在百万元以上。

我在国内听到的内部消息说，到 2001 年 3、4 月份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名有姓有记录的，就达 83 万人次，打死也不报姓名的就无法统计；而这么多人到天安门打横幅，能展开的时间最长的只有两分钟，最短的只有几秒钟，有的连横幅还没拿出来就被抓了，甚至还发生过游人因拿出红纱巾准备戴上照相等，就被当作炼法轮功的抓了起来……。

据内部消息，到 2001 年 3、4 月份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名有姓有记录的法轮功达 83 万人次（明慧网）



诺大广场要做到这点，得需要多少人力？镇压以来全国的警察都一直在超负荷运转，早就怨声载道。全国所有的拘留所、劳教所关满法轮功学员，地方不够就将其他犯人提前释放，再不够就开「学习班」，或「监视居住」，把你家变成监狱。

为阻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从上到下层层下压，各出「高招」。中央压地方，地方压单位，单位压个人。以我家乡四川绵阳市为例，60 万人口的一个中型城市，2001 年元旦前下达的「指标」是，元旦期间到京上访人数超过 6 人，市长就得下台。市长自然只能往下压，结果有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国营机械制造厂的厂长，就因为该厂去北京的人「超标」而被撤职。

于是有的单位便做出新规定：凡法轮功学员领工资得派出所开具证明，证



明你最近「表现」不错，领了工资不会去北京才将工资发给你，有的单位干脆将原来一月一发的工资改为半月一发，让你一次拿不够去北京的车票钱。

农村还有个村长，为防止村里一个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让人把这个学员的房子扒了，让他没地方住不得不住在村长家，村长好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着他。

长春市火车站的「高招」则是在火车票背面印上一句「法轮功是邪教」，每人上车前须将火车票翻过来将这句话念一遍。不念？又逮着一个，抓起来！到后来更简单，在检票口的地下放上一张李洪志先生的画像，谁想上车得从这上面踩过去。不踩？又一个！

就算你好容易上了车，沿途还有警察来查，看到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就让你骂句脏话。不骂？准是炼法轮功的，这年头，只有炼法轮功的才骂个脏话都不肯。你捡个钱包交到派出所，警察收下后先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这年头，拾金不昧的太少了，死活都要做好人的，多半是炼法轮功的……。

据内部消息，到 2001 年 3、4 月份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名有姓有记录的法轮功达 83 万人次（明慧网）



当然，强压只是党对法轮功「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的一部份，全民洗脑是另一重大举措。除了将法轮功的书都抄掉、烧掉，让普通老百姓无法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只能听他们片面之词，还直接制造诸如「自焚」、「自杀」、「杀人」等越来越耸人听闻的案件外，针对不同阶层、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开出不同方子的迷魂汤：

你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吗？好，这法轮功想搞乱社会；你觉得你很有知识吗？好，这法轮功是封建迷信，只有无知农妇才信；你很爱国吗？这法轮功从西方反华势力那里拿了钱，目的就是颠覆我们伟大的祖国；你很重亲情吗？这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冷血怪物；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吗？当然，

只有炼法轮功的人才会傻到给人家当炮灰；你说也有高级知识分子炼法轮功？谁敢保证有知识的人就一定不会精神空虚？……

对中、小学生，直接从课堂上灌输。开主题班会、签名、搞运动，就像我上小学时跟着老师参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风」一样，你不受蒙还不行，政治考题、高考题都有关于法轮功的内容，你不按规定方式答题，还想不想上学？

甚至我八岁多的女儿，在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后，都立刻自动担起对我的「帮教」任务。为不伤我的自尊，她没有直接找我谈，而是在我的桌上悄悄留下一张纸条：「妈妈，我建议你不要炼法轮功了。请看这本书。」「这本书」是她们学校发的，里面全是恶毒的攻击和卑鄙的谎言；当我试图告诉她妈妈不是坏人，政府的宣传都是造谣时，她却绝望地向我喊道：「我知道妈妈是好人！可是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她乌黑的杏眼里，除了绝望，更多的是饱经沧桑……。

这么多年来我不能同她在一起生活，她小小的心灵经受了多少？当老师、同学问起她的母亲在哪里时她说什么？在母亲和整部国家机器的宣传和压力之间，她选择谁？……她还是个孩子！

到 2003 年 11 月 24 日止，通过民间途径能够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已达 850 起，全中国 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时有发生。

中共镇压法轮功两年后，一份官方内部统计<sup>19</sup>即已显示，拘捕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高达 1600 人，全国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6000 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 10 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无数人被迫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

---

<sup>19</sup>2001年10月 资料来源：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法轮功学员接到的罚款单（明慧网）

这场劳民伤财、旷日废时的镇压，效果如何呢？首先是天安门广场上请愿的人连年从未间断；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甚至连劳教所的警察，都会发现家门口塞着法轮功传单<sup>20</sup>；偏远的农村、喧哗的闹市，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法轮功的横幅标语；公用电话亭电话听筒的下面，贴着法轮功网址和突破网络封锁的代理服务器名称；关押着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周围，时不时响起法轮大法的广播……。

2002年3月5日，在李洪志先生的故乡长春市，八个有线电视网的频道突然在黄金时间同时播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天安门「自焚」真相>的节目，连播五十多分钟，掐都掐不断，收看节目的百万观众受到的心灵震撼就别提了。在共产党的铁腕统治之下，这样的事情别说发生，想都没人敢想过。

紧接着，黑龙江多个城市、青海省、北京、河北、甘肃等省市也出现同类事情；在「铁板一块」的残暴统治下，法轮功学员面对失去一切乃至生命的压力，始终如一以坚韧的和平笑傲着「假恶暴」。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来自于对「真善忍」法理的澄澈认知和身体力行。

<sup>20</sup> 北京 2001 年春节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谁今年过年没收过法轮功的传单就不算北京人」

海外呢？单是台湾一地的炼功人就从镇压初的五千多人发展到了四年后的几十万人。《转法轮》已被翻成三十多种文字，「洋」法轮功学员已遍布六十个国家，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受到 1000 多种嘉奖，李洪志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公开支持法轮功和谴责镇压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以法轮功为题做论文；中国各类高级官员出国访问，首先遭遇的一定是手举横幅抗议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九名镇压官员，在海外出访期间遭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不得不仓皇逃走，迄今已有四人被法庭宣判有罪。



#### 台湾万人炼功（明慧网）

「7. 20」一周年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活动时，参加的人数是一千人左右，三年后的 2003 年，发展到五千多人。有评论家<sup>21</sup>说，「这的确是一个战略转折，法轮功与中共镇压的关系，已从过去的被动抗争，转变为主动出击了，从起诉江泽民到审判江泽民，一个『世界包围中国』的态势已然成型，这种转变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法轮功不但永远也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反而因这场镇压而引起更多关注，从而走向世界舞台，成为全球的信仰。当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镇压过去后，未来人们将更清楚看到今天的这一页，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

<sup>21</sup> 张伟国，六四前遭封杀之《世界经济导报》编委，现海外网络刊物《议报》、《新世纪》总编，《大纪元》专栏作家、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中国人权理事。





华盛顿集体炼功（明慧网）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來自海外九個國家與台灣當地，總共六千名法輪功學員，將指導修煉的《轉法輪》排成金光燦爛的立體書。（大紀元）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三日，台湾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集体排字炼功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大型排字活动，排出了优美的莲花座与“真善忍”，重现当年大陆集体炼功盛况。

## 吾道不孤

直到今天，虽然远在澳洲，我的一举一动仍在中共特务和当局的关注中，不过对于这些我早已不再介意。

我先生在被关押一个多月后，被「取保候审」释放。除了我在海外奔走，他国内的朋友也一直多方托「关系」，外加交付巨额的保释金。我们很难了解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时常想念家人，盼望能与他们早日相聚。当女儿问我在忙什么时，我告诉她，妈妈正在为我们能早日堂堂正正地团聚，而做最大的努力。

1999年「4.25」前，全世界没多少人知道法轮功。我们每人都只是静静地修炼、做好人。「4.25」事件及其后的镇压，将法轮功推向世界舞台，法轮功

学员为反迫害而作的许多努力，一直被镇压者刻意扭曲为「搞政治」，或与「西方反华势力」甚至「台独、藏独分子」勾结。他们利用大陆民众渴望稳定、厌倦「运动」的心理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在许多人心中煽动仇恨。

其实李洪志先生早在 1996 年发表的〈修炼不是政治〉这篇经文说：「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

在同年发表的〈大法金刚永纯〉中，李先生还说：「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其首领必会为世间俗事而用心。口说为人心向善、回归净土，心必邪恶假善，所求必是名与利，权力是世人所求的，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久之其人必会成为邪教的魁首。……『全民宗教』也是不行的，一、容易改变宗教的教义，形成常人社会的理论。二、容易成为政治工具，败坏佛法形象。三、宗教首领会成为政客，使宗教走向末法，从而形成邪教。……在历史的将来，任何时期都绝不能为任何政治所利用，大法能使人心向善，从而使社会安定，但是大法绝不是为了维护常人社会的这些而传的。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世上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多了，「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比比皆是。

是的，这点我也承认。但我衷心希望，那么多直到被打死也没说过一句违心话的法轮功学员，所付出的性命代价，能让大家相信，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是表里如一，说到做到的。

《转法轮》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修炼的心不会因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有没有这场迫害，我们都会修炼。只不过既然迫害在谎言的掩盖下发生了，我们的修炼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抵制迫害和澄清谎言有了关联。

《转法轮》还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我虽然参与控告江泽民，但我并不执著于人间的法律能不能裁决他的罪行，因我对「人不治天治」有足够的信心。



修炼人的目标是非世俗的，我们不会把世间的任何人当作敌人。作为修炼人，我已对这世界无所求，我对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没有怨憎。1999年7月22日「取缔令」下达的头一天，当先生咬牙沉痛地说「江泽民疯了」时，他并不仅指「取缔」的禁令错了，更担心这样的禁令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

反观历史，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是一部宗教史。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是信神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信仰产生并形成力量时，都曾引起专制统治者与异教派的戒惧和反扑，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曾历过灭教、灭法事件，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陷入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和冲突。

先生知道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有多少，也知道法轮功学员对自己的信仰有多认真。如果这么多人因「宗教狂热」在禁令的刺激下「揭竿起义」，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绝不可能向人民认错的党，和几千万「狂热」的信徒之间，将爆发什么动荡和灾难？这才是他说「江泽民疯了」的真正含义。

然而，四年多过去了，先生担心的事却没有发生。是这场迫害的广度、深度和残酷程度都不如历史上的其他迫害吗？不是。除了将多达几十万的修炼者关进牢中或「洗脑班」强行「转化」外，「国家」还成功地运用宣传、舆论、新闻封锁、株连九族的「连坐制」、「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将治理法轮功的「成果」，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成绩和经济效益都挂钩。整个社会都被裹胁到镇压中，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同事朋友，都生活在白色恐怖中。

这种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压榨到人「灵魂最深处」的恐怖机器的能力，是历史上其他迫害者不曾有过的。

是法轮功学员对自己的信仰不够坚定虔诚吗？也不是。把他们所经历过的残酷和惨烈曝光出来，会让整个世界震惊。

真正的原因在于，法轮功学员用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理性、慈悲和大忍，把可能造成动荡的因素化解了。他们用生命坚守「真善忍」的原则，在遭受再大的不公和再残酷的折磨时，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这是对炼功人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用自身承受善解诸般恶缘，从而使这场空前惨烈的迫害与

反迫害，自始至终能「平静」地进行，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动荡。

但是，当我为整理〈法轮功大事记〉，而从头到尾浏览明慧网时，我却看到了这「平静」的后面那一部壮丽的史诗，那一部波澜壮阔、撼天动地、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壮伟大的史诗。

我不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来写出这部史诗留与未来的人类，如果有，一定要大文豪，用大气派、大胸襟、大手笔，跳出寰宇之外，一眼看穿六合八荒、过去未来，才能再现这部历史之万一。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当时惊心动魄，现在只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我尤其希望曾因被谎言蒙蔽而仇视法轮功、或者因各种原因充当过镇压帮凶的人，能够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在心中选择善良，摒弃谎言和暴力。就像功友的一首小诗说的——我依然向你讲清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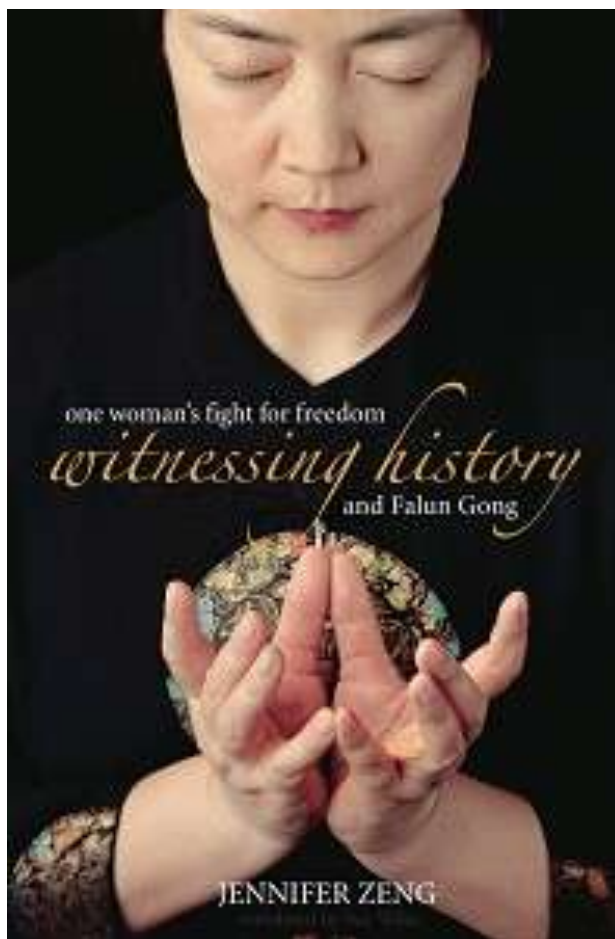
当我远远地望见那古老的天安门，  
我只有一个愿望——向你讲清真相，  
「法轮大法好」！  
亘古久远的誓言，  
在这一刻无比庄严地兑现！  
当我被你凶狠地打倒在酷热的广场上，  
我只有一个愿望——向你讲清真相，  
.....

你说：我不相信神的存在，  
你说：我只在乎钱的魔力，  
你说：我愿跪在权力的脚下。  
我告诉你：神不因为人的否定而不存在，  
我告诉你：在宇宙真理面前钱无所作为，  
我告诉你：权力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循环下崩溃只在瞬间，  
最后我告诉你我的心愿：我依然向你讲清真相。

## 后记 —— 我还想说什么

《静水流流》英文版  
Witnessing History 封面  
(2005年3月, Allen &  
Unwin)

我最后想说的两点是：  
一、所有用心修炼法轮功的人都真切感到修炼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生命的最微观开始的，能够反映到最表面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许多人能够相信人在一定的理论和假说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冷冰冰的、粗糙的仪器和工具，却不敢相信人体本身这个最奇妙、最完美、最复杂的「仪器」所能感知的事情。多少年来，「唯物主义」的教育让我们将事物和人的认识以「主观」和「客观」的划分就简单而粗暴地下了孰真孰伪的结论。其实我们认为什么东西「主观」、什么东西「客观」，不都是我们「主观」上的认识吗？



道家历来有「天人合一」的说法，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不管人体也好，宇宙也好，「宇宙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微观物质、微观粒子不断地组成更大一层粒子，直至组成到像我们今天人能看到的细胞—分子这么大的粒子。」<sup>22</sup>也就是说，正如修炼法轮功的人感觉到自身生命微观深处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样，更微观的宇宙空间也早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使一切偏离宇宙「真善忍」特性的物质和生命都重新归正到最美好、最原始、最纯正、能够符

<sup>22</sup> <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李洪志

合那一层宇宙法理对这一层物质和生命的要求的状态。这种归正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表面空间推进。

由于「物质在表面以下任何一层物质都是由微观物质组成的，而微观物质要解体的时候，表面的物质也就解体不见了。它的解体是不知不觉的，就像烟消云散一样」<sup>23</sup>，所以，当这种推进到人这层空间时，人今日看不到的一切、不相信的一切，可能都会突然令人目瞪口呆地出现。其实有许多变化已能够反映到我们的这个空间来了，包括科学家已观察到的各种前所未有的天体的变化及人们的肉眼能见的许多异象。今天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去天安门打横幅也好，在街上发传单也好，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大使馆门口静坐也好，都跟这个世界上的权力、政治、政体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超越这一切，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未来人类社会的各方面，从科学到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生存方式，都会发生全面、深刻和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定是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法轮功学员今天之所以要付出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大的努力去「讲清真相」，只为了到了那个时候，能够无愧于自己从修炼中所获得的，同时能够无愧地对自己说：我确曾尽到最大的努力。

二、我在书中所写关于法轮功的一切，只代表我个人现阶段对法轮功的认识，决不代表法轮功本身。即使我引用的是李洪志先生的原话，也很难避免断章取义和将这些话固定于我个人的理解水平之虞。我在劳教所误入歧途后的一切，更不再符合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标准。如果您想真正了解法轮功，请完整阅读法轮功原著《转法轮》。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给予我无私帮助和支持的功友和朋友们。我特别要感谢我到澳洲的第一天遇到的那位「优雅」的女士郑庆成。她为我提供了写作的条件，并一直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在我陷入怀疑想放弃的时候，是她一直鼓励着我。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姓名缩写 CNW 的功友以及明慧网和正见网的编辑。CNW 功友不辞辛苦为我写了近万言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在一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深受裨益。

---

<sup>23</sup> <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李洪志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尊李洪志先生。只不过这种感激我很难正确表达，只能将它深藏于心。

曾铮

2002/5/7 完稿于澳洲

2003/10/25 第六次修订

# 跋

## 至誠大勇 證道真善忍

——《靜水流深》出版的意義與期望

曾铮在台湾举行《静水流深》  
发布会时拜会前总统李登辉

朱賜麟



科技高度發展的後遺症，造成了精神文明的迷失，使得人們迫切期待身、心、靈的安頓。上世紀末，各種教派蓬勃發展，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崛起最快、影響最大、遭遇最慘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的境況了。

法輪功從九二年公開傳法，六年之內，功法流布全世界，學員多達億餘人。一個揭櫫「真、善、忍」為核心思想的教派，讓人很難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會以「邪教」定調，而採取自文革以後三十多年來不曾出現過的全面鎮壓手段，甚至於動用國家機器中，最殘酷的獄所監禁來凌虐迫害法輪功眾？

為什麼中國政府會採取這麼激烈的政治手段？從古今中外宗教迫害的「法難」事件，不難理解其中必定有最深沉的權力疑懼存在。所以，雖然這個問題在世界各地被不斷的提出，可是中國政府總是諱莫如深，交代不出合理的說法。隨著媒體不斷披露一件件法輪功學員遭迫害致死的消息，中國政府採取了全面封鎖訊息、管制新聞採訪的手段，這也使得真相更加撲朔迷離、媒體產生寒蟬效應。

因為監獄黑幕，本來就是社會底層最黑暗幽深的地方，常人多難一窺究竟。當了無新意的訊息不再是新聞、反覆提出的指控也沒有證據，社會與媒體對消息的刺激，就像針尖觸膚一樣，微疼之後感覺遞減，終至漠然以對。

這一切的無力與無奈，直到《靜水流深》的出版，才終於讓法輪功眾在大陸遭遇迫害的真相，完整的揭發出來。這本書的出版，除了作者的勇氣、出版公司的慧眼之外，以法輪功的真、善、忍三宗旨而言，也應是沒有違誤的證道之作。

從真而言，這是一本「法難」的見證實錄。它證實了近五年來零星片段的新聞報導，不是捕風捉影的謠言；勞教所內摧辱人性的尊嚴與肉體的凌虐，不是虛構；善良修道者心靈深處的堅持與壯烈，令人感動；被「轉化」者在身、心、靈三方面所遭受的慘痛經驗，令人悲憫；對修道者而言，這本書更能幫助大法弟子了解同修所受的苦難與大法布化的艱難。

從善而言，這是一本深含善心悲願的血淚祈禱文。它揭開了「被轉化者」的痛楚傷疤，但我們看見了其中仍然躍動著的善良心念；它

揭發了中國獄政的黑幕，但卻期待能有人性光輝的照澈；它更是讓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了解，一念差池所造成的傷害是如何的深廣，而也期待良知覺醒、善念發動，早日終止悲劇。

從忍而言，這是一本堅忍內省的懺悔書。作者忍著背負「離法背道」的罪名，自揭傷疤，和著血淚，勇敢的寫出勞教所內千千萬萬同修所遭遇的苦難。對於最不堪回首的「轉化」過程，強忍著撕心裂肺的痛楚，詳細交代身、心、靈所受到的折磨與屈從後的悔恨欲死。這對於一個流亡海外、顛沛無依的弱女子而言，如果沒有修法的至誠、證道的堅忍，如何能夠成書？

西方主流媒体密集报道《静水流深》英文版



《靜水流深》的出版，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重視與回響，相信中國領導人們應已知情，我們深切的期望他們體察這本書中的善意，能夠對真相知恥知病，痛下決心改弦易轍。如果真的能夠如此，則千千萬萬受過折磨苦難的法輪功眾，應也可以坦然釋懷了。至於部分法輪功眾對作者求全責備的善意，應也可以視為作者曾錚今後修法路上的護法良師。

此外，更呼籲藝文界的朋友們，通過這本書的真實載記，孕化為文學、藝術的表現，讓這一段不幸的故事，永遠留作人類歷史的教訓。願以一瓣心香，祝禱消泯一切貪嗔痴妄，讓這個世界早日恢復真善清明。

(本文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 附一 法轮功大事记

四川乐山地区法轮功学员 1998  
年 12 月 1 日集体炼功、组字（明慧  
网）



武汉法轮功学员集  
体炼功， 列队组成  
法轮图形（1997）

时间	事件
1951 年 5 月 13 日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出生于中国吉林省公主岭市。
1992 年 5 月 13 日	首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办。李洪志先生首次面向社会传授法轮功。
1992 年 12 月	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北京 92' 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治病效果引起关注。李洪志先生成为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
1993 年 4 月	李洪志先生著作《中国法轮功》出版发行。
1993 年 12 月	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北京 93' 东方健康博览会，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特别金奖」及「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

1994年9月	法轮功教功录像带出版发行。
1992年5月13日至 1994年12月21日	李洪志先生先后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十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
1994年12月	李洪志先生主要著作《转法轮》出版发行。
1995年3月13日	李洪志先生赴法国巴黎传授功法。法轮功正式走向海外。
1996年1月	《转法轮》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1996年6月17日	中国官方媒体《光明日报》发表《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攻击法轮功。
1996年7月2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
1996年10月12日	李洪志先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公开演讲。法轮功正式传入美国。
1997年初	中国公安部在全国开展对法轮功的调查。
1997年11月16日	李洪志先生首次赴台湾台北市演讲。法轮功正式传入台湾。
1998年5月	北京电视台播放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节目。
1998年7月21日	中国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对法轮功辅导员的电话、行踪进行监听和监视、取缔炼功点、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财产等。
1999年4月11日	何祚庥在中国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攻击法轮功。
1999年4月18日 至24日	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陈情。
1999年4月23、24日	天津警察殴打驱散法轮功学员，抓捕45人。
1999年4月25日	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国

	务院总理朱镕基接待。天津被捕学员获释。
1999年4月25日当 夜	江泽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称共产党要战胜不了法轮功。
1999年5月30日	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的中英文法轮功网站明慧网开通。
1999年6月10日	专司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立。
1992年5月至1999 年7月	法轮功传至40多个国家，学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
1999年7月20日	中国全国统一大规模对法轮功辅导员的抓捕和抄家开始，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被抓捕。
1999年7月22日	镇压正式开始。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刊出长篇批判文章，民政部发布「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通告，公安部发布「六禁止」通告，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通知。各地公安抓捕法轮功学员，抄家、抄书，焚烧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等。几十万法轮功学员开始走向北京和各地方政府部门请愿。请愿群众被驱散或抓捕。
1999年7月22日	李洪志先生发表《我的一点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善良的人们帮助解决在中国发生的危机。
1999年7月23日	加拿大谴责镇压法轮功。
1999年7月27日	美国国务院呼吁对法轮功问题采取克制态度。
1999年7月28日	中国公安部发出对李洪志先生的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协助。
1999年8月16日	中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树人中学高一二班17岁女学生陈英在去京上访被警察押返途中身亡。这是明慧网于1999年10月25日公布的第一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
1999年10月25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江泽民讲话，称「法轮功就是邪教」。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上访被捕。

1999年10月26日	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以「法轮功就是邪教」为题刊载江泽民讲话。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上访被捕。
1999年10月27日	《人民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约6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被捕。
1999年10月28日	约30名法轮功学员于北京郊区举行秘密新闻发布会，以真名和真实形象第一次将镇压详情公布于西方媒体。数家西方报纸次日刊登新闻发布会报导和照片。参加发布会学员后陆续被捕，其中丁延、蔡铭陶于2000年被迫害致死。
1999年10月30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各大媒体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决定」和「解释」被外界认为是镇压法轮功的法律依据。
1999年11月12日	首次对法轮功学员判刑，四名法轮功学员被判监禁两到十二年。数百名学员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
1999年11月18、19日	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决议案。
1999年11月19日至25日	百余名来自中国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广州准备召开心得交流会。数名参会学员被捕。交流会发言稿刊于明慧网后在全球法轮功学员中广为流传。
1999年12月26日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法轮功研究会四名成员7到18年有期徒刑。法庭外千余名要求旁听的法轮功学员被捕。
1999年12月31日至2000年1月1日	数千名来自中国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炼功、展示法轮功横幅被捕。
2000年1月19日	明慧网发表李洪志先生在山中打坐的照片。
2000年2月4、5日	数千名中国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暴力抓捕。
2000年3月23日	国际特赦组织谴责镇压法轮功。

2000 年 4 月 25 日	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请愿被捕。海外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周年。
2000 年 5 月 13 日	海外法轮佛学会决定将每年的 5 月 13 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0 年 5 月 22 日	李洪志先生自镇压后首次发表写于 1999 年 10 月 12 日的诗作《心自明》。
2000 年 8 月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纽约成立。
2000 年 8 月 29 日	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迫害法轮功。
2000 年 9 月	30 多个国家近 2000 名法轮功学员聚集于纽约，向参加联合国高峰会的中国代表团请愿。
2000 年 10 月 1 日	数千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0 年 10 月 6 日	数千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0 年 10 月	李洪志先生被提名为 2001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2000 年 10 月 26 日	为抗议法轮功被打为「邪教」周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0 年 12 月 23 日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市举行首度跨国心得交流会。副总统吕秀莲到场致词。
2000 年 12 月 31 日	几十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展开一幅长 99 米，宽 1.5 米的巨型横幅，上书李洪志先生 72 首诗作。约 1500 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1 年 1 月 1 日	至少 700 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1 年 1 月 13 日	第一份公开真实姓名声明在高压下签署的放弃法轮功的文字材料作废的「严正声明」发表于明慧网。
2000 年 1 月 14 日	来自 23 个国家的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心得交流会并游行抗议迫害。

2000年1月15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
2001年1月23日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惨案发生。新华社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为7名。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中共制造自焚惨案，新华社造谣陷害法轮功」声明，呼吁对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2001年2月4日	《华盛顿邮报》发表《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指无人见过「自焚」中死去的刘春玲练法轮功。
2001年3月14日	法轮功获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团体宗教自由奖」。
2001年3月	逾千名各国法轮功学员于联合国人权大会召开之际赴日内瓦请愿。
2001年5月	约600余名法轮功学员会集香港抗议镇压。95名法轮功学员被拒入港。
2001年5月13日	约300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1年5月24日	李洪志先生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50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首。
2001年6月15日	23个国家的6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欧盟首脑高峰会议期间聚集于瑞典哥德堡，举行游行及新闻发布会，提出「SOS全球救援计划」。
2001年6月20日	「万家惨案」在中国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发生，李秀琴、张玉兰、赵雅云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01年7月起	全球海外法轮功学员发起全球性大型徒步、汽车或自行车「SOS紧急救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行动，主路径贯穿美、欧、澳和亚洲地区，途经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个城市，行程数万公里。
2001年7月17日	中国大陆武汉法轮功学员彭亮就弟弟与母亲被迫害致死向美国联邦纽约南区法院起诉中国湖北省公安厅长、湖北省「610办公室」二号人物赵志飞。
2001年7月底	马三家劳教所13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劳教所拒不释放劳教期满法轮功学员。

2001 年 8 月起	全球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各国中领馆前绝食或静坐，声援马三家劳教所学员，抗议镇压。其中加拿大温哥华学员的昼夜 24 小时请愿持续坚持 700 多天，至本大事记整理之日仍未中断。
2001 年 8 月 14 日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声明，指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谴责中国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迫害法轮功。
2001 年 8 月 27 日	中国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起诉。
2001 年 9 月 13 日	欧洲议会提名李洪志先生为 2001 年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候选人。
2001 年 11 月 20 日	12 个国家的 35 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暴力拘捕。
2001 年 12 月 21 日	美国联邦法院以「缺席审判」方式判定赵志飞虐杀罪成立。
2002 年 1 月 1 日	中国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利用有线电视台播放法轮功影片 70 余分钟。后 4 名有关法轮功学员被判 7 至 16 年徒刑，一名死于拘留期。
2001 年 1 月至 2002 年 1 月	共 54700 余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每天平均 140 多人，最多 470 人。
2002 年 2 月 7 日	6 名法轮功学员向北加州地区美国联邦法院起诉北京市市长刘淇、辽宁省副省长夏得仁。
2002 年 2 月 14 日	40 多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2 年 3 月	中国长春市公安接到可当场开枪射杀悬挂横幅或散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的密令。后辽宁、山东警察接到同样密令。
2002 年 3 月 5 日	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八个频道同时无间隙播出法轮功电视片《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四、五十分钟。后 5000 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捕，一名被打死，15 人被判 4 至 20 年徒刑。

2002年3月7日	10名澳大利亚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2年3月19日 22日	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第58届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聚集日内瓦请愿。加拿大外交部长、荷兰外长、德国外长在人权会谴责镇压法轮功。
2002年4月3日	美国法轮功学员向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特区联邦法院递交法律诉状，控告中国国安部、公安部、中央电视台、中共驻美大使馆等在美国本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和恐吓。
2002年4月	江泽民访德，400多名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会集德国抗议。
2002年4月11日	欧洲议会谴责镇压法轮功。
2002年4月20日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大庆、双城、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鸡西等市有线电视网络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时间最长达75分钟。
2002年5月13日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功传世10周年，美、加、澳等地30多个城市政府颁发褒奖令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2002年6月	江泽民访问冰岛，70余名法轮功学员因「黑名单」一度被拒入境。冰岛450名社会名流联名登报向法轮功学员道歉，近3000名冰岛民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及冰岛政府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
2002年6月23日至30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9套节目卫星频道和四川、贵州、云南等10个省级电视台播出法轮功节目。
2002年7月起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活动在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后有数十名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营救到欧洲、澳洲和北美。
2002年7月24日	美国国会全票通过第188号决议案，敦促停止迫害法轮功。
2002年8月17日左右	中国青海省西宁市、民和县等地有线电视台被插播法轮功节目。



2002 年 8 月份	北京房山一带电视台播出法轮功电视片两次，保定东部地区三次，每次时间至少 70 分钟。
2002 年 8 月 23 日、27 日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河北保定北部地区、涞水、易县、涿州、高碑店、徐水等地区播放法轮功电视片。
2002 年 9 月 6 日	中国甘肃白银市白银公司有线电视节目被插播法轮功录像片。
2002 年 10 月 17 日	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 名法轮功学员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江泽民、曾庆红和罗干迫害法轮功。
2002 年 10 月 22 日	江泽民在美国芝加哥逗留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等起诉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两千余名法轮功学员会集芝加哥抗议镇压。
2002 年 10 月 24 日	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声援法轮功动议案。
2002 年 12 月 2 日	法轮功学员在法国起诉「610 办公室」头目、中国副总理李岚清。
2003 年 1 月 20 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美国成立并宣布将「天安门自焚」事件列为第一个调查对象。
2003 年 3 月 20 日	「法网恢恢」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监察机构递交 4000 多页的迫害法轮功报告，包括 11000 多名中国警察、各级官员及其他具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及其涉嫌罪行。
2003 年 6 月	美国旧金山法官拒绝授予被起诉的前北京市长刘淇和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外国元首豁免权，并向法庭提交两名官员都被确认有罪的报告。
2003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	近 3000 名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声援起诉江泽民案。
2003 年 7 月 19 至 22 日	5000 多名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活动，纪念镇压四周年。
2003 年 8 月 12 日、13 日	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十个省级电视台的多套节目被切换成「江泽民被起诉」及法轮功的图像。

2003年8月20日	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对江泽民、罗干、李岚清提起刑事诉讼。
2003年9月8日-18日	罗干在冰岛、芬兰、亚美尼亚、莫尔达瓦被法轮功学员刑事起诉。
2003年9月30日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在美国成立。
2003年10月15日	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对江泽民和罗干提出刑事指控。
2003年11月15日	台湾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制止残害人类，维护基本人权，全球公审江泽民」集会，约十万人签名支持。
2003年11月17日	六名受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控告江泽民、李岚清、罗干等触犯台湾「残害人群罪」。
2003年11月21日	包括受害者、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和德国市民在内的40名起诉人向德国联邦检察院递状起诉江泽民。
2003年12月1日	澳洲参议院通过“营救澳洲公民亲属动议案”，关注因修炼法轮功而在大陆遭迫害的澳洲公民家属，强调澳中人权对话要高度关注此问题。
2004年1月19日	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河北邢台、沙河两地西部利用无线电视播放影片“伪火”、“全球公审江泽民”、“大法洪传世界”等电视片及法轮功讲真相歌曲共两小时。
2004年1月20日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渥太华代表将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David Matas)在加拿大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已向加拿大政府官员递交了包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的15名迫害法轮功人员的罪行及其有关证据。加拿大反人类和战争罪的皇家骑警已为此备案，被控官员一旦踏入加拿大即展开调查。1月底被列入骑警监视名单的迫害责任人增至45人。
2004年1月22日	吉林延边法轮功学员在机场，劳教所，监狱附近以及高速公路，市区主要道路悬挂千余条法轮功横幅。
2004年1月28日	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巴黎起诉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文化部

	长孙家正犯有“煽动屠杀罪和迫害罪”。
2004年2月3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判处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乔·契普卡属“罪恶的邪教”有罪，并明令其赔偿损失。法轮功学员首次起诉中国外交官在海外迫害法轮功并胜诉。
2004年3月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2票赞同、2票反对通过530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在日内瓦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议上，提出议案呼吁中国结束侵犯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异议人士的人权。
2004年3月8日	韩国法轮功学员朴钟元以名誉毁损罪向汉城中央地方法院起诉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滨，总领事张欣及五名大使馆参事官。
2004年3月12日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依加拿大刑典向加拿大最高检察官递交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22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官员的刑事起诉状及罪行证据。
2004年3月15日	500多名来自瑞士、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希腊、斯洛伐克、俄罗斯、立陶宛、瑞典、丹麦、挪威、爱尔兰、台湾、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二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于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召开之际在日内瓦进行请愿活动呼吁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
2004年4月6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追查国际已于3月31日出版名为《关于迫害法轮功调查报告》的新书，并于4月6日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举办地日内瓦进行首次发行。
2004年4月7日	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经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递交申诉状，要求人权委员会调查其由于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人权迫害。
2004年4月7日	澳大利亚维省民事及行政法庭（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做出判决，要求墨尔本市政厅在14天内就2003年拒绝法轮功学员参加蒙巴节游行

	一事通过当地三家主要中文报纸向维省法轮大法协会公开道歉，并且支付胜方律师的费用。
2004年4月16日	瑞士律师代表布恩女士宣布七名法轮功学员在瑞士起诉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王渝生。
2004年4月22日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起诉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
2004年5月	英国法轮功学员向英国最高警方提交诉状，以酷刑罪起诉薄熙来，并要求警方调查薄熙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及在他抵达英国时予以逮捕。
2004年5月24日	法轮功学员以“种类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向波士顿联邦法庭起诉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
2004年6月8日	台湾立法院通过由126位立法委员连署的提案，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被逮捕及拘禁之法轮功修炼者，并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
2004年6月8日	波兰法轮功学员向波兰国家检察院递交诉状，指控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犯有反人类罪和酷刑罪。
2004年6月28日	曾庆红访问南非期间，前往请愿的澳籍法轮功学员遭黑枪袭击，David Liang 脚中两枪。
2004年7月2日	法轮功学员向巴黎大事法庭共和国检察官递交起诉状，指控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共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犯有酷刑罪同谋。
2004年7月6日	明慧网公布，从1999年7月20日至2004年7月初，已至少有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女性占52%，男性占48%，平均死亡年龄44岁，最小的是黑龙江省17岁的高中生陈英(女)，最大的是四川省82岁的杨永寿(男)。每月平均披露致死人数17人。
2004年7月13日	法轮功学员向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Class Action)，控告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

	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利用制作影片来煽动教唆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暴力、酷刑和群体灭绝。这是第一起类似的诉讼案。
2004年7月19日	中国前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坦桑尼亚被指控“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实施酷刑和虐杀’”。陈至立被传唤亲自到庭应诉。这是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国官员迫害法轮功案例中，首次有被告亲自出庭。
2004年7月22日	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举行主题为“永不屈服的勇气”集会及游行。两位国会议员和八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集会并讲话。17名加拿大法轮功小弟子经23天完成1200公里的“营救中国受迫害的孩子”自行车之旅到达华盛顿。
2004年7月23日	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组成2英里长的人墙，表达面对镇压决不屈服的勇气，并强烈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晚间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烛光夜悼，纪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
2004年7月24日	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会议中心（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举行2004年华盛顿DC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到场演讲。
2004年7月25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0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波士顿参加“全球反中共恐怖输出大联盟”发起的集会和游行。
2004年8月5日	三名来自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希腊的法轮功学员，向雅典检察院递交刑事起诉状，控告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酷刑和虐待罪。
2004年8月9日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向检察院递交了诉状，起诉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的中国商业部部长薄熙来，控告他在担任大连市长和辽宁省省长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
2004年8月27日	东京都正式认可法轮功团体为“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NPO), 并批准其以“日本法轮大法学会”的名称登记立案。
2004年8月28日	来自全美、加拿大、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约4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进行了“勇气长城”、酷刑迫害真人展及烛光守夜等活动, 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2004年8月30日	奥地利法轮大法协会、国际人权协会、人权组织“为了被威胁的人们”、数名个人及在北京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向维也纳检察院对正在奥地利访问的贾庆林提起诉讼。
2004年9月2日	15名法轮功学员向西班牙马德里国家法院提交诉状, 控告贾庆林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犯下的群体灭绝和酷刑罪。
2004年9月15日	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向澳洲纽省高级法院控告江泽民, 指控他犯有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2004年9月22日	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于联合国大会第59届会议在纽约总部召开之际联合国广场前举行大型集体炼功和新闻发布会, 随后在曼哈顿第三大道上组成“勇气长城”, 呼吁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2004年10月4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04号决议案, 表达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在美国和中国对法轮功的压制所持的意见,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美国干涉人们行使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权利, 包括修炼法轮功的权利; 停止利用外交使节在美国散布歪曲法轮功本质的谎言、释放所有在押的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
2004年10月26日	11名法轮功学员向新西兰奥克兰市高等法院以民事诉讼形式控告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犯有群体灭绝、酷刑和非法逮捕罪等。
2004年11月4日	甘肃省委书记苏荣在赞比亚访问期间被法轮功学员告上赞比亚高等法院, 并被扣留等候传讯。这是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国官员迫害法轮功案例中, 首起被告被扣留案例。

2004 年 11 月	241 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向全国人大、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及湖南省高级检察院、司法厅、湖南省各级地市检察院、司法局递交控诉信，控告湖南省沅江赤山监狱警察酷刑折磨其亲属并要求惩处凶手。
2004 年 11 月 8 日	苏荣因未能如期出庭被法轮功学员以「蔑视法庭罪」而告上刑事法庭。赞比亚有关方面下令禁止苏荣出境。
2004 年 11 月 12 日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加拿大总检察长提出请求，以加拿大的“反人类罪及战争罪法”，起诉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李岚清等人。
2004 年 11 月 13 日	赞比亚警方发出通缉令，逮捕苏荣。
2004 年 11 月 15 日	六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宣布向安大略省高级法院对江泽民、李岚清、罗干、刘京和王茂林等五位中国高官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 2 千万加元的赔偿金。
2004 年 11 月 16 日	法轮功学员向玻利维亚检察院递交刑事起诉状，控告江泽民、罗干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原告律师并要求总检察长发出对江泽民和罗干的国际逮捕令，将犯罪元凶押到玻利维亚法庭。
2004 年 11 月 16 日	五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向都柏林警察局递交对中国副总理黄菊的刑事诉状，要求警察长调查并逮捕正在爱尔兰访问的黄菊。
2004 年 11 月 19 日起	大纪元新闻网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其中第五评为《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2004 年 11 月 20 日	北京卫视于晚八时黄金时段被插播法轮功电视片《风雨天地行》10-30 分钟，内容主要为“自焚”真象。
2004 年 11 月 20 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 3 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城麦迪逊大道上举行以“坚忍不屈的精神”为主题的大游行，并于当晚在中国领事馆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一千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
2004 年 11 月 22 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街头组成勇气长城，横跨曼哈顿中城的 42 街，沿着公园大道

	(Park Avenue) 和麦迪逊大道 (Madison Ave), 绵延 40 多条街道。
2004 年 11 月 23 日	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排出“正法”大字, 并进行大型炼功活动。
2004 年 11 月 29 日	黑龙江、北京、山东、吉林等四省 610 办公室头目张晓光、张宪林、董宗方、高奎先在西班牙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并被警方立案追查。
2004 年 12 月 2 日	荷兰和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向荷兰鹿特丹法院递交刑事起诉状, 控告江泽民、李岚清及薄熙来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2004 年 12 月 8 日	针对法轮功学员对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控告, 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法官威尔金 (Wilkin) 确认地方法官的裁定报告, 判决刘淇有罪, 要求他为管辖下的警察所犯的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和反人类罪行负责。
2005 年 1 月 8 日	来自台湾各地及海外的近 4000 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串成六公里长的“正义长城”人链, 呼吁早日结束迫害。
2005 年 1 月 10 日	明慧网公布, 自 2001 年至 2005 年 1 月 7 日, 已有超过 164, 700 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 声明在高压洗脑下被迫做出的一切言行作废, 表示要重新修炼法轮大法, 平均每天的声明人数为 113 人。
2005 年 1 月 28 日	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向秘鲁最高法院提交对曾庆红、江泽民、罗干和薄熙来的刑事诉讼状, 状告他们的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秘鲁最高法院接受了诉讼状。
2005 年 2 月 14 日	李洪志先生授权大纪元新闻网发表退团声明《再转轮》。
2005 年 2 月 23 日	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纽约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
2005 年 2 月 25 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旧金山, 分别在市政广场、联合广场、贾斯丁·赫曼广场、以及华人聚集的花



	园角和华盛顿广场，举行反酷刑展和图片展。
2005 年 2 月 27 日	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联合广场举行“以善面对暴力与仇恨”大集会，近两千名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行以“正法之路”为主题的大游行。
2005 年 4 月 7 日	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高压洗脑下被迫做出的一切言行作废，表示要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次达到 206,406 人次。
2005 年 4 月 12 日	五名日本法轮功学员和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以集团灭绝罪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江泽民、李岚清、罗干、辽宁省大连市长夏德仁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要求赔偿 6000 万日圆的经济损失。
2005 年 4 月 22 日起	中国大陆发生自 1999 年 7.20 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全国性大搜捕。
2005 年 5 月 5 日	香港最高上诉法院对三年前法轮功学员涉嫌阻碍街道以及袭击警察的指控做出裁决，推翻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有罪判决。
2005 年 5 月 26 日	明慧网报道，据突破网络封锁得到的消息，大陆知道姓名的在迫害中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已达 98 人，遍及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5 年 5 月 30 日	韩国法轮功学员向汉城中央地方检察厅递交诉状，控告薄熙来。
2005 年 6 月 2 日	美国联邦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对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决要求被告郭传杰赔偿对原告造成的伤害及经济损失。
2005 年 6 月 8 日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向首都堪培拉最高法庭递交对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的诉讼状，要求法庭下令制止外交部长唐纳以 1992 年的外交特权和豁免章程为由，签署不允许在堪培拉中国使馆之外展示横幅和播放扩音音乐的行政令。

2005年6月8日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赵明委托，向巴黎大事法庭（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起诉正在法国巴黎访问的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
2005年6月20日	澳洲参议院通过动议案，要求对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受骚扰的指称进行调查，并要求保证法轮功学员自由修炼的权利。
2005年6月22日	加拿大警方确认，卡尔加里中国领事馆公开展览的攻击法轮功的小册子，为仇恨宣传品。根据加拿大刑法，卡尔加里中领馆官员可能面临仇恨犯罪刑事起诉。

最后整理时间：2005年7月13日（完整本请见正见网  
<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5/3/7/29516.html>）

## 附二：我为什么以“静水流深”为书名

(2005年3月在墨尔本新书签名会上的演讲)

墨尔本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四川是我的第一故乡，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墨尔本就是我的第三故乡。当我从中国的大监牢里逃出来的时候，墨尔本是第一个落脚处。而且我《静水流深》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墨尔本完成的，所以我对墨尔本有很深的感情。

《静水流深》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见证”，我去台湾做新书发表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用“静水流深”做你的书名？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从我们修炼的角度来讲，法轮功是一种佛家的修炼方法，他跟一般的佛家、道家的修炼方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改变一个人是从生命的微观或者说从身体粒子的微观来改变的。

大家可能听说过，道家里面有这样的故事，崂山道士他练到一定程度，他穿墙就过去了。这样的事呢，听起来像神话，其实也不奇怪，比如我对着一块布吹口气，这口气就能穿过布过去，因为我吹的这口气的粒子比这块布的间隙要小，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穿墙而过是可以存在的。如果从一个人的生命的表面来改变一个人，这个人真的能够穿墙而过了，人人都这样，那么人类社会也就不成为人类社会了。所以，那样的修炼方法在古代他是不入世的，在深山老林里一个人修，他飞檐走壁也好，穿墙而过也好，不会对社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法轮功是在人类社会中修炼的一种方法，是一种入世的修炼方式，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法轮功改变人的生命是从微观开始的。微观下改变了100份，表面上可能只改变了一份，所以就适合很多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他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也好，他在客观上能够起到的祛病健身的效果也好，他都是从人生命的最微观开始作用的，表面上的反映可能很小，但是每一个真正修炼的人自己会有感觉，会有体会，所以这也是法轮功受到这样的打压他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吧。这是我从修炼的角度跟大

家分享为什么它叫《静水流深》，这是我们法轮功修炼法门很特殊的一个改变人的方法。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通过我的书很想反映的一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惨烈和“不可见”。无论是生活在海外还是国内的人都会觉得这场迫害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都没有听说过，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死了那么多人，真的假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确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中共专制的政治一个是靠谎言，一个是靠恐怖，因为它对舆论的掌控，它完全控制了大家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几十年这样下来，它能够掌控你的思想方式，你相信什么还是不相信什么。我是 97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 年开始镇压以后，我被拘留过三次，劳教一年，从我第一次坐牢开始，然后反覆坐牢的过程中，从我所能接触到的，我能看到的，拘留所、劳教所 95% 被关押的人都已经是法轮功学员，而且这一次迫害跟以往的文革，反右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文革它是动用红卫兵，动用武斗，棍棍棒棒的上，这一次它为了符合新的形式，欺骗国际舆论，搞所谓“以法制国”，它运用的直接是国家机器，用的是警察、监狱、劳教所，最后所有这些地方都不够了，那么就建了洗脑班、“法制学校”，或者干脆把你软禁在家里。那么从它的广度上来说，这个迫害的面是非常广的，直接受波及的人也是非常广的，所有的监狱劳教所都占满了，而且是严重超员。当年我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的时候，8 平米那么小的房子，本来是 8 个人的设计标准，8 个人的床，但是关了 20 个人，这是从规模上讲。

从迫害的程度上讲，它把你关在那里的唯一目的是要让你改变你的信仰，放弃你的信仰，为了达到这一点，那所使用的方法，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我举个例子，我们墨尔本有一个作家欧阳昱，他的弟弟欧阳明就是湖北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他被反覆关押的次数比我还要多，从网上披露的报告来看，他在拘留所里受到过 100 多种刑罚。进去以后，先就被用鞋板把脸打烂了花，然后到劳教所以后，受到了难以想像的精神摧残。举个例子，我们是信仰法轮功的，我们有自己的师父，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天、地、君、亲、师”，都是供着牌子要烧香的，那么“师”和“天地君亲”是排在一起的。他们把他扒光了衣服，让他裸体往我们师父的肖像上坐，他受不了这种精神侮辱，只好从二楼上跳下去，以免被迫做对师父不敬的事。就这样还是不放过他，

反覆抓，他进去了 4、5 回，折磨了两年，好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当我被关在劳教所的时候，进来的人就要你写保证不炼了，不写就不让睡觉，那个时候我半夜起来，就能看到在劳教所对面楼上一片红，因为劳教所的制服是橘红色的，她们都是被逼着站在那里，不许睡觉。我书里写到有一个“活死人”刘淑英，在小凳子上冷得发抖，她已经被折磨得像死人一样了，他们还强迫她抄写那个劳教所的 23 号令，就是劳教人员规范。每天有这么多人受到精神上的折磨，15 天不让睡觉，哪一个正常的人受得了？许许多多的人被逼到发疯的境地。任何一个还有点人性的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这是反人类、反人道的一种对生命的犯罪。

但是这种惨烈因为他们对宣传的控制，外面的人没有人知道，甚至就是在劳教所里的人，可能这个屋子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屋子发生的事。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强的一种冲动，我必须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为受害人作见证。

这个“静水流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反迫害的悲壮和它的波澜壮阔，也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看到的，所不知道的。当初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连管教科的科长都跟我讲，你们真是悲壮啊。因为她看到这么多人前仆后继，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请愿，最早的时候不是请愿，是去上访局上访。来一批，抓一批，再来，再抓，永远都没有完 没有了，到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的内部数据，到 2001 年 3、4 月份，也就是迫害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有登记在册的，就是去上访过的，有名有姓的，83 万人次，还不算有打死也不报姓名的或者没有做登记的。

在共产党这种铁腕的高压下，遇到这样强有力的反迫害的抵抗，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也听说或看到很多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比如 2002 年 3 月，长春的法轮功学员通过 8 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播出了 50 分钟的法轮功真相，当时的观众有好几百万人次，他们所受到的震动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了这一次插播，公安局疯狂地抓捕，一次就抓了 5000 个法轮功学员，在抓捕行动中，当场就打死了六个人。还有的被关了几个月后在监狱里被折磨死了。这种反迫害的悲壮也是大家看不到的，这场迫害和反迫害始终都是“平静地”在进行着。

镇压的头一天，当宣传攻势铺天盖地下来的时候，我先生当时讲了一句话，“江泽民疯了”。他讲这句话，一个意思当然是他对这场迫害的不认同，第二层意思实际上是代表他的担心。因为他知道，修炼的人都是很认真的，他知道修炼的人有多少，如果上亿的人跟共产党的铁腕高压对峙起来的时候，那么对社会会不会造成一种动荡？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那是谁也不可预料的事。

那么现在看到，几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现在被证实迫害致死的已经达到1650多人，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暴力还击的事件。我每次想到这儿，我都想流泪，不是因为我觉得受了很多苦，而是我真的为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精神而感动。清华大学的赵明在团河劳教所被绑在床上用六根电棒电，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修法轮功的人，如果我不是修善的，警察这样折磨我，我心里的仇恨就能把我毒死。但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虽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反迫害，但是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承受着，去化解这一场大恶，所以看到的这一切是“静水流深”。

还有一层意思也是想与大家分享的，这个宇宙是全息的，人类社会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跟宇宙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对应的。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银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巨变，很多新的星球在产生，很多旧的天体看不见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也处在一个巨变的前夕，只是这一切暂时还没有在人类这个表面空间展现出来，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在我看来，法轮功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最近大纪元推出了一个《九评共产党》系列，大家也都知道了，开篇的一句话就是迫害法轮功？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我相信中共的命运也是跟每个人的命运都相关的，因为中共的命运也是跟中国的命运相关的，13亿的中国人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的这本书的英文版这个月刚刚出来，首刷就印了一万本，已经被各个书店都订光了，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次印刷，反应非常热烈，甚至超过出版商自己的预计。我对这种结果并不是感到很吃惊，因为我知道，法轮功的问题一定会在全世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当时我出中文版，给出版社写信的时候，我

就跟他们说，这本书一定会有“卖点”，因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跟法轮功的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共产党从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天开始，也许真的就是它再次选择自己命运的开始，这一点已经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我英文版的名字叫“Witnessing History”，就是“见证历史”的意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观众也是演员，我们每个人在这历史当中，也有见证这一页历史和书写这一页历史的使命和责任。

最后我想说，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跟每一个读者“性命相见”。我是跟每一个生命分享我的生命和心灵历程，同时也是把我对法轮功问题、他与中国问题甚至世界问题以及他更深层的意义的一个思考来跟大家分享。